译者的话

一九七五年初，《涉过愤怒的河》在日本《问题小说》月刊上首次和读者见面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不久，它被改编成电影《追捕》上映，同样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一九八〇年十月，这部小说由日本德间书店出版了单行本，后被收入《西村寿行选集》二十卷本。

电影《追捕》已为中国广大观众所熟知，甚至，不少人把主人公杜丘的一些话都能背下来。那么，小说《涉过愤怒的河》是否还值得一读呢？我们认为，是很值得一读的。

与电影相比，小说的情节更为曲折引人，人物性格描写得也更深刻细腻。尤其是杜丘与阿依努族老人榛幸吉的结识，他们对金毛熊的追踪、金毛熊鬼诈的反扑，以及最后的殊死搏斗，描写得极其生动、惊险、引人入胜。杜丘克服重重难关，潜入精神病院，后来又孤身直捣敌穴——药物研究所，获取了证据，揭开了杀害朝云的秘密。他在海底与鲨鱼搏斗的场面，也扣人心弦。然而，杜丘虽然胜利了，他却逃不脱整个社会安排给他的悲惨命运。作为一个没有明天的战士，他消失在密林丛中……。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目　　录

第一章　圈套……………………………………………（1）
第二章　魔手……………………………………………（33）
第三章　狩猎“活人”…………………………………（59）
第四章　金毛熊…………………………………………（90）
第五章　逃脱……………………………………………（132）
第六章　潜回东京………………………………………（172）
第七章　大包围网………………………………………（202）
第八章　蜘蛛网…………………………………………（248）
第九章　最后的堡垒……………………………………（290）
第十章　没有明天的战士………………………………（319）

第一章 圈　套

（一）

到派出所来的那个女人，脸色苍白。

她看上去不过二十七、八岁，穿着一条紧身裤，臀部浑圆、乳峰高耸，长着一张鹅蛋脸。

富于肉感的体型，使人一眼便能看出：她是位已婚的女子。

“我发现了那个强盗！快跟我来。”

她准是一路跑来的，声音里还带着颤抖。

“强盗？”

所里共有三个警察。从一开始就注视着这位不速之客的冈本站起身来。他还很年轻。

“在那边。”

那女人指着纷杂的人群，挤过去。

正是傍晚时分，新宿火车站西口的地下广场里行人你来我往，熙熙攘攘。脚步声、说笑声、吵闹声，碰撞声带着嗡嗡的回音，撞击着人们的耳膜。女人象条鱼似的快步从人群中穿过。在一个角落里，她突然停住，对正拿着红色公用电话机话筒的男子尖声高喊：

“就是他！他就是闯进我家的强盗！”

周围的人都被这凄厉的叫声惊诧得转过头来。被女人指

着的那高个男子也不例外。他放下了电话机的话筒，回头望着这脸色发青的女人，同时也看到了她身后神态严峻的警察。一瞬间，男子脸上浮现出诧异的表情，但却丝毫没有要逃跑的意思。

“喂，请你到派出所来一趟。”

冈本用手抓住了男子的肩头，并用力暗示对方：不要分辩。一种捕到猎获物时的快感，通过手臂传进年轻警察的心中。这里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地铁入口处的地下广场，是三教九流汇集的地方。匆匆往来的过客中，既有刚刚干完罪恶勾当的歹徒，也有清心寡欲的圣人；既有在命运的捉弄下随波逐流的流浪汉，也有在生存的竞争中出类拔萃、飞黄腾达的胜利者。当然，一个罪犯被受害者发现，让警察把他带走，也算不上是什么新奇的事情。

高个男子一边被冈本拖拉着，一边转过头来用疑惑不解的目光注视着告发他的女人。

“好了。现在请您详细谈一谈事情的经过吧。”

冈本把那男子带进派出所，关好身后的门，嘘了一口气，然后对女人这样说。女人的脸仍然铁青，干裂的嘴唇在微微颤抖：

“五天前的深夜里，他闯进了我的公寓！”

说着，她又把细细的手指指向了那男子。她说话时声音很高，沙哑中带着颤栗。然后，她把视线转向冈本。她说自己名叫水泽惠子，独身住在离新宿火车站不远的西大久保公寓里。

“这是误会。你看错了人……”

男子的声音很沉稳。他不过三十刚出头——起码看上去

给人的感觉是这样。外表精干，目光敏锐。那敏锐的目光，会使人联想到某种职业的特殊需要。而且，——应该承认，那目光里，是带有几分机警的成份的。

可能真是抓错了的念头也在冈本的脑子里闪了一下。只要经常注意观察就可以看出，在罪犯们的脸上，总有一些不能令人完全相信的东西。这是冈本的理论。但是在这个男子的脸上，却找不到可疑的地方。而且，他的声音也是坦率的。如果说有什么使冈本产生动摇的地方，那只是他说话时的声带，似乎由于受到某种挤压而略微嘶哑。

“绝对不会错，就是他！”

水泽惠子全身一抖，又把细长的手指对准了那男子，象投过去的一柄利剑。

五天前的九月十二日深夜，水泽惠子被安装在门锁上的暗铃惊醒，一睁眼，看见黑暗中一个男人正向枕边的小提包伸过手来。她想喊，但恐怖使她喊不出声。她悄悄拉亮了床边的台灯。男人猛地挺直了身子，然后便迅速地用手堵住水泽惠子的嘴。刚涌到喉咙边的喊叫，在男子有力的大手下变成了挣扎的哀鸣。

“嚷一嚷，我就杀了你！”男人低声说。水泽惠子立即停止了反抗。

男人把水泽惠子反绑起来，抢走了她刚从银行取出来的十二万元钞票，还把枕边的绿宝石戒指也揣进了口袋。

事情到此还没有完，男人的目光在水泽惠子的内衣上停住了。水泽惠子恐惧地缩起身子，向后躲避。“不许动，别自找倒霉！”男人一把抓住了水泽惠子，把她按倒在褥子上。抵抗是没用的。男人的眼中燃烧着兽欲，脸上浮现出狰

狞而残忍的表情。他带着压抑不住的狂妄和欲求，向水泽惠子紧逼过来。他粗暴地扯开了水泽惠子用力紧夹的双腿。……

“畜牲！”

冈本望着失声叫骂起来的水泽惠子，刚才心中为可能抓错了而感到的一点内疚早都飞到了九霄云外去了。女人为了复仇是不顾羞耻和自己丑闻外扬的。

“姓名和住址——”

冈本转向那男子厉声问道。

“在这里不能讲。”

男子平静地回答。

“你说什么？！”

火暴脾气的冈本吊起了眼睛。

“到警察署里我再说。”

男子的声音很低。

“……”

冈本想发作，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那男子身上似乎有一种叫人说不出来的威严，竟使冈本听从了他的要求。

到了新宿警察署，男子的态度依然没有改变。

“为什么不说出自己的姓名？”

小川刑警问道。他声音不高，但两只眼睛却象豹子一样，闪着凶狠的光芒。

“不说是有原因的。你们抓错了人，请查证一下那女人的话，尽快了结此事。”

“恐怕没那样容易吧。”

小川不怀好意地露出一丝阴冷的微笑。

“是么？……”

“当然。”

小川向那男子递过了香烟，好象是在喂一只被捉住的老鼠。

“那只好……”男子掏出了自己的香烟。“请你叫警视厅搜查一科的矢村警长来一下。”

“矢村警长？”

小川点烟的那只手停在了半空中，他望着那男子愣了几秒钟。很显然，他认识那位又高又瘦，看上去有点恶狠狠的、傲慢而又寡言的矢村。

“嗯……好吧。”

小川转动着手中的烟卷思索了片刻，终于答应了。他把手伸向了电话机。

矢村正在警视厅。一个小时以后，他来了。

“怎么回事？你这是……”

矢村用细长的眼睛看着男子。这双山鹫一般锐利的眼睛，看惯了各式各样的罪犯。但现在令他惊奇的是，站在他面前的男子竟是东京地方检查院刑事部检察官——杜丘冬人。

“让那位刑警给你解释吧。”

杜丘苦笑了一下。就算那个名叫水泽惠子的女人看错了人，现任检察官以抢劫强奸嫌疑罪被捕，这件事本身就会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所以他不肯轻易说出自己的姓名。

“矢村警长——”小川那两只豹眼上挤着几条不满的皱纹。“应该先弄清楚犯人的身份。”

“他不说是有原因的。”

矢村干脆地说。

小川尽力压制住正从心头涌起的无名怒火。他把事情的经过向矢村说了一遍。

杜丘默默地听着。被他叫来的这位矢村，绝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家伙。这家伙三十五、六岁，其貌不扬，好象一段朽木，而内心却隐藏着在朽木中伺机而动的蝮蛇。说起蝮蛇，恐怕谁都不会忘记它咄咄逼人的两只眼睛。但只有内行人才知道：更可怕的是暗藏在它两腮上的一对特殊器官。那器官能捕捉动物身上散发出来的红外线，并紧紧跟踪。因此，即使是在暗处，蝮蛇也能很轻易地击中对方的要害。矢村正是这样，他追踪罪犯时的残忍，与蝮蛇不相上下，而从行动的效率来看，人们不禁会怀疑矢村那削瘦的两腮中，是否也暗藏着与蝮蛇同样的侦察器官。

但是，他却没有当着这位刑警的面说出杜丘的名字。可见其谋略之深远。

"那么，这些都是你干的喽？"

矢村把冷冷的目光投向检察官，问道。

"你不相信我？"

杜丘的话里，有几分惊异的语气。

"我谁都不相信！"

"……"

从矢村冰冷的目光中，杜丘感到一只山鹫的利爪，正向他伸过来，要把自己捏个粉碎。不错，正象自己对矢村的某种作法十分反感一样，矢村也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他对杜丘的厌恶。由于一个月之前发生的那个案子，认为是自杀的矢村和坚持是他杀的杜丘之间发生了分歧。看来这已经成为横在他们之间无法调解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了。

杜丘之所以叫矢村来，并不是把他看成保护者或叫他帮忙。这是因为，杜丘觉得唯有他才具有迅速处理这一突发事件的能力。不管他们现在如何对立，也不管他们的好恶是多么不同，对矢村的干练和机敏，杜丘是完全信任的。

但是，直到刚才看见了矢村那冷冷的目光，杜丘才充分意识到自己现在处境的不利和问题的严重性。

这时，另外的刑察又带着一位公司职员模样的人走了进来。

那人一见杜丘，立即站住了。接着，就嚷道：

“是他！偷我东西的就是他！”

“我不知道你姓字名谁，是哪儿的人，但罪责你是逃不掉了。”小川插进来说道。“那天晚上，——闯进水泽惠子寓室前一个小时左右，你曾潜入这位先生的公寓行窃。在那里你和刚好回家来的寺町先生打了一个照面，然后逃脱了他的追赶。寺町先生随后就向警察署报了案。而水泽惠子和寺町俊明的公寓又是在一条街上……”

“这，”杜丘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这简直是……”

矢村又慢慢把头从证人转向杜丘：

“那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矢村警长，”小川说，“请您暂时不要插嘴。”

“我这样做是有原因的！”

“可我们也有自己的原则呀。”

小川寸步不让。

“我没有证人。”杜丘的语序有点混乱。“我正在跟踪那次案件的嫌疑犯。……呃，当时，当时我大概是在新宿的歌舞伎大街……”

"跟踪嫌疑犯——？"

小川的目光变得更疑惑了。

"我要见你们的署长。"

矢村说。眼光中仍然毫无同情。

（二）

紧急逮捕——杜丘冬人被关进拘留所。

"调查从明天开始。我已经交待好了，明天把你移交警视厅。"

矢村说完就走了。瘦长的背影，把一切情面都拒之身后。

杜丘靠在拘留所的墙上。深秋时节，与牢狱没有什么两样的拘留所，冰冷而潮湿。一股寒气，从后背直向心中袭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杜丘闭上眼睛。是水泽惠子和寺町俊明这两个人，把我错认成另外一个什么人了。可是，难道竟有人长得和我一模一样吗？不，这不可能。杜丘在心中坚决地否定了这一点。——只要不是孪生兄弟，就绝不可能如此貌合神似。而我杜丘，是孤伶伶地降世的。

一种充满着恶意的声响，从四面八方向杜丘慢慢逼过来。那是什么？是在远处踱来踱去的看守的脚步声？还是角落里为末日来临而窃窃私语的蛩鸣？杜丘不得而知。他感到有一种奇怪的、威胁似的声音，正通过冰冷的墙壁和那低矮的门槛，传入他嗡嗡作响的耳膜，挤进他混乱的思绪之中。

不仅水泽惠子控告他有强奸罪，连那个叫寺町俊明的男人也一口咬定是他偷了东西。在这样强有力的人证面前，杜丘本人也觉得，那个与自己模样相同、紧紧附在自己身上的阴魂，已不仅是好象，而完全可以断定是确实——干了些坏事。事情从表面上看来是那样合情合理，不容置疑。而杜丘又明知自己并未作此事。那么结论就只有一个了：水泽惠子和寺町俊明，都是在诬告。

——为什么要诬告呢？

杜丘不明白。

他脑子里没有与这两个人见过面的记忆。也不曾把他们作为嫌疑犯审讯过。对杜丘来说，他们俩完全是毫无意义的过路人。他们和那些成千上万、每天都会在繁华的街道上擦肩而过的陌生行人没有两样。互相之间相逢既无言语，过后也不思量，如云消雾散，不会在记忆中留下任何痕迹。可是，这两个人却能在人群中一眼便认出他来。为了作到这一点，事前他们一定作了认真的准备。他们一定知道杜丘什么时候会出现在新宿车站地下广场的人群中。他们也许还苦心地计算过：五天前的深夜里，没有人能够证明杜丘不在犯罪现场。这是多么阴险狡猾而又细致周密的谋算！

杜丘毫无思想准备。他觉得自己是踏入了别人设下的陷井，而且那缠住了他身体的罗网，正在暗中被一只手慢慢地抽紧。想到这里，杜丘的心头感到一阵寒噤。

——该怎么办呢？

杜丘心中的不安，在一点点增强。一开始，还有对这种常常会发生的、把人弄错的事情解释清楚后，便一笑了之的余地。而现在，这种可能性已经渐渐消失。如果真有人精心

布下了陷井，要逃出扣罩在身上的罗网，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杜丘这边，找不到任何对自己有利的证人。

杜丘的眼前浮现出一张不祥的报纸。——醒目而又惊人的通栏大标题："在职检察官行窃强奸！"

对方有两个证人，而自己却没有反证。光凭这一点，公众就会轻易地相信报道的真实性。人们会由于愤慨而变得急躁，不屑于倾听被告的任何申辩。上司会为有罪的检察官在舆论界引起骚动而大发雷霆；而公众则拭目以待，热切地渴望着看到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当然更重要的还不是别人会怎么看待这件事。而是自己。是自己能否打破这张缠住了全身的罗网。万一打不破怎么办？

别的不说，光从自己是个检察官这一点上来看，就可以预测出惩罚会有多么严厉。

是否有法挣脱呢？——杜丘象一只被无形的魔爪推下深渊的困兽，把焦躁的触角向所有可能攀援的岩褶中伸去。他思索着，但得出的结果却只有一个：这是徒劳的。只要告他的那两个人不承认自己看错了人，这件事情就没有任何希望。

事情如此简单。简单到了难以攻破的程度。是的，世界上越是"简单明了"的东西，便越是难以攻破。如果说自己还有什么可以争取的话，那就只能象日后辩护律师一定会劝自己作的那样：放弃一切挣扎的努力，承认犯罪事实，同时强调自己神经有毛病，请求减刑。

杜丘又想起了矢村朽木般冷酷无情的背影。自己从对侦察握有指挥权的检察官，一落千丈成了被检查的对象——抢劫、强奸嫌疑犯。警视厅对自己不会有丝毫的同情，应有充分的认识。

第二天下午，他被提了出来。

他的顶头上司伊藤检察长和矢村警长一起来了。

“事情糟糕透了，”伊藤至少有五十多岁，但仍然保养得红光满面。“我还没让新闻界把消息捅出去。这可是我们检察厅史无前例的丑闻。”

“可是，检察长……”

杜丘两眼直瞅着伊藤，高声说。看着检察长那严肃的神色，他再也控制不住压抑在心头的，对那只隐藏在暗中、却又紧紧扼住自己喉咙的黑手的无限愤慨了。可是，检察长那忧郁深沉的目光中，却丝毫没有对部下的同情。

“我知道。”伊藤有几分不耐烦地说。“就算你是清白的，但你有责任维护检察官身分的尊严。谁给你权利，让你在深夜里冒充刑警去进行跟踪？！”

“这是为了……”

“不！我早就跟你说过，跟踪一类的事要交给专职的刑警去干！”

“专职的刑警不就是这位矢村先生吗？您认为他们会按照我们的旨意去进行搜索？确认那次事件是属于他杀性质的，只有……”

“好啦！”伊藤把手在杜丘的面前挥了一下。“不管怎样，我们现在要到你家里去进行搜查！”

“搜查住宅？”

“秘密进行。我相信你是无辜的，但必须进行调查。”

“好吧。”杜丘慢慢地点了点头。“可是，既然是抢劫强奸案，搜查一科的矢村警长有什么必要……”

“这案子现在除了几个上司以外，只有我和矢村君两个

人知道。此事必须绝对保密，一切都在私下进行。消息早晚要透露出去，我们要尽可能地抓紧时间。所以我请矢村君和我一起去。”

“原来是这样。”

杜丘一边点头，一边看着矢村。矢村的目光依然冷若冰霜。

“把手伸出来。”

矢村说。

“要带手铐？”

杜丘有几分畏缩了。

“这是规矩。你应该知道。”

矢村毫无表情地说。他拿出手铐，咔嚓一声，套在了杜丘的一只手上。

一种触到蛇皮似的寒噤，从手臂传向杜丘的全身。

“矢村君，”对矢村这冷酷而轻率的作法，伊藤也有几分看不过去了。“杜丘由我负责，这……就请暂免了吧。”

然而警长铁面无情：

“我只知道自己的责任由我自己来负。”

“这他也明白。可是我们不能让外人看出来。请你体谅一下。”

“好吧……”

矢村解下了手铐。

一种比带上手铐更叫人感到耻辱的冲动，攫住了杜丘的心。

杜丘冬人的家座落在目黑区学艺大学车站附近。三年前母亲亡故后他就一直过着独身的生活。门前是一座五十来坪

的小院。院前的下坡路一直通向车站。这里来往行人较多，电车的声响也很嘈杂。前些日子，杜丘正打算把房子卖掉另选一处安静闲恬的公寓去住。

下午三点钟左右，三人坐着没有标记的巡警车来到这里。

在车中，杜丘一直沉默。伊藤和矢村也都缄口不语。这使杜丘的心又蒙上了一层更浓重的阴云。到自己的住宅中进行搜查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既找不到犯罪的证据，也找不出自己不是罪犯的凭证。完全是白费力气。伊藤不惜为这徒劳的搜查屈尊他肥胖的大驾，他为的是什么呢？是担心万一在那里发现了成堆的赃物……？

矢村此刻在想什么，杜丘也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对自己不存好意。

一般情况下，事件发生后，总要先组成搜索阵营。警方有强制搜索的特权，可以进行独立的侦察。检察官也有搜索的权力。他们可以指挥侦探进行搜查。如果侦探不服从指挥，检察官就有权要求对他进行惩罚。这样，在刑警和检察官之间，实际上出现了一条表面上看不见的暗沟。几乎没有哪一个侦探，不在心里暗暗地恨那些惯于发号施令的检察官。而一旦检察官发生了什么事情，想借机发泄私愤，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的侦探恐怕也不在少数。对杜丘蒙受的冤枉，期望警视厅的侦探们会在破案时高抬贵手，那是在白日作梦。

不过矢村又当别论。象他这样的已经攫升到警长地位的老手，一般不会把检察官的那点屁大的指挥权放在眼里。年轻检察官对刑警进行叱责时要是让他们听见，准会立即毫不

客气给予蔑视的反击。“乳臭未干的家伙，再多嘴就给他点颜色看！”老练的警长们常常会对部下这样说。而不谙世事，遭到警察们反感的检察官，工作是很难进行的。

但是，通过在那次事件中和矢村合作，杜丘发觉：矢村的性格和一般的警长们不一样。他对检察官似乎既无敬意，也无恶感。检察官就象路边的石头根本不屑他一顾。矢村感兴趣的，只是对罪犯永无休止的追逐。他的精神境界，大概总是阴暗的。他孤僻独断，从来不认真考虑与同行们进行配合。说得好听一点，这是名家老手所共有的通病；说得不好听，这是他性格残忍、心境阴森，因而难以合群所致。光是这一点，就足够叫身遭囹圄的杜丘心寒了。矢村现在的渴望，不用深究，杜丘也能猜出七、八分。

杜丘渐渐陷入了绝望的深渊，他感到自已是无能为力了。

住宅的门打开了。一夜未归，潮湿的屋中已有一点发霉的气息。它和主人同样倒霉。

“请你们随便检查吧。”

“要彻底查一下，这不是信任不信任你的问题。我们亲眼看过一遍，也就放心了……”

伊藤好象是在为自己作辩解似地说。接着，他就把身边书桌的抽屉一个个拉了出来，开始检查。矢村也打开衣柜，伸手去翻衣服的口袋。

杜丘站在屋子中间看着。说是“看过一遍也就放心了”，可两人那紧张、专注的目光和翻箱倒柜、不肯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的严肃神色却完全象是两只拼命要嗅出猎物踪迹的警犬。杜丘发现他们搜查的重点、大都是在一些小的物件上，

这更使他感到自己所受怀疑的严重性。他们似乎并不期望在这里发现堆积得象小山一样的赃物，他们寻找的，只是从水泽惠子那里抢来的绿宝石戒指。杜丘倒是有一个戒指，那是母亲留给他的遗物。要是找不出水泽惠子的戒指就真能洗清自己冤枉的话，那就好了。杜丘苦笑了一下。

起坐间检查完了。三人进入客厅。

细密周到的搜查继续进行。

“这里有纸币！”

伊藤掀起地毯，突然大声喊起来。他从地毯底下抽出了十来张面值为一万日元的钞票。

“是你故意藏起来的吗？”

“不是。我从来没有在那里放过钱……”

杜丘摇头。

屋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杜丘这样身分的人显然没有把钱藏在地毯下的必要。

纸币正好是十张。伊藤拿着钱，坐到沙发边上，从口袋里掏出了笔记本，把记在本上的数字与纸币的号码一一进行对照。

杜丘的脸变得苍白了。

——这是圈套！

他想大喊：这一定是什么人设下的圈套！地毯底下绝不应该有钱。而现在既然从那底下找到了，那么不用看伊藤的表情也可以知道，钱上的号码一定和他笔记本上的记录分毫不差。

一瞬间，杜丘明白了。从昨天在新宿车站的人群中被控告时起，他就被恶意地暗中套上了一条绳索。这条绳索看不

见、摸不着，因而也甩不掉。而且，它正越拉越紧……

“抢来的这些钞票，恰好号码都是连着的……”

伊藤向杜丘投过来的目光，充满了绝望的阴暗，并渐渐浮现出难以抑制的愤怒。

“这是圈套！”

“圈套？”

矢村接过来说。

狭小的客厅里，空气中充满了对主人的敌意。

“你，玷污了我们检察官的名誉……”

伊藤的声音，好象重病患者的呻吟。他知道，这一发现将会引起社会上多么强烈的反响和震动。他面临着的将是一个阴冷而漫长的冬天……

“上哪儿去！”

矢村对往门口走的杜丘喝道。

“想吐。我不会逃跑的。”

事实上，他胸口也确实堵着些要一吐为快的东西。

——大概是拘留所那令人恶心的早饭吧。他此刻真想喝一点威士忌。杜丘从客厅里出来一眼看见了放在大门口的皮鞋。他把脚伸了进去。明确的，打算要逃跑的念头，就是在穿上皮鞋的那一刹那，从心底涌起的。他走出了大门。街头那辆无标记巡警车已被停放在前后的车辆堵住，没有移动的余地。

他向车站跑去。

听到大门关闭的声音，矢村立即跑了出来。他看见了前方正在奔跑中的杜丘背影。

“混蛋——”矢村嘟囔一句，就向巡警车跑了过去。

（三）

到底为什么要逃跑，杜丘自己也不大明白。逃跑之后怎么办，他更无暇去考虑。只是有一股无法遏制的冲动，驱使他拔腿迈出了逃跑的第一步。随着自己重重的脚步声，他感到黑暗正在背后展开；那黑暗无边无际，尾随着他追逐着他。那是生死，不，更确切地说，——是死神的乌云，是想要拉住他、撕碎他、吞噬他的黑雾。它象一个机器人，披着法律的外衣，而内心，却被一只神秘而毒狠的无形之手操纵着。黑暗在身后延长；光亮在脚前伸展，而拼命奔跑着的两腿之间，则是生与死的分界线。

已经没有后退的余地。要想生存，就必须力争比正从背后向自己伸过来的魔爪抢先一步。跑。跑。现在除了跑以外别无它法。

在车站附近，杜丘跳上了一辆出租汽车。窗口外铺洒着落日余辉的大街上，一辆辆警车鸣叫着飞驰而过。杜丘凭着职业上的敏感意识到：这是正在布置紧急警戒线。

他似乎看到了矢村警长激怒的面孔。连杜丘自己在穿上皮鞋之前也丝毫没想到要逃跑，所以矢村的大意似乎也是可以原谅的，他一定在后悔，当时不该解下杜丘的手铐。虽然这是按伊藤检察长的请求做的，但总是矢村的一个失策。而且，说是紧急追捕，却又没按正规的手续办理。搜查一科的警长和检察长两人私下行动，即便他们主观愿望是想避免事态的扩大，但这辩解能否得到一般人的原谅呢？说不定，连杜丘的逃跑，都会被认为是他们俩默许的呢。

矢村有着蝮蛇般毒狠的性格，在他眼皮下逃跑，会有什么结果？而且，逃到什么时候算个了结呢？——这些杜丘都没有想过。现在也不容他进行周密的思考。他只感到如果再不采取行动，便只有坐以待毙，让人家把抢劫强奸的帽子实实在在地扣在他的头上。但是，事态也绝不会因为自己暂时逃脱了法律的约束，就变得好一点。他所获得的自由，比一个凌空走钢丝的人，也多不了多少。

钢丝的那一头笼罩在一片迷雾中，不知还有多远。而付过出租汽车费之后的杜丘，口袋里只剩下几个小钱了。

——必须设法搞到钱。

面对这逃脱后的第一个问题，杜丘茫然不知所措。银行里倒是多少还有点存款，可是身边却没有带着存折。而且，即使带着，也不能贸然跨进银行的门。对一个在逃犯来说，恐怕没有比到银行去取钱更危险的了。警察可能正在暗中伺候着他。到了明天早上，关于“流氓强盗检察官逃亡”的报道，也会在所有报纸的社会版上刊登。电视会播放他的照片，周刊杂志会制造耸人听闻的报道，那时，就没有一个地方不知道杜丘的面容了。

要是肯忍痛贱卖的话，还可以把住宅出让给不动产经营者，但这也必须从家中拿出房契和经过登记的印章。

和同事、朋友们联系也是十分危险的。

在每一个设想的背后，都浮现出矢村阴森的面孔，使杜丘感到悚然。

——难道就逃不掉了吗。

首先，今夜的饭食和住处就使杜丘为难。象流浪汉那样挤进街头的公用电话室或蜷伏在大楼的拐角处过夜？如果非

这样不可的话，一次两次，杜丘也还是能够忍受的，但长此以往，却无法坚持。最要紧的是设法填饱肚子。看来要是不想去乞讨的话，那就只有翻垃圾箱了。可这两者杜丘都做不出来。自尊心不容许他这样做。不管小说里描写得怎么样，现在亲身体验一下，杜丘总算是了解到了逃亡生活的不易。作为检察官，杜丘不知亲手办理过多少案子，也曾不止一次为追捕逃犯而煞费苦心，而今天，他真正尝到了他们生活中充满着的危险和艰辛。

杜丘从品川换乘电车，一直坐到池袋。下车后他混入人群。出了西口，到处都可以看见有警察的身影在晃动。杜丘发现，他们正用比平常更审慎的目光在过往的人群中搜索着。

杜丘从西口向七号环行电车站走去。突然，他站住了。两名警察迎面走来。附近没有可以躲避的胡同。杜丘迅速地思索着：就算全市都布署了警戒线，他们现在也还不可能已看过自己的照片。紧急命令上顶多指示他们，注意身高一米七七，穿黑色外衣形迹可疑的男人。因此，也许就是擦身而过，也不一定会被他们认出来。然而杜丘却没有这个胆量。他已无法断定，自己现在看上去是否“形迹可疑”。

他知道，在第一线进行搜查的警察们从人群中找出他们的猎获物时，往往不是靠照片，而首先是从他的目光是否安然，声音是否平稳，神态是否自若上发现问题的。

杜丘转身钻进了旁边的一家茶点铺。他坐下来，要了一杯咖啡。——口袋里的钱，只够买一杯咖啡了。热咖啡立刻就端了上来，杜丘把它捧在掌心，一股温暖传遍冷得发抖的全身。然而，看着杯中的咖啡液，他却感到这黑暗正如同自

己此刻的心境。

警察的长腿从门外走过去了。

杜丘从来也没有感觉到警察的身影对他来说竟如此可怕。不仅是警察，人群中的每一个人，对他来说都是如此。他们当中若有人伸手向你一指，大声告发说你就是某某罪人，于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便被打上了特殊的烙印，从此失去了享受自由的权利。这真是一场恐怖的恶梦。所有的人，连街上的树木都好象正对你投以怀疑猜测的目光，虎视眈眈地寻找着他们的猎物。

我真的已经成为一个逃犯了吗？杜丘在心中默默地问自己。到前天为止的自由生活，已经消失在遥远的过去了。自己经手的罪犯不下几十个，他们也都有过和自己同样的艰难经历吧？他们当中，是否也有人由于偶然的巧合或被人恶意中伤，从而在种种证词、证据面前被无情的法律逼上绝路呢？一旦成为逃亡者，他们就陷入了无数条绳索组成的天罗地网。为了获得逃亡所必须的钱财，或者为辘辘的饥肠所逼迫，他们会不得已去犯罪，从此堕入永远也爬不出去的泥沼。

杜丘面临的也是这样的一条路。不逃跑，就会被当作罪犯关押起来。他必须逃跑，力争冲破那只黑手所布下的罗网。但为此却必须有钱，而设法搞钱，又会进一步触犯法律。

他站起身，打了一个公用电话。电话的那边是个男子，他立刻答应见面。

这个办法也不安全。但为了得到一点逃跑所必要的资金，杜丘只好铤而走险了。

出了茶点铺，他一边注意躲闪警察，一边向千早街走

去。

看见写着江藤信吉姓名的门牌，他停下来，按了门铃。

有人把他带进了会客室。一会儿，江藤来了。

“啊呀，啊呀……”五十多岁的江藤，眼睛在镜片后面眯成了一条线，似乎在窥测着来客的心底。

“……杜丘检察官光临寒舍，真是万分荣幸。”

“我是为了私事……”杜丘避开了江藤的目光。“有事路过这里，所以……”

“啊，啊。没有关系。”江藤脸上现出了笑容。和笑容同时出现的却是一种难以掩饰的凶相。这正是江藤的特点。“怎么样，能陪我喝一杯吗？”

“好。”

看着江藤拿出的威士忌，杜丘点了点头。

“我是刑事律师，你是检察官。可是，在这里我们谁也不谈公事，好吗？”

“同意。”

杜丘完全明白江藤的意思。喝酒闲谈，然后客客气气地分开。杜丘手中的玻璃杯，以及杯里琥珀色的液体，都使他感到屈辱。但那液体流到嘴里，带着一股灼热冲过食道落入胃中时，却是很舒服的。原来想吐的感觉也得到了抑制。

“啊，好痛快！”江藤干了一杯，高兴地说。

江藤眼下确实很惬意，这是杜丘承认的。而且，谈谈酒后的心情，也总比谈他的脸色好。

“谢谢你，我告辞了。”

杜丘喝干杯中的酒，站起来说。从进屋起，一共还不到五分钟。

“啊，是吗。”

江藤并不挽留。把杜丘送到了门口。

“杜丘检察官，”

杜丘回头时，江藤已把一个纸包送到了他面前。

“这是你忘下的东西。”

杜丘默默地接过纸包。份量很重。

在街上，他找到了一家带花园的旅馆。进入房间之后，杜丘要来了啤酒。他一边喝，一边打开了纸包。万元一张的钞票，共有一百张。

明天，等江藤知道自己是在逃的抢劫强奸犯的时候，他脸上又该是怎样一副懊恼后悔的表情呢？想到这里，杜丘露出了无声的笑容。这是从他已被冻结为冰块的心底发出的冷笑。是一种已经超越了人间一切世俗的喜怒哀乐，置身于无人的荒野而任凭风吹日晒的世外人的笑。自己也终于干了渎职的勾当。嗯。现在我已经失去了检察官的职务，那么这又该给自己定个什么罪名呢……

杜丘接受的这百万日元，是一个因某案件涉嫌的商社社长通过江藤送给该案检察官的斡旋金。江藤为此曾请杜丘和他作一次私人畅饮，被杜丘拒绝了。这倒不是因为检察官和律师在一起喝酒就有什么不好，而是杜丘认为：要保证审判的公正，执法者就必须维护自身的纯洁和尊严。

杜丘当时还不想让自己堕落到和品行恶劣的律师交朋友的地步。

这堂堂的正义感，在还不到半天的逃亡中就沾上了污浊。人生真是变化莫测啊。也许，被追逐的一方是无正义可言的，正义也好，法律也好，都永远在追逐者的那一方。杜

丘知道，从现在起，自已也染上了永远洗不掉的污点。

"我已经失去了明天。"杜丘想。

而且，连昨天也……

女招待走了进来。问他是否需要年轻女郎伺候他入睡。杜丘回绝了。用诈取来的钱买女人？不！这一点对邪恶的抵抗心理，还残留在杜丘的心中。也许这不过是昨天给自己留下的一点残余罢了。在今后的逃亡生活中，这仅有的一点残余大概也会逐渐消亡殆尽的。

上了床后刚迷糊了一会儿，杜丘就被一个朦胧的恶梦惊醒了。他梦见人群中有一个女人指着他，控告他是强奸犯。

——水泽惠子。

一个个百思不得其解的疑团接二连三地向他苦恼的灵魂袭来，它们在大脑中萦绕，噬咬着他的神经。杜丘的记忆中，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关于水泽惠子和寺町俊明的任何线索。他们一定是受了某个人的雇用才来诬告自己的。但是，那个在背后作祟的人，又是谁呢？

杜丘正着手进行调查的案件，一共有四个。其中之一就是江藤律师的贿赂案。从他给自己钱的行动来看，这次不可能是他。另外两个，也都没有达到非将该案的检察官置于死地不可的程度。那么唯一有可能的，就是最后的那个案子了。

厚生省医疗局医务管理科的技师朝云忠志在世田谷区自家住宅的院子里死亡，是八月二十九日。经验定，致死原因是服用了阿托品。考虑到事件的前后经过，警视厅搜查一科的矢村警长断定他是自杀。主张可能是他杀的，在所有办案人员中只有杜丘检察官一人。仅仅一个检察官的意见，是无

力否认警视厅的判定的。因此，为了寻找证据，杜丘冬人自己开始了侦察。

在朝云忠志死亡的前夜，曾有三个客人访问他家，一直呆到凌晨三点钟左右。其中一人，是和他同属厚生省的医药局药务科长北岛龙二。另外一个是朝云的同事青山祯介。第三个人是东邦制药公司的营业部长酒井义广。

杜丘把侦察的重点放到了酒井义广身上。在被指控抢劫强奸的那天晚上，他正在对酒井进行跟踪。可以假设是酒井花钱雇水泽惠子和寺町俊明二人进行诬告的。但这一推定似乎也多少有一点勉强。

因为警视厅判定是自杀，所以就没有为此案专设搜查本部。这样，即使有一两个检察官去自己奋斗，想找到杀人的证据也是很困难的。就算酒井是犯人，他也大可不必为此过分担心。除非杜丘已经找到了一些有充分说明力的根据，否则他无力动用指挥权，让矢村他们重新开始调查。这些，酒井心里也应该清楚。更何况杜丘的跟踪还仅仅是刚刚开始呢。

那么是否……。这一点是连杜丘自己也根本没有感觉到的。那就是——他已无意中接近了这一案件最核心的部分。

——真是这样么？

杜丘冥思苦想，却找不到丝毫能证实自己猜测的迹象。

可是，除了这一解释之外，又无法说明那幕后操纵者施展阴谋的动机。象这样破费钱财精心设置的陷井，总不会是过去的那些犯人的报复吧。

——只有去调查水泽惠子和寺町这两个人的来龙去脉，才能解开疑团！

黑暗中，杜丘的眼睛发亮了。

一开始，杜丘认为这两个人可能是出于误会，曾有过从他俩身上寻找解除冤案的希望。但搜查的结果，却是从自己的家中找到了那些抢来的钞票。杜丘心中的一线希望也就随之消失了。搜查住宅时矢村阴森的目光和伊藤检察长绝望的态度，无疑都对诬告者有利。事到如今，无论杜丘再怎样对诬告者进行追究，他们都不会说实话了。说了实话，就等于承认他们自己犯了诬告罪，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为此，他们必然会对杜丘的反击进行殊死的抵抗。

但杜丘却必须进行反击。幸好，现在手头有了从江藤那里诈取来的百万日元。为应付逃亡生活和进行反击，这笔钱会起很大作用。他们肯也好，不肯也好，杜丘都必须不惜一切手段迫使他们讲出真情。进行反击，但很有可能会陷入矢村设下的罗网，说不定那家伙正等着杜丘自己找上门去呢。当然，如果被矢村抓住，那就什么也谈不上了。但如果这么消极地逃亡下去，就永远无法洗清自己的冤耻。

危险和困难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多。杜丘也没有一定能够突破重围的信心。但眼前既然已无退路可言，杜丘也绝不愿束手被擒。现在只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有人找茬和你打架，你就只好硬着头皮和他干！杜丘觉得自己是只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饿狼，它要向强大的警视厅挑战。这也许是不自量力，但现在也只有拼个鱼死网破了。而且，一旦击破了这两个人的诬告，说不定还能抓住那只在背后捣鬼的黑手，使厚生省和制药所之间的丑恶勾当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黑暗中，受到了严重挫折的杜丘，两眼炯炯放光，那是斗士之魂的烈焰在默默地燃烧。

（四）

“财迷心窍，色招淫魔——现任检察官原来是抢劫强奸犯”。第二天一早，杜丘刚打开报纸，这醒目的大字标题便跃入他的眼眶。报道的篇幅几乎占了社会版的一半。

记者不惜笔墨地对事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作了描写，并特别着重指出：在实行逮捕时老练的矢村警长竟然违反惯例，没有给犯人带上手铐。作者虽然没有直说这是因为警察与犯人之间存在着个人感情，但他那谴责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

报纸上还登载了逃犯杜丘的照片。杜丘扔下手中的报纸，在屋中走了几步。照片见报后的这一两天内，是最危险的时刻。

报纸上的照片，往往给人与实物并不完全一致的感觉。特别是这些强盗淫魔之类的犯人照片，人们往往带着憎恨与厌恶的成见去看他们，便觉得他们确实一个个都是神态卑俗，面目可憎，一副天生的强盗嘴脸。但一旦真的遇见他们，又会觉得他们看上去并不那么可怕。甚至还会觉得其中有些人根本不会犯罪。这种视觉上的差距，往往就成了罪犯逃亡时得救的福音。他们伪装出善良的面孔，真诚的眼睛，恳切的声音，从容不迫的神态，使怀疑者确信——他和照片上的绝不可能是同一个人。

然而杜丘却不敢相信自己的面部表情也有如此之魅力。相反这几天恐怕正是自己凶相毕露的时候。憔悴和精神上的紧张，都会加深人们的这种感觉。现在自己给人的印象恐怕

正和照片上给人印象完全一致。

杜丘在电影院和弹子房呆了一整天。他从来没有玩过弹子，今天他才发现，这里倒是个消磨时间的好地方。他甚至想起：过去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哪一个犯人是在弹子房玩弹子时被逮走的。

晚报对这次事件继续加以报道。警视厅和检察厅分别发表谈话，要尽全力捉拿犯人归案，以挽回在公众中造成的恶劣影响。杜丘漫不经心地翻看着，另一篇与此有关的报道，却意外地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上面说，为了躲避新闻界的采访，两位证人都搬离了他们原来的住所，去向不明。因此，记者们没能从证人那里弄到第一手材料。

——去向不明？……

杜丘拿着报纸的手无力地垂下来。连新闻记者都打听不到的隐居者，他这样一个在逃犯又如何去寻找呢？可是，话又说回来，他们为什么要隐藏起来呢？遭到强奸的水泽惠子想要躲避报纸和新闻周刊的骚扰，这倒是可以理解的，但寺町俊明却完全没这个必要。警方对此没作任何说明。是他事先把自己的行止告诉警察了，还是连警察也没有通知就悄悄地遁去……

杜丘的心里十分沮丧。反击的第一步还没有开始，就受到了挫折。今后，该怎么办呢？

——去访问公寓的管理人？……

要是还能得到什么线索的话，就只有寄希望于管理人了。就算他不知道这两个人的去向也总该记得搬运公司的名称吧。

第二天，杜丘又忍耐了一个白天。接近午夜时分，他悄

悄离开了旅馆。杜丘向水泽惠子住过的新宿西大久保公寓走去。从歌舞伎街进入饭店街，直走到接近尽头的地方，杜丘才找到了那所相当破旧的抹着洋灰的两层楼房。杜丘一边提防着可能正在暗中守候的警察，一边小心翼翼地向公寓接近。他走到了公寓的门口。看来这里并没有警察设防。矢村会忘记在这里布下陷井，这倒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也许那家伙虽然气得暴跳如雷，但他真正感兴趣的，毕竟是那些罪孽深重的杀人犯。而对杜丘这样在他看来不过只是些雕虫小技，而又鄙俗不堪的抢劫强奸案，他是不肯花过多力气的。

杜丘鼓起勇气敲了敲公寓入口处管理室的门。说不定开门出来的，会是警察。杜丘作好了随时逃跑的准备。门开了，出来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倔老头子。

“您是管理人先生吗？”

借施礼的机会，杜丘迅速地向里瞟了一眼，屋中似乎没有别的人。

“我是这儿的房主。你打哪儿来？”

“我有话和您讲。”说着杜丘不等请就挤了进去，反手将门关上。“您别害怕，我只想问您几句话。”

“你就是来找茬儿打架我也不怕。象你这样的，两个也不行！”

老人轻蔑地说。

“我就是被指控为上这所公寓里来偷过东西的检察官。”

杜丘等待着老人的反响。他这样直说，是有道理的。从周刊杂志上他已得知，老人似乎是一个过着独身生活的人。而且，从周刊杂志盘根究底的讯问都毫无结果这一点来看，老人就算是知道一点儿什么，也绝不会轻易开口。杜丘判

断，要想让老人提供线索，只有自己首先说出真情。主动讲出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往往是能打动对方的。对性格倔强的人更是如此。这是杜丘在职业中学到的知识。

“嗯。别站在那儿了，上里边来吧。”老人并不惊愕。沉默了片刻，他颚骨动了一下，发出嘬牙花子的声响，慢慢地说：

“哦……你要问什么呢？”

“是关于水泽惠子的事。”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对警察和新闻记者都是这么说的。”

“怎么，警察也在寻找她？”

杜丘感到很蹊跷。

“好象是的。可是，你找水泽惠子干什么？”

隔着低矮的和式短腿饭桌、老人用枯竭的目光注视着客人。

“我是无罪的。”

“这我知道。”

“您……您说什么？”

“我会看骨相。而且，假若你真是犯人，你就不会来找她了。可是……”

老人停顿了一下，盯着杜丘：

“你也是个不中用的莽撞汉，警察马上就要到这里来了。”

“警察——！”

杜丘站了起来。

“要跑么？”

“我不想让他们抓住。”

“那是当然的。可他们想抓住你。每隔二十分钟，他们就……”

老人合上了嘴。门口有人下了自行车，正在把它支好。杜丘拿起鞋，向窗户走去。老人用手制止了。他指了指壁橱。杜丘犹豫了。事情发生得这么快，似乎使他一下失去了判断的能力。门上已传来敲击的声音。现在只好听凭自己的命运了。杜丘钻进了壁橱。要是老人想出卖他的话，那也只好由他了。

杜丘竭力控制住自己急促的呼吸。他甚至担心，打开门和老人对话的警察，会听见自己激烈的心跳。

门关上了。听得见自行车远去的声音。杜丘从壁橱里走了出来。

“这下，我也成同谋犯了。”

老人笑着低声说。

“这倒是真的。”

“我讨厌你们的政府。所以，我才这样做……”

说着，老人的眼里流露出凄凉的神情。

“谢谢您的帮助。将来我一定……”

“用不着。”老人说。“我这样无聊的生活，不需要任何报答。谈正经事吧。……水泽惠子是九月九日搬到这里，九月十九日又搬走的。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么一点……”

这么说水泽惠子九月九日搬到这里，十二日就遭到抢劫，十七日她在新宿车站发现了犯人并告诉了警察，而她自己本人却在十九日就突然失踪了？

这一连串的事情搞得如此紧凑，显然是事先经过了策

划。

“她搬走的时候，是哪家搬运公司来的呢？”

“没有请搬运公司。她来的时候只提了一个箱子，走的时候也没带别的东西。她说，她到这儿来是因为夫妻吵架，现在也许又回老窝去了吧。我开始还以为，她是怕报社和周刊杂志把她的事给张扬出去才逃走的呢。”

“是这样……”

刚刚到手的一点线索，又断了。警方大概也没有估计到她会逃跑，因此不曾严格询问她的真实户籍。一般情况下，被害调查单上，只要写明被害人的年龄、职业和现住所就行了。杜丘又感到了绝望。

一个和丈夫吵嘴后暂时分居的女子，在被人强奸后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而用假名报案，甚至对警方不辞而别，并隐瞒自己的去向，这倒也是常有的事。

可是寺町俊明也失踪了。这就无法解释了。虽说在杜丘家中找到了抢来的钱，但警方为什么不对这两个人的去向进行搜索呢？也许，他们正在暗中调查？

“检察官——”老人眼睛变得温和了，好象是在看着自己的孙子。“我还以为水泽惠子真是被害者呢。所以，为了不伤害她，有一件事我始终没对任何人讲。”

“什么事情？”

“打开房门送她走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件小行李上写的邮寄地址。”

“什么地方？”杜丘急切地问。

“石川县能登半岛西侧有一个叫能登金刚的名胜。那儿有一个村子叫生神。小包上写的，就是那里。我是在那附近

的轮岛出生的，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收货人的姓名，您没看见吗？”

“我只看见了地址。”

“谢谢您告诉我的情况，真是万分感谢。”

杜丘深深鞠了一躬。他突然感觉到老人身上有一种可敬的骨气。虽说他已看出自己并不是犯人，但要帮助一个正在被警察追捕着的人，没有这种骨气，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杜丘好象是在绝望的深渊中看到了一线光明。他觉得自己是一只快要被饥饿逼疯了的野狗、而它所需要的食品，却只是人们的善意和良心。不过几天的工夫，野狗在彷徨中渴望与追求的本能已深深渗入到他每个神经中去了。他在默想：在前方，这只野狗顽强的追踪，不知还能够持续多远。

再三向老人道谢之后，他走了出来。

走出狭窄的胡同，杜丘向左拐，想到新宿车站去。突然，从大楼的拐角冲出了骑自行车的警察。杜丘心头一颤，如果逃走，就会引起怀疑。而眼前又没有弯路。杜丘正在思索，那警察已经骑到了跟前。他用手电照着杜丘的脸。杜丘闭上眼睛，一面用手挡着，一面把头扭向一边。他觉得全身的血都要被手电的光吸出来了。可是，警察什么也没说，蹬上车子嘎拉嘎拉地走了。

第二章　魔　　手

（一）

到达位于能登半岛根部的羽咋市，已是午后临近日暮时分了。半岛西部不通火车。杜丘在这里换乘长途公共汽车。

夕阳映照下的日本海，不时从车窗外闪过。海的模样有几分荒凉。再有四天就要进入十月了。大海为冬天的来临作好了准备，波涛的颜色变得深蓝。

旅游的客人是不会在这种季节前来消遣的。车上的乘客很少，而且大都是本地人。

杜丘靠在车窗上。公路两侧是连绵的森林。这里树木低矮，使人感觉到似乎是在日本东部的箱根一带旅行。这大概是由于海洋气候所特有的冬季朔风，对植物的生长起了抑制作用所致吧。

能登金刚是一处名胜。这里有一座专为旅游客人而设的旅店。远远看去，它好象是栖息在断崖绝壁上的一只白色海鸟。

杜丘进了旅店。

房间下面就是大海。几块嶙峋的怪石突出海面，构成了陆地的边缘。远处，就是一片无际的波涛了。

要来了啤酒，杜丘靠在窗边，一边喝着，一边观景。突然他脑际掠过一个错觉，好象自己现在是为调查某一案子而

出差到此的。接着，记忆中象有什么东西刺了他一下，使他又回到了现实中。几天之间，从前的生活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将一去不复返了。

这真象是海市蜃楼。海市在人们的眼中，是依观望者心境不同而各异的。过去检察官的生活，对现在的杜丘来说正象在记忆的漫漫波涛中不断摇曳的海市蜃楼。

使杜丘留恋的倒并不是检察官这个职业。检察官也好，刑警也好，一般的公司职员也好，都不过是谋生的手段。职业这种东西，是最容易动摇、因而也是最靠不住的。稍有不慎，就可能从那点可怜的权力宝座上被赶下来，随之也就失去了金钱和家庭。然后过去的一切便都成了在你记忆中摇曳的海市蜃楼。你要么咬紧牙关，继续追求那对你毫不留情的生活，要么忍气吞声，默默无闻地走完人生遗留给你的、充满心酸和艰难的穷途末路。而杜丘的明天，显然已是没有希望了。

就算他能见到水泽惠子，在恳求和逼问下使她承认自己的诬告，然而杜丘也无法再回到自己的检察官生活中去了。从江藤律师那里诈取来的金钱已成为不可磨灭的污痕，永远烙在他的身上，毁坏了他的名誉。自己的明天，是杜丘亲手把它丢掉的。

——可是，真的能让水泽惠子承认诬告么？

连这一点，也是没有把握的。水泽惠子是回到这儿来了，这大概是不会有错的。从寄送小行李这一点上来看，她不象是回到分居后的丈夫身边。也许，这儿是她的故乡，她是想在这里住一段暂避风声吧。

见到她，怎么开始询问呢？——直来直去肯定是不行的。女人，即使你把证据清清楚楚摆在她面前，她也会不动

声色地干脆加以否认。她们有一种偏见，认为自己的嘴会比证据更有力。她们不象男人那样容易屈服。男人的屈服往往是出于理性的软弱或在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而女人则往往是没有理性的。她们只有一种任性的执拗，一旦说了谎，就会一直把它带进坟墓。

杜丘现在已不是检察官了，他只不过是一个被警察追捕着的逃犯。对方可能会抓住他的这一弱点，进行反击，还会以呼唤警察来威胁他。这也是必须充分考虑到的。

远远地传来了沉雷般的声音。那是海浪为迫击冬天的来临而作出的呐喊。

第二天，二十七日上午，杜丘走出了旅店。

生神村是一座很小的村子。海边断崖附近浓密的树荫中，散落着几家农舍。

杜丘没有去访问村公所。虽说警视厅也在寻找水泽惠子，但自己不可大意。万一他们已经知道了水泽的住址，先一步来到这里等待自己呢。

他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去问在田里干活的农人。那人想了一会儿，回答说不知道。他又去问在国营249号公路上营业的杂货铺，回答也是说不知道有水泽惠子这个人。看来，这里住家的分布，比杜丘想象的还要分散。

西风从海面吹来，掀起岸边的砂砾，弄得杜丘满身都是土。

他又问了好几个人。使他明白的只是一点：这里根本没有姓水泽的。

——是假名？

觉察到这一点，杜丘却并没有丧失信心。既然公寓的主

人亲眼见到了小行李上的地址，不管水泽惠子的名字真假与否，她回到了这里，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既然打听不到水泽这个姓，那只好问一问有没有新近从东京回来的，二十七、八岁的妇女了。有人认为：犯人在给自己起假名时，往往爱用和真名相近似的字。杜丘却不相信这个理论。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他们也许会这样，但有计划地作案的人却一定会设法避免真假名之间在用字上的近似。

果然有这样一位刚从东京回来的年轻妇女。杜丘从正在地里干活的一个老人那里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岁数也和水泽惠子相仿。老人还热情地告诉杜丘，他的这位邻居——加代女士，是五、六天前从东京回来的。今天一早，她家里的人都出门旅行去了，她准是一个人在家看门。

杜丘道了谢，向老人指点的方向走去。

房舍被环抱在防风林中，看起来是家农户。门牌上的名字写着：手冢民雄。杜丘喊了一声，没有人回答。

不知从哪里传来一声猫叫。后院的栅栏门处也响了下，但接着一切就都沉寂了。院子里有一只鸡在歪着脑袋看着杜丘。风从防风林上空吹过，发出呼呼的响声。

杜丘又喊了一声，还是没人回答。他打开了房门。宽敞的堂屋左侧，是铺着木板的起居室，中间有地炉。再往里就是铺着草席的卧室。从拉门的缝隙中可以看见两只赤裸裸的女人脚，正横在门口。

杜丘向那女人连喊了几声，她都不回答。

连动也不动。

杜丘呆住了。那女人毫无反应，——分明是具死尸。虽然透过缝隙看不大清楚，但那毫无血色的惨白，却证实了杜

丘的设想。

杜丘的腿颤栗了起来。他并不是因为见到了死尸而恐惧。被害致死的尸体，他见了不下几十具了。也亲眼看过尸体解剖，这是检察官必须履行的职务。在东京都监察医院里，把尸体象宰兔子那样分成好几块，甚至还把血淋淋的心肺放在天平上去称，这些他都是屡见不鲜的。

杜丘的颤栗是因为别的原因。——如果这就是加代女士的话，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追踪，便又成了泡影。强烈的恐惧，使杜丘的心在发抖。

——她是唯一能够找到的证人了……

杜丘拉开门走了进去。果然不出他所料，躺在门边的，是一具女尸。她是被勒死的。一条女人用的过膝袜子，在她脖子上绕了两道。杜丘凝视着她由于窒息而变得发青的脸。——是水泽惠子。虽然脸已有几分变形，但毫无疑问，这就是在新宿车站的人群中歇斯底里般控告自己抢劫强奸的那个女人。杜丘用手摸了摸，尸体柔软，还留有几分余温。尸体放置时间一长，就应该变得象铅一样冰冷的。

杜丘茫然俯视着女尸。是什么人先一步来到这里，杀死了她？依靠水泽惠子的坦白为自己昭雪的希望落空了。这希望将和她的尸体一起，永远被埋入坟墓。还有一个寺町俊明。也许他能承认当时的控告是出于错觉。然而他却逃跑了。就算将来能设法找到他，让他证明自己的诬告，但侮辱水泽惠子、抢去她钱财的嫌疑，却永远也无法洗刷清楚了。

——是谁，杀死她呢？

在隐身敌手的又一个毒辣计谋面前，杜丘出了一身冷

汗。

杜丘转身向外走去。此地不可久留。要是被人看见，自己就更难逃法网了。

走出卧室，杜丘一眼看见了挂在柱子上的信夹。他打开信夹。数枚明信片中，有一张写着“手冢民雄先生转交横路加代女士收”的字样。寄信人的地址姓名是：北海道样似郡小海边、横路敬二。寄出日期是九月二十二日。上面盖着千岁邮局的邮戳。杜丘把它放进了口袋。

院里的鸡，还在歪着脑袋看他。

杜丘走上公路，搭乘汽车。在长途公共汽车中，他掏出了那张明信片。内容很简单：“回到故乡，深为景色壮丽而感慨。秋色宜人，病情也颇有好转，大约不久就可与卿欢聚。晚上睡觉时不要着凉。”

明信片上的话就是这些。

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横路敬二和横路加代——即水泽惠子，是夫妻关系。他们结婚后大概住在东京。后来横路因病需要在异地休养，于是他回到了位于北海道的故乡，而妻子则……

且慢！这个横路敬二，会不会就是去向不明的寺町俊明？杜丘的头象是受到了这一明确思路的冲击，不禁颤动了一下——就算横路真是因病必须换一个地方休养，也没必要非夫妻各回自己的故乡不可呀！不管有什么理由，妻子也应该留在丈夫身边照顾病人。

——原来是夫妻，这两个家伙！

杜丘把目光投向了车窗外遥远的天边。水泽惠子和寺町俊明住在同一条街上的公寓里。他们在同一天晚上，而且几

乎是在同一个时刻遭到了抢劫。然后俩人又同时隐去了行踪。这些绝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

被什么人收买了的横路夫妇，分别用假名住进了公寓。达到了目的之后，他们又各自回到自己的故乡，在那里等待事态平息……

“危险！”

杜丘在心中暗自叫了一声。收买他们的人已经杀死了水泽惠子。现在这只魔手可能正向寺町俊明伸去。如果这两个人都被杀掉，那杜丘可就真的没有指望了。

想到这里，他不禁转头向四处环视了一下。似乎有人在暗中盯住自己。杀死水泽惠子的凶手，并不仅仅是为了灭口，他还伺机把杀人的罪责转嫁给杜丘。——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杜丘进入屋中的时候，尸体还是温的。显然水泽惠子刚被杀死，他就到了。犯人大概就是那时从后门逃走的。

杜丘的脸色渐渐变得苍白了。从杂货铺起，杜丘曾向好几个人打听过水泽惠子的住址。他无意中已让杀死水泽惠子的嫌疑落到了自己身上。这正是杀人凶手所期望的。在别人看来——杀人的动机，杜丘是有的。追踪控告他抢劫强奸的证人，为了复仇将她杀死……

同车的乘客中，似乎没有人注意他。

——杀人嫌疑犯。

杜丘陷入了血与罪的深渊。一旦成了杀人嫌疑犯，警视厅就会向全国发布通缉令。在张贴于全国各处的通缉令包围下，杜丘该往哪里逃呢？逃到哪里，能找到安全的地带呢？

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了。杜丘在心中喃喃地对自己说。逃亡的抢劫强奸犯身上，又加上了杀人的嫌疑。在这个国

家，已经再没有一寸土地对他来说是安全的了。对此、杜丘心里是十分清楚的。强大的国家机器，正露出牙齿向他迎面逼来。过不了多久，在机场，在车站、码头，在饭店，在人群中警惕而敏锐的目光就都会向他投来……

杜丘计算着时间。首先，尸体什么时候会被人发现。如果加代的亲属果真象老人说的那样，外出作为时一天的旅行，她的尸体在明晚之前也许不会被人看到。明天晚上发现尸首之后，叫来警察，鉴定死亡时间，然后再向邻居们询问。当然，用不了一个小时，他们就能打听到杜丘的外表和长相。警方首先会在县内布置警戒，然后向邻近各县紧急报警。还会向横路加代住的东京发出通报。

想到这里，杜丘的愁眉稍稍舒展了一点。虽然现在还不知道横路加代的家是在东京的什么地方，但既然他们夫妇俩诬告时用的是假名，那么警视厅便不会一下子把她和从公寓中失踪的水泽惠子联系起来。警视厅想到她可能就是水泽惠子，只能是在发现杜丘与此案有关之后。

即使有人提前发现了尸体，以相貌特征为主进行的警戒，大概也并不是不能想法蒙混过去的。

——到北海道去。

杜丘下了决心。现在只有这一条路。自己既要赶在杀人凶犯把魔手伸向横路敬二之前，又要赶在通缉杀害加代凶手的布告颁发之前。必须亲手抓住这最后一个证据。如果横路敬二也被杀死，就再也没有人可以证明自己是无罪的了。

在羽咋，杜丘换乘火车。到小松机场去乘飞机回东京，然后再换乘去北海道的大型喷气机。这条路线是最省时间的。自己是否能摆脱永远当逃亡者的命运，就看现在能不能

比杀人凶手抢先一步，掌握住横路敬二了。

（二）

“我还是不相信……”

伊藤检察长用手撑住额头。白白的额头上留着手指揉过的痕迹，说明他心中的困惑。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事实如此。”

矢村警长毫不客气地说。

“真是杜丘君干的吗？他把横路加代杀了？那个杜丘君，我真不相信……”

伊藤嘟嘟囔囔地老是重复着这几句话。在杜丘逃亡问题上，报纸抓住他不按法律程序办事、私下进行秘密搜查这一点大肆攻击。舆论也对他一致谴责。总检察长还把他叫去痛斥了一番。为了整顿纲纪，查清犯罪事实，上级严令他立即全力捉拿杜丘归案。——如果不能尽快抓住杜丘，检察厅就难以在公众面前，保住威信！发怒的上司对他这样喊道。

伊藤只好再次拜访警视厅。虽然东京地方检察院已为追捕杜丘而设立了特别搜索班，但要想真正抓住犯人，还不得不借助矢村的力量。矢村根本不答理伊藤。当初如果给杜丘带上手铐，他是根本不可能从矢村手中逃掉的。为此伊藤检察长只好再三向这位刑警低头道歉。

现在证人又被杜丘杀死。伊藤的脸色看上去简直是病入膏肓了。

“今天就抓住那小子。”矢村狠狠地说。

“今天？能那么顺利？”

“能。”

矢村望着窗外，点了点头。

石川县警察署是昨天（二十七日）午夜向警视厅报告横路加代被害消息的。为杜丘指路的那个老人晚上随便喊了横路加代两声，不见回答。他进门一看，发现了死尸。警方经过调查，知道有个男子曾向好几个人打听过水泽惠子的住址。其中有一位刑警记得报纸上登过关于水泽惠子的报道。但县警察署无法断定水泽惠子与横路加代是否就是同一个人，于是他们连夜向警视厅报来了死者的指纹。经验证，横路加代的指纹与水泽惠子按在原告调查书上的手印完全一致。警视厅向石川县电传了杜丘的照片。证人们立即认出：这就是曾在白天向他们问路的那个男子。从大门上取下的指纹，也被证明是杜丘留下的。

矢村说今天之内就抓住杜丘，是有他自己的谋算的。县警察署把加代的亲属从旅行途中叫了回来，从询问中，得知加代的丈夫正在北海道养病。家人还说：明信片上有横路的地址，然而去找时却发现明信片已经不见了。矢村听了这一汇报，他断定杜丘一定是往北海道方面去了。而且如果这是真的，那横路敬二与寺町俊明也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根据手冢民雄的证词和对品川区户籍的调查终于弄清，横路敬二的本籍是：北海道样似郡小海边。

已经和北海道方面的警察取得了联系。石川县也向那里派出了刑警。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可是，矢村君。就算杜丘为报仇杀了证人吧。但那两个原告却使用了假名，而且又分别住在两个公寓里。这又如何解释呢？”

"这背后一定有鬼。但不管怎么说，杜丘那小子杀人了。"

矢村对抢劫、强奸一类猥琐卑俗的犯罪，本来就没有兴趣。杜丘利用他给予的信任潜逃，他是十分窝火的。但他并不想认真地对他组织追捕。反正他早晚会失魂落魄地被地方警察捉住的。可是，现在杜丘干下了杀人的勾当，这就不同了。追捕杀人犯，这是矢村的本行。矢村似乎远远看见了杜丘奔波在复仇与逃亡的旅途中那高高的身影。看来他倒是一个比自己想象的还要顽固的男子汉。如果北海道警察一旦受挫，他很可能就要成为自己的直接对手了。矢村默默地想。

"横路敬二是个什么人，都干了些什么，我们还不知道呢。"伊藤又说。

"这先不必管它。北海道警察署抓到了他们，就一切都明白了。"

"但愿如此。"伊藤忧心忡忡地说。"我本来以为，你会亲自到北海道去呢。"

要是这次再让杜丘跑了，伊藤就更无法在总检察长面前交待了。

"北海道的警察也不是傻瓜。"矢村撇了撇下巴说。"要不然你就带着你的那个特搜班到北海道去试试吧。"

伊藤没有回答。

（三）

杜丘是在到达千岁机场后的第二天，也就是九月二十八日早上看到电视新闻的。当时他正在茶点铺里等候列车。

石川县一位妇女被杀。

看见这样的标题，杜丘不由身体朝前俯去。他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快就被发觉了。令他担心的是后面紧接着将要播放的解说词。他打听水泽惠子住址的行动是否已引起了当地的注意；石川县的刑警会在多大程度上提出对自己的怀疑。

——“在石川县能登半岛的生神村，一位年轻妇女在大白天惨遭杀害。昨天，——二十七日下午六时半左右，住在同一村里的农户五十川平治先生到邻居手冢家串门，发现他家的二女儿、刚从东京回乡的横路加代女士（26岁）已被人勒死。

“据警方调查，在当天中午，曾有一位男子在附近徘徊，并向数人打听过一名叫水泽惠子的女性住址。五十川先生提供的证词说：他见过这个身材高大约有三十岁左右的男子。并告诉他，此地虽然没有姓水泽的人，但自己邻居的加代女士，却与他说的情况相仿，并为他指了路。那男子道谢后，便向手冢家走去。

“被害者死亡的时间，经鉴定是在那男子访问之后的下午一点钟左右。”

“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这位男子的身分。县警察署在警视厅的协助下连夜查清了他的来历。原来他就是前不久因犯罪逃亡而引起轰动的原东京地方检察厅刑事部检察官杜丘冬人。现年三十一岁。杜丘被控在本月十二日深夜潜入新宿区水泽惠子女士屋中抢劫，而后将其强奸。为此警视厅追捕了杜丘冬人。在搜查他的住宅时，杜丘借机逃脱，目前警方正在对他进行搜捕。经过种种调查后警方认为：杜丘是由于对原告心怀仇恨才追到家乡将其杀死的。手冢家门口玻璃上的

指纹，被证明是杜丘冬人留下的，这就为此推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本应严于律己的现任检察官竟然执法犯法，不仅抢劫强奸，而且在逃亡中为复仇而杀死证人，这正说明了当今检察机构的混乱状况。检察总长为此签发了立即搜捕的严令，东京地方检察院还设立了特别搜索班专门追捕杜丘。东京警视厅由于玩忽职守，而受到中央警察厅的严厉追究。为恢复警方威信，上级责令他们以最大的努力协助检察机构将杜丘迅速捉拿归案。

“另外，被害者横路加代住在新宿公寓时，曾使用水泽惠子这个假名，控告杜丘。而与他同时控告杜丘的另一个证人寺町俊明也与她同时隐身逃走。这种奇怪行动引起了检察当局的注意。因此，他们对杜丘杀死横路加代这一点虽无话可说，但对杜丘的抢劫强奸嫌疑案却提出了怀疑。

“横路加代的丈夫横路敬二去向不明。警方为此也正在进行搜查。”——

杜丘一字不漏地倾听着播音员的解说。窗外，明亮的阳光照得耀眼。那是北海道特有的金黄色的秋阳。

“连总检察长和中央警察厅也……”

杜丘在嘴里喃喃地说。他眼前又浮现出矢村那腹蛇一样冰冷狠毒的眼睛。这回，他可要领头进行追捕了。新闻界和广播电视台也许会认为这是县警察署管辖内的事。但杜丘知道：一旦牵涉到检察当局和警视厅的威信，那就一定会让矢村亲自出马的。

杜丘似乎又看见了矢村那蕴藏着愤怒的猴腮，和他全力追捕的瘦长身影。他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侍者端来了咖啡。杜丘假装欣赏窗外的景色，把脸扭了过去。电视里刚刚播放过他的照片。要是有人看着他的脸在这里大叫起来——杜丘一想到这里，便觉得如坐针毡，冷汗顺着脊背流了下来。

这冷汗，也有几分是为自己的粗心大意而流的。他曾判断：在警视厅确认横路加代与水泽惠子是同一个人之前，他还有几天的时间可以利用。而事实上他们当晚便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他曾冒失地向好几个人打听过水泽惠子的住所。如果他们当中有人记住了水泽惠子这几个字，那么读过报上的报道的人当然会想到这个杀人犯就是他杜丘。由于紧张，自己竟然连这一点都忘了。这怎么能不让人汗流浃背呢！

杜丘对自己的智力和冷静产生了怀疑。这样下去，很快就要被人家抓住的。

可是，警察为什么要向新闻界宣布，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横路敬二的住址？杜丘警觉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加代的家属会不知道横路的老家？而且，警视厅既然知道了他的姓名，怎么可能会不去调查他的户籍！

——这是一个圈套！

他仿佛看见了矢村那蛇一般阴冷的眼睛正在暗中向他闪闪发光。

也许北海道的刑警已经设下了埋伏？

也许横路的老家并不在北海道，他只是暂时在旅馆或朋友家中栖身？如果真是这样，手冢的家属不知道他的住址倒也是有情可原的。可是他们连横路从北海道寄来的明信片也没有看到吗？

——不，这不可能。

杜丘开始焦躁起来。访问横路的危险象警钟一样在他的心里不停地敲着。如果横路和寺町是同一个人，那么北海道和石川县的刑警，乃至东京地方检察院特搜班的那帮家伙很可能已经在那里等候自己了。说不定，矢村那家伙也来了呢……

——怎么办？

不要进入危险地带。这焦躁的警钟敲得杜丘心烦意乱。可是，往哪里逃呢？杜丘又反问自己。检察厅和警察厅——同这两个国家权力机关的总代表为敌进行搏斗，自己又能逃到哪里去呢？在日本国土上，已找不出一个安全的地方了。如果有的话，那就只有一个——设法证明自己是无罪的。为了证明那所谓的抢劫强奸案是别人设下的陷井，必须找到杀死横路加代的真正凶手。要想结束这无家可归的流浪逃亡生活，只有此路一条。

可是，自己能够打破眼前这无边无际的巨大黑幕吗？水泽惠子的嘴、已经永远地封住了。如果横路敬二的嘴再被封住的话……

杜丘站了起来。不能再犹豫了。出路只有一条——杀人犯的脚步声可能已经在横路敬二的周围徘徊，必须抢先一步，确保横路敬二的生命。

就算警察已经设下了埋伏，也必须拼一下试试看。

杜丘到柜台去付款。他尽量避免让对方从正面看见自己的脸。出纳员是位二十来岁的姑娘。她接过钱一边数着，一边用眼睛瞟着杜丘的侧脸。而且好象是用一种若有所思的目光。杜丘的心凉了。他等待着，那女子也许会叫出声来——。

她算得很慢，而且视线一刻也没有离开杜丘。

“谢谢您。请您留神——把零钱收好。”

“谢谢。”

杜丘含混地哼了一声便立即走出来。

在向火车站疾走的途中，他看见了自己映在商店玻璃橱窗上的严峻身影。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孤独。

从千岁到达苫小牧，他又换乘日高干线的列车。旅游高潮早已过去，车内的旅客空空无几。他并不是第一次到北海道来。学生时代他曾在此周游了一个月的时间。而且，就算是第一次来，眼下他也无心去欣赏窗外那粗犷豪放的北国风光。他靠在座位上，闭着眼睛。

茶点铺出纳员那句意味深长的话语还留在他的耳边。

“——请您留神……”这是对一般旅客随便说的客气话呢？还是意识到了刚才在电视里看见的犯人就站在眼前……？”

大概，是后者。杜丘想，起码她的声调给杜丘的感觉是如此。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不能不令人觉得，她所表露的，是一般老百姓所共有的正常感情。知道对方是凶恶的罪犯，却对他心平气和地说：“请您留神”，这在杜丘当检察官的时候，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自己如果遇见这样的人，就一定会严厉追究她见恶不报的责任。

一般老百姓对逃亡者是抱支持态度的。杜丘现在查觉到了这一点。逃亡者中间，也不一定都是罪犯，因各种各样的不同原因而被追走上逃亡道路的人们，大概也就是由于有了老百姓们这小小的同情心的支持，才得以鼓足勇气去忍受那流浪生活中不尽的艰辛吧。

“北海道的海岸线，真单调啊。”

坐在对面的老年绅士向杜丘搭话。

杜丘微笑了一下，算作回答。他现在不想多说话。

“我是从东京一个人来旅行的，名叫大内。”带有浓重关西口音的大内客气地作了自我介绍。“我妻子先走一步，到天国里去了。丢下我一个人，孤伶伶的。哦……您也是从东京来的？”

“唔，就算是吧。”

“到哪儿去？”

“我想一直坐到终点。”

“我也是！我计划今晚在样似市住一宿。明早从襟裳岬经黄金路到带广去。……我好象是在哪儿见过您。也许，是在饭店里……？”

“噢，也许是吧。”

杜丘含糊地回答了一句，便把视线转向窗外的大海。粗犷的大海无边无际，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欣赏的。怎样才能摆脱这位老人呢？杜丘焦躁地想。

“您看过今天早上的报纸吗？”

“没有。”

老家伙如此饶舌，杜丘真对他感到害怕了。

“那我拿出来给您看看吧。那个逃亡的检察官，您大概听说过吧，——他现在杀了人啦。”

说着，大内起身要去拿行李架上的提包。杜丘慌忙制止他：

“啊，是那篇报道。我已经看过了。”

“是吗？”大内坐了下来。“唉！可真是个无法无天的

检察官啊……”

大内好象在为对方终于愿意和自己说话而感到高兴。

“嗯，是啊。”杜丘又是一句暧昧的回答。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现在这个社会，也是没有规矩得很咧。我退休的时候，已经当到了银行分行的行长。我们那个时候哇，您知道吆？那时候的规矩可比现在严得多啊。我们那时候，现金都是当面点清，过后哇，您那，一概不管！”

“噢。”

“我们当职员的那个时候，不管您在出纳口多给了顾客多少钱，过后也不许再向人家要的。就算顾客发现钱多了给您退回来，您也只能说：我们没弄错，请您拿回。对不对？这才叫信用！这才是银行的气派！可现在怎么着？您哪，老规矩不灵啦。去年的时候，我常去买东西的那家店老板对我说，有一次他去银行取钱，不知怎的，本来是六万元，人家却给了他六十七万元。可是您猜怎么着？那老先生回家一看，银行早来了两个职员在等着他了。他们硬是逼着他把多余的钱从口袋里掏出来还给他们。临走的时候，只留下千把元一盒的点心匣子算作赔礼……。唉，现在这个世道。”

“那他可吃亏了。”

话题总算从检察官身上扯开了，杜丘不禁松了一口气。

“那位老先生让他们给弄得哭笑不得。当然，多了的钱还给人家也是应当的，咱们又不是贪图那几个钱。可我们那时候，宁可让银行倒闭，也不干这种有损名誉的事！要是给多了就硬让人家还回来的话，那么顾客哭丧着脸来对你说给他少了，你该怎么办呢？”

“嗯，那可真不好办。”

那老头子感到话语投机，说得更来劲儿了。

“所以我说呀，现在这世道太没规矩了。那个无法无天的逃亡检察官说不定也可以说他自己是不得已才那样干的呢。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我觉得，当检察官的，就是犯了罪，也得对自己严一点儿。要不，以后还怎么去处罚别人呢？”

杜丘默默地点点头。

——我是无法无天的？

杜丘在心中问自己。为了摆脱不实之罪而逃亡，就算无法无天？自己给公众留下的犯罪者的印象恐怕已是难以改变了。

“可是，也有人说那逃亡检察官是无罪的……”

大内不肯离开这个话题。

“人哪，都是鼠目寸光。甚至明天会有什么灾祸降临到自己头上都不知道。人们不是说银行职员是铁饭碗吗？其实我们也一样，说不定哪天，说让你倒霉你就得倒霉！我们不知有多少同行被酒肉和女人骗上了圈套，最后落得个家破人亡。连我自己也有好几次是大祸临头啊，不过还算是命好，总算没过上逃亡流浪的生活。但现在想起来，也还会出冷汗咧。这不，那些看上去神气十足的检察官们，实际上也是自身难保，朝不保夕啊。……”

——朝不保夕……

杜丘又把视线转向了窗外。

列车继续沿着单调的海岸线前进。

车轮声，是把杜丘带向光明的前途呢？还是把他推向更

加黑暗的深渊？杜丘静静地倾听着这命运车轮的沉重脚步声。

（四）

小海道在海道川的上游。打开地图就可以看出：苫小牧以东的铁路，是在鹉川分开的。一条向东，跃过幌别川，直达样似。另一条向北，通往日高山。日高山脉从北海道东南角的襟裳岬向西北方向蜿蜒伸展，把平原分成了两半。小海道就在日高山脉西南的那块平原上。

杜丘并没有一直坐到终点。他在样似前两、三站的一个小地方下了车。样似可能已经布下了很大的罗网。因此，必须避免在样似火车站露面。

杜丘换乘公共汽车进入样似时，已是日暮时分了。他在郊区提前下车，徒步走上与海道川平行的公路。浓密的针叶林带从公路两侧向外扩展。当中夹杂的一些阔叶乔木，象赤杨什么的，已开始落叶。九月下旬在北海道已是初冬季节。这里没有晚秋，秋幕一落，冬天紧跟着就要来临了。

暂时还看不到警察的身影，公路上不断有运木材的汽车驶过，但随着太阳西沉，运货卡车的间隔也越来越大了。杜丘的脚步声，在森林中发出回响。

——横路敬二还在这里吗？

问题正在这里。他在电视或报纸上看到了加代被杀的新闻，很可能已经动身到妻子的娘家去了。或者，如果横路敬二就是寺町俊明的话，听到加代的死讯，他可能反而会进一步隐藏起来。一方面是为逃避杀死妻子的那个复仇鬼，另一

方面也是为了避免暴露事情的真相。另外，还有那杀人凶手——说不定也和杀死横路加代时一样，他已把沾满鲜血的手抢先一步伸向了横路敬二。

必须首先制止住这只血手。然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杜丘竖起了外套的领子。路上已映不出他的影子，寒气和夜幕一同降临。

沿河边散布着点点的村落。这里地处日高山脉的西南山麓，气候温和，是北海道年降雪量最少的地区。高大的日高山，挡住了凛冽的北风。为此，阿依努族人都乐意迁此定居。刚才看到的那些村落，也大都是阿依努族人的。

黑暗中杜丘向一位阿依努老人问了路。老人没有说话。他上下打量了一下杜丘的衣着穿戴，然后默默地用手指了指沿河的上游。他那没有表情的眼睛中，似流露出对人生、对整个社会的强烈不满。这给杜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而杜丘并不感到奇怪。以前他到北海道旅行的时候，也曾不止一次地遇见过这样的阿依努族老人。他们的目光中，也常常流露出和一般的日本民众所不同的、忧郁而冷漠的神情。杜丘对此曾深有感慨，然而却又无法理解。

风在杂木林中呼啸着。许多树，已被风吹得光秃秃的了。杂木林畔，就是杜丘要找的那个村子。一家农舍中透出微弱的光线，杜丘走过去敲了敲门。

"请问横路敬二先生的家在什么地方？"

"就在前边——"出来应答的是位中年妇女。地方口音很重。"您是……他的熟人？"

看她脸上的表情，分明已从报纸或电视中得到了事件发生的消息。杜丘似乎感到了四周黑暗中向自己伸来的魔

手，心中一阵不安。

“嗯，是朋友。”

“那边红屋顶的就是。”

说完那中年妇女关上了房门。

旁边就是横路的家。杜丘躲在黑影中，长时间暗暗地窥测着。

心脏似乎也嗅到了危险的信息，紧张地跳动起来。横路的家就在眼前。自己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它。可是，对这样一个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住所，警察为什么要告诉新闻界人说他们找不着呢？要不就是横路虽然曾一度回到过这里，但他一听到风声就逃之夭夭，真的下落不明了？

红色屋顶的房舍并不很大。窗户里放射着灯光。虽然看不见人影，但肯定有人在。

杜丘犹豫起来。连邻居都知道横路加代被杀害的消息了，横路绝不会再在这里呆下去。他如果没回石川县去，那就一定是早逃跑了。要是这样，自己前去敲门，那不就等于自投罗网吗？

可是，报道横路加代被害的消息时，并没有说起她在北海道有什么亲人。只要横路敬二本人和他的家属不说，村里的人也许就不会知道这件事和本村的联系。刚才那位主妇的神态，可能是自己多心了吧。

又等了半个多小时，没发现任何可疑之处。心脏似乎也对危险气味感到了习惯，渐渐平静下来。

要是人真能象野兽一样嗅出危险的气味来，那就好了。

杜丘向前迈动了脚步。既然已经来了，就不能再这么回去。他慢慢走近房门，敲了两下。

"谁？"一声嘶哑的回答，似乎离得很远。

"请问……"

杜丘刚说了两个字，马上就屏住了呼吸。从房门的内侧，传出了一声轻微的响声。是金属碰撞的声音。手铐！杜丘的身体象触电般地收缩了一下。也许那并不是手铐的响动，但有人藏在门旁，这是无疑的。刚才回答的人声，本是离房门很远的。

杜丘转身就跑。门立即打开了。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

"等等，杜丘！""不许跑！""再不停下就开枪了！"

随着很多人的喊叫，枪声划破了夜空。

杜丘低头猛跑。一定要逃出魔掌——他心中只有这样一个狂热的念头。背后纷杂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象是一群疯狂扑过来的猛兽。前面已无路可走，杜丘转身向森林窜去。

森林中漆黑一片，根本辨不出方位。杜丘只记得刚才是从路上拐了个直角进入森林的。他拼命向山上逃。电筒的光亮一条一条地闪着，喊声就在附近。

脚下什么也看不见，头上只有星光。杜丘窜着、跳着、跌撞着、不顾一切地奔跑着。

距离似乎拉开了一些。并不是杜丘逃离了追捕，而是追捕的一方失去了目标。

林中灌木茂密，挡住了手电的光芒和追捕者的视线。这为杜丘提供了逃跑的方便。随着追捕者喊声的渐渐远去，杜丘的信心也在一点点地增加。杜丘曾经有过狩猎的经验。当时练就的在山林中奔跑的本领，现在起了作用。

——胜利了。

当这个信念在心中涌起的时候，离开始奔跑已有三十多

分钟。已经看不到追捕者的手电光也听不到他们的喊声了。两腿被磕绊得发麻，发软。然而杜丘并没有停下来。他借着星光拼命向山顶攀登。没有路。灌木丛一次又一次挡住了去路，使他不得不绕来绕去。但是杜丘仍不停地向上攀登。必须尽快离开这个地带，哪怕一步也好。天一亮，搜索队就会上山来，不知这一带的警察有没有警犬。要是明天用直升飞机运来了，在警犬的追踪下是很难有人能逃掉的。

一定要往前走，一直走到天明。不，天亮后也要一直走下去。要一直走到彻底摆脱搜索队。以后如何藏身，到那时再说。

天黑得连地图也看不见。

杜丘在脑子里想着地图的样子。一旦登上山顶，就可以从样似川的上游跃过郡界进入日高山。要想摆脱带着警犬的搜索队，必须事先逃到那一带去。

第二天上午，他发现了一间山中小舍。这是一间已经开始腐烂了的木屋。大概是找矿的人留下来的吧。房屋东倒西歪，破破烂烂。然而现在并不是讲究舒适的时候。杜丘一钻进去就躺倒在地上。刚才奔跑的时候，也曾停下来喘过几口气，但毕竟是一夜未睡，疲乏到了极点。早晨胡乱摘了些草莓和野果充饥，现在肚子又咕咕叫了。然而，第一位的还是要睡觉。

对搜索队的恐惧，已被困倦所压倒。

杜丘连身也没翻就象醉汉般地睡着了。

——下雪了。杜丘在暴风雪中迷了路了。左走右奔，到处都是茫茫的荒野。刺骨的寒风迎面袭来。饥寒交迫，就这么走下去，迟早要冻饿死的。风暴的怒吼犹如野兽的咆哮，

由远及近。该早点回家去了。家里是多么温暖啊！为什么要在这山里奔波呢？

突然，杜丘停住了脚步。——我已无家可归！对了，我是无家可归的。过去已永远地失却了。他感到自己心中也起了风暴。不仅无家可归，而且是自身难保啊。往哪儿去呢？到哪里去藏身呢？在纷飞的暴风雪中，杜丘孑然一身，茫然孤寂。

野兽的咆哮越来越近了。

杜丘挣扎着，从梦中惊醒。外面果真飘着小雪花。那野兽的咆哮原来是小舍腐朽的木板在风中摇曳时发出的声响。

杜丘浑身打了一阵寒颤。眼前这荒凉的景色，比梦境更为可怕，也更为清晰。杜丘站起来，走出小舍。

到处都是山。除了山峰、飞雪和铅色的天空以外，周围什么也看不见。杜丘辨不出方向了。连自己是从哪个方向逃到这里来的，都记不起了。

他看了看手腕上的表，已是午夜时分。他走回小舍打开地图，想找出自己所在的方位。可这是徒劳的。现在能够用眼睛辨别出来的，只有小舍外面，那盖满整个山坡的无边无际的高大针叶枞树林。

从奔跑的时间和速度来计算，自己现在也许是在样似川的上游，或处在位于幌别川上游的、越过郡界流到这里来的美那修贝兹河畔一带。

——怎么搞的？！

杜丘无力地嘟囔了一句。无论如何，必须从什么地方下山。要想翻过日高山脉到那边去，根本是不可能的。

——可是，什么时候下去呢？

今明两天，警察肯定会在山下等待着。为了不被抓住，最好是在山中逗留三、四天。那样，就会给警察造成他已越过日高山逃走的假象，可是在没有粮食的情况下，自己能在山上坚持三、四天么？不，这是不可能的。在激烈的奔走中，自己的体力已消耗殆尽了。

地图上的河床附近，标着点点的村落。沿着河到那些村子中去搞粮食？现在也只有这一条办法了。现在山上能够充饥的，只有草莓和野果。可惜，这样的野果在山中已不很多了，它们几乎被鸟兽和狗熊吃光了。

——熊！

想到熊，杜丘不由自主地环视了一下周围。他皮肤上惊起了一片鸡皮疙瘩。他记起了：自己在慌乱的逃跑中，已无意地闯入了熊的王国。这一带的熊，向来是以凶猛著称全日本的。

他又想起梦境中那野兽的咆哮。也许，那真的是熊的吼叫声吧……

第三章　狩猎“活人”

（一）

必须设法去找吃的。

杜丘来到一条河边。他用手捧着喝了几口河水，觉得很痛快。沿着河流向山下走了一会儿，看见一个小村落。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只见村头有几座木板房，好象是木材加工厂。他在河里洗了脸，又擦去了沾在皮靴上的泥污。然后整理一下外衣，向村子走去。

路上，一个骑摩托车的青年与杜丘擦身而过。那青年突然停车，回头望着他，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接着，他又驾着摩托车开走了。

村口，挂着一个通知牌。杜丘无意中向它瞟了一眼，立即站住了。他恍悟到刚才那个青年为什么停车看他了。通知牌上贴着一张通缉令，还附有杜丘的画像和衣着打扮的说明。上面指出他下山时可能路过的几个地点，提请人们严加防范。

摩托车的噪音从后面转了回来。

杜丘一个箭步窜进路边的森林，躲了起来。果然是刚才那位青年。飞驰的摩托车卷着砂尘向村中驶去，他肯定是想起了通缉令上的形象，回村报信儿去了。

杜丘低着头在森林中猛跑。可以听得见几台摩托车同时

发动，并在街上驰过的声音。摩托车发动机的轰鸣声似乎充满了主人们发现猎物而欣喜若狂的心声。接着，传来了喊声。这是为了狩猎活人而发出的欢欣的喊叫。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的猎狗们，也跟着兴奋地狂叫起来。

——狗也出动了！

杜丘飞也似地奔跑起来。他手脚并用，钻过荆棘，跳跃沟坑，腿上的肌肉绷得快要断裂，心脏也跳到了喉咙眼上。可是没有喘息的工夫。这些山民们远比警察更适应山路。他们善于奔跑，也凶猛彪悍。那轻快激烈的摩托车声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再过不了多一会儿，狗就会跑到前面来截住去路。要是被狗包围了，不知自己该面临一个什么场面。对在后面追捕的人来说，狩猎活人——与狩猎野兽相比——这更充满着残忍的喜悦。

跑出森林，杜丘攀上了山崖。身后的森林中传出年轻人互相联络时的喊叫声。狗的吠声似乎已赶到了前面。杜丘一边奔跑，一边已开始感到了绝望。专为猎熊时使用的阿依努猎犬凶猛无比，杜丘是很清楚这一点的。在它们尖利的牙齿面前，杜丘的自卫能力还抵不上一只狐狸。与黑夜不同，现在没有暗处可以躲藏。就算有，也逃不出猎犬敏锐的嗅觉。杜丘一边思索着一边继续奔跑。体力已达到了极限。

然而，他没有停下来。

杜丘的脑子里浮现出身后穷追不舍的那些人的凶狠面孔。也许，应该停下来拼力和他们殊死搏斗？——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追我呢？他们凭什么权力对一个与自己无关的受了冤屈的人进行如此残酷的狩猎呢？他们并不是警察。既然不

是警察，为何要放出猎犬，为何要大喊大叫地追个不停？他们有没有想到前面这个逃跑的犯人可能是无罪的呢？他们仅仅看到一张告示就把逃犯当成了杀人恶魔。他们那天真无邪的心地，正为追捕恶魔而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愉快，如果这就是我们的百姓的话，那么他们才真可称得上是可怕的恶魔呢！而靠这些百姓才得以存在的国家权力，又算是什么东西呢？

山中没有路。杜丘在荆棘丛中奔波着。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落入身后那些可怕的狩猎者手中了。也许，与命运的搏斗，到此就要终结了吧。

身后发出了响声。杜丘回头，见是一只狗追了上来。白色皮毛的阿依努猎狗象一只箭，从树丛中直向自己窜来。具有狩猎经验的杜丘熟知阿依努猎犬的禀性。经过训练的警犬也比不上它们凶猛。这些在高大的狗熊面前毫不畏缩的家伙们是不知道什么叫作死的。

杜丘低头想找根棍棒。手里有了家伙，也许可以对这只孤身扑上来的家伙抵挡一阵。然而身边却找不到可以暂作武器的东西。狗已冲到了眼前。它从杜丘身边擦过，倾刻便消失在荆棘丛中。

杜丘松了一口气。毫无血色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苦笑。看来猎狗并不知道它的追踪对象。村民们叫嚷着放出它们来，它们就各自按照自己的嗅觉去追逐。然而它们心目中的对象大概是一只鹿或者一只狐狸，却不是象杜丘这样的人！

只有经过训练的警犬才会去追逐人。

那只狗很快就又追了回来。它站在远处，讨好地向杜丘晃了晃尾巴，接着又匆忙地掉转头朝森林深处追去。

傍晚时分，杜丘又找到了另外一所小舍。看来这山中挖矿人留下的小屋还不少呢。说是小屋，实际上也避不了多少风雨。躺在里面可以看得见夜空。屋顶的缝隙和窟窿似乎比天上闪烁着的星星还要多。

杜丘躺在里面，一动也不想动了。暂时没有了危险，可以安详地看看星空。宝石般的星星在天幕上闪着光。看着看着，杜丘觉得它们的光越来越亮，也越来越冷了。

——只有去自首了。

为了不致饿死，恐怕只有此路一条了。如果在城市里，只要手中有钱，多少总还有办法可想。可被困在这荒无人烟的深山中，还能有什么法子呢？也许警察们也想到了这一点，他们正盼望着饥饿迫使自己走下山去呢。杜丘不想在这里饿死，那样他就会象一段木头那样无声无息地腐烂成为一堆白骨。如果真是那样，还不如现在就忍辱含冤地让他们把自己送进监牢。

他把被荆棘撕成了破片的外衣从头到胸盖到身上。小雪花在风中飞舞，预示着严冬的到来。气温又开始下降了。

半夜，杜丘被什么声响惊醒了。他翻了一个身，也许并没有什么声音，只是由于饥饿和寒冷吧。这时，从遥远的山峰那边又传来了野兽的叫声。

“喀依——呦”“喀依——呦”

这是北海道鹿的叫声。杜丘起身走出了小舍。寒冷的月光下，一座座山峰变成了模糊的黑影，耸立在周围。远处那最高的黑影，也许就是匹离卡努夫利山峰吧。据说这座山峰的名称，在阿依努族语言中是女神的意思。

鹿鸣声并不象自己刚才想象的那么远。它似乎就在附近

的山上。鹿在深夜鸣叫，意味着它们交尾期的来临。

——鹿发情了……

杜丘想。他对在严酷的大自然中自生自长，现在又进入了交尾期的鹿群感到一种由衷的羡慕之情。人一旦进入了这荒山野岭，就要被迫在饿死和投降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而且，人总是不愿饿死，而宁可选择交出自由这条生路。

“喀依——呦”“喀依——呦”“喀依——呦”

从别的山峰上，也传来了鹿的鸣叫。这连叫三声的是头上有三叉角的牡鹿。清晰有力的叫声，划破浓厚的夜幕，穿过繁茂的枞树林上空，消失在遥远的山谷里。声音消失了，空中只剩下皎皎圆月的寒冷清光，它似乎也受到那清高孤傲的牡鹿鸣叫音调的感染，带着令人寒噤的冷酷，照射着寂静的山林。

杜丘也被牡鹿雄壮的鸣叫声感染了。他向荒寂的群山愤愤地嘘出了一口气。逃跑的意志又回到了他身上。不，不是要逃跑，而是去追踪。必须追踪到底。逃跑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真正的目的，是追踪。自己在困难面前气馁，那就正好中了设圈套人的下怀。不能让他们得逞。

——一定要追个水落石出！

想把自己置于死地的阴谋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随着自己的追踪，这一定会真相大白的。虽然杜丘并不指望在此之后自己就可以洗清冤枉，坦然处身。冤案能否洗清，对自己已经无所谓了。但他却一定要追踪到底，撕下那黑暗的丑剧导演者的画皮！为此而赌上自己的余生。这一最后的坚定信念，一瞬间在杜丘的心中扎下了根。

与其因为怕饿死而主动交出自由，还不如在饿死之前逃

出这里作一番事业给他们看看！这样一想，肚子中的饥饿似乎也得到了几分抑制。

——明天继续向山里面走。

警察不可能在所有的地方都布下罗网。靠草莓、野蕈、山果之类充饥，用几天的工夫走到警戒线以外的地方去。然后再去寻找村落。绝不能因为一点饥饿就去出让自己的自由！

警察既然在横路家里设网捕捉自己，这就说明他们已经基本确认横路敬二与寺町俊明是同一个人了。虽然不知横路现在怎样，但弄清了这一点，这趟北海道之行也总算没有白费劲儿。

杜丘回到了小舍。

第二天一早，杜丘就起身出发了。根据日出辨明了方位，他向西北走去。一路上涉过三条曲曲弯弯的小河。看看地图就可以知道：日高山中有无数条小河的支流。从逃入山中后的时间和自己的行进速度来算，自己刚才涉过的那些河流，可能是幌别川上游的美那修贝滋河或修曼河。

地图在这一带没有村落的标记。如果这附近有村落的话，杜丘希望它们是以老人居多的阿依努部落。象昨天那样以狩猎活人为乐趣、天真而又年轻的部落，杜丘是再也不想遇见了。

他慢慢地走着。两腿发麻，而且总是在不停地颤抖。他吃了一点草莓和山果，也找到了几个野蕈，但却无法生着吃下去。他无法生火。身上既没有火柴，也早就没有香烟了。

只有水是充足的。满肚子的水每走一步就咕噜地响一下。苇草中的蒲棒探出了毛绒绒的脑袋。连绵的日高山峰上，天空湛蓝。秋日的北海道，景色充满诗情画意。然而杜

丘心中却并无诗情。他看见过几只野兔，等他拣起石头，它们早已消失在草丛中了。

他迷了路。不过也说不上是迷路，因为本来就没有路。他根据山的走向和草的长势，尽量寻找着被猎人踏出的小径向西北方向走。狩猎时培养出的对山路的敏感帮助了他。可是，现在他突然发现：他走着的，是一条野兽踏出的路。这大概是野鹿们常走的。

沿着这条路走是危险的。说不定会在什么地方遇见熊。正想停止脚步往回走，杜丘突然浑身颤抖了一下。眼前，就在十公分左右的地方，横着一根细线。他慢慢顺着细线看去，线的一端消失在荆棘丛中。他一面避免去触碰那根线，一面小心地走入荆棘丛中。在荆棘的深处，一支老式的猎枪被固定在枞树枝上。线就系在枪机上。

这是被狩猎法所禁止的。——动物从路上走过时触动了地上的线，固定在树上的猎枪就会自动发火，打死猎物。杜丘小心地解下猎枪。拉开枪栓，里面装填着一粒铅弹。这是专门用来猎鹿或熊的子弹。

杜丘出了一身冷汗。他把枪放在一旁坐了下来。觉得疲劳极了。要是刚才再往前走上一步，这粒铅弹早就打进自己的肚子了。

一旦坐下，就再也没力气站起来了。从早晨起一直走到现在，浑身都感到酸软无力。在太阳落山前必须找到住的地方，还要弄些吃的。想到这里，他突然又感到有了力量。——现在手里有枪了！

可以打到猎物。

他检查了一下子弹，是土造的，然而看上去还可以用。

他又仔细察看了猎枪。这支枪用得已经很旧了。有几处生了锈。撞针是新换上去的，还没有怎么磨损。大概不会卡壳。只有一粒子弹，因此必须一枪打死猎物。

杜丘使劲站了起来。

去打什么呢？只有打鹿。兔子太小了，一发子弹可能落空。而打鹿却比较有把握。要是能打到一头鹿……

杜丘又想起了昨晚牡鹿那雄壮的鸣叫声。去打把自己从绝望的深渊中救出来的鹿，杜丘实在于心不忍。如果不是听到那翻山越岭而来的充满生命力的叫声，现在自己可能早就去自首了。

“没有办法了啊。”

杜丘自言自语地说。

（二）

听到了流水的声音。这附近似乎有一条河。可是除了河流的声音以外，他似乎还听到了什么。杜丘站住了。

然而那声音却就此终止了。

也许是听错了？他又走了起来。

在地上还没有积雪之前，猎鹿是不容易的。如果有猎犬，那又当别论。而一个人单独狩猎，那就只有埋伏在野兽常出没的路旁等待了。这是件需要耐力的活儿。着急是不行的。杜丘决定还是先找阿依努部落要吃的，另外，还要找个过宿的地方。猎鹿的事等到这以后再说吧。然而杜丘还是小心翼翼地行走着。说不定运气好会遇上别的什么猎物呢。

他走出了森林。前面是一片野草，间或立着几棵稀疏的

枞树。再往前走，他发现了一条小路。河川的流水声就在山下。杜丘琢磨着是否沿路下山。

就在这时，刚才听到过的那声音又响了起来。是在小路的上方。好象是人发出的悲鸣！杜丘在枞树后面躲了起来，并做好随时准备逃跑的姿式。他向上面窥视着。这回，清楚地听到了那声音。是个女人在喊叫。

——“救命！”

声音中带着颤栗，充满了绝望的恐怖。这绝不是在一般情况下发出的喊声。杜丘从树后跳了出来。一瞬间在他脑子里闪现的，是女子被什么人施暴的情景。他沿小路向山上跑去。这可能是危险的，然而听到女子的呼救声，岂有弃而不顾之理！

缓缓的坡路已快到尽头，他又听到了女子的呼救声。这一次就在身边不远的地方。杜丘刚转过身，突然猛地收住了脚步。前面传来了野兽的怒吼。

——是熊！

北海道的熊有多么凶狂，狩猎经验丰富的杜丘是完全知道的。此刻自己若冒冒失失地闯过去，很可能会被它的利爪一掌击死。从狂暴的怒吼声中就可以判断出：这绝不是一只单凭旧猎枪就可对付得了的家伙。听着那长长的、没有间断的嗥叫，杜丘觉得身上一阵发凉。然而总不能放弃女子自己逃命啊。

他迅速地检查了一下枪弹。幸好，风是从前面吹过来的。是顶风，这样熊就不会嗅出自己的气味。他放轻脚步向前走去——。

绕过荆棘丛，眼前展现出一幅惊心动魄的情景。

姑娘在一棵枞树上。一只看上去足有四、五百公斤重的金毛大熊正怒吼着啃咬树干。它用有力的前爪在树上乱抓乱挠，把树震得左右乱晃。

树干上满是熊爪抓过的白痕。根部已被熊啃咬得所剩无几。并不太粗的枞树干在熊的猛烈撞击下东倒西歪。上面死死抱住树干不放的姑娘眼看就要被晃落到地上。

显然，这局势维持不了多久。再过一会儿，熊就会咬断树根，把枞树推倒。

杜丘迅速地观察着地形。这样大的熊想用猎枪一下就把它击毙是不可能的。它受伤后若是逃走，那便是万幸，但这种食人熊往往在受到枪击后会立刻向人猛扑过来。如果用的是有烟火药，它就会对准冒烟的地方猛咬猛撞。所以，第一次枪击后的瞬间内必须迅速转移，这是猎熊时一定要遵守的铁的规则。这支旧猎枪里的填弹很可能是有烟的。如果还有第二发子弹，倒还可以想法补上一枪。然而现在手中只有这一发。击发之后的时间内是否来得及爬上树？可如果离得太远，又很可能打不透熊背上那厚厚的皮毛。

那么就只有争取在熊反扑过来之前跑进河里逃走。河水正从前面二十米的地方流过。熊窜起来比受过训练的短跑运动员还快。不过，二十来米远的距离自己大概还可以对付。只要一跳进河里就有办法了。那姑娘也可以借机逃走。

只有这样办了。杜丘悄悄脱下外套，向熊接近过去。熊正一心一意地低头啃着树根，没有发觉杜丘的来临。连树上那女孩子也只顾恐惧地大喊，没有看见杜丘。

离熊只有三十米了。杜丘感到双腿有些发抖。用这样破旧的枪猎熊，实在太危险了。巨熊的吼声就在耳边，周围的

空气都在为之颤动。

他瞄准儿了。因为是从背后击发，他便把枪口对准了熊的脊梁。如果真能击穿脊髓，老猎枪也能使它一弹殒命。然而这枪没有来福线，恐怕很难打得这么准。

熊又站起来抓树干。杜丘扣动了扳机。“嗵！”随着响声，栓口冒出了硝烟。杜丘马上扔掉猎枪向河边跑去。不知打中了没有，他只用眼睛的余光看见那熊转身象一座小山似地朝自己刚才射击的地方扑过来。杜丘拼命跑到河边，忍不住回头看了一下：熊已扑到刚才他射击时所依靠的枞树旁，正疯狂地撞击着，扑咬着树干。

熊发现了杜丘，又号叫着扑了过来。杜丘纵身跳入河中。糟了！河水太浅，根本无法游泳。可是已经晚了。熊已窜入河中，拍打着水花向自己逼来。杜丘只好连爬带窜地在水中游起来。他一会儿用脚蹬河底，一会儿用手抓石头，一会儿又站起来跑几步。好在水流很急，他打着滚儿被冲走了。

不知游了多远，停下来定睛一看，早已看不见熊的踪影。他又无力地倒在了水中。

杜丘拼命控制着自己不再让水冲走。费尽最后一点力气，才总算挣扎到了岸边。他慢慢爬上草地，然后就一动也不能动了。皮靴早就丢了，手上脚上到处都是创伤，脸也在流血。他连举起胳膊的一丝劲儿也没有了。

他并不觉得寒冷。只是想睡。眼皮重得抬不起来。他意识到：这样睡去会被冻死。熊也可能追到这里。他一遍又一遍地默默对自己说：不能睡着，不能睡着！然而却站不起身来。他强睁眼睛，望着天空。空中已开始昏暗。一只长脖子

水鸟从头顶上飞过。它是因为天要黑了才飞来的呢？还是为了躲避黑暗而匆匆逃入林中？

——那姑娘逃走了吗？

大概，她乘熊跳入河中的一刹那，下树逃回家去了。这时他才想起那姑娘穿的是红色毛衣和深色长裤。她可能是个阿依努族少女。如果真是那样，也许会给自己弄点吃的来。

——一切都听天由命吧。

杜丘想。现在已不可能再去寻找阿依努族部落了。他预感到自己会被冻死。只要不被熊吃了就算好的。他望着灰色的天空。再没有什么象征着生命的东西从头顶飞过了。

他长时间望着天空，然后就闭上了眼睛。他觉得这逃亡的生活已经很长很长了。

他正要落入沉睡的深渊。突然又听到了声音。声音很大。

是熊！熊又来了！杜丘想。他挣扎着想坐起来。已经没劲儿逃跑了。熊扑过来就只好再次滚入水中。他似乎看见河面正向自己压过来。那铅色的河水显得十分冰冷。

"噗——"他听到了动物的响鼻声。不过，好象不是熊，而是马。马正从河岸上跑过来，他看见了马上坐着的人——象是美国西部电影中的骑士。那人从鞍上拔出枪向空中放了两枪。

听到枪声，杜丘的身体又猛地动了一下。

"不要紧吧？"

那人下了马，扶杜丘坐起来。

杜丘无力地点点头。

他听到了嘈杂的人声。马匹奔跑而来的声音。他又睁开

眼睛。十来匹马一齐跑过来。其中一匹马上坐着刚才那位姑娘。

“好极了，他没被熊吃掉。”

那姑娘跑过来，高兴地嚷着。

“没有……吃掉。”

在人们的包围中，杜丘无力地回答。

“睡得好吗？”

远波真由美走进屋来，问道。

“谢谢，托你的福……”

正叼着香烟观赏窗外景色的杜丘转过头来，轻轻地回答。

“您的衣服都被撕烂了。请换上这几件衣服。这是我父亲的狩猎服。不知靴子合不合脚。还有您的钞票，都湿了。换给您这些新的吧。”

接过衣服、靴子和一迭崭新的钞票，杜丘走到隔壁房间中去。穿上夹克式的皮毛狩猎服，比自己原来的西服外套显得要灵巧多了。半高腰儿的长筒皮靴和厚厚的毛袜也很合脚。现在体力已得到了恢复。再穿上这套衣服，杜丘对逃跑又充满了信心。

“真合适呀！”真由美上下打量着他。“可是，我还不知道自己的救命恩人叫什么名字呢。”

“我叫前田。”

杜丘垂下眼睑说。

他被带到真由美父亲经营的日高牧场上来时，朦胧中似乎听见有人说过这个姓。于是匆忙中就胡诌了这个“前田”。

“前田先生怎么会到山里来的？您看上去不象是本地人。”

真由美微微歪着脑袋问道。——当她已经绝望时，突然听见下面一声枪响。她向树下看去，只见一个穿西服的男子正拼命朝河里跑。熊以极快的速度追到了河中，翻腾起水花。她来不及弄清这是怎么一回事，就溜下树逃回家了。在山中看见穿西服男子的背影，她还真以为这是过度恐惧带来的幻觉呢。

“我是来旅行的。迷了路……”

杜丘简单地回答。他也知道这理由是毫无说服力的。说不定女孩子早已知道了自己的秘密。她大概有二十二、三岁吧。瞳仁很黑。衣服遮不住她健美的体形，使杜丘不敢正眼去看。

“可是，你怎么会一个人在那种地方……”杜丘反问。

“我骑马去访问住在山里的一位阿依努族老人。熊突然窜出来，马惊了。我从马上掉下来时，连枪都没来得及拿。马跑了，我只好爬上树去。”真由美耸了耸肩膀，继续说：

“我教您一个好办法吧。”

“什么办法？”

“过去，日高山的阿依努族要是在山里遇见熊，他们就把下身的衣服撩起来，给熊看就行了。”

“熊会逃走么？”

“我还没来得及试试。”

杜丘苦笑了一下，把视线转向了窗外。这真是个大胆爽快的姑娘。也许是这开阔的牧场使她的性格变得如此豪放吧。窗外的草原在森林的点缀下一直伸向遥远的天边。

“这是全北海道第二大牧场，——我父亲心中的骄傲。不过，他现在想要去竞选北海道知事，心思早就不在这里了。”

“是养牛？还是养马？”

“当然是马。赛马场上的英国纯种马有好多都是我们牧场送去的。您会骑马吗？”

“不会。”

“您干什么工作？律师？”

“我看上去象干哪一行的？”

“不知道。”

他的职业是什么，真由美想象不出来。反正不是干体力活的，这一点从脸上就可以看出来。不过，他那智慧的眼中却不时地流露出几分凶相来，这一点真由美已经注意到了。

“你父亲在府上吧？”

“嗯。”

“我想见见他，向他道谢。还有，这身衣服，也想请他留给我。”

“怎么，您这就要走？……”

“我还有事情。再说，也不能总打搅你们啊。”

警察很可能会到这里来。必须尽早离开此地。他不想让真由美看见自己仓慌逃窜的窘相。

“我请您留下也不行吗？象前田先生这样的人，我父亲也肯定会挽留您的。”

就这么送他走？——不知怎的，真由美感到有些惆怅。这当然也因为他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家里人看到逃回来的马，立刻就派出了救援队。然而，对这个敢于用老猎枪中仅

有的一发子弹把凶暴的狗熊引入河中的男子，真由美确为他的精悍所折服。北海道的狗熊虽然不会爬树，但在水里却是很厉害的。闹不好，他自己很有可能被熊咬死。前田眉宇间那股忧郁深沉的神色，对真由美也很有魅力。

“谢谢你们的好意。”

洗过澡，刮了胡子，杜丘感到对明天的追踪充满着希望。

真由美无可奈何地站了起来。她觉得自己对萍水相逢的过路人如此深情，大概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前田的神态中，确实蕴藏着一种旅愁似的神秘色彩。不知怎的，反而更使自己感到留恋、难舍。

杜丘随真由美走下楼梯。这是一幢在一般小城市里难以见到的豪华住宅。也许是为了牧场工作的方便吧，这里没有设计成一般日本人习惯居住的、进门必须脱鞋的那种和式房屋。

远波善纪正在客厅里。

他是个高个子、约有五十五、六岁的健壮男子。

“是前田先生来了。”远波站起来迎接他。“真不知该怎么谢你才好。”

“被救的是我。”杜丘站着说，“我要告辞了。”

“要走么？”

远波点了点头，却没有留他。

“爸爸！”真由美插进来嚷道。“您为什么不请他留下？这太不礼貌了。”

爸爸并不是薄情人。真由美原想他肯定会留下前田先生，好好向人家致谢的。然而他却如此冷落，真由美生气

了。

“人都有自己的事情啊。真由美，强让客人留下来，说不定会给他增添麻烦呢。”

远波说。他黝黑的脸上浮出一丝笑意，眼睛里闪着锐利的光芒。

“那好吧。我用马送您。请您等一会儿。”

真由美走了出去。

“我也失陪了。在真由美牵来马匹之前，请您就在这里等一会儿吧。”

说着，远波弯弯腰，走了出去。

杜丘也觉得走着离开这里不太好。这牧场相当大，也许得费一段时间才能走出去。他决定还是等着马来了再走。

杜丘无意中向远波刚才坐过的沙发看了一眼，心里一惊。那茶几上放着一张报纸。上面报道的正是杜丘摆脱警察逃入日高山脉的消息。还附有杜丘的大幅照片。使杜丘吃惊的，还不仅是这报道本身。这篇报道的下方，有一道深深的折痕。它说明，远波已把这篇报道读过好几遍了。

——他去告密了！

杜丘起了疑心，他拿着报纸站起身来。杜丘并不认为自己救了远波女儿的命，就可以高枕无忧。那些以狩猎活人为乐趣的野蛮人，又在他脑子里闪现出来。靠美好的幻想生活是危险的。他走出了客厅，径直向大门走去。大厅里鸦雀无声，所有的房门都紧闭着，象没住人一样。也许，人都藏起来了？

刚才真由美说过，远波是要竞选北海道知事的。——要是在社会上引起轰动的逃亡检察官能在自己家中被逮捕，主

人的声望一定会大增。即使是有正义感的人，一旦参加了竞选，也会变得喜欢玩弄诡计的。

杜丘拿着报纸走出大门。广阔无边的草原上有一条汽车路，从住宅的门口一直向前方伸去。杜丘没走大路。他拐了个弯，与公路成直角跑了起来。必须尽快离开这个牧场。

大约跑了有两公里远，他回头一望，见一匹马从后面追了上来。杜丘站住了。不管来人是谁，在草场上要想和马竞赛，那是徒劳的。

那马正全力疾驰，可以看见马上真由美的长发在迎风飘动。马是直冲着杜丘来的，骑手显得十分急躁。真由美身体弯得象弓一样，她右手挽缰，左手提鞭，姿态健美。

“快点！警察来了。不知是谁告了密。快上来。”

没有时间详细打听了。杜丘拉着真由美伸过来的手，一纵身跳上了马背。马又全力奔驰起来。

“街道都被封锁了！”真由美大声喊着。“听说来了三百人的机动队。已经无路可走了。再过一会儿，全牧场都要被封锁了！”

“从哪儿能跑出去？”

“哪儿也不行！”

杜丘从后面紧抱着真由美的腰，她的腹部随着马的颠簸在剧烈地跳动。

“只有一条路，到幌别川的上游去。路尽头的深山里有一个谁也不知道的阿依努族小舍。在警戒解除之前，你可以一直藏在那里。要是老人肯带路的话，他可以领你走过修洛刊白茨泽谷，然后登上匹黎概山到郡界那边去。不翻过日高山，到哪里去都是危险的！喂， 您 在 后 面 抓 住， 别乱动

啊！”

“你为什么要带我逃走？”

“我喜欢你！”

“我是杀人犯！”

“这没关系！”

“我是——”“无罪的”这三个字到了嘴边，杜丘又把它咽了回去。这样空洞无力的解释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是没有作用的。不管是有罪也好，是冤枉也好，她都不在乎。对这样的女性，你还用说什么呢？即使是逃亡一辈子，我也一定要报答她的好意。杜丘愤愤地想。真由美腹部那剧烈的跳动，不知怎的，使杜丘对这无理的社会油然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愤怒。

（三）

“把他封锁在北海道。”

矢村警长低声说。他削瘦的两颊上显出一种似怒非怒、似笑非笑的阴冷神情。

“封锁在北海道？……”

伊藤仰起了没精打彩的脸。

“嗯。”

“那有什么用？你还不如说把他封锁在整个日本呢，那……”

“那不一样！”矢村用轻蔑的目光瞟了伊藤一眼，接着说，“他杀了横路加代，又去追她的男人。横路敬二闻风而逃，然而杜丘是不会放过他的。”

"他要复仇？"

"不！"矢村慢慢地摇头，"杀死加代不知是为了什么原因。但他是在拼命努力，洗清自己的冤枉。为此，他现在必须抓住横路敬二。而横路那家伙为了摆脱杜丘的追逐只有逃回东京。横路现在需要得到那只为无罪的检察官设下陷井的黑手庇护。追逐他的不仅是杜丘。我们也在找他。杜丘为了横路和幕后的那只黑手，一定会急着要回到东京来的。"

"等一等。你刚才说，杜丘是无罪的……"

"在所谓抢劫强奸上，他是无罪的。寺町俊明和横路敬二是同一个人。而且，横路连妻子的葬礼也不参加就销声匿迹了。这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那杜丘为什么还要逃跑呢？这个傻瓜……"

"我要是处在他的情况下，我也会逃跑。不逃跑就只好一辈子背着抢劫强奸的罪名。"

"嗯，那倒是。"

伊藤闷闷地说。

"就象医生会有医疗事故一样，无罪的罪人也是很多的。"

"然而，审判的时候，即使杜丘无法证明自己是无罪的，他总可以用自己的辩护使大家对控告产生怀疑呀。"

"他是在杀了横路加代之后才知道证人原来是夫妻俩的。逃走时候，他也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

"嗯……。问题是，雇横路夫妇进行诬告的后台，到底是谁呢？"

"横路曾当过三年的出租汽车司机。值得怀疑的是在此之前的职业。那时他专门贩卖用来作实验的小动物。他那一

段的活动，还没有搞清楚。”

“会不会和上次涉案的东邦制药所有牵连呢？”

“根据现在的调查，东邦制药所和他没有什么联系。就算有，也是些小宗的买卖。只要在帐簿上捣捣鬼，就不会留下什么痕迹的。”

“如果东邦制药所是黑后台的话……”

对厚生省医务技师朝云忠志之死属于自杀的判断，只有杜丘一个人持反对意见。而杜丘私下进行秘密跟踪的，就是东邦制药所的酒井营业部长。伊藤看着矢村的表情。

“如果横路和杜丘的事确与他们有关系，那朝云之死，就真可能象杜丘所说的那样，是他杀了……”矢村的表情显得十分抑郁。“我的判断错了，我是要负责任的。”

“没人这么说。”

“不。”矢村固执地摇摇头。“我对自己的行动从来都是有信念的。杜丘如果对了，我就应该受到处罚。但是，我还是要逮捕杜丘。揪出杀害朝云的凶手，这是我的责任，而不是杜丘的。也不是你的。是我！”

“这我知道。”

看着矢村瘦颊上那愤恨苦恼的表情，伊藤点了点头。虽然自己是检察长，但在那次案件中起主要作用的，还是矢村。自杀的结论，是根据他的搜查结果作出的。这次如果在年轻检察官的面前吃了败仗，象矢村这样要强的警长大概只好引咎辞职了。从削瘦的两颊上流露出来的痛苦表情充分说明：他对于自己关于朝云之死的错误判断有多么悔恨。

“哦，你说要把他封锁在北海道？”

伊藤如果不能及早将杜丘捉拿归来，自己也要被追究责

任。不管矢村是否在为揭露朝云的死因而努力，只要他抓杜丘的信念不变，伊藤便总觉得心中还有希望。

矢村说：

“北海道警方采取的措施并没有错误。只是杜丘这家伙给他们带来了恶运。准是那个牧场主的女儿把他藏在山中了。我亲自去看看。”

“你去？”

“嗯。我一个人行动。这样方便些。如果还不行，就解除警戒。在定期客船、飞机场、渔港等他可能要利用的地方布下暗哨。诱使他出走。请你那方面也下达命令。”

“明白了。我让家里的特搜班全体出动。他们都认识杜丘。咱们尽一切努力吧。”

说到这儿，伊藤松了一口气。

矢村板着脸走了出去，给伊藤留下了一个瘦长的背影。

（四）

杜丘记住了真由美在土地上为他画的路线图，一个人向山中小舍走去。那位阿依努族老人叫榛幸吉。

“小心熊。不过它们也都知道这一带是幸吉老人的地盘，轻易不敢到这里来的。”

真由美在马上挥着手说。

“你也要小心啊。别忘了昨天的教训。”

“你放心吧。我那次是失足落马，没来得及用上它。”

说着，真由美从马鞍上拔出枪冲杜丘晃了晃。“下一回，我可要给它点厉害瞧了。我的枪法好着咧。喂，在我来之

前，你可千万别下山哪。到处都是严密的警戒。”

“好吧。谢谢你。”

杜丘向一边缓辔而行一边依依不舍地向自己招手的姑娘略微抬了一下手，就转身走入森林中。身后的马打了个响鼻，接着就响起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渐渐远去。

杜丘沿着林中小溪而上。一丛丛的灌木结出红色的果实，点缀着初冬的山景。等这些果实散落的时候，山中就该换上雪景了。从森林深处传来啄木鸟咚咚的啄木声。使山林变得更为幽静。杜丘走着，连自己的脚步声似乎都被山林的寂静吸走了。脚下有时发出一两声踏断树枝的声音。这是逃亡者的脚步声。从一个秘境走向另一个秘境的脚步声。

自己正象陷井的设计者所期望的那样：到处受到追捕。国家警察再次向自己显示了它强大的威力。权力不仅限于穿制服的警察。那些天真无邪的青年人，那些正直、老练的成年人，也都乐意作警察的帮凶，他们都是这权力的支柱。他们捉住了一个和他们同样是清白无罪的逃犯，就会美滋滋喝上几盅，为自己的胜利庆祝。

我能安全地从日高山逃出去吗——？

必须尽快潜入东京。读完从远波家带出来的报纸，他立刻作出了这个决定。雇横路夫妇设下圈套，然后又杀死加代、藏起横路敬二的那只黑手，现在快要暴露出来了。

——东邦制药公司营业部长，酒井义广。

据报道，横路敬二是在加代被杀的当天傍晚离开北海道去向不明的。那以后他既没有参加妻子的葬仪，也没在别的什么地方露过面。警视厅对横路敬二履历的调查表明：他有过“贩卖医用实验动物”的经历。据此，杜丘确信，这次诬

陷是东邦制药所主谋的。

贩卖医用实验动物，那么也一定会涉及到药理实验动物。或者说，主要是经手这样的动物。因为眼下用于医学解剖实验的动物，大都要求无菌。而个人经营的小企业是搞不到这种动物的。但药理实验用的动物却不需要无菌。

因此，横路和东邦制药公司有业务上的联系，——这一判断完全顺理成章。

使杜丘怀疑的还不仅仅是这一点。

——奇怪的事情一幕又一幕地再次浮现在杜丘的眼前。

厚生省医务局医务科技师朝云忠志的尸体被人发现，是在八月二十九日清晨。

杜丘和矢村是同时接到通知后一起赶赴现场的。

朝云住在世田谷区的新代田。在厚生省医务局医务科任职的，几乎全都是持有行业执照的医师。朝云也不例外。

那天早晨，在他家帮忙的悦子按平日的习惯准时六点起床。她取来了牛奶和当天的报纸，顺便到园子里去看看。朝云有一个约有五十来坪的花园。角落里还养着一只日本猴。没有孩子的朝云十分喜爱这只日本猴。那猴近来偶染微恙，食欲不佳，而朝云却为此心急火燎。悦子进花园就是要看看日本猴的病情。

悦子手中的牛奶和报纸滑落了下来。

朝云和猴子一起躺在花丛中。悦子看见了朝云向上翻着冷漠无神的白眼。

她恐怖地大叫起来。女主人回乡下去了，家中没有别人。悦子一口气跑到大街上。

杜丘和矢村到达的时候，刑警们已经开始现场勘查了。

“怎么回事？”

矢村问自己的部下。

“不象是他杀。”

答话的是一位名叫细江的中年刑警。杜丘也认识他。

死亡时间推定为清晨五至六时。也就是悦子发现之前不久的时候。猴子也是同样。据法医检验，致死的毒液似乎是阿托品。

“——阿托品？”

矢村皱起了眉头，他以前没听说过这种药。

“我也不太清楚。反正说是一种剧毒药品。”细江说。

致死原因虽然搞明白了，然而却找不到盛阿托品的容器。找不到容器，这就说明很可能是他杀。——凶手把容器带走了。

“奇怪的是，没有任何人到宅中来过。”

细江歪着脑袋说。朝云家四面都是高高的围墙。墙头嵌满玻璃片。如果有人翻墙而入，一定会留下什么痕迹。墙内松软的土地上，既没有足迹，也找不到任何被碰擦过的地方。大门上的锁也完好无缺。悦子是打开门锁，才跑到街上的。

如果凶手曾进入宅内的话，他又是从哪里逃出的呢？

“没有容器——”矢村抱着双肘说，“有没有固体的，你说的那种药。”

“没有。只能是液体。”

“屋里面呢？”矢村又问。

“我们详细检查过了。没发现那种药。也没找到容器。

据法医推断，死者是在死亡现场服下毒药的。”

“明白了。”

矢村点了点头，朝法医和现场那边走去。死尸还照原样躺在那里。

“有什么证据说他是在现场服毒的？”

“这可以从很多方面得到证明。”

饶有经验的法医回答说。阿托品是从茄科植物如颠茄、曼陀罗或天仙子等的根茎中提制出来的消旋莨菪碱。这些植物在日本也有生长。它常常和麻醉药一起并用，还在检查眼底时扩大瞳孔用。对治疗胃肠及支气管痉挛也很有作用。它还可以防止结核病人的盗汗。总之，这是一种用途相当广泛的药物。但是因为它剧毒，所以一般使用的量剂只有千分之一克。一次服用量如果超过0.05克，就会致人于死命。服用过量阿托品的人，延髓会遭到破坏，使人殒命于一旦。

“如果他是在家中饮的阿托品，那么不等他走到院子里，他就会猝死在路上。而从死者脚上还完好地穿着木履这一点来看，他并不是在匆忙中奔跑到院子里来的。另外，虽然不论什么毒液，致死量都会因人而异，但就算从服药到死亡这一段时间里他能够从屋中走出来，也绝不会是现在这种样子。——服用大量阿托品的人会呈现狂躁状态。由于脑神经受到过份刺激而极度兴奋，还会产生种种可怕的幻觉。他会在屋里乱叫乱撞，把衣服和家俱摆设抓挠得一塌胡涂。这样和他住同一幢房子里的人是不会听不见动静的。所以，我认为，死者是在院子里服用了阿托品之后，延髓受到破坏，尚未来得及挣扎就猝死的。”法医说。

“可是，这猴子倒好象着实挣扎了一番似的。”

矢村望着地上的死猴说。

地面上有被猴抓挠和翻滚过的痕迹。看来这只爱猴并不象它的主人那样死得安详。

"是的。一般来说，猴、犬，还有山羊、鸟类什么的，阿托品对它们是不起作用的。但这是指它们食用了含有阿托品的植物而言。象这样经过提炼的纯阿托品，服用后的结果就正象你眼前见到的一样了。"法医解释说。

"原来是这样。"矢村点了点头。"你怎么知道他喝的是阿托品？"

"最后的定论，还有待于尸体解剖。但你看看死者的眼睛，也就能大致作出判断了。"

说着，法医用手指了指朝云那圆睁的双目。

"眼睛？……"

"是的。他的瞳孔扩大了——"

瞳孔扩大本是死亡的特征。然而，朝云那扩大了的瞳孔中，却凝聚着一个极小的水凌凌的黑点。这是阿托品的作用所致。在瞳孔的周围，有一个圆膜，解剖学上管它叫虹膜。人们眼睛的颜色，就是由虹膜中黑色素的多少所决定的。有的呈黑色，有的呈褐色，还有蓝色、青色、茶色等等。阿托品能使虹膜周围的括约肌收缩，形成一个深色的圆环，看上去好似一个神秘的泉眼。过去贵妇人为了使自己的眼睛看上去显得格外美丽，曾把含有阿托品的颠茄当成宝贝。

现在，朝云就正用扩大的瞳孔中那神秘泉眼，看着死的世界。

"嗯……"

矢村沉默了。

朝云清晨五至六时之间死在花园的中央。猴子身上还带着链子，也许主人在死之前还牵着它遛达了一会儿。然后它喝下了主人给它的毒药。它和主人的延髓同时受到侵害，一起猝死。这些看上去都是合理的。然而，奇怪的是没有容器。朝云和猴子在院子中间是用什么喝下的毒药呢？

是凶手用花言巧语骗他喝下了毒药，然后把容器带走了？可是，宅里却找不到有人进出的痕迹。

——是密室犯罪。

杜丘想。大概矢村耽心的也正是这个吧？他侧瞥了矢村一眼。矢村的脸上表情很严峻。那张脸本来就从不知道什么是温和的表情。

"阿托品有什么颜色和气味？"

杜丘问。

"无色无臭。"

"是吗——"杜丘审视着四周。"这猴子的口鼻上，怎么会有蜘蛛网呢？"

"蜘蛛网吗？"在旁边听着的细江插进来说。"我们刚来的时候地上有好多破蜘蛛网呢。大概，您觉得这和猴子在痛苦中挣扎时碰上的有点不一样吧？"

"……"

杜丘无言地点了点头。他把视线转向了天空。旁边有一棵高大的银杏树。从树枝到屋顶，连结着三个蜘蛛网。这真是些奇妙的网。织工好象是把工作干了一半就忘了。蜘蛛网很象妖怪的脸，呈零乱的几何形。而且三个都一样。

"这是公害烟雾造成的。"侦察员中的一个把照相机对准了蜘蛛网。"因为公害，它们都忘记织网了，这些可怜的小家

伙。”

杜丘还是沉默不语地望着银杏树。

“检察官先生。”细江又说，“从墙那里跳到银杏树上去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测量过了。”

“侦察就到这里吧。”

矢村有几分不耐烦地说。

炎热的阳光已经照射到院子里来了。

第二天，矢村打来了电话。

“朝云是自杀。”矢村说。“根据检验，他两手都沾有大量的阿托品。结论是：他在家中用两手捧了毒药，走到院子里喝下去的。”

“猴子呢？”

“大概，也和他一样，是用前掌捧着喝的。猴子的两只前掌上也验出了阿托品溶液。”

“在家中捧了毒药出来，……那毒药是从什么地方倒出来的呢？”

“这很好解释。假定那容器是个杯子，用手捧出毒药后，再用胳膊肘打开水龙头，将杯子冲洗干净。然后，再用同样的办法把水龙头关掉，就行了。那水池子里发现了一个杯子。”

“我不同意是自杀。这样麻烦的自杀方法，好象还从未有人用过。”

“那，你认为是凶手进入花园之后把毒药倒进朝云的手里，再让他捧着喝下去的吗？然后再对猴子也如法炮制？别忘了，他是个医生！他会不知道喝的是什么！而且，你怎么说明那不留痕迹的出入呢？再说，死者并不是没有自杀动机的。”

"为那么一点儿事就会自杀？我不同意。"

"好了。"矢村冷笑似地说。"我们这边看法一致。随你的便吧。"

矢村把电话挂断了。

这就是事情开始的经过。

杜丘自己对朝云的死因单独进行调查。朝云死亡的前一天夜里，曾有三个男子到他家中来过。他们从夜里十点钟左右一直谈到凌晨三点。

其中一个人是朝云的同事青山祯介。另一个人是厚生省药务局的药务科长北岛龙二。还有一个，就是东邦制药公司的营业部长——酒井义广。

据杜丘调查，这三个人在朝云死亡前三天的晚上也曾来过。

那帮忙的女人还告诉他：在主人死前的那天夜里，快到三点钟的时候，她去给客人们续茶。酒井义广突然站起来说要到外面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然后就走到花园里去了。从朝云家的客厅里，是可以直接进入花园的。

正在杜丘对酒井进行跟踪调查的时候，他被控犯了抢劫强奸罪。

一开始，杜丘就怀疑这是酒井或他的同伙设下的圈套。因为除此以外，再想不出其它的可能了。然而他又不能确信这就是酒井干的。因为既然警视厅已经判断为自杀，并且没有为此案设立搜查本部。作为凶手的酒井就应该泰然处之了。为一个年轻检察官的个人行动，就设下连自己最后都可能被埋葬进去的危险陷井，这似乎太小题大作了。

——可是，现在有了怀疑的理由。

横路敬二曾经贩卖过实验用小动物。而酒井是一家大制药公司的营业部长。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他一定与公司的头脑们有重要联系。而且，他们中间还有厚生省的药务科长。如果横路和酒井没有什么联系的话，杜丘的设想还可以说是荒诞无稽或经不起推敲的。然而，现在有了找出这种联系的可能，这就使杜丘的设想进一步接近了现实。

——还有蜘蛛网。

杜丘又想起那奇怪的情景。朝云家院子里的银杏树上，有三个奇妙的、呈几何图形的、只织了一半的蜘蛛网。实验用的小动物，当然也应该包括蜘蛛。

蜘蛛这种动物，现在在大城市里已很难找到了。然而朝云家里却有这么多的蜘蛛网，这是为什么？而且，又不是一般常见的那种蜘蛛网……。贩卖实验用小动物、制药公司、药务科长、医务技术员之死，还有——对检察官设下的陷井。

这一个又一个的可疑环节，连成一条长长的肢节爬虫。它从冬眠中苏醒，正可怕地蠕动着向杜丘爬来。这条神秘的毒虫下一步又要施展什么鬼蜮伎俩呢？

毒虫已经缠住了横路加代，把她咬死了。它的毒汁也喷到了横路敬二身上，说不定，那可怜的家伙正在作死前的挣扎呢。

——不能让它得逞。

现在必须尽快回东京去。

前面的森林中出现了一池秋水。池边，就是真由美让他去找的，那榛老人的小舍了。

第四章　金毛熊

（一）

小舍顶上盖着厚厚的茅草，远远看去很象一座简陋的山神庙。

榛老人的话语极少。杜丘告诉他自己是远波真由美介绍来的。还坦白地对他说：警察正在搜捕自己。然而老人脸上的表情却没有变化。他既不表示欢迎，也毫不惊讶，只是指了指那用圆木搭成的床铺。风霜在他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铁锈般黝黑、粗糙的皮肤，还留着几分暗淡的光泽。小舍中到处悬挂着熏制过的食物。为了制作这些食品，屋中的房柱和茅草也都被熏得漆黑，使人感到，连这小舍本身，也被主人熏得可以吃了。

杜丘来到山中小舍，已经三天了。他一直警惕着外面的动静，然而却什么也没有发生。看样子搜索队是不会找到这深山老林里来的。老人的小舍好象是与世隔绝了的洞府仙境。对于它的存在，除了真由美以外，大概就再也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了。

这三天里，老人几乎没有开口说过话。也许，对这位不速之客的来访，他感到很麻烦吧？他把自己睡的熊皮褥子拿出来给了杜丘，还每天默默地为他准备三顿饭食。一天三顿，几乎都是熏肉。一开始，杜丘还感到很可口，那味道确

实不亚于任何名家酒馆里的拿手菜。可是到了第二天，杜丘就吃不下去了。本来，他是不怎么吃肉的。

“吃腻了吧？”

第三天晚上，老人突然主动和他搭话了。

“哎。有一点儿。”

杜丘老实地承认。

“我这里，再没有别的了。”

“不，没关系。我是不讲究的。”

想起那几天光靠草莓和野果充饥的日子，杜丘觉得现在已经很好了。有熏肉吃，有小舍住。屋里气味虽然不太好，但屋前那个水池却清澈见底，把对岸繁茂的芦苇和周围的枞树林都映在池水中。

“鲑鱼快要上来了。”老人望着外面的池水说。

“鲑鱼……”

“是啊，咱们两个去密猎吧。我得为过冬准备点熏鱼干儿，也可以给你换换口味。那鲑鱼子，象你们城里人玩的弹子球一样大哟！”

老人的眼里流露出温和的光芒。

“象弹子球一样的鱼子？你知道弹子吆？”

“在札幌的时候，我也从早到晚地玩过那玩意儿。那还是在我老伴和女儿死之前，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啦。”

老人那满是皱纹的脸上，又蒙上了一层暗影。

“您夫人和女儿都死了？”

“五年前，被熊吃了……”

老人嘶哑的话语，似乎显得十分冷漠。

“被熊——”

“我的命不济啊。我找它找了四年了，可一次也没碰见过那只熊。”

老人的语调渐渐变得低沉。

“说起熊，远波真由美女士，前几天还差点被熊伤着呢。”

“小姐遇上了熊？那是什么时候？”

老人警觉地问。

“是四天前——”

杜丘详细向老人讲了他到这里来的经过。

听完杜丘的叙述，老人的眼睛里放出炯炯的光芒，他急切地问：

“是一只什么样的熊？”

“是只金毛熊，大约有千把斤重，凶得很。”

杜丘回答说。

“你打中它了吗？”

“打中了，它流了血。不过好象不是致命伤。”

“啊——”

老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声音里充满着悲哀。“那家伙，我找的就是它呀！这一带，那么大的熊，就只有它一个。”

老人眼睛里的光芒完全消失了。

“您有什么记号吗？”

“不，没有。”老人摇摇头。“可是，我能认出它来。那家伙想吃人的时候，眼睛就象疯子一样，都能冒出火来。”

“吃人……”

杜丘想起了金毛熊拚命啃咬树干，怒吼着要把真由美从树上摇晃下来的情景。

“是啊。”老人说。“一般的熊，遇到人总是要躲避的。只有那家伙不同。我曾亲身领教过它的残暴。”

老人那失去了光芒的眼睛里，渐渐浮上了一层阴暗的乌云。

——遭到熊的袭击，那是六年前的事了。在那很早以前，榛幸吉就在日高牧场当杂役。妻子和女儿就住在牧场附近。女儿爱上了在样似街木材加工厂干活的一个同族小伙子，就嫁给了他。怀孕后，她回到娘家来住。按照古老的阿依努族风俗，这本来是不允许的。但现在已不讲究这些了。特别是年轻一代，根本不管什么规矩不规矩。而且，幸吉年轻时就离开了部落单独生活，先是当矿工，从来又到牧场劳动。他也不是那种老脑筋。

有一天，几个年轻的牧工来找他商量捕鲑鱼的事。幸吉立刻同意了。鲑鱼在所有的江河里都是严禁捕捉的。密猎者若被监视员看到，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然而，密猎却别有一番情趣。

阿依努人认为，不仅是山川河流，连整个北海道原来都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从早春到秋末，鳟鱼呀鲑鱼呀什么的，总会成群结队的溯流而上。幸吉年轻的那个时候，每当渔汛来临，你到河边去看吧，满河的鲑鱼多得简直要溢出来了。然而，幸吉却并不因此就认为密猎鲑鱼是理所当然的。他只觉得密猎能使自己周身热血沸腾。这倒也不是因为他是阿依努族人。任何有活力的男子汉都会有这种感觉的。这是一种令人身心愉快的刺激。在寒冷的银色月光下捕鱼，充满了诗意。

下班后，幸吉他们四个人出发了。他们把汽车停在幸吉家，然后徒步向山中走去。现在，在受到保护的河流中，鲑

鱼已不多见了，但每晚总是能弄到几条的。

他们是在途中遇到熊的。那熊似乎正在路旁林中等待着他们。金毛熊！——这种熊的性格是最残暴不过的了。四个人互相看了看，谁都没带枪。他们并不是第一次遇见熊，也不甘心为这只丧门神而放弃计划好了的密猎。他们还以为吓它一下它就会逃走呢。当时他们与熊的距离约有七十米左右。

“你这畜牲！”他们当中一个从四国来的名叫保田的小伙子首先喊了一声。“老子是萨鲁依桑血统！快滚开！”

萨鲁依桑是传说中继承了熊的血统的阿依努族人。据说只要喊出他的名字，熊就会逃跑的。

然而，那熊却怒吼着朝他们扑来。浑身倒立着的金毛熊好象一座活动的小山。

四周都是平地。四个人跑了起来。“快上树！”幸吉叫道。他跑进树林，一边奔跑，一边找到了一棵可以攀登的枞树。然后就三蹿两跳地爬了上去。剩下的两个人也在他的附近上了树。熊身宽体胖，是上不了树的。他们三人回头一看，只见最年轻的保田还没上树。他是个颇为自信的青年，平常就曾夸口说自己腿脚麻利跑得快，连熊也追不上他。然而幸吉却敏锐地看出，在后面追逐的熊，实际比他的速度要快一倍左右。可以听见熊掌有力地叩击地面的声音。

响起一声惨叫，接着一切就都平静了。

熊回来了。它咬着保田的一只腿，把他背在自己的背上。保田还活着，无力地晃动着的胳膊垂在熊肋旁，有时还拍打一两下熊的腿。熊用它那两只又小又阴，燃烧着残忍的欲火的眼睛，朝树上的幸吉望了一眼，慢慢地走了。

三人逃回牧场，马上带着搜索队进山。这时，天已经黑了，哪里找得到！第二天，他们才发现了保田的两只脚，连小腿都没有了。熊把它们丢在路旁，好象是专为说明他逃跑所遭到的结果似的。

只好把他的血衣和两脚收到一块儿，举行了葬仪。

猎友会的会员们在山中转了整整一个星期，也没碰上那只金毛熊。

保田被吃掉之后，幸吉并未过多地感到自责。要说有责任的话，只是自己没有制止保田的逃跑，他感到有几分内疚。然而，他却对那只将保田活活叼走的金毛熊产生了难以抑制的仇恨。这残忍的畜牲！不过当时，他还没有要杀死它的意思。年轻的时候，他曾打死过三头熊。但现在已不是那血气方刚的年龄了。

第二年的冬天——。

幸吉已经把熊的事忘到了脑后。——从那以后，熊再也没有露过面，大概是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吧。

下第一场雪的那天，已是十月末了。傍晚，幸吉从牧场回来，发现家门被什么东西撞碎了。雪花正被风吹舞着，飘进屋去。从屋中发出阵阵的血腥和熊臊。

幸吉喊叫着，朝屋内冲去。外屋里，立着一只巨大的金毛熊，几乎占满了整个屋子。熊低吼着，向他扑来，小眼睛里燃烧着兽欲的火焰。幸吉急忙闪到一旁，顺手抄起挂在墙上的秤砣，准备向它的鼻子砸去。然而那熊却改变了方向，心满意足地哼哼着，朝外面走去。

幸吉到屋里一看，不禁闭住了双眼。妻子和女儿并排躺着，都被咬死了。俩人都没了肚子。没有了的只是肚子！女

儿本已快要临产了。她光裸的大腿根上，只剩下了血淋淋的骨盆！

幸吉拿着秤砣跑出门去。金毛熊的影子早已消失在茫茫的大雪中了。

幸吉辞去了牧场的职务。

他买了一支猎枪，住进了山里。

为了寻找那只金毛熊，他几乎天天都在山中到处转。这四年中，他曾几次找到过那家伙的踪迹。——或是粪便、或是足迹、或是树上的爪痕、或是几根金色的熊毛。然而，却始终没有见到对手。熊似乎查觉到了他的意图，本能地避开了这危险的复仇者。

猛兽都是害怕枪的。然而象幸吉使用的那种老式猎枪，只要不打中要害，是击不倒它那庞大身躯的。熊会在草丛中打滚，把血止住。然后，过不了几天，它就会痊愈了。金毛熊所惧怕的，与其说是幸吉的手中枪，还不如说是他心中燃烧着的仇恨和一定要拚个死活的执拗信念。

幸吉决定在遇上金毛熊时，不把枪口对到它的心口上绝不开枪。否则就不可能一枪把它打死。熊似乎感觉到了他的勇气，总不敢在他经过的地方露面。

幸吉认为那金毛熊是个恶魔。它不仅咬死了妻子、女儿，还糟踏了她们！阿依努族的传说中，是有恶魔化成熊强奸女人的故事的。妻女惨死的景象，永远象一团烈焰，烧灼着老人的心胸。

妻女被恶魔糟踏——对幸吉这样的男子汉来说，这是无法忍受的耻辱。他的愤怒里带着一种性的冲动。这也许和他的血管里流动着的、和熊有缘份的阿依努族血液有关系吧。

现在，那只金毛熊袭击了牧场的真由美。幸吉感到了发自心底的战栗。他眼睛里浮现出熊把真由美从树上拉下来，用牙将她的衣服剥光，糟踏了她之后，再把她腹部吃光的可怕情景。那残忍的恶魔一定会这样干的。

"从明天开始，我再去找那家伙。冬天快来了，为了找食吃，它也许会不顾一切的。错过了这个机会，还不知什么时候再能碰见它咧。"

"让我也一块儿去吧。"

杜丘恳切地说。他虽然着急要回东京去，然而现在反正出不了山。与其在小舍里等待，还不如和老人一同去找熊。

"行。"

幸吉点了点头。他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了杜丘，然而却丝毫不想去打听他被警察追捕的原委。

一想起追逐熊的幸吉和被警察追捕而不得不躲在山里的自己——杜丘便感到北海道真是个残酷的地方。不，比起那吃人的金毛熊来，突然在一夜之间就把一个普通的人逼成逃犯的城市生活，难道不是更残忍吗？！老人追逐的熊，是可以看得见的。然而把杜丘推入陷井，想把他置于死地的那只魔手，至今还隐藏在暗中呢。

（二）

"可以抽口烟吆？"

在神威峰下面的苏阿玛茨沼泽附近休息时，杜丘向老人问道。有些野兽是害怕烟草气味的，如熊、鹿、野猪等就是这样。有狩猎经验的杜丘是知道这一点的。

老人点了点头。杜丘掏出香烟点上火。只吸了两口，他就又把火熄灭了。现在烟草是宝贵的，必须节省。

“熊是喜欢抽烟的。”老人说。

“抽烟？熊……”

杜丘突然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一个闪念从他脑子里掠过。他好象听说过什么关于动物抽烟的事儿。那时他也曾和现在一样的惊讶过。啊，想起来了，那……

“——是猴子！”

杜丘不禁说出了声。他向老人看了一眼。老人也正诧异地望着他。北海道是没有猴子的。

“啊，不。我是想起了人家给我讲过的猴子抽烟的事。”杜丘苦笑地解释说。然而他笑了一半，表情就又僵住了。

——那是朝云忠志养的猴子……

他回忆起和朝云妻子的对话。她是听到丈夫死讯后赶回东京的。

“你们家的猴子，好象经常生病啊？”

杜丘问。

“是的。好长时间一直没食欲。我丈夫为此很是不安，他还请兽医来看过，并没有发现什么毛病。最后那兽医说，可能是神经衰弱。”

年近四十、戴着眼镜的朝云节子说。

“猴子得了神经衰弱？”

杜丘不可思议似地问。

“嗯。说是因为每天老用链子拴着，内分泌出了毛病。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每当有人在它旁边吸烟，它就会拼命把喷出来的烟往嘴里吸。有时还抓住吸烟人的手，把香烟往

自己嘴里送呢。那烟草又不能吃……”

“这倒是有点奇怪。”

对动物多少有一点知识的杜丘，感到了事情的蹊跷。猴子对烟草还会有嗜好？

“得了神经衰弱，听说连上野动物园里的猴子也会吃地上的红土。有的，还把同伴的毛拔下来吃呢。”

节子说。

“是这样。”

杜丘点点头。这种怪现象他以前也听说过。

“我们没有孩子。我丈夫对它就象自己的孩子一样。有香蕉什么的，他总是亲手拿着喂它的。所以那猴子病了之后，他急得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稳。酒井先生来的时候，他还问他有没有什么特效药呢……”

“是东邦制药所的酒井先生？”

“是啊。”

“那酒井给了他什么药吗？”

“没有。他听说猴子爱吸烟，倒是很感兴趣的。可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来。”

节子说。

“您家的院子里，怎么会有那么多蜘蛛网呢？”

杜丘抬头望着树枝上奇妙的蜘蛛网，不露声色地转了话题。

“是啊。”节子也把目光投向了蜘蛛网。“是三天前，突然出现的。”

“那位酒井先生，和猴子很熟吗？”

“嗯……他和猴子在一起玩过两、三次。猴子似乎也和

他混熟了。”

“朝云先生和酒井……”

“他是到厚生省任职后和酒井认识的。关系并不太深。”

“昨天晚上酒井在这里呆到夜里三点。您知道他是为什么来的吗？”

杜丘又问。

“不知道，”朝云节子不安地摇了摇头。“——我在前一天就到乡下去了……”

“我曾问过酒井先生。哦，还有您丈夫的同事青山和药务科长北岛。他们说，您丈夫想要辞去在厚生省的职务。他们是来劝他回心转意的。在出事的三天之前，他们也曾为此访问过您家。”

杜丘说。

“丈夫平常对我很少说起工作上的事。”节子悲哀地低下头去说。“他是想辞去在厚生省的职务。本来，他到厚生省，也是打算暂时栖身的。”

“原来这样。”

朝云节子抽抽噎噎地向杜丘叙述了丈夫到厚生省去的前后经过。她告诉杜丘：丈夫之所以离开行业的医师界，是和他们对他的仇恨分不开的。

——猴子会抽烟。

这奇妙的话题当时只是使杜丘感到惊异，然而过后他也就忘了。神经衰弱这一和现代文明一同产生的病症，给了医生们一种便利，使他们可以把所有查不清原因的病，都归结到这一判断之下。和神经衰弱一样，现在，又出现了植物神经紊乱这样一个新名词。所有那些叫不出名的病症，也都可

以算作它的范畴。

——可是，事实上果真如此么？

如果连野生的狗熊都喜欢烟味的话，那么猴子嗜烟，不就算不上是什么神经衰弱了吗？

——药物。

朝云和他的猴子，是服用了阿托品而死的。阿托品根据其使用剂量的不同，也可以成为可怕的幻觉剂。它能刺激大脑神经，使它产生奇妙的幻觉。服用了阿托品的人会见到各种荒诞的怪影，听见种种奇特的声响，病人会在可怕的刺激下大喊大叫，会在原地不停地转圈，手舞足蹈。如果用的适量的话，阿托品还可以成为催淫剂。是否有人为了某种目的，让朝云家的猴子服用了阿托品呢？也许，它抓空中的烟吃，并不是因为有瘾，而是看到了某种幻觉？

——幻觉。

想到这里，杜丘的心又一阵紧张。他猛然想起，朝云节子说过她丈夫后来也有些神经衰弱了。

朝云忠志患神经衰弱，是有其明显原因的。

进入厚生省之前，朝云曾在某小医院代理过院长。原来的院长病倒了。在他的恳求之下，朝云才答应接受这一职务。院长患的是癌症。他本是朝云学生时代的老前辈。这位可尊敬的前辈是位很有骨气的人。他宁可倒闭，也不愿意按照唯利是图的方针去经营医院。为此，这个深受患者爱戴的小医院连年赤字。而且还受到了地区医师协会的冷眼相待。因为该医院对那些在别处被误诊、甚至出了医疗事故的患者，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朝云代理院长不久，就遇上了保险医总辞职的问题。当

然，那位前辈是反对这样做的。因为这是对国民享受医疗保险权利的蔑视。朝云对此也颇有同感。

医师协会为此向朝云施加压力。因为这医院实际上已由他经营了。他们就强迫他参加辞职运动。朝云坚决顶住了。作为报复，协会给了他停止协会会员权利的处分。

前辈死了。尽管在这之前，朝云曾为医院的继续营业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医院还是被债主们封闭了。

朝云并不死心。他四处奔走，筹措资金。然而医师协会却从中作梗。协会的会长拒绝作保，金融界就不肯借钱给他。不仅如此，协会内负责医师开业的委员会还向他下达了不准重新开业的照会。

一般情况下协会会员的开业是不必经委员会批准的。然而朝云已被协会开除了。这样，就象过去有些人对烟酒等有专卖权一样，医师协会的魔影也紧紧地限制住了朝云的活动能力。

对病人们来说，眼下正是医师严重不足的时候。

他清楚地知道：有些没有医科大学的县分，为了获得医师而拼命争取设立医大。然而他们的努力在医师协会的强大压力下都失败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想争取个人开业是根本不可能的。

为开业而费尽心血的朝云感到绝望。同时他对医师协会的狠毒作法也感到由衷的愤慨。他甚至对整个营业医师集团的极端利己主义和排他性都感到难以忍受。“难道这就是以治病救人为宗旨的医生们的所作所为吗！”他常常对妻子这样发牢骚说。

事业上的挫折使他寝食不佳，神经也受到了刺激。某医

院曾邀请他前去任职，他拒绝了。就在这时，厚生省送来了聘书。

朝云根本无意进入厚生省。那儿的工资低得可怜，当然没有什么正经的医师肯去就职。朝云客气地回绝了他们。可是没过多久，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又改变了主意，同意去了。

朝云很少在家里说工作上的事。因此节子也不知道他决定去厚生省的原因。他不去薪俸优惠的医院，却接受了清水衙门的聘书，也许这是因为那里的工作对他有吸引力吧？节子最初曾这样想。可是，后来她又发现，事情并不是这样。朝云似乎是因为无聊才去供职的。要是家中有孩子，也许会减轻一点他心灵上的烦闷。朝云的神经衰弱一天比一天严重。连性欲也大大地减退，最后甚至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了。他自己也察觉到了这一点。有一次他甚至半开玩笑地问东邦制药所的酒井，有没有恢复性欲的药？酒井好象回答说没有。节子想如果能重新开业，丈夫的病也许会有所好转。她便劝他作一些尝试。

“医师协会也许会同意你继续开业的。”

她安慰丈夫说。

“胡说！你难道想让我跪在那帮老爷们面前求他们开恩吗?!”

朝云气愤得扭歪了脸。

朝云的心境更忧郁了。脾气也变得暴燥起来，他常常为一些生活琐事突然发火。节子知道丈夫刚直不阿的禀性，也就不再劝他去向医师协会妥协了。可是为此，她也就几乎丧失了丈夫的身体能够复原的希望。

节子还说，在死前的半个月里，丈夫突然变得沉默寡

言。还常常独自陷入沉思。

矢村警长知道了这些情况，就判断他是在神经病突然发作的情况下自杀的。死者手掌上的阿托品溶液就说明了这一点。院子当时完全处在封闭状态中。凶手只要不是使用了直升飞机，就无法出入。

——可是？

就算朝云的神经衰弱是有情可原的。然而说他养的猴子也被主人传染上了同一病症，却叫人无法置信 。猴 子 喜欢烟，一定是产生了什么错觉。也许是杀人凶手给它服用的阿托品所致？……那阿托品，是否也被用到了朝云身上呢？

药品的某些效果，是非常可怕的。把在精神科进行麻醉分析时使用的巴比妥酸诱导体和进行觉醒分析时使用的安非他明混合在一起，给病人服下，就可以随意地支 配 他 的 意志。酒井是药物专家，他如果有某种动机的话……。死者两手沾有毒药。然而却找不到盛毒药的容器，这个谜，是不是正在这里呢？也许，就因为自己无意中接近了这谜的核心，才被推下了不得不逃亡的陷井吧……。

杜丘想到这里，猛地抽了一口气。

又一个回忆掠过他的脑海。还是有关动物吸烟的事。

——鸫鸟！

杜丘精神恍惚地望着沼泽对面的杂木林。阳光下，结满了红色山果的树丛象是挂着无数颗殷红的佛珠。

那是跟踪酒井时的事。

他对酒井一共跟踪了三次。第二次是傍晚时分，酒井在新宿会见了一位二十七、八岁的美丽女郎。他们一起在饭馆里坐下来，共进晚餐。那女人显然不是他的妻子。可能过不

了多一会儿，他们就会到旅馆里去的，杜丘暗想。

杜丘感到愤慨。酒井是位近五十岁的黑脸男子。身体很强壮。看他脖子上那又厚又亮的皮肤，就可以判断出：他是一个蛮横而又不知羞耻的家伙。象他这样爬上了制药公司重要职位的人，是不会把女人当回事的。杜丘对这位美丽的女子被牵涉到案子中来而感到惋惜。对这样的女人进行跟踪，是很痛苦的。然而越痛苦，就越增强了他心中的斗志。

出乎杜丘意料之外，酒井和女子吃过饭后就分手了。杜丘立刻跟上了那女子。她乘私人出租汽车往世田谷区的经堂方向驰去。杜丘的车紧紧跟在后面。那女子在天祖神社附近下了车。杜丘叫住了那辆出租汽车，然后就走过去看女子走进去的房门。

"武川洋子。"

——门的牌子上写着。

他回到出租汽车那里，向司机打听女子在车上都说过什么话。

虽然已经开始了单独的调查，但到目前为止除了怀疑之外他还没找到任何线索。必须留神地注意每一个细节。

司机是个直爽的人。

"嗯……她说过鹈鸟的事。"

"鹈鸟？"

"就是天上飞的、一种叫声很好听的鸟儿啊。不知被什么人用汽枪打伤了翅膀，那位小姐把它收养了起来。她倒是位好心肠的人呢。"

"就说了这些？"

"嗯。她在车上向我借火儿来着。抽烟的时候，她好象

突然想起了什么。对我说：——司机先生，您听说过鸫鸟会抽烟的事吗？可真有意思……”

“鸫鸟也会抽烟？”

杜丘被这孩子气的谈话内容吸引住了。

“是啊。她说，只要有香烟在鸟面前飘过，它就会拍打着受伤的翅膀用嘴去啄呢。”

“真是只奇怪的鸫鸟。除此之外她还说过什么吗？”

“没有。就是这些。”

——奇怪的鸫鸟。

鸫鸟用嘴啄飘在空中的香烟，这又和朝云家的猴子犯了同一个毛病。饲养鸫鸟的女子和酒井有联系。而那猴子又是酒井的朋友朝云的爱物，猴子也喜欢抽烟……。在喜欢香烟的动物中，夹着一个酒井。而且是制药公司的营业部长。

——这里一定有什么鬼。

杜丘现在作出了判断。他和出租汽车司机谈话的时候，只是感到有趣，却并未想到过鸫鸟和猴子之间可能存在的某种联系。现在他十分后悔自己当初的疏忽大意。

不可能两种动物的奇怪嗜好都是出于偶然。这肯定是某种药物所起的作用。少量的阿托品可以成为强烈的幻觉剂。受到幻觉的影响，它们才把飘荡的烟当成某种东西而来啄食的。

可是，这是为了什么呢？为什么要人为地引起鸫鸟和猴子的幻觉呢？是——某种实验？譬如说，为了使在猴子和朝云被阿托品毒死之后找不到容器？不。容器是不会那么容易就消除得了的。如果是实验的话，那它的目的可能就在于——观察被实验者产生幻觉后的效果。如果给猴子和鸫鸟

服用一定量的阿托品会成功地使它们对缭绕的香烟产生某种幻觉的话，那么这方法也一定会适用于朝云。

——可是，那熊又怎么解释呢？

杜丘的思路开始混乱了。

他想起，自己是从熊喜欢香烟味开始进入思索，找出记忆中的这两个证据的。可是，回到野生的熊也喜欢烟味这个思路的出发点上，自己又该作出什么解释呢？如果说没有服用过阿托品的熊也会产生幻觉，那自己的假设岂不就全被否定了？

要想牵强附会地解释，倒也不是找不出理由的。阿托品是从一种叫作颠茄的植物根茎中提取的。这种植物在日本的山犁、长野等县的深山幽谷中自生自长。北海道地方也有。熊吃了这种植物，就会受到幻觉的支配，把人们抽过的香烟当成……

想到这里，杜丘自己苦笑了一下。这种想法似乎过份离奇了。

“再到那边去转转吧。”

幸吉老人站了起来。

“您说熊喜欢抽烟的事，”杜丘一边走一边问老人，“……是过去听到的传说吧？”

“好象是个传说。”老人漫不经心地说，“听说过去有个阿依努族人养了个小熊崽子，那家伙一见有人抽烟就跑过来张着嘴吸那空中的烟。”

“啊！原来是人养的狗熊！”

杜丘呆立住了。

“当然。要是山里的熊闻见烟草味儿就会跑出来，那还

用得着咱们这么苦苦地寻找吗？”

幸吉迈着稳健的步伐，在林中一边走一边说。

这一天他们没有找到熊迹。

回到小舍，杜丘比幸吉老人抢先一步进入屋中。他想看看在离开的这一段时间里是否有人来过。临走时他曾留心地注意过屋中家俱的摆设，并暗暗地记住了它们的位置。

杜丘的视线在屋内环视一周，突然停留在一点上。幸吉老人挂在墙上用来放零碎东西的小箱子，被人稍稍移动了。悬在空中的水桶，也在微微地晃动。

——有人来过了！

幸吉走了进来。什么话也没说。

杜丘走到外面，向小舍周围注意地探索。在这里要想发现隐藏者是十分困难的。杜丘不安地望着茂密的枞树林。日头落了。黑暗从枞树林中向外扩展开来。

危险，好象是跟在黑暗后面，和它一同包围了小舍。有人来过了！——这是毫无疑问的。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要光顾这荒寂的山中？为什么要乘没人的时候进入这间茅舍？为什么留下了这外行人几乎看不出来的痕迹后，又悄悄地离去？

——有人正在暗中窥测着这里。

夜里，杜丘无法熟睡。迷迷糊糊之中，他那野兽一般嗅出了危险气味的神经，一直在醒着。

不知幸吉是否也察觉到了不速之客的来访。俩人都一直保持着沉默。

（三）

点缀着山中初冬景色的那些殷红色野果已开始坠落。

朔风一吹进日高山的枞树林中，野葡萄、野草莓就结束了它们短暂的生命，回到大地的怀抱中来了。狐狸们为此感到欣喜，它们到处拾着吃地上熟透的果实。水池边潮湿的土地上，就有一溜儿狐狸留下的脚印，一直伸向密林中。

那神秘的来访者一直没有露面。杜丘甚至觉得可能是自己搞错了。否则幸吉为什么一直不向自己谈起这件事呢？他是个感觉敏锐的猎人，屋里有什么异常他绝不会看不出来。已经十来天了，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大概自己是由于逃亡生活而变得神经过敏了吧。

然而杜丘没有放松警惕。

真由美为什么也不来呢？不知道外面情况如何，杜丘真有点焦躁不安了。

从去找横路敬二到现在，已经快有二十天了。

——下山去吧！

没有一天，杜丘不这么想。如果不赶快回东京去，抓到证据的希望就会一天比一天更渺茫。说不定在这段时间里，横路敬二已经遭到了和他妻子同样的命运。

事情果真如此，自己的犯罪嫌疑就无法洗清，它将象横路敬二夫妇身上黑红色的尸斑一样，永远被带进地狱中去。明知道这一点，却要在山里白白耗费时间，真是令人心焦的隐居生活啊。

——如果横路真的被他们干掉了……

那就只剩下一个方法：去调查朝云被害的真相。既然陷井是为此而设的，那么只有彻底揭露事件的真相、揪出在幕后操纵的黑手，才能逼他们承认诬陷的事实。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自己找到了横路和酒井之间的联系。还有和酒井有关的、喜欢烟味的猴子和鸫鸟这样一条重要线索。被人饲养的狗熊也喜欢烟草，这些引起了自己回忆的事实反过来又妨碍着自己作出判断。然而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即使不是由于使用阿托品进行幻觉实验的结果，也一定有什么别的原因。而这原因，很可能和酒井有关。

从动物的嗜烟之谜上，也许能够查出朝云忠志的真正死因。为此，自己也必须尽快回东京去。

可是，如何安全地离开北海道呢？——想到这里，杜丘的眉头又紧皱起来。北海道的警察为了追捕一个在逃的检察官竟然出动了三百名机动队员！警视厅为了挽回在公众面前失去的威信不得不向警察厅求援了。自己能够逃脱如此阵容强大的追捕，完全是出于偶然。从山麓一带的街道到车站、机场，都布置了严密的警戒。现在，快要到下雪的季节了。地上有了积雪，不仅在山中的活动会受到限制，出山之后的脚印也会给追捕者提供最大的方便。也许，山下的警察也正等着在雪中追捕自己呢。

真由美迟迟不来，就说明了这一点。她嘱咐没有通知千万不要下山。而她却不来，这就意味着：牧场正受到监视。

自己的手上，似乎还留着那天她的腹部在马背上激烈地跳动时的感觉。如果不是偶然的巧遇，她很可能早已被熊吃掉了。她也会象老人讲的那个遇难者一样，被金毛熊活活地

拖到密林深处，啃个精光！真由美是大牧场主家的小姐，然而一旦被熊叼走，谁又能找到她的下落呢？

正象一个人在大城市纷杂的人群中突然被什么人用诅咒过的披风蒙住了头一样。从此，他过去的一切便消失了。过去的地位，过去的环境，过去的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连过去那五彩缤纷的世界，也变成灰蒙蒙的了。那魔鬼般的披风脱不下，扔不掉，它夺走了你的过去，使你看不见未来。它使你永远处于黑暗，在逃亡中为了暂时的生存而拚命挣扎……

明天，——人们生活的希望，是多么容易丢失啊！

也许，自己命里注定是没有未来的。过去美好充实的生活、过去对未来的憧憬，不过都是电影中的一个片断。自己还在观众席中陶醉于太平佳梦时，后面那逃亡场景的胶片已经在放映机旁准备好了。再往后看，饥饿、监牢以及更可怕的镜头都会接踵而来……

在逃亡中生活。——这就是自己今天的人生。正象幸吉老人带着满腔仇恨和坚定的意志去追捕金毛熊一样。熊一边逃避着老人的追捕，一面又在追逐着别的什么动物。也许，这就是组成今天这个世界的所谓循环报应吧？

幸吉也很着急。

他没有猎犬。就算发现了足迹和线索，那狡猾的金毛鬼也会无声无息地移动着庞大的身躯躲得无影无踪。这是多么艰难的复仇啊。

“下雪之后，那家伙就会钻到洞里去。”

老人皱着眉头说。看来是很难在这之前找到它了。

这一天，在寻找金毛熊的归途中，幸吉掏出了渔钩、渔

线，又折了一段柳枝作渔杆，蹲在河边钓起鱼来。大概老人也对自己熏制的食品感到腻味了吧。杜丘在一旁看着。岩石下的急流中不时有四十来公分长的嘉鱼游过，那个头真和鳟鱼差不多大小。杜丘没在河里钓过鱼。他对能否捕到如此巨大的嘉鱼感到怀疑。要是钓着了，今晚倒是可以美餐一顿。

大约过了三十分钟，幸吉只钓上来一条大约二十公分长的小嘉鱼。老人立刻把它剖开。鱼肚子里有很多砂子。

“低气压要来了——”

幸吉把砂子倒在掌心望着天空说，果然，天上的行云，变得快起来。

“低气压？您怎么知道？”

杜丘困惑地问。

“暴风雨到来之前，为了不被山上下来的洪水冲走，河里的嘉鱼就会吞食砂子。计算一下鱼的重量和砂子的多少，就能估摸出暴雨有多大。咱们快回去吧。”

幸吉站了起来。

杜丘一边紧跟在疾走的老人后面，一边为幸吉丰富的生活知识感到佩服。根据鱼和砂子的重量预测低气压将给山川带来的洪水大小，这是很有说服力的。

在山中生活是需要智慧的。由此也可以看出追击金毛熊的艰难。野兽比幸吉更适应山中的环境，对山中的各种情况变化也远比老人来得更敏感。它敢于肆无忌惮地号叫着向自己进攻，却又巧妙地躲避着老人的追击，神不知鬼不觉地移动着笨拙的身躯逃得无影无踪。真是个精灵鬼。幸吉和金毛熊之间也正在用智慧进行着一场生死斗争。

与此相比，杜丘感到自己的追踪实在是算不得什么了。

低气压果然在傍晚时分来到山中。风先在枞树林中怒号，那些枯死的落叶好象一下子都恢复了生命，它们蹁跹而起，在林中空地上疯狂地飞舞。接着，倾盆大雨从天而降。

雨下了一夜。直到天亮时分，才停了下来。

池水上涨，把高高的芦苇丛淹去了一半。风还在池面上回荡，吹起层层涟漪。

“这鬼家伙——”

听见老人自言自语，杜丘连忙向他站立着的小舍侧面走去。泥泞中，清晰地印着巨大的熊掌印！

“它又来了！”老人说。“这家伙一直在雨中窥探着茅舍……”

幸吉指向熊迹的手，似乎在微微颤抖。

“又来了？您是说……”

“十天以前，它乘咱们出去找它的时候来过一次。屋里留下了它的气味。我看出了你有些作疑，可是没对您说明……”

杜丘恍然大悟。原来那并不是自己的错觉。只是他万万没想到，秘密的来访者竟然是金毛熊。

“可是，它怎么会到屋中来呢？”

“我也不明白——所以，我一直没告诉你。”

幸吉沉思地摇了摇头。

金毛熊整夜站在滂沱的大雨中用褐色的小眼睛默默窥视着小舍，窥视着幸吉和杜丘熟睡的地方——一想到这阴森可怕的情景，杜丘感到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金毛熊是想要干什么呢？……

看着那深深印在泥中的巨大足迹，杜丘感到一种难以理

解的恐怖。

幸吉苍老的面容也变得铁青。

（四）

“它是在等我。”

四天以后的夜里，幸吉突然说。

“等您？”

“是的。我心里明白……”幸吉的脸上掠过一丝痛苦的阴影。“它下了决心，要咬死我……”

从老人脸上的表情中，杜丘看到了发自心底的恐惧。这使他感到意外。他本以为：金毛熊自己找上门来，会更增加老人的斗志。

“我说你也不会明白的。这四天里，在外边走的时候，有好几次都闻到了它的气味。那是它在极度愤怒时才会发出的，好象烤焦了的油脂一般的臭味。”

“我没有注意……”

杜丘从早到晚和幸吉形影不离，却从没有发觉什么异常的气味。

“我是阿依努族啊。”幸吉的目光中，摇曳着暗淡的光芒。“我自己从来也没有这么强烈地感觉到，我是阿依努族人。同伴们谁都没把我当成少数民族。这从真由美对我的态度上你也能看得出来。连我的老伴也是这样。可是现在，我觉得自己的血管里，到底流的还是阿依努人的血啊！不知道是为什么，可我心里明白。这几年在我的追击面前一直到处躲藏的金毛鬼，现在突然转过头想要吃掉我了。它正在暗中

盯住我，它在等待机会……我突然害怕起它来了。你可能觉得好笑。可我心里明白，它可能会吃掉我……”

“怎么会——”

杜丘吃惊地说。他觉得幸吉的话中充满着恐怖的颤栗。

“不——”幸吉摇了摇头。“这我明白。就算我杀死了它，它也不会让我活下去的。”

“您说什么！——您出门的时候有我跟着啊。”

“你也救不了我。”幸吉冷冷地说。“被追击的人，常常会失去勇气，变得草木皆兵。要想取胜，只有永远站在追击者的立场上。四、五天之前，我还不象现在这样软弱……”

幸吉继续无力地摇着头。他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在复仇的追击中，反倒成了被追击者了。

这以后，幸吉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在山林中寻找金毛熊时，他的神色也与从前大不一样了。过去走路时，他的猎枪总是扛在肩上的，可现在，他提在手里了。

从幸吉的神态变化上，杜丘感觉到与金毛熊的决战，迫在眉睫了。一直在逃亡中的金毛熊不知什么原因突然下了害死追击者的决心。它现在不是在逃亡，而是在伺机进攻了。这使幸吉老人感到恐怖。老人怎么会知道自己从追击者一下子变成了被追击的对象呢？难道他和金毛熊——这两个誓不两立的对手之间，有什么直觉上的联系？或者象老人所说的那样，这是由于阿依努人血液中所秘藏着的、特殊的灵感？不管怎么解释，从金毛熊诡秘阴险而又似通人性的举动中，杜丘也感到了对手的可怕。

“别动！”

幸吉用低沉的声音止住了杜丘的脚步。“前面有人……”

幸吉从枞树林中用炯炯的目光向小舍的方向窥视。

杜丘呆立在那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幸吉告诉杜丘自己可能被熊害死的第二天。他们在外面转了一上午，在回小舍的路上，幸吉叫住了杜丘。杜丘感到一阵紧张，然而他什么也看不出来。他知道，现在幸吉对林中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化都是分外敏感的。

俩人弯着腰，不出声响地又向前走了一段。远远地可以看见小舍了。小池旁边，背朝着他们站着一个瘦高的男人。杜丘一眼就认出了他。

——矢村警长。

“是警视厅的刑警。”

杜丘悄声对老人说。

“明白了。你先躲起来吧。”

幸吉一个人向小舍走去。

看见幸吉，矢村也慢慢地向小舍走来。

“我是警察。”矢村打量了一下幸吉说道。“有一个叫杜丘的男人到这里来过吗？”

“什么？”幸吉歪了歪脖子。“——什么人？”

“和你住在一起的那个人。”

矢村用阴冷的目光盯着老人。小舍中的摆设清楚地表明，这里住的是两个人。

“和我要好的一位猎人有时来住住。”

幸吉平静地回答。

“是吗？”矢村点了点头。沉默了一会儿，他又问，“你好象是在猎熊吧，有狩猎证吗？”

“为妻女报仇，还要向政府去讨那张破纸片子才行吗！”

幸吉扭过脸去，表情严峻。

矢村没有回答。他把视线从老人愤怒的脸上移开，转身走了出去。

“等一会儿！”幸吉从后面追出了小舍。

“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幸吉问。

“那又怎么？”

“这附近潜伏着一只熊。要是碰见它，你就没命了。那家伙正急着要喝人血呢。”

“熊？”矢村瘦瘦的面颊上浮现出一阵冷笑。“好，我留神。”

“你的手枪是打不死它的。当然，这和我也没什么关系，可……”

看到矢村轻蔑地转身而走的背影，老人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矢村在枞树林中完全消失了之后，杜丘回到了小舍。

“可恶的家伙。他的眼睛很象那只金毛鬼。”

老人谈他对矢村的印象。

杜丘默默地点点头。矢村的瘦长身影，似乎还留在池畔。这家伙终于追到这里来了。——这说明警方丝毫也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追捕。矢村这家伙到底厉害，竟敢一个人进山。他显然对自己从牧场逃走的情况进行了周密的调查，而且知道了一点儿什么。在矢村狡猾的审问下，真由美的每一个神情，都逃不脱他蛇一般狠毒的目光。

矢村已经发现了自己藏身的小舍。老人的话蒙不住他。必须离开这里，现在一刻也不能迟疑了。可是，又不能下

山。

——翻过日高山？

幸吉没有说话。他尽力避开杜丘焦躁的视线。显然，他是在让杜丘自己作出决定。老人默默地为下午继续出去找熊作着准备。幸吉已决心和逼上来的金毛鬼决一死战了。人各有志啊。既然命运的安排是如此，男子汉就得有一个人坚持到底的勇气。

现在只有翻过日高山到带广方面去。杜丘走出小舍仰望着前面的高山。他决定明天一早从小舍出发。远远的山巅上，笼罩着兽爪般的乌云。

矢村和金毛鬼——杜丘似乎远远地听到了纷至沓来的隆隆战鼓声。

矢村沿着林中小路慢悠悠地向山下走。到底是北海道啊，一会儿是无边无际的高大枞树林，一会儿又是开阔的草地，山中的地势并不险峻，然而却如此地富于变化。矢村在缓坡上边走边想。

——白来了一趟。

他揪断了一棵小草，御在嘴里。和榛幸吉住在一起的，肯定是杜丘那小子。他在幸吉的庇护下，正等待着逃走的机会。

——绝不让他逃出山去！

明天一早，就让机动队进山。以小舍为中心设下埋伏圈，这样一定能抓住他。逮捕杜丘后，再让他说出：到底在朝云忠志死亡之谜上他了解到了多少情况。杜丘之所以陷入横路夫妇的圈套，是因为他触及了朝云之死的真相。这一点

矢村心中已无疑问了。但是事情的那一头，还包在迷雾之中。矢村多次暗暗地回忆对朝云事件所作的调查，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他被害的根据。也许，杜丘也没有找到。他是在不知不觉中接近事态的真相的，所以，他才遭到了陷害。

矢村把阴森的目光投向空中。他不想承认，那年轻检察官身上所具有的搜索眼力，自己身上竟然没有。可是，现实是，自己的同事抢先一步发现了朝云死亡的可疑，并且为此而不得已杀了人，陷入了不可挽救的逃亡之中。

他的目光突然被什么东西刺痛了。

——视线的右下端有个东西在微微移动。那东西躲在一丛灌木后面。是松鼠？矢村想。刚才在路上，他曾好几次看见松鼠在枞树枝上跳过。他停住脚步，定睛向灌木丛望去。

两只阴森的眼睛。两只眨也不眨，燃烧着仇恨的眼睛。是熊！虽然看不见身体，但从两眼的大小和相隔的距离可以判断出：这是一只体魄相当巨大的熊。

它正紧紧盯着矢村。

矢村并不惊慌。他慢慢地拔出手枪。距离约有七、八米。手枪的口径是三十三毫米。口径虽然小了点，但只要击中要害，再凶猛的家伙也会失去攻击能力的。手枪在握，使矢村感到有恃无恐。

瞄准击发的瞬间，那两只眼睛突然动了一下。随着枪响，矢村的右臂被后坐力弹了起来。

眼前响起了令人毛骨竦然的号叫。整个山林都被震动了。熊的躯体遮住了矢村的视线。熊站立起来，摇摆着向矢村压来。只有三、四米远了！

矢村一面转身逃跑，一面又开了一枪。不知打中了没

有，只见熊发出更大的吼声扑到了跟前。矢村没想到熊的动作竟如此迅速。他慌忙向一棵枞树后面躲去。——啪喳一声，熊的前掌猛击在头顶的树干上。真是千钧一发啊！头上的树干被熊爪削去一大块，树皮四处飞溅。那震耳欲聋的吼声就在耳边响起，熊嘴里又臭又热的气味直喷到矢村脸上。

矢村使尽全力蹿了出来。他往旁边的一棵树后跑去。这棵树太小，然而已无法再往远逃。他靠着小树又开了第三枪。枪弹似乎击中了熊的耳朵，鲜血飞溅出来。

熊更加疯狂了。它张着血盆大口向树干横着一掌击来。

“砰”的一声闷响。矢村的左臂和树干同时受到了猛烈的打击。熊几乎将小树抱进怀里。

恐怖攫住了矢村的全身。枪早已不在手中了。他挣扎着，想抽出身来，然而已不可能了。熊爪抓到了背上，外套和里面的西服一下就被撕开了。凶狠的大口向脸上咬过来。矢村本能地把头扭向一边。熊一口咬住了他头上的树干，接着就拼命地啃咬起来。两下、三下，碗口粗的枞树被咬得粉碎。这咔嚓咔嚓的啃咬声就在矢村的耳边响着。熊的身躯已把树干压弯，发出咯吧咯吧的断裂声。

就在这时，发出了一声枪响，接着又是第二声。

熊放开了矢村。他立即无力地瘫倒在草地上了。一丝得救了的意识涌上心头。熊迅速地逃到树丛中去了。只留下一个小山般巨大的背影。

杜丘跑了过来。幸吉还站在原处看着熊消失后的灌木丛。

“不要紧吧。”

杜丘把矢村抱了起来，为他检查伤口。

"不知道。反正……"

矢村扭动着毫无血色的脸，咬紧牙关说。

"赶快止血。"

说着，杜丘把矢村平放在草地上，从他满是鲜血的外套上撕下一块破布，紧紧勒住矢村左臂的上端。矢村左臂中间的伤口上，已经露出了白森森的骨头。背上也有熊的抓痕，却并不太深。

"你干嘛……要救我？"

矢村一边呻吟着，一边说。

"我不想救，可是没有办法。"

"告……诉你，我可……不会领你的情。"

矢村被剧痛扭歪了脸。脸色越来越苍白。浑身直冒虚汗。

"知道！——能走吗？"杜丘问。

"躲开！"

矢村甩开了杜丘搀扶的手。可是，刚摇摇晃晃地走了两三步，膝盖一软，他就又跪倒在草地上了。

"别逞能了。"杜丘把矢村的右臂搭到自己肩上。"先把你送到小舍去。到山下的距离太远了。我也不想在那里让你们抓住。让幸吉老人给你治一下，死不了的。你先忍耐一会儿吧。"

"啊……！"

矢村微微点头。

（五）

幸吉老人的治疗方法，粗陋得令人不敢正眼去看。他在

溪水里给矢村洗净了伤臂，然后就拿来点燃的松明子，一下捅到伤口上。一股烧焦的臭肉味，弥漫着小屋。

咬着布团一声不吭的矢村，最后终于失去了知觉。

“熊爪是细菌的巢穴。可这样治一下，就不用担心了。下山后再让医生给他侍弄一下。明天，我送他去。”

幸吉对在一旁帮忙的杜丘说。

老人到外面采了一些草药，把它们捣碎糊到伤口上，用布包扎起来。

“熊……怎么样了？”

醒过来的矢村问。

“逃了。”幸吉回答。“明天我送你下山。你还要派警察来抓这位先生吗？”

“那，是……我的……职责。”

矢村说。他的脸在痛苦地抽搐。

“我不指望你会手下留情。”杜丘把手枪递给了矢村，“喏！把这个还给你。”

矢村用一只手检查了弹仓，然后插进腰间的皮套。

“你觉得，你能逃得出去吗？”矢村问。

“你等着看吧。”杜丘答。

“我，绝不会……让你逃掉的。”

一阵巨痛，使矢村脸上又渗出了汗水。

“少说几句吧。”幸吉生气地说。“一会草药上了劲儿，就不那么疼了。你闭上眼睛睡一会儿吧。真是……”

“是什么？”矢村问。

幸吉摇摇头没有回答。他在心里想，自己该不是为没让熊吃了他而后悔吧！要是金毛鬼吃了他，它疯狂的凶暴就会

有一段间隔……。

“我只问你一件事。”杜丘对闭上眼睛的矢村说。“你认为，横路加代是我杀的吗？”

“啊，”矢村闭着眼睛回答，颧骨显得更高了。“现在不是说这种事的时候。有什么话等抓到你，再向法庭说吧。”

“明白了。”

杜丘闭上了嘴。眼前这个家伙，在犯罪面前是毫无正义感的。他所有的只是自己的信念和把信念坚持到底的意志。至于这信念是否违背正义，那他就不管了。

追击者——矢村是永远站在这个立场上的。看着他那高高的颧骨，杜丘更加感到了这一点。听说矢村也是过着独身生活的。他过去有过什么经历，似乎很少有人知道。不管是善是恶，他只给人一种专为追击而生存的形象。和自己一样，他在同伴们中，也被认为是出类拔萃者。杜丘突然觉得，矢村身上确实有着和自己相似的东西。就是在这共同的基础上，逃亡者和追击者之间才为毫无意义的目标而互相敌视着吧。

第二天早上，矢村拒绝让幸吉护送他。

“那家伙吃了子弹，正在找你复仇呢！倒不是我非要送你不可……”

说着，老人提枪走了出去。

杜丘在小舍门口目送矢村上路。矢村瘦高的身影微微向左倾着，头也不回地走了。既没有道别的话。也没有和杜丘握手。

又过了五天——。

杜丘一直提高警惕等待着，然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机动队没有进山。

“也许，他没对别人说起你的事。”

幸吉老人说。

矢村的沉默是有可能的。然而杜丘知道，他这样做绝不是出于对自己救命的答谢。他不是那种感情丰富的人。他知道：向山里派机动队，不会有什么效果。几十、甚至上百人的机动队在森林中行动，只能是打草惊蛇。矢村一定是在山下布置好严密的警戒之后，就找地方养伤去了。山中下雪之后，就无法居住。山下的人心里明白这一点。他们现在用不着费力气上山来。

离下雪没几天了。据说，每年头一场大雪的来临，都是在十月末或十一月上旬。而现在离十月底只有三两天了。

寒冷使山上的树木渐渐发黄，土地也变硬了。

“真由美小姐好象也没有办法。看来，只有翻过日高山了。乘着雪还未下，明天我送你走吧。”

这天早上，走出小舍之后，幸吉望着远山对杜丘说。

“……只要你能安全到达带广或十胜街那边，就有办法了。北海道这么大，他们总不可能到处都派人抓你吧？”

“可是，您呢？”

杜丘担心地问。

“我还回到这里。”幸吉寂寞地微笑了一下。“在雪还没有积厚之前，我还要找那家伙算账。它饿得想吃人，这说明它还没有足够的脂肪可以躲到洞里去过冬。所以，即使下了雪它也不会立即去冬眠的。这正是个好机会。”

“那、就只好请您带路了。”

杜丘感激地说。

山下的警戒不解除，也只有翻过日高山这一条路了。为此，必须有幸吉老人作向导。

这一天，他们一直转到潇洛堪白茨河的上游才往回返。这时已是下午时分了。他们一直没有发现金毛熊的踪迹。起码杜丘的感觉是这样。杜丘也打过猎，他并不完全是外行。如果发现野兽的足迹，他也能根据那些被踏倒的野草的弹性和它们复直的程度大致推断出动物通过的时间。要是在雪地里，他还知道如何去挖开周围的积雪，检查足迹下面的冰块，以判断野兽在前面的距离。然而，杜丘却不能象幸吉老人那样，直觉地感受到金毛熊的行踪。

——“它正盯着我们。”

走着走着，幸吉突然对杜丘这样说。杜丘不相信。他觉得老人向路旁的草丛中投去的目光似乎有些病态的多疑。也许那些草也使他产生了某种幻觉吧？他那昔日曾放射出智慧和勇气的眼睛，现在怎么变得如此疑惑不安。

潇洛堪白茨河象是大自然一道无声的眼泪，从莽莽的原始森林中流出。河两岸是茂密的山毛榉和赤杨，再往远处就是连阳光也照射不进的高大枞树林了。

幸吉突然站住之前，他们正沿着河边一条被野兽趟出的路向回走。

“有它的气味！”

幸吉低低说了一声，就站在原地不动了。杜丘看了一眼幸吉的姿态，不禁浑身毛骨悚然。——幸吉的双脚已摆好了射击的架式！

前面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左侧是灌木丛，叶子都落光了，交错的树枝不可能藏住金毛熊巨大的身躯。右侧，是深

深的河谷。

“——别动！”

杜丘刚想迈步，就被幸吉用紧迫的声音轻声喝住。他的腿有点颤抖了。老人曾说过的，金毛熊愤怒时发出的焦油脂气味，似乎也钻进了他的鼻孔。然而却看不见对手。他感到气氛瘆得连寒毛都要立起来了。

“呜嗷——！”

灌木丛裂了开来。从最茂密的地方，金毛熊象一座褐色的小山平地而起，蹿起老高。巨熊站立着扑过来，狂暴的眼睛里燃烧着幽灵一般的鬼火。杜丘被熊那巨大得足能推倒一棵枞树的力量，击得飞了起来。尚未来得及发出绝望的惨叫，他就象一片树叶一样，滚到河谷里去了。

就在这同时，他听到了枪声。他似乎看见幸吉把枪口捅到了金毛熊的胸口上，枪声里含着打碎厚厚熊肉的声音。声音很低沉，也许是金毛熊的肉体和皮毛，把枪声盖住了。老人简直是把猎枪当成梭标使了——被击入河谷时的一瞬间，杜丘想。

也许，这一切都不过是杜丘在落入河谷时产生的幻觉。他在灌木丛中滚动着，停在了河边。就在这时，上方传来了撕人肺腑的惨叫，几乎不象是人所能发生的声音。那惨痛声音只喊了一半就嘎然截止。余下的只是金毛熊低低的吼声。

周围恢复了异样的寂静。

杜丘全身的血液似乎都被恐怖冻结了。耳朵里嗡嗡作响。河水在身旁无声地流过。杜丘此刻真想跳入水中逃去，哪怕被警察抓走也好。然而，他却强撑着不住哆嗦的双腿站起来，向坡上走去。他已想象出幸吉惨死的情景。就这么逃

走，自己就会永远被打上卑怯的烙印。

颤抖的两腿没有力气。他爬着登上河谷。

上面不见了幸吉的身影。枪扔在地上。旁边留下了撕裂的上衣和染血的子弹带。草丛有一滩鲜血。血迹一直向灌木丛后面延伸过去。

杜丘拾起了枪。这时他突然感到血又飞快地流动起来。对金毛熊不可抑制的憎恨使杜丘周身热血沸腾。声音又回到了耳边。那是金毛熊低低的吼声。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

装上子弹，他沿着血迹向前追去。

一走进灌木丛，就看见了金毛熊。它蹲在斜坡上，嘴里正叼着幸吉的头。幸吉的身体被咬成两半，横在草地上。金毛熊满脸染血，嘴边往下淌着血滴。

金毛熊扔掉幸吉的头站了起来。老人的头在草地上滚动了几下。杜丘端枪向前走去。奇怪的是，这时他丝毫也不感到恐怖。只是专心地想要干完他的事情。也许是过于专心的缘故吧，他连金毛熊张着大嘴正向他发出的怒吼声，也听不见了。他瞄准了金毛熊的脸。金毛熊又一次发出了咆哮。它牙齿和嘴巴都被幸吉的鲜血染得通红。

杜丘就对准它血红的大口，扣动了扳机。

金毛熊应声倒在地上。从它的嘴里和眼睛里喷出了鲜血。已经成了瞎子的金毛熊又发出了一声咆哮，震撼着整个山谷。它挣扎着用熊掌抓着地面向杜丘爬过来。

杜丘重新装上了一粒子弹，对准它的天灵盖放了第二枪。头盖骨裂了开来。金毛熊不动了。

隔了一会儿，金毛熊的身躯蠕动着，从嘴里吐出一些带血的肉块。最后它终于断了气。

吐出来的都是幸吉的内脏。那些内脏似乎还活着，在空气中微微颤动。

第二天早上，杜丘埋葬了幸吉老人的遗体，他插了一根树枝作标记，然后回到小舍。

该出发了。要赶在下雪之前翻过山去寻求出路。杜丘把老人贮藏的熏肉装进皮口袋里，又带上了老人的猎枪和睡袋。翻山的路径，老人已大致告诉过他。即使会走一些弯路，但有了猎枪和食物，总能想办法过去的。

杜丘走出小舍，不禁又回头望了望。

失去了主人的茅舍，显得更加矮小而可怜了。即将来临的暴风雪，也许会把它彻底摧垮吧？一场追杀的闹剧结束了，小舍看上去象是被人遗弃了的道具。幸吉老人追踪金毛熊，金毛熊反过来又伏击了幸吉老人，最后，追击者和逃亡者同归于尽。这也许是某种暗示？矢村已经受了伤。就算自己能出人意料地越过日高山。前途也是凶多吉少。搞得好，自己也许能安全潜入东京，但又有多大可能征服那只暗中作祟的魔手呢？前面的路，比无边的山颠还要遥远，比神秘的森林还要艰险莫测啊。

自己可能也会象幸吉老人那样，无声无息地死去。

——然而，却不能白白的死！

几年来一直在逃避着幸吉的金毛熊突然改变姿态、向追击者发起进攻。这惨痛的教训正是山中生活给杜丘留下的唯一纪念。同时，也是一种启示。——要象金毛熊那样，不，要用比它还审慎诡秘；比它的行动还要阴险毒狠；比它的残暴还要勇猛顽强的手段，去打击那只在暗中害人的魔手！

杜丘扬手向小舍告别，然后就转身朝山中走去。一只雄

鹰在空中盘旋，好象在为他作先导。

突然，他听到了声音。

杜丘轻轻地向林中跑去。那声音从很远的地面上传来，好象是什么野兽。是熊？要不就是警察队。如果是警察队，自己只要钻进原始森林，就可以摆脱他们。

杜丘藏进灌木丛，向外张望着。

出现在池边的，是骑在马上的真由美。真由美拔出枪、下了马，走到小舍里去了。过了一会儿，她走出来，站在小池边。

杜丘看清了她后面并没有别的人，才悄悄向小舍走来。真由美修长健美的身影，映在池水中。

“你在这儿！”真由美远远地看见了他，就把枪扔在地上跑了过来。“太好了！总算见到了！”

杜丘抱住了扑上来的真由美。少女的气息使他感到头晕。一种嗅到了乙醚似的感觉，遍满全身。

“警戒解除了！”

真由美欢快地说。

“解除了？”

杜丘放开了她，吃惊地问道。

“解除了。警察队是昨天撤走的。也可能是改变了战术。反正山下的几条街道上，已经没有警察了。”

“被熊咬伤的矢村警长怎么样了？你知道吗？”

杜丘怀疑这又是矢村出的鬼点子。

“那个人下山后请医生看过伤，第二天，他就回东京去了。”

矢村回去了！为什么？矢村被自己救了一命，就发慈悲

放松了追捕？不，这不可能。他绝不是那种感情用事的人。

“警戒解除了，但坐日高线还是危险的。火车上可能会有暗探。不过，我给你想了好办法。”

真由美说。

“谢谢你。可是，我已准备好要越过日高山，到带广去了。”

“那是无益的冒险。”真由美拉过马缰来说道。“你到了带广，还得乘船回本土。那边的定期船很少。一切都让我来给你安排吧。”

“怎么安排？”

“今天夜里，牧场要运一批英国纯种马到千岁去。那辆卡车是改造过的，有藏身的地方。就算碰上检查，也能混过去。乘飞机，也有可能被人认出来。所以，你还不如干脆和马群一起乘定期客船或轮渡回本土去。反正，到了千岁，就有办法了。”

“可是，这太麻烦你了……”

“是我给你添了麻烦。把女儿的恩人出卖给警察，我绝不原谅父亲这卑鄙的行为。可是，眼下最要紧的是帮你脱身。”

真由美着急地说。

“谢谢你。”

杜丘感激地对姑娘说。

“不过，有个条件。”

真由美望着他说。

“什么条件？”

“你，喜欢我吗？”

“嗯。”

“那，就好。”真由美放心似地低下了头。脸上泛起一片红晕。“嗳？幸吉老人怎么了。”

她看见了杜丘手中的猎枪，和幸吉用的皮口袋。

“他死了。”

杜丘低声回答。

第五章　逃　　脱

（一）

拖车按约定时间准时到达。杜丘走出森林打了个招呼。

前灯熄灭了。驾驶室里下来两个人。一个约有五十来岁，另一个岁数和杜丘相仿。

"是杜丘吧？"

年长的一位压低声音问。

"是。"

"小姐命令我们来援救你。"他丝毫也不掩饰对此事所感到的麻烦。"你要知道，若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是绝不干这种事的。但是小姐的命令只好服从。现在请你上拖车，在没到目的地之前，无论如何不能出来，能做到吗？"

他似乎想吓唬杜丘。

"谢谢。"

杜丘说。

"那好。"

他回头和身后长相丑陋、还略有几分秃顶的青年小声说了几句什么，就一起向拖车走去。拖车很大，好象一间房屋。两人打开了车门上的锁，从里面牵出五匹高大的英国纯种马来。黑暗中，马打着响鼻，喷出乳白色的气息。——已经是真正的冬天了。

"喂，进去！"

年轻男子在车内的照明灯光下往里扬了扬下巴。暗淡的灯光把他的面目照得更加阴森，话语也显得格外粗鲁。

拖车里面的壁上有一块挡板。年轻男子使劲拉开了它。

"这地方只够你躺着的。"

年长的男子说。

多少有一点思想准备的杜丘，一瞬间突然犹豫起来。这会不会是——圈套？主意虽然是真由美想出来的，但如果这两个人向她的父亲告发了……杜丘踌躇着向里钻进了半个身子。这简直等于自己把自己关进了铁牢。然而留在这里，也同样危险，还是听凭命运的安排吧。

杜丘钻了进去。年轻男子使劲关上了挡板。里面的地方刚够杜丘躺下。大概是真由美关照的结果吧，杜丘觉察到身下铺的是厚厚的帆布。

"要是想撒尿，你就躺在那里尿吧。车停下来检查的时候，可千万别出声。明天早上到达千岁。在郊外，我们会放你出来的。"

年轻男子站在档板外面说。话语的尾声，似乎含着几分笑意。

听见了马被牵上来的声音。两人从车旁走过时，还说着些什么。

——"走吧。"这是那年轻人在说。"把杀人犯关起来……"后面的话，声音低了下去。接着，又出现了笑声。杜丘突然觉得四面的车壁变得如此狭小，简直快要挤压到身上来了。那笑声，实在是可疑。也许还是应该想法出去，杜丘用手推了推挡板。厚厚的木板纹丝不动。里边连容他坐起

来的空间也没有，根本也使不上劲儿。“喂！”杜丘喊了一声。“我有话要说！”可这时发动机已经起动了，坐在前面牵引车里的两个人不可能听见他的喊声。

马在前仓里骚乱了一阵。杜丘反倒安静下来了。他闭上眼睛，任凭命运的安排了。

胸部由于刚才的喊叫而剧烈地起伏，他感到空气似乎有些不够用。

拖车开始向前滑动。马在前面移动着蹄子以保持身体的平稳。车子开快之后，它们才安静下来。风从前面吹进，把马的臊味带了过来。

焦躁也没有用了。圈套也好，不是圈套也好，反正现在自己是毫无办法了。杜丘感到发困。在这间小小的“监牢”里，想翻个身都是很困难的。

车轮不断在大块水泥板的间隙上通过，发出单调的响声。

大约是驰上了沿海岸线的23号公路，不时有大型卡车的轰鸣在耳旁呼啸而过，渐渐远去。这是在与公路上络绎不绝的来往车辆错车。每当这时候，前仓的那些马匹就要发出一阵骚动。它们有着高大的身躯、健美的体形、纯粹的血种，还有一双黑色的、水灵灵的大眼睛。它们被人养育成骏马，以高价出售，它们将在赛马场上受到人们的称赞，并将为人们的赞叹而奔跑一生。最后老了，一支注射器把药水注入它们的身体，结束它们的生命。只留下那似乎永远也不会干涸的眼睛，凝视着它们曾为之奔跑的人间。杜丘突然可怜起这些人们交口称赞的良种骏马来了。它们也和自己有着共同的命运——永远没有栖身之家，除了奔跑，就是奔跑，永远在

奔波中生活……

车大约走了两个多小时，突然停了下来。好象是检查。外面有人在走动、在说话。但又听不清说话的内容。后面又传来了几辆卡车刹闸停车的声音。他脑子里出现了手持发光的指挥棒和红色信号灯的武装警察。一阵紧张，使他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

拖车的门被打开了。

然而，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过了一会儿，他听见了车门关闭的声音。

车又开动了。杜丘松了一口气。他已出了一身冷汗。虽然作好了可能会被出卖的思想准备，然而他倒底还是不想这样可怜地被人抓去。要是命里注定他非落入重围不可，那也应该是象幸吉对金毛熊那样，竭尽全力做一番最后的厮杀。无论如何，他也不愿意象一只软弱的狐狸那样夹着尾巴被人从穴洞中提溜出来，让矢村之类对自己投以嘲笑和蔑视的目光。

这是只有在密封的棺材中才能体验到的恐怖。小时候，他钻进洞穴中去玩耍，也曾有过类似的体验。还有什么能比在这动也不能动的地方默默死去更叫人难受的呢？非死不可的话，也要死在外面自由的天地中。一股郁闷的心情压迫着杜丘烦躁不安的心脏，他真想大声地喊叫两声。

车在黑暗中不断加快了速度。

到达千岁时，天还未亮。

车停了。车门被打开了。马被牵出去。档板动了。

“还能走吗？”是那位年长者的声音。“快出来。”

听到这声音杜丘觉得生命又回到了自己身上，看来，这

不是圈套．他跌撞着钻到车门口。下面的人扶了他一把。

“谢谢！给你们添麻烦了。”

杜丘为自己对他们产生的怀疑而感到羞愧。

“快点走吧！在这里被人家看见了，连我们也会受牵连的。”

对方毫不同情地说。

“请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

“千岁市的工厂街。一直往前走就是市中心。你可以在那儿叫一辆出租汽车到火车站去。告诉你——不要再给我们小姐找麻烦了！”

“知道。”

杜丘向黑暗中走去。街上还没有行人。他沿着司机指的路一直走到了市中心。

杜丘以前曾到千岁市来过一次，大致还能辨得清方位。他拐了个弯儿，徒步走向火车站。

车站前面有一家日夜服务的茶点舖。黎明的薄霭中，店里的灯火正放射着温暖的光芒。杜丘不由得把脚步朝它移去。好象以前曾在这里喝过咖啡，还是不加糖的黑咖啡。可是，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呢？杜丘有点记不起来了。

已经走到门口了，杜丘突然停住脚步。他想起来了。是那次去找横路敬二，自己在这里作过短暂的停留。通缉自己的电视新闻，就是在这里喝咖啡时看到的。

——那位姑娘还在这里吗？

不要进去！杜丘在心中对自己说。他想起了幸吉老人惨死的尸体。连他那样嗅觉灵敏的猎人，最终还是被暗藏着的金毛熊吃掉了。自己如此耽于情感，就是很危险的。杜丘抽

回了那只已经迈上台阶的脚，向后转过身来。就在这时，两名刚从车站出来的警察迎面走过来了。杜丘无可奈何地转回身，推开了茶点舖的门。

店里播放着令人郁闷的音乐。所有的陈设都和劳累了通宵的店员们一样，令人感到疲惫不堪。

杜丘又坐到了窗边原来那张桌子上。

女招待走过来问他想吃点什么。突然，她惊讶地低声叫了起来。

“是您！您……还挺好吗？”

她圆圆的眼睛直盯着杜丘。

杜丘看着她点了点头，表示回答。

“请给来一杯咖啡吧。”

“马上就来。”

说着，她向柜台后面走去。警察从窗外走过。乳白色的晨霭在街上飘荡。

一会儿，女招待端上了咖啡。

“能允许我陪您坐一会儿吗？”

她直盯着杜丘的眼睛问道。这位姑娘看上去不过二十岁出头。

“嗯，请坐吧。”

杜丘毫无办法地说。——她果然认出了自己。

姑娘轻盈地在对面坐了下来，象无声飘落的花瓣。纤细洁白的手指，规矩地放在膝盖上。

“我已经下班了。我叫平井琦子。”

杜丘默默地点头，然后就把视线移到咖啡上。琦子看来并不是自己想象中那样好奇心极强的女孩子。他为此松了一

口气。然而她那凝视的目光却使杜丘局促不安。那目光好象能一直透视到人的心底。这姑娘，到底想要干什么？

“您旅行得好么？”

“嗳，还可以……”

杜丘喃喃地回答。“旅行”二字，使他想起了上次临走时琦子叮咛过的那句话。从那以后，自己都遭受了些什么啊？这段时间似乎是那么短暂，又如此漫长……

店中客人很少。没有人注意他们俩人谈话。

“我一直在看报纸上关于您的报道。”

“……”

“别担心。我，是您这一边的。”

“为什么？”

“我哥哥就和您一样是无罪的。他现在关在监狱里。”

“这……”

杜丘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她。只有一点他确实放心了：平井琦子不会出卖他。

“我原来和哥哥一起住在知床一个叫罗臼的地方。有一天，我哥哥爱过的一个女子被人杀死了。他们就把我哥哥抓了起来。其实那女子早就抛弃了他，和别的男人来往了。”

琦子细声说。

“真不幸。”

“在现场发现了我哥哥的指纹。——是在那女子的家里。我哥哥承认他曾到那里去过。可是，他没有杀人。我去监牢里看他的时候，哥哥哭着对我这么说的。”

杜丘默默地点头。

“可是，已经没有办法了。他们代表的是国家权力啊。

靠我们兄妹俩人的反抗，能有什么用呢？我那时候，本来是在农业协会工作的……”

“被他们解雇了？”

“因为是杀人犯的妹妹啊！所有的人都变了。直到昨天他们还都对你那么亲切呢。我被赶了出来。没有依靠、没有希望、没有明天……只好一个人流浪。所以，我一直关心着您的事。”

“谢谢你。”

“您和我哥哥不一样。您有力量，您应该去和他们斗。可是，要是您也被捕了，那就完了。”

姑娘的眼里放出强烈的光芒。

“可是，你怎么知道我是无罪呢……”

“这在哪里都是一样的。”琦子摇摇头继续说。“日子过得好好的，突然被逼上了不得不逃跑的道路。这就足以说明问题。等你明白过来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已经在不停地逃了。

看着报上的那些报道，我能想象得出来，你好象从什么人那里接过了倒霉的接力棒，拼命逃跑的姿态。

“……倒霉的接力棒……”

杜丘重复着姑娘的话。咖啡已经不烫了。他低头喝了一口。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人递给你一根的。”琦子微微歪着头，接着说。“大概，是从那黑暗的统治者手里传过来的吧。接过了它，你就得拼命跑下去，直到死……”

琦子的话，直说到杜丘心中。他感到了那接力棒的重量。那是令人恐怖的、散发着死亡气味的接力棒啊。在新宿大街拐角处被人蒙上的魔鬼披风，至今还罩在杜丘身上。琦

子把它说成是从黑暗的统治者那里传来的、死亡的接力棒。黑暗的统治者，到底是什么人呢？

“我就住在附近的公寓里。要是您需要的话，请到我那里去住。”

“谢谢你的好意。可是，我必须离开这里。我该走了。你哥哥的事，真是不幸……”

琦子脸上浮现出依依不舍的愁容。杜丘站起身来。他为自己无力帮助这位好心的姑娘而感到羞愧。

杜丘出了店门，向车站走去。

琦子的话还萦绕在耳边。她把自己幸福生活的破坏者称作是黑暗的化身。他哥哥就是被那黑暗的统治者拉进了痛苦的深渊。和睦相处、过着美满生活的兄妹，现在天各一方，一个身系囹圄，一个流落它乡。靠他们那微弱的力量，怎么斗得过强大的黑暗势力呢？

也许，琦子所说的“黑暗的统治者”，就是我们自己的命运吧？

那恶运，正象墙角里的虱子。它躲在阴暗处，一嗅到人的气味就悄悄地爬出来，钻进人的衣服里去。它咬破人的皮肤，尽情的吸吃着人的血液。那血液滋养着它丑恶的生命，它会因此而膨大、发福。它会在暗中发出冷笑，欣赏被自己的毒汁所征服的人们流着辛酸和悲伤的眼泪。

——可是，我绝不向它屈服！

我要剥下黑暗的统治者借以隐身的外衣，把它的丑恶嘴脸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人们将会看见：在它遮丑的外衣之下，在它猥琐龌龊的皮肤皱褶里，有多少喝人血的虱子！

杜丘坐上了从千岁始发的列车。车站上没有警察，这是意料之中的。警戒以幌别川为中心，他们把侦察的重点，放在了通向警戒圈外的道路、车站、机场等要冲上。现在自己很可能已经跳出了警戒圈。否则他们就得把全北海道都警戒起来。而那样作是不可能的。他们总不会为抓一个普通的在逃检察官而出动全北海道所有的警察。

问题是如何渡海到本土去。从北海道去本土，有三种办法：飞机、火车轮渡和定期客船。乘飞机太容易被发觉，根本不能考虑。火车轮渡有钏路、苫小牧、小樽、室兰、函馆五处。从千岁到苫小牧是很近的，到室兰也不算太远。可是，杜丘决定避开轮渡。

轮渡每天次数不多，容易受到监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从函馆乘定期客船，应该是最安全的。那里的船次最多，旅客也比较纷杂。而且从那儿渡海的距离也是最短的。在长时间的航行中万一有人告发，想逃就困难了。

杜丘向函馆进发。

矢村回东京去了。随着列车的前进，这一问题在杜丘的脑子里越来越占了重要位置。

——他为什么要回东京呢？

矢村来北海道时，东京地方检察院特搜班的那帮人肯定也随他一起来了。检察机构和警方采取了联合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矢村绝不会为一点小伤就大惊小怪地退回老窝的。他不是那种在困难面前表示畏缩的人。这一定是出于某种策略上的考虑。——矢村可能认为自己已在幸吉的帮助下翻过了日高山。所以，他解除了警戒，把希望寄托在通往本土的交通要道上，打算在那里逮捕自己。

——能否回到本土呢？

杜丘认为是能够的。被称为联结本土和北海道之门户的函馆，每天来往旅客非常之多。想在纷杂的人群中找出一个逃犯，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既然已经逃到了这里，那就一定能闯过这一道关！

只要回到本土，潜入东京就不成问题了。

怎样去追寻使朝云死于没有容器的阿托品之谜呢？

“嗜烟的动物……”

杜丘在心中喃喃地说。

（二）

车站上几乎看不到警察。站台上也不象有警戒的样子。杜丘心中有点兴奋。这回可真的要逃出罗网了。只要混在人群中，走上定期客船，就一定能安全踏上本土。

快到中午了。杜丘找地方吃了午饭，靠在椅背上养了养神，然后缓步向栈桥走去。

夹杂在人群中的杜丘突然停住脚步。剪票口旁边站着两个男人。其中一个手中拿着计算器，好象在计算乘船的人数。他怎么那么眼熟？

——是特搜班的！

杜丘认出了他。他是自己的一个同事。站在他旁边的，可能是北海道的便衣警察。

杜丘走出人群。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转身向回走去。就在这时，他似乎看见特搜班的那个人朝这边看了一眼，他觉得那视线盯住了自己的脊背。杜丘加快了脚步。背

上的直觉告诉他那两个人已朝自己追来。“快跑”！直觉在催促着他。

杜丘忍不住地回头看了一眼。那两个人果然正朝自己走来，好象两只食肉的猛兽正在接近自己的狩猎对象。

“杜丘！站住！”

身后传来了大声的呼喊和杂乱的脚步声。杜丘快跑了起来。后面追赶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杜丘扔下船票跑出码头。

行人们起先似乎带着鼓励的目光，看着奔跑的杜丘。然而一旦“站住！抓住他！”的喊声从后面传来，杜丘便觉得他们似乎都露出了牙齿在阻挡他的去路。杜丘急出了一身冷汗。

他跑过大街，拐进了一条小路，然后站住了。寒风吹透了他汗湿的衣衫，冷得钻心。

警车号叫着从刚才那条街上驰过。接着，四处都遥相呼应地响起了警车的鸣叫。紧急发动的警车飞驰向预定的地点，组成包围网。狼号般长鸣的警笛，充分显示着对逃亡者的威胁。

这些匆忙行动的警察手中，一定又拿着那张不知颁布过多少次的紧急逮捕令。其实不看上面注明的服装、长相、身高，他们也该从照片上记住这位久为人们所关注的逃亡检察官的模样了。他们会把函馆所在的这个小小半岛围个水泄不通。

杜丘又跑了起来。要赶在包围圈形成之前逃回北海道去。向山上跑！逃到山里就可以想办法藏身。可是，杜丘的脚步越来越沉重。——自己的两腿跑得再快，也跑不过警察的汽车轮子。假如叫一辆出租车，可能会突破包围，然而这

也可能是自投罗网。

矢村阴险的笑脸又浮现出来了。这就是他解除警戒的目的。把自己引诱到海边，让特搜班的人在渡海的必经之路上以逸待劳……

街上的警察不断地增多。

杜丘远远地望见他们，收住了脚步。道路已被封锁了。

——这是最后的时刻了。

费尽千辛万苦逃到这里，结果又陷入重围。杜丘迈不动双腿了。

他靠在路旁的一棵树上，点燃了香烟。

自己象是一只被追赶到穷途末路上的野兽。

当初北海道还有大批鹿群的时候，人们曾把它们赶到半岛上。鹿到了这里，就再没有生路可逃了。不肯屈服的鹿群跳入大海。无数条小船载着利欲熏心的狩猎者们追进海里。他们用木棒把鹿一个一个地敲死，拉回岸边。现在自己也面临着和鹿相同的命运。

远处的警察似乎注意到了自己。杜丘扔掉烟头，拐进左边的街道。看来包围圈已经形成，没有逃出去的希望了。饭店和小铺里，也都会贴上附有自己照片的通缉令。在警察抓住自己之前，不如先让市民们享受一下捕获猎物的愉快吧。

杜丘在街上疾走着，前面又出现了警察。他又拐进了右边的街道。左避右躲，到处都是警察，杜丘已经转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他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马上又返了回来。远远地，有几个警察正在向这边移动。杜丘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他们为什么不追上来呢？这又是什么阴谋吧？街上行人的冷淡目光，也都增加了杜丘心中的怀疑。

走着走着，他发现前面又是大街了。想找个僻静去处定定神也不行。真是见鬼！想个什么办法能熬到天黑呢？

是因为自己形迹可疑吧，连拴在街旁一颗树上的狗，也冲着他叫起来。门里走出一位中年妇女，好象是那狗的主人。她用狐疑的目光盯着杜丘：杜丘低下头，匆匆走过。过了一会儿，他回头看了一下，那女人正跑回家去。杜丘也惊慌地跑了起来。她准是想起通缉令上的照片了。可是……杜丘又放慢了脚步。现在不能跑。一跑，行人们都会从后面蜂拥似地扑上来抓住自己的。

杜丘的神经紧张得快要绷断了。……也许，现在应该钻进胡同里，找个酒馆躲一会儿？

“喂……”

一辆小车在身旁嘎然止住，车上的人在喊他。杜丘偷眼一看，喊自己的象是个司机。这也许是一辆不带标记的警车吧！他装着没听见，低着头，大步向前走去。

“杜丘君——”

听到喊自己的名字，杜丘才猛地站住了。小腿在微微发抖。

“是我！”

杜丘慢慢地回过头去。

“你是……”

“是我。日高牧场的远波。快上来。”

远波又把车往前开过来一点儿。

“可是……”

“后望镜里已经看得见警察了。快上来！”

杜丘踌躇了一下，然后就打开车门，迅速钻了进去。这

是不是圈套，只好走着瞧了。刚才那中年妇女如果真的回去报了警，几分钟之内，这条街道就会被封锁得连鸟也飞不出去了。

“我刚从广播里听到你被围的消息。北海道警方发誓说绝不让你逃离函馆一步。他们还号召所有市民和带无线报话器的出租汽车都提高警惕，协助逮捕你。”

远波把握着方向盘，将他黝黑健康的脸转向杜丘说。

“你打算把我怎么办？”

杜丘把视线转向窗外。刚才使他感到绝望的那条街道，已经远远地抛在车后了。

“救你出去。”

“救我？……”

“嗯。这你用不着怀疑。”远波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是我女儿真由美帮你逃到这里来的。这我全都知道。”

“原来是这样……”

“我当初就想，只要你到函馆来，就一定会被围在这里的。”

“……”

“我是公安委员。”

“公安委员！”

杜丘吃惊地望着远波的侧脸。大牧场主威严傲慢的脸上，有一种不可侵犯的神情。

“我一见面就认出你是逃亡的检察官。秘书是在我的默许下告密的。我要竞选知事，同时又是公安委员。可是我受到了女儿的责难。她说，把自己女儿的救命恩人出卖给警察的人，不配作她的父亲。如果你逃出北海，我女儿也会跟你

到东京去的。我的话，现在对她已经不起作用啦。”

“我给您女儿添了麻烦。”

“不——”远波低声说：“是我错了。我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不光是因为溺爱女儿。你救了矢村警长，又为幸吉报了仇。这不是一个强奸妇女的杀人犯所能做到的事情。我知道这些之后，才下了决心。我到函馆来，就是为了这个。刚才一听见广播里的消息，我马上开车出来，幸好，让我们遇上了。”

“可是……”杜丘突然觉得自己应该下车了，“不能让您父女俩为我这样一个逃犯受到牵连。让我下车，靠自己的力量逃走。”

“不行。”远波凝视着前方慢慢地摇了摇头。“你别太小看他们了。北海道的警方把所有的力量都倾注到这个半岛上了。还是让我给您想办法吧。”

“您打算……”

“把你藏进行李箱带到机场去。他们总不会检查到我的车上来。不过，这也没有绝对的把握。是否这样做，要由你来决定。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远波把车开进一条胡同。前面似乎是座仓库，左右没有行人，远波用沉默的目光看着杜丘。

杜丘现在完全信任远波了。然而他还在犹豫。万一检查的人坚持要打开行李箱，那逃亡生活就算彻底结束了。他又想起了在拖车中所尝到的那种恐怖。一旦被人发觉，就会象玉米心里的虫子一样，被人剔出来——。

“怎么样，”远波催促他。“我看逃脱之后你会有所作为的。”

“好。”杜丘下了决心。形势紧迫，只有照办了。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应该冒险试试。“不过，只要逃出警戒线就行了。去乘飞机，是危险的。”

如果在飞机上被人发现，其结果将和在行李箱中完全一样。

“我并不打算把你送到本土去。”远波笑了。“机场上停有我自己的飞机。我用它把你带回牧场去。”

“您有私人飞机？”

到底是北海道第二大牧场的场主，杜丘想。

“是的。我本可以用它送你去本土，可是那样我就不能再去参加竞选了。我倒并不是非想当官不可，但是选举已进入高潮，不是我一个人想退就可以退得出来的。所以只好先把你带回牧场。然后，你可以把我的飞机偷走。”

“偷飞机？”

杜丘被远波的话弄糊涂了。

“是的。你是自己逃出警戒线的。然后，你偷偷潜入我的牧场，乘人不备，偷着开走了我的飞机。——你明白了吗？不如此，你逃不出北海道。”

“可是……”杜丘呆望着远波。“我从没开过飞机啊。”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远波的口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操纵的方法，到牧场后我可以教你。然而更重要的，还是看你上天以后如何去驾驭它。你必须充分意识到这样作的危险。稍有差迟，就会粉身碎骨！可是，不借助我的飞机，现在你想逃出北海道是不可能了。有没有赌上性命试一试的必要，这是你的问题。我被你逃亡的信念所感动，才想出这个主意来。女儿告诉我，你是在寻找犯罪者的证据。我

要说的，就是这些。”

“我偷走飞机之后，自己人会不会进行干预呢？”

“如果是未经许可的飞行，千岁基地的战斗机立即就会紧急起飞。他们几分钟就能追上你。可是，在你起飞的前一天，我会向有关方面提出到仙台的飞行申请。我会因为有事外出，在你偷走飞机的两、三个小时之后，才得到消息。”

远波轻轻地笑了起来，接着又转为大笑。

“谢谢您。不过，我可不能保证您的飞机不受损坏。”

“这你不必介意，我担心的是你的性命。”

“我就是死了，也不会怨您的。”

“那当然！我也不喜欢鬼魂。”

远波下了车，打开后面的行李箱。

“怎么样，试试看吧？年轻人！”

“好！”

说着，杜丘钻了进去。

远波关上盖子，“咔嚓”一声，锁住了行李箱。

车开走了。胡同里剩下了一个怀里抱小猫的女孩子。她看见那么高大的男人被关进了车后的行李箱，不禁下意识地抱紧了怀中的小猫。

（三）

很快，就遇上了盘查。

车子停住了。几个人的脚步声向小车走来。远波不耐烦地高声询问出了什么事。警察生硬地作着解释。然后是远波在向他们说明自己身份的声音。这时，另一个人的脚步向车后

走来，他用手咚咚地敲行李箱盖。

“钥匙！”那人在高声怒喊。

杜丘的身体缩成一团。连大气都不敢出。后面接连传来小车一辆接一辆的刹车声。

“OK。让这辆车通过！”前面传来了喊声。车子又开了起来。

函馆机场就在附近。从市中心算也不过三十分钟左右的路程。车身颤动了几下，好象是在过桥。又过了一会儿，车停了。传来了打开车子前门的声音。

“成功了！”

打开行李箱盖，远波笑着说。杜丘敏捷地爬了出来。

“前面就是机场。不过到了这里，就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除了飞往本土的飞机外，他们是不设警戒的。而且，我故意把飞机停在了机场最远的边上，没人看得见。你帮我装上行李，然后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坐进飞机去。”

“拜托您了。”

说着，杜丘坐进了汽车的前排。

小女孩抱着猫回到家里。

“一位大个子的叔叔，被人关进车后面的箱子里了。”

女孩向母亲诉说她见到的情形。

“多危险哪！所以啊，不能再到远处去玩呀！”

母亲对女孩说。过了一会儿，她突然想起了电视里播放的新闻。于是便把小女孩叫来，详细地问了一遍。这时距远波的车开走，已有两个小时了。小女孩记得：那辆车是淡绿色的。

警方立即进行了调查：通过警戒线时没有检查行李箱的，只有公安委员远波的车。机场方面的报告说，那辆淡绿色的租用汽车被扔在停机坪上。远波的私人小型飞机已经飞走，他的飞行申请是：函馆机场——日高牧场。

警方立即向日高牧场附近的警察所发出了紧急通知。

飞机顺利地飞上了天空。

他们从函馆市所在的龟田半岛上切了个半径，飞临日本海。右边就是日本本土，暮霭笼罩中的大地上，显出一片浅灰色。北海道和本土离得这么近，似乎一步便可跨越。

太平洋上风平浪静。从两千五百米的上空望下去，海就象一块蓝色的玻璃，没有波纹。联结本土和北海道的定期客船只有豆粒那么大小。

——只有这么一点距离。……

杜丘感慨地想。人真是太渺小了。刚才在函馆的一小块区域里自己感到的绝望，现在回想起来真令人难以置信。

"会开汽车吧？"

叼着烟卷，漫不经心地握着操纵杆的远波问道。

"嗯，会。"

"那就好。这种小型飞机操纵起来，实际上比汽车还要简单。你把几个基本要领记住就行了。现在我来教你。首先看这块挡风玻璃。"

从前挡风玻璃的中心线上，可以看见地平线。

"水平飞行时，只要把中心线对准前面的地平线就行了。向下飞，就把操纵杆往怀里拉。向上飞，就把操纵杆往前推。"

远波一边讲解着，一边实际作给他看。

“一般飞机都会由于发动机转矩的不同而左右摇摆。我这架塞那斯177有点左偏的毛病。把操纵杆向右，飞机也就向右，操纵杆向左，飞机也就向左，所以校正起来也是很容易的。或者，用脚轻轻踩这两个方向舵踏板也行。”

操纵杆下面，有两个外形很象汽车离合器的踏板。轻轻踩动其中的一个，机尾的垂直翼就会被它牵动。

操纵方法确实很简单。需要盘旋的时候只要转动操纵杆就行了。飞机翅膀上的副翼，与操纵杆是连动在一起的。

“你来试试看吧。”

远波把驾驶席让出来，杜丘坐了过去。他按远波教的那样动了动操纵杆，飞机上下左右激烈地晃动起来。远波告诉他动作要放松，这和驾驶汽车是一样的。杜丘很快就掌握了要领，轻轻操动着的飞机好象草地上轻盈飘荡的蝴蝶，在太平洋上空平稳地滑过。

“很好。”远波满意地说。“就是这样。起飞着陆暂且不谈，水平飞行时只要这样保持住每小时一百五十英里的速度就行了。现在讲飞行时的方位。靠无线电信标进行仪器飞行，不容易一下子掌握。你只好依据视野里的目标调整方向。看那里——”远波指了指本土。“到达青森县上空之后，要沿海岸线飞行。山里的气流不稳定，要避开它。把高度降到一千米左右，一边欣赏景色，一边飞。迷失不了方向，就没有问题。”

听着远波轻松的语气，杜丘心里却感到一阵凄凉。现在有远波在旁边，才能靠着这几块铁片象树叶似地在无边无际的天空中飘荡。要是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那儿是襟裳岬，这边是日高山。再往那边就是牧场。”远波用手边指边说。“现在你降低高度朝牧场飞飞看。”

“明白。”

杜丘把操纵杆朝前推去。机头猛地向下一点，很快就迫近了海面。重力使身体紧紧贴在椅背上。

“一千五百米！好了。”

杜丘拉回操纵杆，使机身恢复水平。刚才豆粒大小的客船现在看得很清楚，连海的波浪都能辨别出来了。

“问题往往出在着陆上。起飞则是比较容易的。首先打开风门，让飞机开始滑动。等速度达到六十五英里左右时，机头就会自然向上浮动。那时只要轻轻拉一下操纵杆，飞机就离开地面了。你可以把飞机一直升到一千五百米左右。然后使飞机恢复水平，关小风门，保持巡航速度。难就难在着陆上。你要先看看我的动作。”说着，远波换到了驾驶座位上。“其实，练习几次，也就觉得没什么了，要紧的是必须胆大。这一点，对你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远波把话说得十分轻松。

广阔的牧场，已笼罩在茫茫的薄暮中。飞机再次降低了高度，朝牧场边上飞去。接着，飞机打了一个盘旋，就对准一条不太长的跑道冲下去。远波全力关紧了风门。发动机轰鸣的声音立即减小，速度也降低了。然而在杜丘看来，飞机接近跑道时的速度，仍是令人头晕目眩的。他瞥了一眼速度表，指针正在90英里左右摆动，杜丘不由自主地缩紧了身体。飞机轻轻地震动了一下，然后就在跑道上滑行起来。

“着陆的时候，一定要关闭风门。外行人看来已经要撞到地面时再拉回操纵杆，使机身恢复水平，进入跑道。操纵

杆拉得太早是不行的。诺，就象我刚才那个样子。”

说着，远波在跑道的尽头把飞机调过头来，使它重新对准了跑道。

“大致的要领，你已经明白了。明天早上早点起来练习，到下午你就可以飞往本土了。”

“远波先生，”杜丘走下飞机说。“让我逃走，您不后悔吗？”

“要后悔，我就不到函馆去了。我这个人，有时候也是很顽固的咧。”

远波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显出一丝顽皮的微笑。靠自己的奋斗经营起这么大的牧场，少不了也是受过一些磨练的。

“搞不好，这责任会落到您的身上。”

“这点思想准备，我有。”

凝望着远处开来迎接他们的汽车灯光，远波的语调变得低沉了。

“竞选之事，就去它的吧。真由美没有母亲。她刚出世，母亲就死了。要是没有你，我这独生女可能早被熊吃了。我也是不得不帮你一把啊。”

“可是……”

“怎么，你害怕了？”

“不是的。”

“那就用不着什么可是不可是的了。逃回本土，去找那诬陷你的犯人吧。这不光是为了你，也是为了真由美。而且，也可以说明，我帮助的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罪犯。”

远波鼓励似地说。

汽车停在了他们面前。

接到报警通知，是他们刚刚在饭桌前坐下不久的时候。

“糟了！”远波扔下电话机急切地说。“警察队已经出发。道路被封锁了。再过一会儿，他们就会包围这里。——”

“怎么回事？爸爸。”

“我也不知道。我救杜丘君的事儿，不知怎么让他们知道了。”

“那怎么办哪？”

真由美的声音颤抖起来。

“不能连累你们！”杜丘站起来。“我离开这里。”

“没有用！”远波摆了摆手。“要道都被封锁了。”

“总能想办法逃出去的。”

“不行！”真由美着急地喊。“就算侥幸能再逃进山去，这么冷的天你能坚持多久？爸爸，求求您，马上用飞机送他回本土吧！”

“这我不能同意！”杜丘断然地说。“我不能再麻烦您们。我走了。”

说着，他向门口走去。

“站住！”远波厉声喝道，“警察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我作为公安委员，就无论如何不能再开飞机去送你。可是，你一个人飞，还是可以的。”

“一个人！这太轻率了！”真由美简直有几分歇斯底里般地嚷起来。“他还没练习过着陆。而且现在是夜里！”

“有月亮。”远波说。“不是着陆，而是着水。危险是有的，但只要胆大心细，并不是没有成功的希望。起飞时就象我刚才说的那样。借着夜光沿海岸线作低空飞行。海是反光的。”

“您认为，这能行吗？”

杜丘直盯着远波的眼睛问。

“不可能！这简直是拿命开玩笑！”

真由美的脸色发青，抢先替父亲回答。

“已经没有时间了。”远波平静地说。“怎么办，由你自己决定。起飞之后，死亡的危险要占一半以上。但是搞得好，你就可以逃回本土。否则，你只有被捕。”

“自卫队拦截的事情怎么办？”

“我现在就向控制台提出航行申请。事后，我就说是你胁迫我这样做的。”

“那好，我飞。”

杜丘下了决定。是拿出勇气来的时候了。与其在这里束手就擒，从此过永远没有明天的生活，还不如赌上今日的生存，拚死相争。在黑暗的夜空中单身飞翔的确是可怕的。自己的生命可能会被无际的大海永远吞没。然而，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只有借用您的飞机了。”

“不行！不行！我不同意！”

真由美拚命地叫喊着。

“并不是非死不可！”远波大步向门口走着说。“没时间了，上车之后我再教你飞行的方法。”

他的声音意外的果断。

（四）

“怎么样？”远波的声音有些沙哑。“心细是必要的，

然而最重要的是大胆。要是害怕了，你就下来！”

“放心吧。”杜丘对他笑了笑，心里却十分紧张。他从挡风玻璃里向夜空看了看，天上只有满天星斗。月亮还躲在日高山的后面。“续航距离是多少？”

“外行人操纵，飞到东京也是不成问题的。可是，我只能申请到仙台的航线。再往远飞，你就会受到战斗机的拦截。——一定不要慌。还有，着水时，起落架是最危险的。起飞之后，一定要想着马上把它收起来。”

“我能活下来，一定想法赔您一架飞机。”

“这用不着你担心。卖三匹英国纯种马，这点钱就赚回来了。而且，我在保险公司保了险。”

远波笑着说。他觉得有必要减轻一点这位年轻人心中的负担。

“十一月九日真由美到东京去。她替我去交付马匹。在十五日之前，她一直住在麹街的K字饭店。到时候你去找她吧。也许，那时你会把今夜的冒险飞行当成资本，向她夸耀呢。”

“好。我出发了。”

——为了明日的生存。

杜丘瞪大了眼睛看着前面夜幕下的草原。

“下来！我求求你！”

真由美忍不住哭喊起来。

“真由美！不要说不吉利的话。”远波抱住了女儿的肩膀。“男子汉，有时候就是要朝着死亡飞翔的。特别是象杜丘这样的男子！连夜空里的死神都征服不了的人，是不配有明天的。好，起飞吧！”

杜丘插入钥匙，发动了引擎。月光已开始照在草原上。跑道上一片灰白。

远波抱着真由美向他挥了挥手。杜丘举手表示回答。然后他就把视线转向了前方。机头的探照灯亮了。光芒使跑道变得更加清晰。杜丘踏着刹车的脚有点微微颤抖。

“起飞——”

杜丘给自己鼓劲似地喊了一声，但声音里却带着颤音。

他拉开了风门。一瞬间，黑暗中响起了震耳欲聋的轰鸣。象是一只铁鸟向死神发出挑战的呐喊。塞那斯177开始在隆隆的轰鸣中向前滑行。没有工夫向窗外看了。跑道在玻璃窗下面飞驰而过。速度在不断地加快。杜丘已经把远波父女俩完全抛在脑后了。道旁的茅草被气流吹得倒向两旁。铁鸟吼叫着向黑暗冲去。杜丘握着操纵杆的手微微抖着，牙齿咬得格格作响。

突然，机头向上扬了两下，象是马在飞跑时的跳跃。

杜丘拉动了操纵杆。机身轻轻地飞离了地面。一瞬间，一种似乎要被什么东西吸走了的恐怖感传遍全身。机头斜着朝着星空直冲上去。前面什么也看不见。天空昏暗，大地漆黑。铁鸟在空中升腾。永远也不能再回到地面上来了。这个念头，紧紧抓住杜丘的心房。

他睁大眼睛盯着高度表。指针在急剧上升。飞机会不会冲破天空呢？杜丘脑子里甚至闪出了这么一个奇怪的念头。指针终于达到了一千五百的数字上。杜丘向前推动了操纵杆。

飞机恢复了水平。然而接着又向下方倾斜着滑下去。——操纵杆推得过了头！杜丘慌忙又往怀里拉，机头猛地一跳，

朝上钻去。一瞬间，机身失去了平衡，机头在强烈地震动，机翼也开始左右乱晃起来。

——糟了！

飞机象被狂风吹弄的树叶一样在空中东飘西荡。天空黑暗，杜丘找不到水平目标。他用充血的眼睛盯着水平仪，水平仪也象着了魔似地乱晃。

地上，父女俩正在担心地看着天上。

"晃动太厉害。"远波在嘴里喃喃地说。"缺乏平稳……"

真由美急得快要哭了。她用手捶打着父亲。

机头的灯光在无力地摇摆，象是求援的眼睛。

"糟糕！简直一塌糊涂——"

远波想起了起飞前的一瞬杜丘那扭歪的脸。让没有经过训练的人飞上夜空——远波心里开始后悔了。塞那斯177是很容易操纵的轻型飞机，这本身就有了五分的把握。杜丘如果能沉着地应付它，这就有八分成功的可能了。远波本来认为他那样的男子汉是能够胜任的……。

"关上风门！"远波着急地冲着夜空大喊起来。该进入水平飞行了，可引擎还全开着。这样过不了多久，发动机就会被烧毁！只要关上风门，把握着操纵杆的两手放松，飞机就会自动恢复平稳。因为驾驶员过份紧张而且用力太猛，飞机才象着了魔的鸟儿似的左右摇摆的。

"他掉下来，爸爸要负责任的……"

真由美的声带已经嘶哑了。

飞机象断了线的风筝在牧场上空忽上忽下地猛飞着。

不行了！——远波嘟囔着。他似乎看见了杜丘惊慌失措

的表情。再过一会儿，飞机就会完全失去控制，在草原上坠毁。

“只有求助于无线电导航！”

远波把真由美拉上汽车，全速向家中飞驰起来。只有和雷达基地取得联系，请他们通过无线电帮助杜丘了。为此，远波曾在起飞前为杜丘打开了无线电受话器。

突然，轰鸣声低了下来。远波刹住汽车。天上的飞机已经恢复正常。

“行了！”

远波不禁高兴地喊起来。一度摇摇晃晃朝千岁方向飞去的飞机，现在转了一个大圈，又朝牧场上空飞回来了。从机翼上的灯光可以看出，机身已经恢复了平衡。

顷刻间飞机已飞到了头顶上。塞那斯177在牧场上空兜了一个小圈，然后就轻快地哼哼着，朝海边飞去。

“朝襟裳岬飞了！这家伙想从襟裳岬直飞下北半岛！好样的！别在海上迷失了方向！”

远波朝飞机逐渐消失的夜空高喊。一股多年不曾有过的激动，又重新涌上他的心头。

他在心里为杜丘能成功地发现下北半岛而祈祷。襟裳岬和下北半岛之间隔着浩瀚的大海，如果在夜空中迷失了方向，不懂得靠仪器飞行的杜丘说不定会朝太平洋里飞去，那可就永远回不来了。找到下北半岛，黑暗中也保不定他不会一头撞在恐山上。而如果能够及早发现海岸，一直沿着它南下，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真由美茫然地呆望着飞机远去的夜空。现在连它的声音也听不见了。

寂静——。

“别担心了。他肯定能安全潜入东京的。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

父女俩长时间地凝视着星空。

（五）

警视厅得到杜丘驾驶飞机逃走的消息，是在夜里九点。矢村来到了搜索本部。

“杜丘这小子开过飞机？”

他首先问伊藤检察长。

“好象，没有……”

伊藤回答。

“见鬼！”矢村气急败坏地说。“夜空飞行，他想自杀？”

“莫名其妙。”伊藤声音无力，面色苍白。“他从北海道直飞下北半岛。三泽雷达站观测到了他的飞机。可是，从那以后，它就从雷达上消失了。……”

从特搜班在函馆发现杜丘、北海道警察撤开包围圈开始，伊藤就一直守候在办公室。他本以为，这下可以结束这场艰难的追捕战了。可是没想到，杜丘又突破了包围。而且还驾着飞机在夜空中向东京飞来。如果让他潜入东京，这里就再没有伊藤的立足之地了。要是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还有工会什么的作后援。然而伊藤是担任国家要职的公务人员。这责任，他无论如何是逃不脱了。

“也许，他掉在什么地方，坠毁了……”

伊藤说。他心里可真希望事情是这样。

“不——”矢村摇头。“已经到了下北半岛，我们就不能再掉以轻心。请自卫队帮助搜索了吗？”

“三泽基地曾派出喷气机进行迫降。被他用超低空飞行甩开了。然后，三泽基地便把监视的任务转交给了仙台基地。从那以后，还一直没有发现他。”

“他的目标是东京！”矢村咬牙切齿地说。“那家伙是不会管你什么航线不航线的。请各基地的雷达严加搜索！”

“这我们已经通知了。……”伊藤摇着头说。“现在弄不清的是，如果杜丘君真是朝东京飞来的话，他会在哪儿着陆呢？”

“他有没有降落伞？”

“塞那斯177这样的民用轻型飞机上，一般是没有跳伞装置的。它的续航距离，大约可以到达东京。”

“在某个民用机场——”矢村突然把说了一半的话咽了回去。杜丘绝不会干那种傻事。整个日本上空，都被严密的雷达网监视着。如果公开申请紧急着陆，在机场上等待他的，只能是警察的手铐。

“——在海上着陆！他准是沿着海岸朝东京飞来了。在海面上作低空飞行，雷达是捕捉不到他的。”矢村说。

“在海上强行着陆？不可能吧。”

伊藤不相信杜丘会一下子掌握如此高难而危险的驾驶技术。

矢村拿起电话机，和海上自卫队联系。

他想起了那只咬伤自己，最后又咬死了幸吉的金毛熊。听说是杜丘结果了它。在这之前他还曾救过真由美，然后滚

进河里去逃避熊的追赶。让他当检察官真是屈才了！三番五次地逃脱北海道警察的追赶，现在又一个人飞上了生死莫测的夜空。是什么力量驱使他如此不顾生死呢？这绝不仅仅是为了洗清自己的冤罪。就算他找到了诬陷的证据，杀人的罪名也还是无法逃脱的呀。他真是个顽固不化的家伙。

——然而不管怎么样，不能饶过他！

矢村扭了扭下巴。愤愤地想：就是在天上，我也要把他揪下来！

电话接通了。矢村和对方交谈了一会儿，然后就放下电话朝伊藤走来。

“果然是海上着陆。”

矢村说。

“怎么知道呢？”

伊藤问。

“从飞机的型号上可以分析出来。一般飞机在海上迫降时如果起落架进入海中，就会因阻力而大翻个。然而象塞那斯177这样的高级轻型飞机，起落架是可以收起来的。只要海上风平浪静，降落时沉着果断，就有安全着水的希望。这一定是那个牧场主教给他的。杜丘这个混蛋是豁出性命来了。”

“真没想到，杜丘君会……”

“不！你不了解他！”

矢村摇着头说。

“那怎么办呢？”

伊藤问。

“厚木基地的海上自卫队答应出动巡逻机进行搜查。糟

糕的是，今晚太平洋沿岸的海面上十分平稳，月光也很明亮，说不定那家伙已经在什么地方着水了。”

“……”

“通知沿岸各县警察局，让他们加强戒备。”

矢村又拿起了电话，瘦脸上深深陷下去的眼窝里，燃烧着愤怒的火光。

（六）

把襟裳岬的灯塔甩在机后，从黑暗的太平洋上空飞向下北半岛时，驾驶仓中的杜丘已经恢复了自制力。实际上，与其说是自制力，还不如说是一种丢掉一切幻想和求生余念之后留下来的近似破罐破摔的勇气和冷静。茫茫的夜空象是没有生命的冥间，只有自己在这里发出挑战的爆音向前突进。

天空黑得分不清哪儿是本土。方向稍有偏差，自己就可能永远消失在太平洋中。机仓里到处都是仪器，然而杜丘会用的。只有时速表、高度计、水平仪这三个。

远远的下方看见了船舶的灯光。然而飞机很快就超过了它。把这小小的光亮抛在机后。向黑暗中飞去，杜丘可真有点舍不得。

飞机情况一切良好。时速表的指针一直稳定在一百五十英里的巡航速度上。星光在头顶上闪烁，机身也早就不再颤动。

“航行中的塞那斯177自用机，请回答。”

小型机专用无线电送话器里，突然传出了呼叫声。这时离起飞已约有三十分钟了。

“这里是三泽空中管制塔，塞那斯177请回答。”

杜丘沉默着。临起飞时，远波预先为他调好了接收机，使飞机能够收到日本沿海各管制塔的信号。

“这里是三泽管制塔。塞那斯177，现在向你指示航线，请回答。”

杜丘仍然沉默。已经进入三泽管制塔的识别范围，这使他感到了信心。

突然，飞机前方闪过来一个巨大的黑影。

“塞那斯177，向左拉起来！前面是恐山！”

无线电里传来急促的喊声。杜丘急忙转动操纵杆。飞机贴着山脊擦了过去。杜丘出了一身冷汗。他立即拉起了操纵杆。

飞机很快到了海面上。海水在下面泛着银光。黑色的海岸线蜿蜒伸展。飞机沿着海岸线朝南飞去。

杜丘感到一阵畅快。总算没有迷入太平洋！只要不失掉下面这条海岸线，就不会出问题。他降低了高度。海岸附近的地方，亮着几处星星点点的渔火。

三泽塔向自己发出呼唤。这说明北海道方面已经和本土取得了联系。三泽之后将是仙台的松岛基地。然后是水户的百里基地，太平洋沿岸的雷达都会尽力在夜空中寻找这只铁鸟的身影的。

现在的矢村，又是什么表情呢？警视厅肯定也得到了情报。面对在夜空中飞来的逃犯，矢村又会采取什么应急措施呢？杜丘对着想象中矢村那张焦躁气愤的脸，不禁露出了一丝苦笑。

申请的航线是到仙台为止。然而杜丘并不打算在仙台降

落。警察一定已经在那里等待自己了。他们大概认为，飞机一定会落在某个机场上。这飞行本身，就已经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了。再加上自己的水上着陆，一定会再给他们个出其不意的。

——可是，真能安全着水吗？

到达本土上空之后，这个不安的念头就在杜丘的心头萦绕了。塞那斯177确实象远波所说的那样，操纵起来十分简便。起飞时，飞机的性能也基本上是良好的。这真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驾驶的飞机。如果是在白天，作这样一次空中旅行，说不定还会感到很惬意呢。和在山地飞行不同，海上气流平稳，没有凸凹所带来的乱气流影响。本来担心会有雾，然而今夜星光灿烂。现在只剩下最后一道难关了。这就是——海上降落。不但要上天，还要下海！他还记得远波教给他的动作程序。远波说，只要沉着，就有成功的可能。然而，以每小时九十英里的速度冲入海中，难道真能安然无恙吗？能也好，不能也好，反正总得试一下了。自己总不能老在空中飘荡呀。据说这架飞机的续航能力为一千三百公里。不管能否到达东京，在汽油用完之前，必须降落。

如果遇上了风浪，或是自己操作有误，就可能与飞机一同葬身于海底。不过起飞前既然已经下定决心，现在也就用不着后悔了。

“塞那斯177，请回答，这里是自卫队飞机。”

杜丘猛地抬起头，见一架喷气机呼啸着从头顶掠过。

“请回答。我向你指示着陆地点。请立即回答。”

杜丘沉默着。这肯定是从三泽基地起飞的自卫队战斗机。——必须甩掉它。在自卫队的监视下，即使在海面上迫

降成功，也会被警察包围的。

“为什么不回答！杜丘！我们知道你没有飞行经验。没有我们的导航你着陆是危险的。为什么不回答！”

无线电里的喊声越来越粗暴了。

杜丘仍沉默着。

过了一会儿，喷气机的呼啸声又由远而近。杜丘不由得往下推了推操纵杆。喷气机尖叫着从头顶上擦过。强大的气流吹得飞机乱摇起来。

——想把我吹下去！

杜丘突然醒悟到，再这样来两下，自己的飞机就要被强大的气流卷入罗旋状态，掉进海里。

杜丘关掉了飞机上所有的灯。只有进行低空飞行了。喷气机不可能飞得很低。他慢慢向前推动操纵杆。银色的海面向机头涌来，令人头晕目眩。直到快冲入海中的一刹那，杜丘才把机头拉平。海水就在下面，连白色的浪花都能看得见。高度计指着一百五十米。

“放弃抵抗！”无线电里又传来了叫喊。“我们受过低空训练，可以贴着海面飞行。你是逃不掉的。立即听从指挥！”

杜丘咬紧嘴唇继续飞行。现在他想回答也没工夫了。他两眼紧盯着黑色的水平线和高度计，生怕误入海中。

“塞那斯177——”又传来了几次焦躁的喊声。“也许他的受话器关着呢。”有人在无线电里嘟囔了一句。

渐渐地、无线电中的声音消失了。

喷气机的爆音逐渐远去。

是飞回基地去了？还是交给别的基地来监视了？杜丘不得而知。波长不同，因此他听不到喷气机和基地联系的声

音。

杜丘只顾贴着海面朝前飞去。银色的大海不断被抛在机后。

黑色的陆地上，显现出城镇的灯光。是宫右、釜石，还是已经到了松岛？点点的渔火，象殷红的宝石，散嵌在泛光的海湾上，

（七）

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来。各地雷达站、报社、警察厅、检察厅首脑部。甚至——首相府。那里一位人士来电话说，远波善记绝不会帮助逃亡犯，请他们对此处理时要慎重。

厚木海上自卫队也打来了电话。

“干什么吃的！自卫队！”

放下电话机，矢村生气地说。

“没发现么？”

伊藤惶恐不安地问。他的样子，已有点让人可怜了。

“出动了巡逻机，却说找不到他。简直是胡说八道。他逃出了雷达网，正沿着海岸在作超低空飞行！这帮笨蛋！三泽基地的那帮家伙，明明已经跟上了他，又把他给放跑了！”

“说不定，已经在海上降落了吧？”

“那还用说！”

“在什么地方呢？”

“这我怎么会知道！”说着，矢村用右手摊开了日本地图。他的左手还使不上劲。“三泽到房总半岛这一带的海面上，他都可能降落。不过，他的目标是东京，可能会尽量往

这边飞。那么……很可能是，九十九里滨这一带！”

矢村盯着地图说。他觉得地图上泛起了大海的波涛，黑色的机影正从海面上掠过。接着，杜丘爬上了海滩，在黑暗中冲他苦笑了一下，便转身走向灯火繁华的都市，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矢村的胳膊垂了下来。——输了。自己恐怕是彻底的输了。毫无飞行经验地驾驶着飞机闯入夜空，又摆脱了自卫队战斗机的追捕，逃出雷达网的监视，神不知鬼不觉地在东京附近的海面上迫降，对这个疯狂的家伙，自己确实不得不另眼看待了。

“这下新闻界又要大作文章了。”

伊藤用充血的眼睛望着矢村。把北海道的警察闹得人仰马翻，一个人驾驶着飞机又冲破了自卫队的雷达网，如果再让他潜入东京，那么检察厅、警视厅乃至自卫队都要成为公众嘲笑的对象。杜丘反而变成了大闹天宫的英雄。说不定，报界还会对他表示同情呢。

“嗯。”矢村又把头俯向地图。“进入警视厅的管辖范围之后，我绝不轻饶他。”

“让他进入东京？”

伊藤绝望了。

“只能这样了。太平洋沿岸各县的警察即使封锁了要道，也绝不会是杜丘的对手。”

矢村决定把搜索的重点，放在警视厅管辖内的东京。

“也许这样做对你来说是合适的。可是他潜入东京后万一找到了横路敬二，把他杀死了怎么办？”

“……”

矢村不回答。

“不管你怎么样，我要想办法把他阻止在东京之外。”

说着，伊藤站起身来。

（八）

无线电里，再没有传出自卫队战斗机和雷达监视塔的呼叫声。

杜丘知道自己已经潜入雷达网的死角。不仅自卫队的飞机无能为力，连雷达也观测不到作如此超低空飞行的轻型飞机了。

杜丘继续进行超低空飞行。

如果一旦被雷达网捕捉到，那么这回出动的，就将不是战斗机，而是轻巧灵便的巡逻机了。让巡逻机盯住，凭自己的驾驶技术和飞机的性能，是难以逃脱的。为此，必须坚持低空。

渔火不断地从黑暗中显现出来，又消失在后方。有时黑黑的陆地上，还可以看见村落的灯光。

他看了看手表。从起飞到现在已有三个小时了。飞机的续航能力大约为四个小时。以每小时一百五十英里的平均速度计算，现在应该已到达东京附近。然而，光凭海岸线曲曲弯弯的形状，杜丘却认不出下面到底是什么地方。

过了一会儿，发动机突然传来了两声象要灭火似的呜咽。飞机的速度也明显地减慢了。糟了，出了什么故障。杜丘向汽油表看了一眼，指针指在零上。

——没油了！

寒风迎面吹进机舱。引擎很快就要停止工作，飞机开始迅速下降。没有时间多想了，必须马上迫降。机头向海面冲去，黑暗中波涛泛着白色的浪花。

飞机又传出了灭火前的哽咽声，杜丘全力关上风门。机身沿着泛起白沫的海边进入着水准备。飞机快要失速了，正在急速下降。

——关小风门使飞机滑行下降，等海面向视野扑过来的时候，再把风门完全关闭，继续俯冲，直到要冲入海中的一瞬间，再猛拉操纵杆。——

这就是远波教给他的着水要领。在进入海中之前要提起机头。使飞行水平，不，实际上是使机尾首先进入水中。人的眼睛是有误差的，如果把机头拉起得过早，就会造成迫降的失败。一般情况下，在你感觉已经冲入海中时，实际上离水面还会有几米的距离。

然而杜丘无暇再在心中重复远波的指示了。海水飞快地向眼前冲来，他紧握操纵杆，睁大眼睛瞪着前面黝黑的海水。飞机以每小时九十英里的速度向下猛冲，水平线已经到了前上方。

水的硬度和冲上来物体的速度成正比。飞快的子弹打到水面时，水面就会象铁块一样把子弹弹回空中。

以九十英里的速度俯冲的飞机，要是机头拉起得慢一点，飞机就会被海水撞击得粉碎。

死神向杜丘扑来。他闭上了眼睛。

第六章　潜回东京

（一）

各报社的日刊都对杜丘冬人逃出北海道一事大肆鼓噪：

《检察官逃亡使有关当局的无能暴露无遗！》
《杜丘赌命，黄夜驾机潜返东京！》
《对日本自卫队防空网必须重新评价！》
《杜丘孤注一掷，悍然逃亡！》

诸如此类五花八门的大小标题竞相点缀着版面。不过，它们的内容倒是大同小异。这些报道表明：各报社在获悉杜丘逃离北海道之后，都动员自己的分局去追踪杜丘飞机的去向。它们掌握的情报，甚至比警方和自卫队还要多。各报都登载了来自太平洋沿岸各海港目击者们的谈话。

最后一个目击者是茨城县的一位渔民。

——快到十一点的时候，一架飞机低空掠过，险些撞了他的渔船。这架飞机沿着海岸线，消失在那珂湊方向。

报纸上有关杜丘的消息就此截止了。各报都最后报道：从夜里十一点开始，茨城、栃木、千叶、琦玉等四个县的警察当局布下了警戒线，开始进行盘查。

这天早晨，矢村对他的部下布置了一项任务：监视东邦

制药公司的营业部部长酒井义广。

酒井被警视厅搜查一科的人紧紧地盯住了。

矢村认定，杜丘一定会在酒井的身边出现。

快到中午时，杜丘飞机溅落的现场被发现了。警视厅接到的报告说，一艘渔船在茨城县大洗街南侧的夏海海岸水中发现了一架飞机。它倒扎在四公尺深的海底，尾翼露出海面。

“水深四米。”

矢村接到报告后喃喃地自语说：这哪里是冒险，简直是找死！在漆黑的海岸，弄不好会冲入沙洲；只有四公尺深的海边，说不定还有礁石露头。在这样的险地，杜丘竟迫降成功了！矢村为之震惊。他想：“我无论如何也没有他这个胆量。”

杜丘没有落网。人们发现杜丘的足迹从飞机溅落的地方径直登上岸去，并在那里留下了换掉湿衣服的痕迹。他丢下了一个防水用塑料口袋。

杜丘已安然脱险，这是无疑的了。但他到达海边五十一号公路以后的行踪断掉了。有关当局猜测杜丘有可能北上水户市，再经过石冈、土浦潜回东京，或者在五十一号公路上搭车抵达鹿岛，再转佐原、成田混进首都。但是，在这两条路线上都没有盘查出杜丘来。

假定飞机低空掠过茨城北部为十一点以前，溅落水中为十一点半左右，那么，在五十一号公路上搭车前往距国营铁路线最近的水户市，大概就是近深夜一点钟的事了。他爬上岸时一定是浑身湿淋淋的，行动不方便，为了换衣服，还要花费些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国营铁路上没有火车运行，

杜丘应该隐藏在什么地方，或者搭上了什么车。反正，他没有落网。

第二天，第三天……。

就这样，五天过去了，没有任何关于杜丘的消息。

杜丘也没有在酒井的身边出现。对酒井的盯梢，并未经上级批准，因此，进行的也就并不十分严密。

十一月四日。

横路敬二的尸体被发现。

地点是在东京新宿区西大久保一家旅馆里。

这家旅馆，离横路敬二以寺町俊明的假名控告杜丘时住的地方很近。

新宿派出所里经手杜丘案件的小川刑警，认出死者就是寺町俊明。经过验证，果然发现死者的指纹和寺町完全一致。

矢村接到报告后，立即前往现场。

“死因是什么？”

矢村问先来的细江刑警。

“后脑有伤，晕倒后被掐死的。”

“够狠的了，凶器呢？”

“可能是石头一类的东西，凶手把它带走了。现场没有发现。”

“还有什么情况？”

矢村皱了皱眉头继续问道。他在想这会不会是杜丘干的。

“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据推断是在晚间九点钟左右。”

细江答道。横路约十天以前住进这家旅馆，他又用了个假名——多田公夫。是通过固定资产商的介绍来的。他携带的行李十分简单。住在这一带旅馆里的人，大多是些搞非法营生的歹徒，旅馆的管理员对房客的行踪，从不过问。对横路自然也不例外，管理员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每天去上班。

房客之间的往来更是绝对没有的。有的房间，夜里住着三个酒巴的男侍；有的房间，不分昼夜地打着麻将。旅馆里人们进进出出，在这一段时间里究竟有些什么人来找过横路，那更是无法搞清楚的。

“你们要想办法！”

矢村说罢，一扭头走出了旅馆。

他回到警视厅，把昨晚对酒井盯梢的搜查员叫来了。

“是三日下午九点左右的事么？”年轻的搜查员一边这样说着，一边很不熟练地翻起了笔记本。

“难道昨天晚上的事，你都不记得了！”

矢村蹙起眉头。

“请原谅。酒井昨天下午一点钟离开东京银座的总公司，去拜访老顾客，在半道上——大概到了三点钟，就再也盯不住他了。从那个时候起……”

“晚上也没有盯住？”

“是的。”

“好了！多派几个盯梢的，继续监视酒井。”

矢村一挥手，叫搜查员走了。

只靠两个搜查员去监视酒井一整天的活动，也确实不那么容易，一旦盯不住他，以后的活动，当然也就无从知晓了。

矢村眉头紧缩，叼起了烟卷，这时候电话铃响了。

“是矢村君么？”

听筒里的嗓音是伊藤检察长。

“是我。”矢村答道。

“杀害横路敬二的是不是杜丘？”

伊藤的声音微微颤抖。

“我们正在搜查。”

“矢村君——。”

听筒里的嗓音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了。“我要行使搜查指挥权，我认为横路被杀害和杜丘有牵连。你要全力以赴去追捕杜丘。希望尽快抓住他。”

“我知道了。”矢村冷冷地说：“伊藤检察长，如果单凭这么一道指令就能拿获杜丘，那可真要谢天谢地。”

“不管怎么样，”伊藤说，“杜丘已经潜入东京了，事态已经发展到我原来所担心的地步。不要忘了你曾经大言不惭地说过：在警视厅的管辖范围内绝不容许杜丘胡作非为。”

“好了，好了！”

矢村粗鲁地放下了话筒。

他狠狠地咒骂了一句：杜丘冬人！他摸了摸被金毛熊抓伤的左腕。细江进来了。他把一张小报递给了矢村。矢村默不作声，把它打开。是一份叫做《药界》的产业报纸。

矢村看到一条标题：《东邦制药公司可能停止A＝Z的研制工作》。

“A＝Z是什么东西？”矢村放下报纸问细江。

“是一种神经阻断药，”细江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我向产业界报社的记者了解过，东邦制药公司在研制抗精

神失常药方面遥遥领先。这个 A＝Z 据说已经完成药理试验，开始进入生产阶段，是一种全新构造的新药。后来，产业界接到了研制工作停止的消息。这很奇怪，东邦下了那么大的本儿……”

“神经阻断药是起什么作用的……。”

“简单一点儿说，就是象麻醉剂一样的东西。起抑制兴奋的作用。由于神经阻断药的出现，过去的一些不治之症，也有希望医治了。这一类麻醉剂应用范围很广，例如使用其中的某一种，可以引出潜在的精神病巢，使它变为幻觉以进行观察。由于抗精神失常药的进步，精神病院的阴森气氛大为减弱，欧美各国的出院率在猛增。”

“那又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这个消息和我们搜查的案件有没有关系，不过，我总觉得还是应该向你报告的好。”

“你们要继续搜集情报。”

“好。”

细江拿起那张报纸出去了。

“神经阻断药……”矢村在头脑里玩味着，领悟到案件的深处隐藏着什么复杂的东西。细江是一个老练的搜查员，他从来不说大话，而且嗅觉灵敏。他一定是从A＝Z研制工作的停止中嗅出了个什么可疑的气味。难道这是开始接触到犯罪的冰山一角了吗？

不过，酒井义广在罪行和他自己之间却使用着强烈的阻断药。

（二）

一个男子和杜丘打了个照面，他瞥了杜丘一眼。

这是在长野市火车站附近饮食店街的一家小酒铺里。

快到晚上九点了，来客还不见少。最多的是工人。这个男子的年龄，看上去和杜丘差不多，虽然不象个工人，脸庞倒也晒得黑黑的。杜丘正好和他并排坐在柜台边儿上，没有办法避开他。

杜丘尽量低着头喝酒。

这个男子的拇指微微翘着，显示他的一双手很灵巧。

他犹豫了一会儿，向杜丘搭起话来："您是不是出来旅行的。"

杜丘回答他："也可以称是旅行吧。"

杜丘的领子虽然早已警惕地提好了，可他还是感到这个男子射过来的视线刺痛了他的面颊。

"潜逃的检查官，看来已经突破警戒线了。"

酒铺里的电视在新闻里报告了杜丘去向不明的消息之后，那男子这样说道。

杜丘觉得刚刚咽下去的一盅酒蓦地噎住了。他心里一震：危险，找个机会赶快离开这里。

"多么了不起的一个人，"男子将酒一饮而尽，并且长叹一声，"如果我也有象他那么大个胆量……。"他已经有几分酩酊之意了。

"为什么？"

杜丘问了一句，但又立刻感到有些后悔。

“我是偷偷丢开妻小出来的，”男子的嘴角上流露出微微的笑意，“我的妻子是个极温顺的人。”

“既然这样，为何离开自己的家庭呢？”

男子的谈吐引起了杜丘的兴趣。

“我讨厌我妻子的那股温顺劲儿。你不想听这一类事，是不是？”

男子眼盯着手中的杯子说。

“不，我并不讨厌。”

柜台上的酒壶，已经喝净五壶了。

“我的妻子认为我在公司步步高升，年年月月领回工资，一直到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其实，在我们的公司里，虽然拿工资不发愁，可是哪里有一点升官的机会。即使当上官了，至多当个科长罢了。当上了科长还要没完没了地向自己的上级点头哈腰，只要你稍微流露出一点对他们的反抗，立即给你撤职，降为平民百姓。你当一个科长，又能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什么乐趣呢？”

男子叫人又递过来几壶酒。

“妻子死死认定，只要仰仗丈夫，工资袋永远会到她手里。这当然比挖苦丈夫‘无能’好得多，可我受不了这个。我并不讨厌我的妻子，她是一个好女人，对我照顾得很周到。”

“你说的意思我懂。”

杜丘接了一盅男子斟过来的酒。

“后来，我对妻子温柔恭顺地完全信赖我，越来越忍耐不住了，心里憋得厉害，不久又开始感到上班也是一桩痛苦的事情。”

“于是你就撇下妻小……。”

“过着毫无乐趣的生活，还受到妻子全付的信赖，心里怪不是滋味，你说是不是。”

男子似笑非笑，要哭没哭地看了一眼杜丘。

“你的夫人一定很焦虑。”

“她是个美人，很快会另有男人的。你看这个玩意儿。”

男子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东西，是用金银丝编的精巧的小人。好象是个女人，胸部用金银丝打旋隆起的乳房怪逼真的。

“这是我的妻子，是我自己编的。我就是靠做这些胸坠、花别针沿街叫卖，走江湖的。有一天下班回来，半路上看到一个外国人在卖这玩意儿，我一眼看中这一行当了。他叫钦德勒，我就说服了他把我收下做徒弟。我看着那金丝银丝变成各种玩意，好象窥见到童话世界。我编了这个妻子小人儿，是有心向她赎罪。”

杜丘把那件小玩意儿接过来看了看。他觉得在金丝银丝编出来的小像深处蕴藏着不可思议的生命力。难道编这个金银丝的手指头尖儿，是带有什么法术之类的奥妙么？杜丘觉得：这个男子也怪，钟爱着自己的妻子，偏又要远离这小康之家。在外面四处放浪、却又虔诚地编着自己妻子的像。他说妻子很快就会另有男人。看来，他并不打算重返家园。

“我看着那潜逃检察官破罐子破摔、孤注一掷的行动，就觉得他过的人生比我更加真实。沿街出售童话世界固然不坏，可是，象他那样把自己的敌人一追到底，这才是个真正男子汉的作为。不过，如果我象他那么干，我会立刻落网。”

“他也许只是一味地逃脱法网。”

“不，绝不是！”男子用力摇了一下他酩酊了的头。“他是无辜的，无辜的人，有时也不得不潜逃，就象我，可我没有仇人，找谁一追到底呢？只是一味地觉得有什么东西追着我，逼着我。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又无从知道。”

男子的脖子，象个纸糊的老虎头，机械地左右摇摆着。

杜丘知道横路敬二之死，是在自己乘坐的火车过了甲府一带之后。

——横路死了！

晚秋的阳光，在杜丘的视网膜深处蓦地消失了。

仅有的一个证人被害了，怎么办？杜丘把怅然的视线投向窗外。窗外是一片葡萄园。杜丘一直紧绷着的心，就此忽地松弛下来，就象用石子堆起的阁楼倾刻倒塌了。虽然说阁楼倒塌是杜丘意料中的事，但是，一旦真的倒塌，空荡荡的，连个残迹也没有留下。心中的怅惘化做一阵风，把阁楼倒塌后剩下的砂子也刮走了。

杜丘再一次把视线转移到报纸上。

《凶手是潜逃检察官杜丘冬人？》

在醒目的标题下，报道了凶杀现场的情况。搜查本部虽然没有发表肯定的意见，但是根据报道的内容来看，他们倾向于凶手是杜丘这一看法。报道文章的调子让人感到：横路加代是被勒颈致死，横路敬二是先被击昏后再勒死的，与前一次凶杀手法相象；杜丘冬人追踪横路敬二至北海道后摆脱警方的围剿，逃入深山顽抗到底，最后孤注一掷，黄夜驾机潜入东京，这一切都是为了矢志不移地对横路进行报复。

——矢志不移！

曾经确实矢志不移过——为了报仇，为了弄清真相。可现在，统统成为泡影了。既然横路夫妇已经被害，除非杀害朝云忠志的凶手交代罪行，不然，就再没有指望得到伸冤昭雪了。

杜丘倏地感到浑身上下一点气力都没有了。

看来，凶手是在一直等待着对横路下毒手的机会。如今，杜丘再一次发觉自己竟主动地钻进他们设下的圈套，中了他们的奸计。警方认为：杜丘驾机降落茨城县，中断行踪后已潜入东京。杜丘即使如何表白自己没有杀害横路，也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因为杜丘为了潜入东京，不但进行了大迂回，还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藏藏躲躲。人证倒是有一个，就是沿街叫卖童话世界的汉子。可他也并不一定记得他的脸庞长相。何况那时他已有几分酩酊。

杜丘觉察到自己万一被捕，申辩是丝毫无济于事的。为他设下的钢铁圈套，咯吱咯吱地开始咬合起来，越挣扎则扣得越紧。

《为追捕杜丘而全力以赴》

报纸上登载着一则消息，说警方成立了一个搜捕杜丘的专门班子。

报道说：杀害横路敬二的凶手如果真是杜丘，无论是东京检察厅、还是警视厅，都被逼到最后一条死路上了。再不允许有任何的失手。

——大反攻就要开始了！

想到这里，杜丘禁不住吸了一口冷气。现在要去的地方

不是北海道，而是要闯入权力庞大的警视厅和东京检察厅森严戒备下的东京。这两个机构要是施加起压力来，那简直就是铁壁合围。对此，杜丘是再熟悉不过的。

——这列火车有危险！

杜丘想到：既然他们认定我是杀害横路的凶手，警视厅会全力以赴来捉拿我。何况，在横路被害之前就已经兴师动众了。可以想见，列车一驶入东京区域，警察就会上车进行盘查，首先是在东京口上的八五子车站。

杜丘离开了座位。再不能犹疑了。列车进入大月车站，杜丘迫不急待地跳下了车。随着对潜逃生活的习惯，杜丘对外界的反应也开始象野兽那样敏感：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刻采取行动。他的举止和思维神经已形成了某种协调的本能。

杜丘走出了车站。

火车站的检票员歪着头迷惑不解地看着这个身躯颀长的汉子毫不吝惜地递过一张抵达东京的车票后匆匆离去。

杜丘顺着二十号公路向猿桥方向走去。这时，刚过正午。

深秋的太阳放射着淡黄的光芒。树叶已开始落了，红灿灿的冈峦把山脚伸向公路边。

杜丘打算从猿桥登上山路，经三头山，越过云取山和秩父山相连的山脊进入东京的境界。从这里跨入西多摩郡，再到五日市，便有八成把握进入东京了。

为了避开警察的追捕，再大的迂回也在所不惜。杜丘在鹿岛滩溅落后，在五十一号公路搭上卡车，到达水户市。过夜后再开赴东京，这是通常的做法。不过杜丘没有这样做。他搭上一辆卡车当夜抵达福岛县的白河，再由白河北上

至郡山，转入新泻县来到长野市。从太平洋迂回到了日本海。

后来，他通过报纸了解到他选的这一条路线对极了：茨城、枥木、千叶、埼玉等县都早已布下了警戒线。如果他当时径直奔赴东京，落网是确定无疑了。

如果，当真落网了，那么，冒着生命的危险夤夜驾机，避开雷达，躲过自卫队飞机搜索，长驱万里的一番苦心经营就会成为泡影，他的潜逃生活也就不能发挥任何作用而毫无价值地葬送掉了。目前，比果断勇敢更加需要的是野兽般的谨慎了，敏感地探知危险的信号。这点，杜丘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

杜丘沿着溪流，踏着山峡的小路，往上登去。在溪流两岸，小绶鸡"吱吐呵、吱吐呵"地高声叫个不住。空气芬芳清新。

——潜入东京以后怎么办？

杜丘的头脑里，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如果横路还在，那还有希望设法找到他，让他交代诬告的罪行和他的幕后操纵者，顺着这一点线索，可以弄清操纵者不可告人的动机。可是现在横路死掉了，剩下的唯一出路只有是查明朝云忠志的死因了。

——能查明么？

要查明死因，首先要解开朝云和猴子服用阿托品的容器之谜。这个谜解开了，便可知道凶手是用什么样的手段，让朝云和猴子喝下药去的。要解开这样的谜，眼下除了一个烟雾的线索以外，再没有别的了。猴子和狗熊，在新宿见过酒井义广的女人，还有她饲养的那只受伤的斑鸫，这些都紧紧

地围绕着一个——烟。

“抽烟吐出的烟雾。”

杜丘吸着香烟嘟囔道。莫非烟雾能带上阿托品？不，不可能。想到这里，杜丘苦笑了。

“阿托品又是幻觉剂，这个谜到底……。”

杜丘感到这个谜怕要永远解不开了。

可是，不管解得开还是解不开，总不能就此罢休。横路夫妇已经被害了。事到如今，杜丘不再去想伸冤昭雪了。

就是去想，也没用。伸冤昭雪恐怕是不可能的了。他死了这条心，心里也就不再感到那么压抑了。即使能得到伸冤，杜丘已经失去了的东西，不会象蜥蜴尾巴那样能重新长出来。其实，即使失而复得，那也不再是杜丘所乐意的了。细想起来，他做检察官的那一段生活中，也拖着一条尾巴。你尽管身为检察官而自命不凡。但是，在别人看来，你不过是个拖着一条尾巴的人，很丑。那是一种虚伪的生活，自己也许是标榜着主持正义，然而却对无辜的人判罪。

只有在自己当了逃犯后，才懂得了蒙受不白之冤的份量有多么重。检察官这种职业，总是需要有人担当起来的。但是，杜丘对它毫不留恋。何况，他已经看透了行使正义的所谓权力是个什么东西：它不过是个诸如心地单纯的年轻人，带着猎枪兴高彩烈地围剿好端端的另一个人这类龌龊行径的无限积累罢了。

杜丘意识到自己千辛万苦潜回东京，与其说是为了伸冤，不如说是为了报仇。是一个男子汉的报仇。报仇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杜丘早已从幸吉老人身上学到了。老人的仇敌是一只野兽，其实不报也罢。但他山居四年之久，最后和巨

大的金毛熊进行了几乎是赤手空拳的搏斗。他让金毛熊吃掉了。有人会说："何苦呢。徒劳无益。"可是，幸吉老人想的，不是什么有益还是无益，而是斗争，——这是他生存的意义。

杜丘也是如此。他要斗，也许他被斗倒在地。但是就此作罢，他是断乎不甘心的。为了报仇，杜丘坚决地向东京走去。

即使没有明天，也要求得今日的生存。

他一鼓作气，攀登了两个小时。山峡的小路沿着溪水弯弯曲曲，把最后一个村落甩在下面。杜丘坐下来歇了口气。再过去不远就是进入东京的境界。只要跨过这个境界，就可以一直到达奥多摩湖。杜丘打算从这个地方沿着秋川的一条支流，抄近道走到数马，在那里过一夜。

背后的树林子里传来象是野兽走动的声音。杜丘猛地跳起来。他马上发现自己是这样地神经过敏，不禁苦笑了起来。这里不是北海道，不会有熊。

从树丛里窜出来的是一条小猎狗，见了杜丘，摇着尾巴凑过来。杜丘摸摸它的脑袋，猎狗就显出疲惫不堪的神情，伸开四肢趴下了。

——是一条迷了路的狗？

它的脖套上嵌着一张东京的养狗执照。可能和它打猎的主人失散了。爱迷路的狗多半都是西洋狗。日本狗是很少迷路的，它们嗅觉灵敏，回窝本领高强，一旦和主人失散，不是很快能找到主人，就是回到主人的轿车旁。西洋狗就不是这样，它们心眼儿少，迷了路，碰到谁就跟谁走。

这一条小猎狗，象是属于后一种类型的。

杜丘又开始向前走了，狗跟着杜丘跑在前边。杜丘很想把它赶开，可是又怪可怜的，就让它跟着吧。哪怕是条狗，有个伴儿，还是让人心里高兴的。杜丘这么想着，脚底又有劲儿了。带它走一段，也许主人会找来的。这条狗很惹人喜爱，主人一定在到处找它。

——狩猎！

这一项冠以体育运动名称的杀戮游戏，杜丘早就不干了。细想起来，人生不也是跟狩猎一样！在这个社会上，男人猎女人，女人猎男人，猎权猎势，更猎仇人。在名利地位面前，一切的一切都成了捕猎的对象。对野兽的狩猎是有各项规章制度的。人对人的捕猎，可就没有了规矩，狩猎起来格外凶狠。你要想免遭他人猎获，你就得对上级献媚，对同事尔虞我诈。

杜丘想起沿街叫卖童话世界的男子，他说总觉得背后有什么东西追逼着他。杜丘想：他说的那个“什么东西”，不就是人生吗？

一直跟着他的猎狗，不知闻到什么味儿，跑进了树丛里。

——如果我也有如此敏锐的嗅觉！

根据应用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的硫酸试验，证明了狗的嗅觉灵敏度为人的一亿倍。如果人有如此之嗅觉，朝云忠志死亡之谜就不难解开了。

他走过了写有“由此属东京都界内”的界碑，心中并没有产生什么特别的感慨。逃出东京那一天是九月下旬，今天是十一月五日，从那时起，已经过了五十天了。如果说有什么感慨，那就是，自逃出后的第五十天又经山路重新进入了

东京，仅此而已。

从这个地方开始，又进入敌人的大本营了。

杜丘的脑子里现出了矢村的面容。

猎狗又追上来了.吐着长舌,把又一次捕猎失败的恼怒，化做一股汗水，不住地往外冒。

小路在奥多摩湖附近和一条旧路相接。这条旧路，是古时候人们逃避旅途关口检查的小道。小偷、强盗，以及各种各样的罪犯，经常从这一带走过。看来，古今的罪犯们所能挑选的路，是多么大同小异。

东京市政工程处修的一条由数马通往奥多摩的游览公路，穿过山腰破坏了寂静的野影。

杜丘停住了脚步。他看到路旁的一张蜘蛛网，它挂在树梢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几何图形。杜丘看着它，想起了在朝云忠志死去的院子里挂着的蜘蛛网，它的形状没有规律，和现在看到的蜘蛛网成为鲜明的对照。

——难道是患公害病的蜘蛛？

当时，来查现场的一个警官，这样地嘟囔着拍下了院子里的那个蜘蛛网。那张网看上去好象才结了一半，看不出什么象样的几何图形来。

杜丘眼前的这张蜘蛛网，相比之下，精致得看不出什么破绽。不知是什么蜘蛛，浑身黑黑的，在那里竭力抓住落网的小昆虫。

这时，啪哒一声，有一只很象斑鸠的小鸟扑来，刹那间就把蜘蛛衔起飞去。

“小鸟也吃蜘蛛！”

杜丘眼看着自然界的弱肉强食是这样的残酷，不由得感

叹了一声。

他看见有一个人从右边树林子的斜坡走下来，象是一个打猎的。可是，手里没有枪。杜丘本能地加快了步伐，他要尽可能避免与人接触。

“喂！”

那人的声音从杜丘背后袭来。

杜丘放慢了步子。狗对这个人没有做出反应，可见他不是狗的主人。

“什么事？”杜丘答道。

“这条狗是你的么？”

这个人看上去有四十岁左右，走过来，指了指猎狗。

他的手腕上套着狩猎督察员的袖章。八成是这一带的猎友会会长之类的人物。杜丘下意识地把视线从他的袖章避开了去。杜丘似乎感到这袖章散发着权势的气味。

“不是我的狗。”杜丘尽可能简短地回答。

“那么是一条迷路的狗了。”带着袖章的人眯起眼睛端详着狗：“是条好狗！”

“它自己跟上我来的。你领上它去找主人可以吗？”

带袖章的人，把好奇的眼光掠过杜丘。一阵不安涌上杜丘的心头。

“这倒可以，不过，你呢？你到哪儿去。”

“前边有辆车等着我。”杜丘含糊其辞地回答。

“那么，我们是同路了，我愿意奉陪。今天我是出来督察的。”

“不，不，我有事急着要去，请你不必了。”

杜丘丢下正在给狗拴绳子的督察员，匆匆上路。

“喂，等一等！”

督察员大声喊道。

“还有什么事？”

“我还没有问你贵姓。”

督察员急急忙忙地跑来。

“不必报姓了吧。”

“不过。”

督察员终于追上了。

在这里是不便跑步甩掉他的。杜丘的眉头不觉又蹙了起来。

“等你的车在哪里？”

“还在前边。”

不知道这个督察员，是爱说话，还是对他已经有了疑心。杜丘感到有些忐忑不安了。在山村中看见有人穿着簇新的深蓝毛呢料西服和考究的秋衣，任何人都会觉得奇怪。如果再发现前面没有车子，就更有理由大加怀疑了。杜丘发现督察员的视线落在了自己沾满泥土的鞋上。杜丘有点沉不住气了。但是这里的山路，又只有他们脚下的这一条。

“过去，我们在什么地方见过面？”

“没有。”

杜丘极简单地否定。他真想冲他喊一句：“你有完没完！”

“我就住在前面的数马。”

督察员说道。

他住在数马！杜丘觉得这一下没救了。要设法找借口尽早离开他。叫他陪着到数马，在那里的结果，将是不堪设想

的。杜丘顿时忘了饥饿和疲劳。——这只猎狗！坏就坏在这只猎狗。如果不让猎狗跟着，也就不会陷入眼前的困境。真是犯了一次极大的错误。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喂喂！你看！”

督察员紧张的一叫，使得杜丘猛地回转头。

猎狗正有力地拽着牵绳，向着路旁的树丛拼命地摇尾巴。

“这准是个大家伙，说不定是只野猪。”

督察员说。

“那么，我就此告辞了。”

说罢，杜丘撇下督察员和狗，加快了步伐。身上冒出冷汗来。在督察员和猎狗赶来以前，要尽可能拉大距离。

杜丘走得飞快。

（三）

五日晚上刚过十点钟，矢村接到一个报告。报告人是数马的狩猎督察员。他在报告中说：有一个和潜逃检察官一模一样的人，沿着南秋川向下游走去。

狩猎督察员，回到家，饮着晚饭前的一盅酒，蓦地想起了前些日子报纸上的照片。于是他把白天在山村中遇到的事打电话告诉派出所。派出所认为杜丘不是走出东京境界而竟会进入东京境界，实在不可信，因而也就反应冷淡。但还是由五日市派了一辆警车带着杜丘的照片，在三个小时以后开到了督察员的住处。督察员看了一眼照片，即刻断定在山中

和他相遇的就是这个人。

“蠢货！”矢村狠狠地训斥了下级。当时如果立即报告，杜丘也许就会落入警戒网。

矢村苦丧着脸看地图。杜丘沿河下来的路，到了数马以后伸向奥多摩湖，然后，由这里分成通往山梨县盐山市的青梅公路和通往大月市的大马路。如果，越过大菩萨山口，则可以经由天目山栖云寺到达二十号公路。

“杜丘究竟是从哪一条路线来呢？”

矢村问连日来忙于搜捕杜丘，面带倦容的警官们。

“杜丘感到坐车直奔东京有危险，可能是在盐山市或者大月下车以后，步行越入东京境界的。”

细江答道。

“从哪里上火车的？”

矢村仍然苦丧着脸。

“如果他从中央线过来的话……，”细江边说边显出这种事不大可能发生的神情说：“难道他是从水户去郡山，再由新泻、长野绕过来的么？”

“对！”矢村呻吟着说：“他先退到离东京相反方向的东北地区。”

“也就是说，他没有……”细江嘴里迸出半句话来。

“对，”矢村的苦相上这时又带上了一层阴郁的色彩，“如果他今天当真到了东京，说明杀害横路是别人干的。”

“可是，这……，”细江把忖量的视线停在半空，“会不会杀了横路以后，为了搞一个自己不在现场的假象……。”

“不！”矢村摇了摇头。“杜丘现在是豁出去了，这不假。可他不是那种搞小动作的人。不过，那个狩猎督察员看

错人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那么，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要对旅馆、饭店进行一次统一搜查，还要在各个关口布置警戒、进行盘查，火车、飞机更不能放过。绝对不能叫他跑掉，要把他象熏蚊子一样熏出来。”

矢村紧锁眉头，气势汹汹地说道。

这时，电话铃叮呤一声响了。

矢村从一个警官的手中接过电话，立刻高喊一声：“什么！酒井义广和青山祯介碰过头？你说碰头的一共有三个人？那一个人是谁？搞不清楚么？什么，可能是城北医院的院长？那不是精神病院么？好！明天你们设法搞清楚那个人是不是院长。如果是院长，可以多派几个人，好好搜搜那个医院。对，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为止。”

“警长，是有动静了么？”细江问道。青山祯介是朝云忠志的同事，北岛龙二是与他同属厚生省的药务科长。朝云死的前一天，就是他们三个在朝云家里呆到很晚的。

“对，有动静了，”矢村缓慢地点了一下头，“既然精神病院院长也在其中，那个 A＝Z 研制工作的下马，会不会和这有什么关系呢？”

“会不会是搞什么人体实验之类的？”

细江一向温柔的眼里忽地闪出了一道光。

“传闻精神病院的经营管理非常乱，细江，你去查一查城北医院。”

“如果打听不出什么名堂，能不能威吓一下？”

“到这种时候，也只好那么办了。”

矢村冷冷地说。

（四）

武川洋子——。

她的住宅，虽然说不上多么奢华，也算得是中上等的了。二层楼房和六百平方米左右的院子被大谷石环绕着，俨然象一座体面的官邸。

它座落在东京世田谷区经营的天祖神社附近。

武川洋子离开她的家是在下午六点刚过。

杜丘缓慢地从一个附近的背阴处闪了出来。杜丘向来对妇女的服装不感兴趣。他不喜欢花枝招展。喜欢简洁、轻便。武川洋子的穿着正是这样。她穿着年轻姑娘爱穿的斜纹布细腿裤。

武川洋子到了大街，要了辆出租汽车。杜丘总算也及时要到了。

汽车开到涉谷后，在原宿停下。

武川走进一家开设在楼房里的酒吧。过了一会儿，杜丘也进去了。这家酒吧有一种异国风味。本来，东京本身就是各种风味的混合体，何况象夜晚里开放的鲜花一样的酒吧，更说不上它究竟是属于哪种风味。其实，这也许就是纯粹的东京风味吧。

酒吧内能够看到十来个女招待。顾客当中，外国人也不少。

武川洋子正在服务柜那里，和她同年龄的女招待面对面地坐着。从杜丘的座位上，听不到她们的讲话声。

杜丘要了一杯威士忌。

挨着他坐的一对外国人的谈话声飘入杜丘的耳朵中。乍一看，他们表情十分认真，好象在密谋刺探情报，可细一听，原来是在讲一些内容猥亵的话。

“您从哪里来？”

一个女招待见孤伶伶地喝酒的杜丘，凑过来搭讪。

“也说不上是从哪里来。”

“您的工作呢？”

二十六、七岁，微微发胖的女招待发觉自己的问题提得可笑，便嗤地笑了。

“我没有工作。”

“哟，真叫人羡慕，不过，你可不象没有工作的。”

杜丘不理她，尽管自己喝酒。

“你活象警官，冷冰冰的。”

女招待把自己的手掌放在杜丘的腿上。

——她说我活象警官！

杜丘过去听说过：没有一个酒客当自己被别人问到你是不是警官的时候会生气的。警官这个字眼儿，好象能使酒客感到几分陶醉。这也许是因为警官身上有着一般人几乎业已丧失殆尽的追踪目标的本能吧。

“警官！”

杜丘在内心里把这个字眼又嘟囔了一次。

“去它的吧！”

他这样想，警官没有什么本事，可是，他们偏偏很阴险……。

“在那儿说话的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

杜丘用下巴指着正在和武川洋子谈话的人问道。

“她是三惠，你认识她吗？”

“不认识。三惠旁边的呢？”

“她是三惠在银座时代的老同事，听说她现在是很有钱的寡妇。你去向她求爱不也挺好的嘛！”

“我可没这个想法，不过，我倒想找三惠谈谈，等她们俩聊完了再谈也不晚。”

“行，我一会儿就告诉她，你的目标，原来是三惠！”

“也许是吧。”

杜丘模棱两可地回答。

他看到走过去拿混合酒的女招待向三惠咬了一下耳朵。三惠随即手里拿着酒杯过来了。

“我可见过您？”

三惠歪了一下头，拿眼睛瞟了一下杜丘。

“不，我们是初次见面。”

“那我可该高兴了，蒙您这样一位仪表非凡的先生招呼。”

三惠从她的唇缝里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看上去，三惠和武川洋子年龄差不多。面部表情稍带凶相。可以说，她的表情富有个性。她的胸部高高隆起。

“我想求你一件事。”

“什么事？”

在三惠的眸子里闪出了好奇和警惕的光芒。

“我想打听你的一个熟人。如果你告诉我，我送你十万元。喏，先给五万，剩下一半，你讲过之后我再给。”

“哪一个熟人？”

三惠听说给十万，不由得把自己的嗓音尽量压低。她看

杜丘的表情并不象在开玩笑。

"在这里没法讲。"杜丘说。

"你是不是私人侦探？"

"不是。"杜丘摇了一下头。酒吧内灯光暗淡，没有人能认出他是杜丘来。"有点理由，要了解一下，必要的时候还是麻烦你给查一查，报酬还会增加的。你看怎么样？"

"不过，到底是谁呀？"

三惠显得有些害怕。

"在这里不便说，我会在电话里详细告诉你。你也在电话里回答我。我和你见面，只有这一次。我绝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那，报酬可就拿不到了呀！"

三惠半开玩笑地试探。

"好吧，我相信你，在这里就给十万。"

"我答应，"三惠看到对方还算爽快，点了一下头，"我有点害怕，不过，你不象是个坏人，可以试一试，任务完不成，我还会把这笔钱还给你。"

"不，你用不着还我。"

杜丘提防着周围的视线，把钱递过去。三惠巧妙地把纸币塞进胸罩里，在一张纸片上写上她的电话号码，随手交给了杜丘。

"你真的相信我？"

"当然，就那么一点钱，溜掉了对你自己也不合算的。这事，不要讲出去。"

"好，我知道了。"三惠用眼盯了一下杜丘说："不一定都用电话，下班以后直接见面也可以，如果方便的话，到

我的房间里来也没有关系。”

“那就不必了。”

“别曲解我的意思，我看你孤苦凄凉，准不是坏人。”

“谢谢。总之，我给你去个电话就是了。”

杜丘说完，离开了座位。

三惠把他送到大门外。一个不知名的男子，在秋风中挪动着颀长的身躯，从三惠的视线里消失了。分手时男子向三惠略微点头的神情，深深地印在她的脑海里。在他精悍的面容中不知怎么泛有一丝悲哀。他没有笑过一次。

这个男子打电话来，是第二天清晨。三惠本来在心里抱着一点希望：他会不会深夜里给我打来电话。

“我请你调查的人，是武川洋子。”

“武川？”

当他的低沉有力的嗓音传过听筒时，三惠感到出乎她意料之外。她原来猜测可能要她调查酒吧常客中的公司经理一类人的私生活的。

“是武川洋子，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要调查她，我想知道她结婚住进那幢楼房以后的事情。”

男子的声音显得很沉着。

“这，我不用调查也知道。”三惠猜测这个人是在替打算娶武川洋子的人进行调查。

“武川洋子原来在银座酒吧的时候，有个叫武川吉晴的，当时快有五十岁了，是在运输省的海运局里工作的，他看中了洋子。说也怪，这个武川吉晴一直是单身，也没有家庭负担，还拥有一块不小的地皮，洋子动心了。这样的条件，就是换一个别的女人，也会动心的。”

“武川吉晴是什么时候死的？”

“我记得，是在今年八月初。他们结婚好象有两年了，如今，洋子是百万富翁了。”

“是八月初……”。

话筒里的嗓音只说了半截。

“是在八月初。”

“你知道他是死在哪个医院么？”

话筒里的声音开始有些急促起来。

“是在城北医院，是所精神病院。”

“是精神病院？”

“详细情况我不了解，据说他是在死前三个月住的院。他脾气古怪，忌妒心很重，最后就严重发作了。”

“原来是这样。”

听筒里的声音若有所思地说：“那么，那一家酒吧的常客中有没有叫酒井义广的？”

“是东邦制药公司的酒井部长？”

“是他！来过么？”

“来过……。”三惠忽地感到有些奇怪。这，有点儿不象是对私生活的调查了。“酒井部长是洋子的常客，这有什么问题么？”

“不，”听筒里回答，“你看见过武川洋子养的一只受伤的斑鸫么？”

“斑鸫？”

三惠感到莫明其妙，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

“你不知道么？”

听筒里的嗓音变得沉郁起来。

“我没有听说过。”

“那么，你能找她从侧面了解一下这个事么？”

“是了解她养没养过斑鸫的事？”

“对。”

三惠疑心他是在开什么恶劣的玩笑。可是，他说“对”的嗓音，就象根银棒砸下来一样沉重。

“要了解什么时候开始养的，现在是否还在养，以及喂什么饲料。那一只斑鸫喜欢吃人们吸香烟吐出来的烟雾，你设法让武川洋子主动提起这件事情，你不要先提烟雾的事，但要尽可能详细地了解一下有关烟雾的情况。”

“斑鸫喜欢吃烟，有这样的事儿？”

“真有这事。另外，把武川吉晴住院前后的病情也给详细打听一下，哪怕是很细小的事情也不要听漏，死亡理由和死亡登记表上填写的病名也要问清。”

“这样的事情，我能做得到吗？”

“你一定能做到的，”听筒里传来有力的声音：“你去找她喝杯啤酒，聊聊天，顺便就能问出来。武川对你是不会隐瞒的。”

“等一等，等一等，这个事是不是跟什么犯罪有关系？”

“我现在还什么都不能告诉你，请你放心，我绝不会给你添麻烦。啊，对了，另外也打听一下武川洋子和酒井义广现在是不是还有来往，如果没有，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越详细越好。”

“……。”

这样，自已会不会出卖武川洋子呢？这种担心紧紧地抓住了三惠。

“你什么时候去见武川洋子！”

听筒里的声音在问。

“明，明天……。”

三惠的回答有一点慌张。自己的同事，不但捞到巨额财富，当了个悠闲的太太，还到原来自己工作的酒吧来喝酒。在三惠的心中平日积累起来的对武川洋子的忌妒心情，这时，被听筒里的声音激了起来。三惠想：如果武川吉晴是洋子谋杀的话，那可就……。

“那么明天晚上我给你去个电话，如果你问出来的情况令人满意，请让我再付五万元。”

最后，听筒里传来了一声“再见”。

听筒里的声音还在三惠耳边回荡。那个男子，究竟是什么人呢？三惠感到那个男子身上有一种赌徒、侦探所没有的异样东西。他很有礼貌，可又显得忧心忡忡。

第七章　大包围网

（一）

那个男子打来电话，是在她下班回到新宿公寓以后。

“是我。”

那个男子这样说。

“我正在等着你的电话。”三惠的口气有些急促。因为等电话的心切，正在焦急。“不过，我把消息告诉你以前，能不能到我这里来一下，要不，我就不告诉你啦！”

三惠，借着有几分醉意，吐出了心里话。她很想利用这次机会，和他交个朋友。说实在的，那个男人的身上确有着一种促使三惠这样做的东西。

“今天晚上有困难。”三惠感到那个男子象拿着话筒苦笑了一下。“明天晚上可以，可是你听来的消息呢？”

“好吧。”三惠感到有一点遗憾。很少有男人能谢绝女人从寓所发出的邀请。不过，这一点又使三惠感觉到了那个男子的稳重和有骨气。三惠便把希望放在明天晚上了。

“武川洋子捡到被汽枪打伤的斑鸠是七月中旬，小鸟八月底就死掉了。香烟的烟雾飘到鸟笼子的时候，小鸟就拍打着被打折了的翅膀拼命吃烟。”

“原来是这样。”

那个男子的嗓音，不知怎么，包含着忧郁。

“小鸟死的时候，”三惠躺在床上，把从洋子那里套来的话，一五一十地用电话说给那男子听。

小鸟的翅膀是折的，不怎么愿意吃练饵，钓鱼用的鱼饵倒是吃一点。开始用它的喙啄烟，是在它死的前五、六天。好象是拼命地吃。

它死的头天夜里，洋子把鸟笼子放在了窗户旁边，淡淡的月亮悬挂在半空。月光透过污染的大气，灰濛濛地从院子里的树丛间隙散落到鸟笼上。这时不知怎的，一直蹲在笼子里的小鸟猛地拍打起翅膀来。

它拍得太猛了，洋子以为来了猫或者蛇，过去看了看，可是什么也没有。她看到渐渐地变得无力的小鸟，突然发起疯来。那真是名符其实的发疯。

洋子蓦地吃了一惊，小鸟在那里竟用它的喙拼命地要吃灰濛濛的月光，那个姿势和它吃烟的时候完全一样。

是把月光和烟雾搞混了么？洋子当时这样想。洋子感到不应该让小鸟再累下去了，于是她把鸟笼子拿到里屋来。这时，小鸟摊开双翅躺在笼底。

第二天清晨，小鸟已经死去了。

“请等一等，你是说小鸟把月亮光误认为是烟雾？”

那个男子在听筒里象背书一样地问。

“洋子认为是这样。吃月亮光结束生命，我觉得挺罗曼蒂克的。”

“是月亮的光芒……”

听筒里的声音喃喃地说。

“另外，武川吉晴先生的死因，是因为肝功能紊乱，得了一种叫做肝——什么来着。”

“武川住院以前的症状呢？”

“这个……。”

三惠突然变得言语支吾。

“这个事，是不是洋子叫你保密？”

“是。”

“我再增加酬金。”

“钱我不要，我真奇怪，为了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素不相识的人，我竟心甘情愿地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

“实在感谢你。”

“没关系，反正明晚你会来的。那个武川先生据说特别爱吃醋，就是一个女人给洋子打电话来，他也要生气，说什么那女人肯定是替一个男人给洋子打的。不过，过了多年单身生活的男人娶了个比自己小三十岁的娇嫩女人，当然会有事没事都疑心重重。洋子为了做晚饭，上街买菜回来晚了一小会儿，就说：你是不是和男的上旅馆去了？武川也真是的，哪能几分钟就和男的约会完了啊。”

三惠说着，咯咯地笑了。

“洋子有时也想年轻的男人，她说有时想得要死。可是，武川监视得太严了，她的欲望始终被箍得紧紧的。武川脾气古怪，娶了洋子以后很少出门。除非有不得已的事情，武川是不叫洋子离开家的。后来，武川就开始变得不正常了。”

洋子要三惠保密的正是这件事情。可是，三惠本来就没想着替洋子保密，三惠是拿着别人的钱摸情况的。其实，钱，在三惠是无所谓的。三惠打算利用这次机会，和听筒里的男人交朋友。三惠过去交过几个男朋友，都没有成功。她

再不想失败了。如果，和这个男人交上朋友，洋子就会倒霉，那也就由不得三惠了。

“武川有什么样的不正常表现呢？”

听筒里的声调很冷静。

“他本来就脾气古怪，大概是发作了。有一天，他手里拿着一根缝衣针，往自己胳膊上到处扎。”

“用针扎胳膊？”

“就是嘛，怪恶心的。”

三惠一想象到武川扎胳膊的情景，便皱眉头。

当洋子发现时，武川已经把自己的胳膊扎遍了，满胳膊的血。洋子大吃一惊，问他：“怎么了！”武川说：“蚂蚁钻到皮肤下面去了！”并瞪起了发狂的眼睛。

“你胡说些什么！”

洋子的尖叫并没能够制止武川往身上扎针。他好象追踪皮肤底下躲来躲去的小虫子似的，往自己身上到处扎。不久，武川张起大嘴，竟扎起自己的牙床来了。牙床噗唧噗唧作响，一会儿就是满口鲜血。

“给我找蚂蚁！给我找蚂蚁。”

武川尖叫着，狠命地扎着自己。

“我看，是武川忌妒的黑虫，钻进他的皮肤底下了，”三惠说，“是因为娶了年轻的女人，沉睡的虫子醒来兴风作浪了。”

三惠想：忌妒这个东西实在怕人，先叫人精神上受到伤害，然后变成黑色的小虫，扑上身来。她想到这里，禁不住打了个寒噤。

听筒里默不作声。

"喂！你是在听我说么？"

"哦，我在听着。"

听筒里传来嘶哑的声音。

"洋子给我讲的，我都讲完了。"

"酒井义广的事，怎么样了？"

"啊！对对，洋子结婚以后，没有跟酒井部长见过面。武川监视得太厉害了，实在没有办法见面。武川住院以后他们俩是不是有来往，这我不知道。不过，他们俩，原来就有关系，到底怎么样，是可想而知的。洋子说精神病院来接武川住院，是酒井部长派来的。洋子原来在电话里就跟酒井商量过武川的病情。"

"我懂了，"听筒里的声音，好象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气，"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我说的这些，有用么？"

"非常有用，十分感谢。"

"等一等，我希望你实现对我的诺言。"

三惠感到那男子这就要把话筒放下了，便急忙说道。

"我知道的，明天晚上我把剩余的酬金给你送去。"

"明天晚上，我不上班。你能到我这里来么？"

男子在听筒里沉思了片刻后，告诉她，晚上九点来找她，并问了她的地址。三惠把自己西新宿七条的公寓住处说完，就把话筒放下了。

她下了床，四下里看了看。这是她在银座酒吧里工作时买下来的套间：两个房间和一个厨房兼餐厅。她要好好打扫一下，还要在花瓶里插上鲜花，把房间布置得尽可能象女人的家。想到这里，她的心竟有些扑扑地跳。

三惠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了那个男子在瑟瑟的秋风中远去的颀长身影。

第二天早晨，三惠比哪一天起得都早。

扫除搞了一个上午。房内清洁得变了样。剩下的事情就是买几枝鲜花，再做几道菜准备晚饭。三惠想象着：让他来做客，肯定会过得愉快。他和那些轻浮的、贪财的、好色的男人们不一样。如果顺利，三惠也许不会再羡慕洋子了。

——他会不会同意在我这里过夜？

三惠预订了一束鲜花，接着去商场。

在商场旁边，有一个派出所。三惠路经派出所门前，她的双腿被死死地钉住了。三惠的视线牢牢地盯在了一张通缉令的照片上。

《强奸、抢劫、杀人嫌疑
犯——原东京检察厅检察
官杜丘冬人、三十一岁》

三惠顿时感到一阵眩晕。

"潜逃检察官！"

曾经看过的报纸上的大字标题，又重叠着虚幌在三惠的眼前。她的双腿哆哆索索地颤抖起来了。三惠径直回家了。

"他是潜逃检察官！"

三惠嘟囔了一句，没有错。他的面貌很精悍，可总是流露着内心的忧郁。

"怪不得他不太愿意上我这儿来！"只有象酒吧间那样灯光暗淡的地方才露面，以免马上被人认出来；但在别的地方，可就不是这样了。三惠读到报纸上潜逃检察官用抢来的飞机潜入东京的报道，还是刚刚在两三天以前。那篇报道

不仅用了大幅标题，并且还刊登了照片。而自己竟然没有察觉是他。

三惠的脸色变得苍白了。那个男子不象是个坏人！三惠强使自己这样想。如果不这么想，她觉得自己将会十分凄惨。她无法控制的一种使她瘫软下来的感觉，迅速地在身上蔓延开来。“强奸、强盗、杀人。”三惠想到这三种罪名，愕然了。她拿了杜丘的十万元，她已经起到了某种帮凶的作用。

“如果，杜丘被捕……”

三惠想到这里，仿佛看到了警察来找她的情景。

（二）

“看来，杜丘是再交不上好运了。”

细江对矢村说道。

“唔——，到底怎么样呢？”

矢村坐在开往新宿派出所的警车里，毫无表情地向窗外看去。

“您是在担心发生什么事儿么？”

细江瞟了一眼矢村无精打采的神情。在矢村的眉梢边浮现着忧郁的影子。根据那个叫三惠的女人提供的情况，以新宿警察署为中心的大包围网，已经形成了。只要杜丘去三惠的寓所，落网是确定无疑了。逃脱是绝不可能的。在即将能够逮捕到杜丘的时刻，矢村的表情为什么会这样阴郁呢？细江感到迷惑不解。

“我不是担心什么事情，”矢村简短地否定道。“我不

太愿意抓住杜丘。”

矢村的话，细江听起来感到很突然。

“根据三惠的告密，我们知道了武川洋子和酒井义广的关系　武川吉晴是死在城北精神病院里的，我们可以想象，这和A＝Z之间有着某种关系。不过，我们对此进行调查的结果是：从武川的死因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即使有问题，现在再往下调查也是办不到的。在那里，连同武川，先后死了三个人，他们都已经烧成灰了。可以说，我们手里没有有份量的材料。”

“可是，如果把杜丘抓起来就会……。”

“我看，哪也没用。杜丘正在拚着命干，可是，他掌握的情报，比我们也多不了多少。他虽然向那一帮家伙的犯罪线索接近过，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那是些什么东西。结果，他上了圈套，使他离得犯罪线索越来越远，抓不到他们犯罪的事实。如果，杜丘抓住了什么可靠的情况，他会一针见血直逼要害的。”

即使去捅一捅城北精神病医院，他们也不会露出什么破绽。从A＝Z研制工作的下马，同样地也摸不出什么门道，这就是现状。

“那么警长，你的意思呢？”

“至于杜丘那只老虎，最好是叫他继续在山下闯吧，总会有那么一些人怕他到处乱闯，自己会从窝里跳出来的。”

“不过，事到如今不能不抓了。”

追捕杜丘的警察机动队，在新宿区已经布置就绪。

“对，杜丘再没有逃路了。”

他们乘坐的警车，已经驶进新宿区了。

（三）

一个女人，从前些时候开始，一直用若无其事的眼光盯着杜丘。看上去，有二十六、七岁了。是有夫之妇吗？不象。在她身上飘溢着普通妇女所没有的洒脱窈窕。乍一看，象是一个从事专讨男人欢喜的职业女人，在等约会。

这是在新宿区的I百货大楼的屋顶上。今天空中的烟雾难得的少，冬天的阳光也显得金灿灿的。阳光向着正靠在长凳子上的杜丘的半个脸上洒下来。今天是星期六，一群群孩子们拥挤着乘坐儿童车和飞机，老人和妈妈们在一旁看守着他们的孩子。看来，今天的游客着实不少。

杜丘转过脸避开了女人的视线。他感到一阵说不出的寂寞。杜丘是不懂得从女人的视线里猜测女人的内心活动的。过去的杜丘并不讨厌女人拿眼光瞟他，虽然从来没有在外边物色过供自己消遣的女人。不过，他也不是其貌不扬的人。这一点，他是颇为自信的。过去经常有过路的女人回过头来瞟他一眼，他并不以此自鸣得意。可是，日常生活中的这一类琐碎情节，毕竟还是他生活动力的一部分。

现在，杜丘正好相反。那个女人因为沐浴在初冬暖烘烘的阳光里，也许是忽地想起找一个男人消遣一下。她对杜丘的一瞥，是不足以认出潜逃检察官的。因此，杜丘该当知道在这个女人的心中燃烧着的是一股对男人的情焰。然而此时的杜丘，猜测得恰恰相反，他从女人的眸子里升腾的焰火，似乎看到了牢房，似乎觉察到了一股杀气。

即使在大街上走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从人们回过头来

看他的视线里，感觉到的也是一股杀气。

如今，杜丘怕看镜子，他担心镜子里的自己已经变得活象一只饿狼。

杜丘从冬天明净的阳光里，看到了没有明天的阴影，把自己牢牢的笼罩住了。

——今天已经是十一月九日了！

杜丘看着报纸，忽地抬起了头。

——今天不是和真由美约好的日子么！

杜丘驾机逃离北海道的时候，远波曾经告诉过他，真由美在十一月九日到十五日期间带着一批优良英国纯种马到东京办交货手续，如果他顺利潜入东京，希望去麹衔找真由美。

杜丘抬起头望着远方耸立着在新宿区西口的象用斧子劈下去似的高楼侧面，被粉红色的阳光照射着，显得十分优美。

“打一个电话看看。”他这样想道。

真由美说过：她替父亲到东京来交付马匹。看来，她可能等着我的电话。

杜丘竖起领子，从长凳上站起来。那个女人已经不在了。

他在卖热带鱼的店铺旁边找到了公用电话。

“您是榛先生么？远波先生今天早晨到的，现在出门了，七点过一会儿就回来，远波先生要我转告您一下：她等着您的电话。远波先生住在六层六一三房间。”

服务台接到杜丘的电话以后，这样答复道。

杜丘请服务台转告真由美：八点钟给她去电话。杜丘放

下话筒后，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提起榛姓，杜丘想起了被金毛熊吃掉的幸吉老人。杜丘觉得，幸吉老人的惨死，和金毛熊的搏斗，生平第一次驾着飞机长驱夜空，这些都成了遥远的过去。金毛熊怒吼着扑将过来；它往外倾吐着还在蠕动的幸吉老人的内脏而死去；独自驾机升上漆黑的夜空时毛骨悚然的感觉，这一切，好象是应该如同场场的恶梦，惊扰着杜丘的安眠。但这些景象却从未钻到梦乡里来过。杜丘心中不禁暗自思想：逃亡者连作梦都是没有希望的！杜丘做的梦，场场都是关于今后可能要面临的种种恐惧。在梦中常常出现用眼盯着用手指着他的过路人，服务员，售票员，等等。平日里和杜丘毫不相识的人们用手紧紧指着杜丘，指控的尖叫声好象要压碎黑夜似的，侵蚀着他的梦乡。

夜晚，在逃亡者看来，是一个充满了对于明天的不安和对于梦魇的恐惧的地狱。现在，又一个夜晚悄悄地逼进了。

杜丘打算去实现对三惠的诺言。请她吃饭暂且不说，剩下的五万元，不管怎么样都要交给她的。杜丘想，三惠提供了消息，的确有十五万元的价值。武川洋子所以肯透露，是因为她考虑到听者是三惠。如果，换个杜丘来询问，或者由矢村进行审讯，洋子肯定就要把自己的嘴紧闭得象蛤蚌一样了。

“好象蚂蚁爬来爬去一样……。”

从昨天晚上开始，这句话已经被杜丘嘟囔过好几次了。

皮肤上有蚂蚁爬行一样的感觉，自主神经失常的时候也会产生。杜丘知道，在分裂症初期的症状也有类似的感觉。

如果，分裂症状进一步加剧，就会看到小动物的幻影：有时小蛇在爬墙，有时蛤蟆、蜥蜴钻在被窝里。

武川吉晴是个脾气古怪的人。他独身一人守到五十开外，娶了一个比自己小三十多岁的女人后，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忌妒心，可以猜想，这个人的怪脾气中已经扎下精神分裂症的根子了。他为了杀死钻进皮肤下到处乱爬的蚂蚁，竟用缝衣针在自己的全身和牙床上乱扎，这是不是分裂症进一步加深的证据？

——不、不对！

杜丘从三惠的谈话中已经得到一个证据，说明武川吉晴并不曾有过精神分裂症。杜丘掌握的这个证据，好象冰凉的石头一样有份量。

武川吉晴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武川针刺全身，完全是由于一种药物在作怪。

——那就是可卡因！

杜丘知道，武川的奇异表现，是典型的可卡因酩酊的晚期症状。

可卡因，在麻药类中，和海洛因，吗啡相提并论。就中毒以后在患者的视线里出现小动物的幻影这一点来说，可卡因对人的残忍性最突出。在床上、饭桌上、墙壁上，到处都有蛇、蝎子、蜘蛛、蛤蟆爬行。中毒的人，夜里战战兢兢，睡不着觉。小动物只在屋子里爬来爬去，那还算是好的。再严重一点，就会象武川一样，蚂蚁、蚯蚓、虱子、臭虫等象要钻到皮肤底下去似的。可卡因幻觉，是一种属于皮肤和粘膜的幻觉，这种幻觉，不只是小动物在皮肤下乱爬，还会感觉到棉线头和碎玻璃等物充斥在牙床和喉咙深处。患者为了把

它们扎死或取出来，就拼命地去扎肌肤，扎牙床。可是，小虫子却总是逃跑得很巧妙，棉线头也永远粘附在喉咙里。

武川吉晴是可卡因中毒患者。当然，精神分裂症也会有不同程度的类似症状。产生视幻觉和听幻觉是精神分裂症的特征，并且，有各种各样类型的幻觉。尽管如此，杜丘还是断定武川是可卡因中毒。这是有理由的。

那就是斑鸠的疯死。

斑鸠先是啄烟雾，最后拼命地要去吃灰色的月光。洋子说小鸟可能是把月光和烟雾搞混了。她说的这一句话是否对呢？即使是象洋子所说真的搞混了，那么，小鸟为什么那么想吃烟呢？香烟冒出来的烟是没有营养的。

斑鸠并不是要啄烟。能够想象得到的结论，只有这么一个。

——可卡因！

在小鸟身上到底会不会引起可卡因酩酊，这杜丘是不知道的。关于可卡因，杜丘只是在经手一起麻醉药案件的时候学习过一点，他的知识当然远没有药理学家那么丰富。可是，鸟是不吃烟的，一定是武川吉晴服用或注射的可卡因，通过某种途径混进了鸟饵。斑鸠由于可卡因酩酊，产生了幻觉，把烟错看成什么东西。它要啄月亮的光，也是如此。

——猴子也是因为可卡因……？

杜丘的想象，到此为止了。再往下，是一片漆黑，看不到他想象所结出的果实。他能够感觉到漆黑中确实有果实存在。但是，沉沉的黑幕覆盖着果实。

事情从洋子开始。洋子被武川吉晴看中了。武川虽然是退休官员，但是有上亿元的财富，洋子动心了。嫁给武川这

样的老头子，无非是为了他的财产，至于肉体上的需要，找个酒井义广或其他的男人就可以了。

不料，武川竟是象一个忌妒的化身。

——这种人不如快些死掉算了！

凡是处于洋子这样境地的人，也许都会这么希望。于是，洋子就找酒井义广商量。酒井出主意让武川吃可卡因。在武川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可卡因浸入了他的体内。可卡因酩酊在所有麻药里，效果是最显著的。起初，人会变得气宇轩昂，甚至会显示出某种艺术才能。

但是，可卡因不久就要向经常服用它的人张牙舞爪。房间变得歪歪扭扭，窗帘变成了闪闪发光的物体，地毯开始浮动，灰尘带着金黄色的闪光满屋子飞跃，金色和银色的马蜂嗡嗡飞舞。就这样，用不着多少时间就把一个爬上顶峰去的患者推下深渊变成废物。

没有必要杀掉武川。杀人是要担风险的。只要等武川变成废物以后，送进精神病院就行了。精神病院当然会识破武川害的是可卡因中毒。不过，酒井早已把事情办妥了。制药公司和精神病院两家，是通过药物这个纽带，紧紧地拴在一起的。事实上，城北医院正是经酒井的介绍，前来接纳武川住院的。

洋子是要武川的财产。

酒井是要洋子和她的财产。

事情的发端一定是这样。那么，这和杀害朝云，又怎么联系在一起呢？

——会不会是精神病院……。

连结这两者之间的舞台，只有那个精神病院。朝云忠志

是厚生省医疗局医务管理科的科员。医务科对整个日本的医务界拥有监督权。

住进城北医院的武川吉晴死了。如果死因确实是肝功能紊乱，就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假定朝云忠志发现了死因有问题，那会怎么样呢？

朝云本来就对医务界的勾心斗角、阴险毒辣是耿耿于怀的，不妨说：他之所以调到厚生省工作，也为的是伺机报复。

现在，朝云抓住把柄了。

可以猜想，朝云手中的把柄，不仅仅就是知道一种情况：酒井和洋子根据某种需要，把武川送进精神病院至死。这种把柄应该是包括武川之死在内的另有一部分具有相当份量的东西。如果不是这样，单纯一个武川之死，是到不了朝云的耳朵里的。

——莫非朝云断然拒绝了对武川之死的秘密处理？

为此，酒井义广同医务科的青山祯介和药务科的科长北岛龙二他们三个人试图说服朝云。但是，朝云拒不接受他们的劝说。酒井被迫陷入对朝云非下毒手不可的困境。否则，一旦朝云挑明真相，杀害武川的罪行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药务科长！

杜丘蓦地提起了眉毛。

朝云死去的前一天晚上，药务科长也在。他为什么要来……。

——和药物有关系？

杜丘感到一团迷雾开始拨开了。

下一个疑问是：假定酒井陷入不得不对武川下毒手的困

境，为什么还要把那只猴子也一起杀掉呢？杜丘苦苦地思索着。

是不是因为不杀猴子，就不能做到杀害武川而不留痕迹呢。

这个猜想，杜丘认为是妥当的。很难想象猴子是偶然地喝了阿托品。没有盛在容器里的阿托品，猴子怎么可能自己会喝呢。当时对它进行解剖的结果，没有检查出胶囊等物品。

酒井一定是从洋子的嘴里得知斑鸫对烟雾表现出异常的反应，并在月光下产生某种幻觉。酒井心生一计，对猴子进行了同样的试验，猴子表现出的反应同斑鸠完全一样。于是，酒井制定了一个恶毒的犯罪计划。

在斑鸫和猴子的这种反应的某个角落里，应该隐藏着杀害朝云用的盛阿托品的容器之谜。正因为这样，才把猴子也一起杀掉了，也正因为这样，才会在朝云的家和武川的家里，猴子和小鸟不约而同地对香烟的烟雾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反应。要不然，猴子和小鸟怎么会吃香烟雾……。

“可是狗熊……。”

杜丘想起了那只北海道的受人饲养的狗熊，并无力地摇了摇头。

为什么那只狗熊也要吃烟呢？

时间已经到了百货大楼要关门的时候了。

（四）

接电话的人是三惠。

“现在我到你那里去，可以么？”

“可、可以，请你来，我等着你。”

杜丘放下了听筒。他从三惠的嗓音中感到了一种微微的不安。三惠答话的头一个音“可”字，好象让人觉得她是扭着头脸冲着身边的什么人说出的。

杜丘就地伫立了一会儿。随后下了结论：这是对风吹草动过于敏感的逃亡者所特有的疑神疑鬼。他决定赴约去。三惠这个人，不会有其它的用意！不然，她怎么会提供那么宝贵的情报呢。她要请我，不正是说明了她对我的好感么。杜丘提醒自己：现在的主要危险在于，和三惠接触以后，会一头沉溺于她的好意之中。

杜丘自己明白，他现在很需要女人的温存，如果受到诱惑，很可能会一头扎在对方的怀里。现在，要提防从女人那里得到医治心灵创伤的安慰。

三惠的公寓座落在东京新宿区的一条巨型天桥附近，青梅大街的一角。这是一个周末的晚上，将近八点钟。马路上的车子还在拥挤着，千千万万盏霓虹灯把川流不息的车子和一浪接一浪的人流染成红一片绿一片的夜晚的花朵，在这里竞相开放。

杜丘匆匆走过。现在，女人、酒精、音乐，与杜丘毫不相干。他，土气十足地穿过了夜晚的花园。

三惠的公寓，是在一幢八层的楼房里，楼房显得细高细高的。杜丘快步走过了公寓前面。供人们寻欢做乐的街巷把它的触角也伸向这里，酒铺和酒吧比比皆是。这里，好象是一个巨大的肠胃似的：到了第二天清晨，遍地都是人们呕吐的秽物，从丢在垃圾堆上的塑料筒里流着棕褐色的脏东西，

把马路弄得脏乱不堪。这是一条消化不良的街道。

7 杜丘走过楼前，约摸过了十分钟，又踱了回来，他蓦地停止了脚步。卖热汤菜的摊子那里，有三个人在吃东西，刚才走过这里时，他们并没有在。对其中的一个人，杜丘觉得有些面熟。

“矢村在盯梢！”

杜丘觉得面熟的那个人是细江刑警。不只一个细江，其余那两个杜丘好象记得也是警视厅搜查一科的人。仔细一想，卖热汤的，过去好象也是个刑警，在什么地方和杜丘见过面。

还有个男的正在和一个妇女站在一起讲话，当他扭过脸去的时候，杜丘一眼就认出他是个检察厅的特别搜查员。

杜丘谨慎地调转方向，他的心扑通扑通地跳。三惠把他出卖了！如果矢村已经布下了盯梢，那么警戒网就不会局限在这里了。他一定准备停当：一声呼叫，便可以把这一地区团团围住。

“杜丘！”

细江尖利的呼喊声向杜丘的脊背狠狠扑来。杜丘看到卖热菜汤的摊架，啪地倒地。杜丘猛跑了起来。跑是危险的。可是，不跑不行。敏捷的，象食肉兽奔跑似的脚步声在他背后紧紧逼来。活路只有一条，穿过洪流般汽车的缝隙，跑出青梅大街。如果在人行道上跑，很快就会被过路人围住。

杜丘拼着命跳进了车行道。绝不能在这里落入警察的手里，无论如何也要逃出去。他象把自己的全身抛出去似的在无数车灯的光柱前横过马路。

顿时，“杜丘！”的喊声和车胎在急刹车时发出的尖利

摩擦声交织在一起。车身掠过杜丘的外套，嘎的一声碰在路边，接着发出了撞毁的声响。杜丘顾不得回头去看上一眼，他拼命地奔跑。怒吼，急刹车，急转弯的声音接踵而至。

杜丘总算穿过了青梅大街。

他抢到小田急地方的哈克大楼下面就不再跑了。他采取了混入拥挤的人群里的战术。

警车的咆哮声传来了，不只是一辆、两辆。从青梅大街，从甲州大街，从所有的街道上响起了警车的奔驰声。从附近的新宿警察署里猛地窜出来的白色摩托车，也响起警笛，尖利地呼啸着。

一度走向车站的杜丘，又折回来了。车站的所有检票口都早由警察紧紧地把守着。他又上了人行道。

“一只瓮中之鳖！”

在新宿警察署里的一间指挥室里，负责防范的关东警官说道。

“但愿如此！”

由于紧张和不安，伊藤检察长绷着脸说道。

矢村一言不发。

“暗地里布置好的机动队，交通机动队，警备防范的班子，一齐开始盘查了。他绝对跑不掉。只需要把撒下的网口收紧就是了！”

“不会再偷直升飞机跑掉吧！”

伊藤一本正经地问。

“这怎么可能呢！”

关东警官呵呵地笑起来。他的笑声充满了信心。

“矢村，你怎么啦？”

伊藤把不安的眼光掠向一直沉默不语的矢村。

矢村没有回答。他瞟了一眼伊藤和东，随后把视线移向窗外。把窗户玻璃染成淡红淡绿的霓虹灯和新宿的夜景是一片灯火辉煌。许多辆警车交错的呼啸声，正穿过闪烁的灯光此起彼伏。

杜丘混在人群里，向歌舞伎街走去。到处都有警察。戒严令早已布下了。不过，他们也没有办法、也不可能挨个检查这里所有的人。如果强行检查，会引起骚乱。这一条深受平民百姓喜爱的新宿大街上，年轻人和煽动家很多。在这里只要有一个人指着警察高喊：“你们这是在搞法西斯！”立刻就有可能使一个小小的浪花扩大成为一场轩然大波。不景气、失业、嗜酒、赌博、女人和争吵，再加上带有浓厚反警察色彩的感情……。骚乱的基本条件，在新宿是随时都酝酿成熟了的。

警察是在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混在人群里来到歌舞伎街的杜丘，准备逃往西大久保方向。可是，他很快就发现这一条路毫无希望。在所有的胡同口里都停着警车，旁边站着携带手提扩音喇叭的机动队员。杜丘重又回到了人群中。

包围网没有丝毫漏洞。以新宿车站为中心，从西口一带一直到歌舞伎街，把各条路口都堵得死死的。只要把守路口，警方就不至于和人群发生冲突。人们开始踏上归途，人群稀疏起来了。将在这里留下来的，只有那些不便通过路口的人。到那时，杜丘便会走投无路。

——没有希望了！

杜丘来到一条接连青梅大街的马路，伫立在那里。再也没有地方可去了。在他的头脑中忽地掠过了那过去逃亡的日日夜夜。他认识到过去每每得以闯过险关的幸运如今不复为他所有了。他觉得自己身上轻飘飘的，只有两条腿显得十分沉重。他的潜逃生活是从新宿开始，看来它的结束还是要在新宿。

杜丘向公用电话走过去。他觉得应该告诉真由美他不能信守约会。也许没有这个必要。不过，现在，杜丘再没有别的事可做。他已经等待着束手就擒了。这里，不是地方警察所在的地方，是在堪称世界最精明的警视厅和东京检察厅的鼻子底下。逃走是没有丝毫希望的。

电话接通了。

"你现在在哪儿？"

真由美尖尖的嗓音劈头就这样问。

杜丘简略地说了个大概。

"我不能守约了，向你表示道歉。"

"不，我要你守约。"

在她沉静的话语里包含着不容分说的语调。

"不过，事到如今，跑出去是不可能的了。只好死了这条心。"

有两个警察向这边走来。

"过三十分钟以后——，"

真由美急促地说：

"你在马路对过的角落里等着我。我来救你。"

"不要搞了，"杜丘眼睛瞟着向这边走来的警察急急忙

忙地说，“这种事是办不到的，这不是北海道！”

“真的不行么？我已经布置好了。”

“布置好了？”

“我回饭店来的时候，碰上了警戒线，我当时就估计到被包围的是你。——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准时给我站在那里，在这之前，无论如何也要设法不要给抓住。”

“没有用！没有用！喂、喂！”

真由美早已把话筒放下了。

杜丘离开了电话亭。

他走进一座楼上楼下都经营着许多饮食店和游戏场的大厦，设法避开警察。在包围圈中躲闪个把小时，还是能办得到的。

周末晚上八点刚过，现在正是这里最拥挤的时候。

“过三十分钟后，真由美到底想干什么呢？”

不管怎样安排，不用直升飞机，要想跑掉是不可能的。所有的路口都把守得严严实实的。既然机动队都动员起来了，少说也会有二百人。

只能死心了。等三十分钟后，再说服前来营救的真由美。真由美曾经在日高帮着他逃到幸吉老人的山中小舍。今天真由美还那么办，弄不好就会扣上逃亡胁从罪。

过了五分钟，十分钟……

杜丘走出了大厦，逛一逛繁华街上的商店躲避警察，重新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二十分钟快过去了。严格的盘查，使得马路上停下的一大串车子一辆挨着一辆。杜丘穿过车辆之间的缝隙溜到了对面马路。在这里，那些司机们从被迫停下的车子里下来，愤

愤地对警察嚷嚷着什么。有的车狠命地把喇叭按个不停。也有一群人看到警察异乎寻常的行动，估计着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在那里等着看热闹。有的年轻人在人群中打听来打听去。人行道上人越来越多，嘈杂声越来越大。

就在这喧闹声中，远远地传来了象人群呼喊似的轰隆隆地声音。是从这一条大街和明治大街交叉的那一带传过来的。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地鸣般的低沉的响声，振荡着站满了人行道的每一个人。在人们还没有搞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听有人喊了起来：

"暴动！暴动！"

站在杜丘旁边的人们也跟着叫起来。气氛异乎寻常，低沉的轰隆声席卷着人们的喧嚣迅速地移近。杜丘周围的人群开始动荡，为了看个究竟，有的试着踮起了脚尖，有的跑向停在马路上的卡车，爬到货架上。

"发生革命了！"

一个长头发的男人吼叫起来。

难道是真的发生了暴动？杜丘伫立在那里思索着。即使不至于发生革命，偶发性的暴动倒还是可能会有的。总之，有一股象龙卷风似的什么东西，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威力，向这里逼近。穿插着低沉的轰鸣声，不时地响起了女人们的尖叫声和男人们的怒吼声。各种声音汇合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旋涡，潮涌似的滚滚而来。

杜丘仍然站在那里。可是，他已经绷紧了全身，变得象一只随时能弹出的弹簧。事态不同寻常，不管是发生了暴动，还是发生了别的事，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要乘机逃跑。现在最要紧的是看准向这里滚滚而来的旋涡的真面目。

然后，机敏地混入人群。

这时，杜丘觉得好象自己在一片嘈杂声中听到了马蹄声。

——马！这可能么？

但这不是错觉。

“马，马冲过来了。”

“快跑！马在狂奔。”

到处响起了人们惊恐的喊叫。挤在人行道上的一群群人，变成迅速退去的浪潮，拥向行车道。马蹄声越来越大，不是一两匹马。杜丘浑身颤栗了。马蹄声在说明着一切！是真由美放出了马匹，冲破了包围圈的一角。

“胡闹！她发疯了！”

一匹匹马在人行道上狂奔。

马蹄声嘎嘎地响着，马群从人们尖叫着、吼叫着闪开的人行道上直冲过来。它们都受到强烈的灯光、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人群喊叫的刺激，马匹都早已兴奋了起来，放大的瞳孔炯炯地放着光，伏下耳朵，张大了鼻孔，鬃毛在脖子上飘动。

在最前边的马背上伏着一个汉子，巧妙地引导着迅跑的马群。

——是真由美派来的人！？

汉子从马背上向杜丘伸过手来。这样的事只有疯子才做得出来，事到如今，不能犹豫，杜丘迅速地抓住这只手，腾空跃起。

“你可要好好抓住我，这就要冲出防线！”

马背上的汉子，原来是真由美。

“马！”无线电通话器响起来了。“不知是什么人，把几十匹赛马放了过来，现在西口一带陷入一片混乱！”

“什么？马！”

伊藤霍地站起来。他的脸孔变样了。

所有的无线电通话器都响了起来，急急地报告着马群引起的骚动情况。

骚乱情况不明。

整理报告，摸出较准确的情况，用去了将近一个小时。

那些马是从北海道的日高牧场运来以后，从两辆大型拖车上放跑的。那两个拖车司机被扣后，交代了情况：他们拉着马迷了路来到新宿，突然闪出两个手持匕首的人，强迫他们把马放下去。其中一个人把备在拖车上的马鞍放在一匹马背上，带着一群马向前边跑去了。另一个人帮完了忙就不见了。

十匹马冲破角筈大街的封锁线，穿过巨型天桥到达西口。从那里马就散开了。跑向青梅大街的有四匹，其中一匹上骑着两个男人。一群警察急忙上去拦截，险些被踩倒在马蹄下，让他们两个轻易地冲了过去。最后，他们越过封锁线跑进胡同，巧妙地穿过狭窄的小巷通道，成功地甩开了警察们的追踪。

在巨型天桥附近，有人曾经亲眼看到了杜丘被拉上马的情景。

六匹马，最后总算被警察赶进了新宿警察署后面的公园内。可是，两个男人的坐骑和三匹马没有被发现。

“啊唷——，”伊藤惨痛地呻吟了一声，“又是日高牧

场！”

他把握紧的拳头垫在额头上，沉重地伏向办公桌。

这时，无线电通话器里响起细江的声音，向矢村请求指示。矢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矢村，你到哪儿去，现在该怎么办？”

伊藤有气无力地问道。

“该怎么办，我也搞不清楚。”

矢村若无其事地说了一声，走出去了。

在警察署大门口，细江早已坐在车子里等他。

“从北海道运马来的司机到哪儿去了？”

“在公园里套马。”

“开过去。”

公园就在几步远的地方。

到了公园，马已经全部套好了。

矢村把司机叫过来。

“到东京来办交付马匹手续的是谁？老头子，还是女儿？”

“是小姐。”

司机看来还不到三十岁，一派耿直相。那硬梆梆的语调显示着他甘愿为女主人蒙受任何罪名。

“住在什么旅馆？”

“她住在麹街的……”

“倒底是哪儿，你要说清楚！”

“大概是住在K饭店，不过，小姐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我知道。远波真由美在东京的事，你不要讲出去，讲出去，她就会被捕。明白了么？”

“可是，您……。”

“我就算没有听到。”

矢村转过身去。

“去K饭店，在麹街，不过，不必太着急。”

他把身躯深深地埋进了汽车座席里。

“杜丘跑得可真漂亮，”细江说，“简直是个不得了的人，很难想象他过去竟是一个检察官。”

“嗯——。”

矢村叼起一只烟卷，点了一下头。

到K饭店时，已经快十一点了。矢村一个人走进饭店。

“给我叫一下管事的，我是警察。”

“我就是。您尽管吩咐。”

一个白脸蛋的年轻人，皱起了眉头。

“有个叫远波真由美的女人应该住在你们这里，十点钟左右刚从外面回来，你看见没有，也许还带着一个男的。”

“我们这些人……。”

年轻人锁紧眉头，摇了摇头。

“她住几号房间？”

“六一三号房间。”

年轻人查了一下房客花名册回答。

矢村朝台阶走去。

“请您坐电梯。”

一个男服务员用半鞠躬的姿势，为矢村指着升降口。

“我讨厌那个玩意儿。”

矢村登上了台阶。

他找到了六一三号房间，敲了敲门，里边静悄悄的。这

次，他粗鲁地猛敲了一下。屋里有了响声。

“是哪一位？这么晚了！”

从房内传来远波真由美的声音。

“是警察，开门！”

“噢，请等一下。”

很快，房门打开了。

远波真由美站在门口。她身上蓝色睡衣的轻绡掩不住白色的皮肤和尖尖的乳峰。

“是矢村警长？大概不会错吧，”真由美的眼睛里闪过了一道光，“被金毛熊抓的伤口好了么？”

“你快披上衣服，”矢村从真由美身上挪开了视线，“他应该在你这里，叫他出来！”

“你到底说些什么呀？”

真由美仍然站在门口不动。

“杜丘冬人。”

矢村进入室内左右环视，室内放有两张床，看不出有男人的痕迹。矢村的眼光盯在了通往洗澡间的门上。

“杜丘先生没有到过我这里。”

真由美的声音有些微微发颤。

“没听见？我叫你快披上衣服！”

“不，我不穿，”真由美用力摇头，“这是我的自由。”

真由美从容地向洗澡间走去。

“我有话跟你讲。”

矢村用他的话语把真由美叫住。“你先披上衣服。”

矢村坐在床上。他的眼角瞭到了真由美在披上衣服。

“您请说吧。”

真由美把身体深深地埋在了沙发里。

“我有话要对杜丘讲，”矢村叼支烟卷说，“你见到杜丘时，跟他讲一下。”

“可以。”

“根据有个叫三惠的女人的报告，我们掌握了杜丘的行踪。我今天下午到城北医院去查了一下，得知前些时候酒井义广带着那两个人见过城北医院的院长堂塔康竹。我们已经开始对城北医院进行秘密侦察了。”

矢村把嗓音提高得在洗澡间也能听得到。

“我们了解到在武川吉晴病死的前后时间里，还死过三个病人，都是住院的。他们的病情，在死亡报告单上都有记载，这是报告单的副本，你交给杜丘。”

矢村把副本交给真由美。

“后来，东邦制药公司停止了神经阻断药A＝Z的研制工作。我们可以想象这里边一定有问题，不过，他们把物证都销毁了，死者的尸体也已烧成灰了。城北医院的人解释说，在他们医院里病人的死亡率高，每月差不多要死十个人。关于武川吉晴的所谓精神分裂症，从他的病历卡来看，瞧不出什么问题。”

“请你等一等，”真由美说，“你是要放过杜丘先生？”

“不，”矢村摇了一下头，“我不放过他，说实话，追他，我也追累了，他就象一个善于打转转儿的小老鼠，再说……”

“再说什么？”

“再说也需要对你那个美好的裸体表示谢意。”

矢村不动声色地说道。

"你真下流。"

"不，并不下流。看见你那漂亮的……，我也拉不下面子把杜丘抓起来。不过，你要当心，检察厅现在找他已经找红了眼。"

矢村缓缓地从床边站了起来。

他来到了一楼大厅。

"怎么样？"

细江凑过来问。

"杜丘不在。"

矢村象从嘴里往外吐什么似地回答。

（五）

"不会有危险么？"

真由美驾驶着汽车，把不安的眼光投向杜丘。

"有没有危险那很难说，不过，也只有这么干了。"

杜丘把自己的下巴深深地埋在衣领里，凝视着前方。

汽车向武藏野方向驶去。

真由美向杜丘的侧脸瞟了一眼想：他对自己要求太刻薄了。杜丘打算在城北医院里住院，以便调查那里的情况。他说：要把连矢村警长那样本领高强的人都无法弄到的东西查出来，就只有用这个办法。于是，真由美在东京找了一个大学时候的同学津山广美，借用了她的名义：即津山广美把新婚不久的丈夫送进精神病院。

关于精神病院，在社会上有各种说法。甚至精神病院院长本人都公开声称：精神病院是人的厩舍。总之，精神病院

让人觉得是留在现代社会里的阴暗面。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精神病院都是如此。不过，城北医院却很可能属于这一类。只要住了院，也许就再也出不来了。再则，医院的人如果还记得通缉令上杜丘的照片，杜丘就很有可能直接由医院交给警察局。

最可怕的是医院识破杜丘以后，把他拉入酒井义广和医院合伙设的圈套里。不难想象，到那个时候，杜丘即使活着，也会被他们象对待武川吉晴那样，用药物把他搞成真正的精神病患者，或仅有生命而没有思维能力的活死人。

“有了危险以后，我替你向矢村求救。”

“不行，被矢村逮捕就更完了。”

“可是，我想他是支持你的。”

“矢村不是象你说的那么一个好心人，他放过我是因为另有打算。你回头看，那不是有车跟踪我们么。”

“跟踪？”

“没有错，我很早就注意他们了。是矢村的部下。”

有两辆橄榄绿色的轿车一直跟在后面。

“我们甩开他们好么？”

“对，甩开他们，叫他们跟到医院可就坏了。”

真由美立即放慢了开车的速度，这使交叉路口发生了一点车辆拥挤和混乱。就这样，在一次又一次出现的车辆拥挤现象之后，橄榄绿色的两辆汽车从他们后面的视野里消失了。

“矢村警长会生气的。”

“没关系。我住院后第五天，你给我办出院手续。如果医院不让出院，我会自己跑出来。”

“跑出来有那么容易么？”

“总有机会的。如果医院告诉你我不能出院，你就回北海道好了，我已经给你添了不少麻烦。我的事，你不必担心，我已经对逃跑很熟悉了。”

杜丘忽然笑了。

真由美看到杜丘的笑容中流露出了悲怆的神色，但又很快消失。

昨天晚上，矢村走后，杜丘上了床。真由美满心希望会温存一番。不料，杜丘很快就呼呼地睡着了。在他的睡脸上浮现着刚才车里笑时流露出的一股悲怆的神色。真由美觉得这张脸似在诉说着一个没有止境地过着追踪和逃亡生活的男子汉内心深处的悲哀。

“你打算把逃亡和追踪的归宿选在哪里呢？”

“如果能有个归宿，我愿在你心里点上指引我找到那归宿的航标灯。”

杜丘想着从北海道上空所看到的濛濛的牧场说道。在什么地方开过的汽车灯光，凄凄惨惨地在夜空下闪过。

“我一定点上灯等你。”

“谢谢你。”

城北医院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你的决心不变么？”

真由美问道。

“当然不变。”

杜丘和真由美并肩步入医院大门。

全部都刷成蓝色的大门和大厅，显得现代化和整洁、恬静。真由美却觉得这里有着一种阴森森的气氛——令人不安

地感到这楼似乎只要摇晃几下，立刻就会变成一个魔鬼的世界。

他们是事先就和医院联系好了的。杜丘很快地被医院的人带进去了。

真由美顿时感到浑身无力，她疲惫地回到了轿车里边。有一种植物叫做含羞草，只要碰它一下，马上就会无力地垂下头去。现在真由美的感觉正是这样。

“你常常产生幻觉，是么？”

医院院长堂塔康竹问道。他有五十开外的年纪，身躯肥胖。在他的额头上刻有清晰的皱纹，看来是一个好发脾气的人。

“是的，有时候听到并不在我身边的人的声音，好象是在说我的风凉话。”

“好的。你这是精神分裂症，”堂塔院长满意地点了点头，“在这里住一个阶段吧！”

院长打一个招呼，一个男护士过来，把杜丘引走了。诊断就这样在一眨眼的工夫里结束了。

杜丘换上了住院衣，走过潮湿而简陋的木板地走廊，被送进一间保护室里。生锈了的铁门在他背后哐啷一声关上了。在十二、三平方米宽的室内住着三个病人。一个是五十开外的秃头，一个是四十岁左右的手工艺匠模样的人，还有一个是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室内木板地的墙角下，有个厕所，其实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水泥坑罢了。从这里散发着一股股恶臭。

杜丘背靠在木板墙上。

他早就听说过有的精神病院管理得不象样子。这个城北

医院看来更是特别的混乱。杜丘估计仅仅通过诊断，他的装病是不至于被识破的。精神病的诊断标准和其他的病症比较起来，显得模棱两可得多。这种模棱两可，在法庭里经常引起争执。往往由于罪犯在行凶时处于神智丧失状态或由于罪犯患有精神分裂症等鉴定，死刑就会变为无罪。因此，检察官和精神鉴定医之间一直处于对立的状态。杜丘是不相信精神鉴定医的。虽然也有例外，但是他们大多数人都在露骨地追逐私利。

堂塔康竹好象也属于这一类人。

杜丘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他并没有感到惊讶。何况，武川吉晴死在这里，还有三个人也先后在这个医院丧生。而这些又成了杀害朝云忠志的原因，身为检察官的杜丘，也被推进了他们设下的陷阱中。这里是魔窟，杜丘在住院之前早就预料到了。

晚饭端过来了。一碗冰凉的大麦饭和一碗黄酱汤，还有一片鱼干和两片淹萝卜。没有洗干净的铝饭盒粘粘糊糊的。

杜丘怎么也不想吃。

同房间的那一个小伙子盯着杜丘，杜丘向他点了一下头，小伙子嗤地一笑，拿筷子吃起杜丘的饭菜。

最先吃完饭的那个手工艺师傅模样的汉子，解开裤带，在屋内的墙角蹲了下来。很快，一股恶臭扑鼻而来。

“他每天那么干！”

秃头皱着眉头说。

小伙子不言不语地照吃他的饭。

护士进来以后，从杜丘的身上抽取了血样就走了。这个中年妇女，体态臃肿而脸色发青，她用厌恶和不耐烦的眼光

扫了一下杜丘的脸，一句话都没说。当这个护士进屋来的时候，那个小伙子抢到前面，向她磕了一个头，这给杜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医院里经常死人，是么？”

杜丘随便问道。

“你这话，要是叫护士听见了，非把你打个半死不可。”自称崎中的秃头压低了嗓音告诉杜丘：

“医院里死的人可多了！”

“不会吧？”

“你慢慢就知道了。他们让你把药吃得足足的，弄得你一天到晚晕晕糊糊，胳膊腿都不听使唤。如果拧一拧身子的话，会拧出药水来的。”

“不喝不就行了？”

手工艺师傅模样的土井，哈哈地怪笑了几声：“护士监督你吃药，她们非等你吃完，叫你张大嘴，检查你是不是真的喝下去了才肯罢休。”

“……”

杜丘无言可答，只在暗地里叫苦。

“你和家属见面的时候，这些事哪怕是说漏了半句，你就要倒霉了。”

崎中说道。

杜丘迫不及待地要打听武川吉晴的事情。不过，在把他们三个人的性格摸清楚以前，这么做是要担风险的。据他们自己说，崎中和土井都是酒精中毒患者，住院都将近一年了。让酒精中毒的人住院一年，时间长得也实在太过份了。酒精中毒，一般顶多住三个月。杜丘问他们这是为什么？

崎中缩着脖子告诉杜丘：他们两个人曾经有好几次申请出院都被拒绝了，于是他们两个密谋逃出医院，但是未能得逞，事情败露以后，就被监禁在保护室里。从此，他们怎么向院长苦苦央求，都不理睬，好象生杀大权都操在院长手里似的。

家属要求把他们接出医院，医院就借口肝脏恶化，不让接走。崎中说，他们的肝脏，事实上也因为吃药吃得越来越恶化了。

“你应该用舌头去舔一舔院长的臭脚心。否则，就得吃苦头。喏，你刚才没看见那小伙子给护士磕过一个头。”

土井用他的下巴指了指那小伙子。

第二天，护士来给杜丘照了两张人头相，一张是正面的，一张是侧面的。杜丘不知道为什么给他照相。心里发慌，不过没敢问。由于担心这张照片会暴露身份，他的心口好象一下子被堵住了。

如果医院发现他是检察官，院长肯定会告诉酒井，和他们进行密谋。他们恐怕不会把杜丘交给警方，可能会用药物把他变成一个徒有生命而无思维能力的人，或者施行手术，把他改造成一个象机器人一样没有情感的人。

他们是一伙敢于给现任的检察官扣上抢劫犯、强奸犯、杀人犯等罪名的人，如果他们发现检察官混进自己的医院，绝不会白白地放过。

这些虽然是杜丘意料之中的事，但杜丘还是禁不住打了一个寒噤。他对真由美说过自己已经习惯于逃亡。但是，这只限于在身份没有暴露的情况而言。如果，身份暴露了，可就……

“那是防备你逃跑用的照片。”

土井说。

通过医院给杜丘照相，杜丘知道了医院决定让他长期住院。医院的草率从事简直令人可怕：真由美要求的是住院诊断，可是竟照下了防备逃跑的照片！

有些精神病院的恶劣做法，杜丘也早有所闻：护士殴打病人致死；医院为了省几个人手，从患者当中挑选个把力气大的，让他们当班头。而这些班头简直比德国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监视员还要横暴，他们终于被激怒了的患者杀死了。这桩事被公诸于世后，警方也曾对精神病院局部的地方开过刀。不过，这仅仅是对局部的地方而已。杜丘当然也料想过还有许许多多未曾揭露的阴暗面。谁知，一经亲眼看见，他不由得一阵心寒。

还有一种说法是：社会要对这些现象负责任。由于行医的报酬低，医院也就尽可能多地收笼病人住院和让病人尽可能多支付药费来赚钱。这种情况，一般的医院也都如此。健康保险的报酬既然被限制在一定的金额以下，赚钱的办法也就只有让病人大量地吃药了。医院让病人吃的药量，简直可以说够得上喂一匹马。近来，有越来越多的病人偷偷扔掉这些多得莫名其妙的药物。但是还没有什么人在住院期间拒绝吃药，以免得罪医院。不管吃药也好，扔药也好，赚钱的是医生和制药公司。这样说来，可以说社会也有责任。

可是，精神病院的情况，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那里，把病人监禁起来，让他们泡在药剂里，完全无视人权。为了尽可能地多收容患者，在十二、三平方米的病房里塞进三个人。地板上挖一个坑就是厕所。在这些医院管理人的头

脑里，哪里还有什么人权观念，哪里还有什么人性。

杜丘觉得他在这里看到了堂塔和酒井阴谋犯罪的根由。置身于这种地方，甚至会觉得监狱还算是文明的。杀害朝云忠志的毒菌，就是在这样一种精神病院的温床里培育出来的。

（六）

“武川吉晴？”崎中歪了一下头，“说不定就是那个住在保护室里的老头。”

“好象他原来是个高级官吏。”

土井说。

“难道住了医院，高级官吏的待遇也和别人是一样的么？”杜丘装糊涂地问道。

“只要你住进医院来，那当然……”土井压低了嗓门悄悄地说，“我曾几次照料过他。护士说过他患了精神分裂症，是个重病号。”

“你是亲自照料过他的？”

“在这个医院，谁住在大病房，谁就得照料重病号。什么都得管，拉屎撒尿也照样。以后，你也要照料的。怎么，你认识那个老头？”

土井一下子把探询的眼光投向杜丘。

“不，我是听街坊说他死在这里的。”

他们说不定为了自己能够出院，会去告密的。杜丘用力压住了涌上心头的不安。

“他服的肯定是浓缩药。”

曾经是一家小公司经理的崎中，倒是比当木匠的土井有见识。崎中放低了声音说道。

“浓缩药？”

“就是所谓大批量药剂治疗法。因为要用大量的药，一般的药剂一下子吃不下那么多，就做出比普通的药浓十倍、十几倍的浓缩药给病人吃。不管是谁，只要吃了那种药，腰都直不起来了，不能动弹。我看，那老头就是这么……。”

“不，”土井脸上显出自以为是的神色把崎中的话拦腰打断，“据说那是搞新药试验。”

“真的？”

杜丘脸上装出了一副惊恐相。

“三天里死了四个人，死的都是在保护室里被监禁的老头。也有没死的，他们都发了高烧，浑身发疹，差不多病了一个月。”

“是你亲眼看见的？”

“当然是亲眼所见，”土井收起下巴颏，把眼眶弄成了三角形，“我照料他们的时候，他们由于药物的作用，大小便失禁、浑身屎啊尿啊的。他们身上起的泡可怕极了。”

“你们不要说了！我不想听！”

小伙子的脸白里透青。

“他是个胆小鬼，”土井嘲笑小伙子说，“他狠狠地踢了自己的义母一脚，义母就给他一记很厉害的耳光，小伙子气晕了，抄起菜刀就抡。街坊赶来的时候，他的眼睛显得很沉稳，实际上是怕得丢了魂儿。他被带到这里，医院看了一眼就说他有神经病，叫他住进来了。他只想出院，为了讨好护士，心甘情愿舔她们的脚底。”

住大病房的人送饭来了。

杜丘挑不挨着饭盒的中间的饭菜吃了几口，便靠在板墙上。

他闻着土井排出的恶臭，想着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潜入医院，到底有了一点收获。

他的猜测得到了证实。武川洋子受不了丈夫的忌妒，找酒井商量，酒井就出主意让洋子偷偷地给武川经常服用可卡因。没有几个星期，可卡因酩酊就开始了。

有数不清的小虫子在武川的皮肤底下爬来爬去，有没完没了的线头和玻璃碴塞入他的嗓子眼儿里。武川把自己弄得浑身是血，最后被送进精神病院里。

就在这个时候，东邦制药公司开始研制神经阻断药A＝Z。他们就拿包括武川在内的四个保护室里的老人做实验。住院的老人里，象武川那样的“分裂症”患者是个别的。据说，多数是因为年迈体弱，老糊涂了，家属照顾不过来，送进医院里来的。也有的老人是因为无依无靠而来的。本来应该由家人守着寿终正寝的老人，被扫到这么一个角落里。最后，他们死在这里，又有哪个人会有疑问呢？没有人会替他们说话的。

研制新药也好，使用浓缩药也好，他们是再好不过的试验对象。

不料，出事了，三天里竟死了四个人，还有好几个在发高烧。这个事叫厚生省医疗局医务科的朝云知道了。他声称要揭露这一桩事情。厚生省是和医生、制药公司勾结一起的，于是他们轮番地来动员朝云改变主意。

朝云被杀害了。

不杀朝云，研制新药时搞的人体实验和死了四个人的事情就要被揭发，用可卡因把武川弄成残废者一事也有可能被发觉。研制新药A＝Z的人体实验造成的死亡，或许可以用钞票搪塞了事。可是，违犯麻药法是一定要判刑的。何况不是什么买卖麻药，而是用麻药来杀人，更是逃脱不了。

朝云忠志被杀害了。

矢村警长和杜丘检查了现场。

矢村认定为自杀。

杜丘主张是他杀。

杜丘跟踪酒井义广，掉进陷阱里了……

——这倒底为什么？

杜丘在自己的心头暗自问道。在他主张是他杀并开始跟踪的阶段，他自己还没有掌握什么情况。唯一知道的是盛阿托品溶液的容器找不到。制定周密谋杀计划的凶手，当然对杜丘不了解情况也应该是一清二楚的。尽管如此，他们一定要葬送这个刚刚开始跟踪的检察官，到底是为什么呢？

杜丘做了一个假设。如果杜丘的追查深入到了城北医院，这对酒井和堂塔来说是个非同小可的威胁。杜丘当时的追查，会不会无意中触及到了城北医院呢？这个可能性很小，因为当时即使追查到医院，通过正面的询问是了解不到崎中和土井两个人向杜丘提供的那些情况的。

因此，凶手没有必要急急忙忙地陷害检察官。即使成功地陷害了检察官，也会导致警方主张他杀，那等于是打草惊蛇，没有丝毫的好处。

杜丘想：结论只有一个。

就是说尽管杜丘本人没有发觉，但他已无意中触摸到了

凶手周密的谋杀计划的某一个环节。凶手担心在这个环节上由于杜丘的触摸而造成的伤口会发炎，担心主张他杀的杜丘有朝一日会发觉这个伤口。而这个伤口，一旦被发觉，他杀的真相就会很容易被识破。这样，他们才有必要冒风险设下圈套，哪怕暂时也好，只要能够引开杜丘的侦察，就对凶手有利。因为到那时，人体实验病人身上的发热发疹症状也许已消失了；尸体也已烧成了灰，没有办法检查。还说不定杜丘无意中触摸到的那一环节上的伤口，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合了。

——这伤口，具体说来究竟是什么呢？

——是烟雾？

杜丘反复地回忆了现场上能够回想得起来的一切细节，并且不下几十次地对它们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能够成为线索的情节只有一个：朝云的妻子对他讲到的，猴子拼命要吃的那个烟雾。小鸟也曾要吃烟雾，而接着武川吉晴就发狂并被杀死。如果能够证明：斑鸠和猴子不是由于阿托品而是由于可卡因产生的幻觉，那么解开由武川、斑鸠、猴子、凶杀组成的连环之谜的钥匙则应该是可卡因。

“那么，狗熊的吃烟又怎么解释呢？”

无论如何不能认为狗熊吃了可卡因。

杜丘在无意中触摸到的罪行的伤口，究竟是什么呢？杜丘看到各种因素找齐了，罪行的枝叶繁茂起来了，但是，这个不可琢磨的繁枝密叶，把关键的树干遮掩了起来。

象猪在屎尿里打滚似的日子过了四天。

那个小伙子仍然每日爬在地板上给护士磕头。

幸好，没有叫杜丘吃大量的药。第五天，他“妻子”会

到医院里来了解诊断结果，她将坚决地向医院提出要让杜丘出院。对此，医院方面也肯定会向她说明杜丘的所谓病情，决定让他正式住院，并开始对他使用大量的药剂。

大批量的服药本身并不是件坏事。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极度的忧郁症患者，可以让他们服用大量的抗精神失常药。有人说，由于神经阻断药和抗忧郁药的研制成功，精神病院的面貌焕然一新了。大批量地吃药使得病症得到改善，大吵大闹的患者看不到了。病房也随着变得开放多了，和一般的医院没什么两样，阴森森的气氛没有了。

这些，是杜丘在过去听说过的。也许，的的确确是这样。不过，这个情况只有在正确地进行治疗的精神病院里适用。为了赚钱，不经诊断就让患者住进来，用抗精神失常药把患者泡起来的医院，是完全不同的。在这样的医院里，药物是被滥用来代替患者的枷锁的。

杜丘发现同病房的三个人也服用大量的药剂，他们三个都习惯了。他们吃完了药，躺下来就能睡着。简直和木棍没有什么两样。给杜丘吃的药是少量的，不过他要睡的时候也能很快地入睡。

住院后的第五天下午，来了一个护士，绷着脸叫杜丘。

他以为能出院了。可是，很快发觉事情并不妙。护士让杜丘换进比原来小得多的一间病房。

“以后你就住在这儿。”护士说了一声，接着铁制的房门就沉重地关上了。

好象是间单身病房，没有看到其他人。在地上挖了一个坑的厕所，散发着一股恶臭。

护士把尖利的眼光射向杜丘后，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杜丘背靠板壁用心思索着。真由美不可能没有前来给杜丘办理出院手续。她是来过了，医院没有理睬，一定是这样。

不过，不仅仅是这些。如果仅仅是这些，他们是不会把杜丘弄到这一间屋子来的。

——是自己的身份暴露了？

这，大有可能。刚才那个护士的眼光里就流露出凶狠的神色。

“要逃走，越快越好。”杜丘想既然医院对“妻子”挡了驾，也就有可能从今天晚上起叫他吃大量的药物。吃了药，腰直不起来了，处于失禁状态，逃跑就不可能了。

杜丘试着动一动胳膊腿。这几天几乎没有吃过什么东西，再加上每天吃药，身上没有一点力气。不过，一两个护士，他觉得还能对付，可以把他们打倒在地闯过去。杜丘咬了咬牙，他打算逃跑时绝不手软，要豁出命去。这里不是什么精神病院，是敌阵，只要被他们抓回来，肯定会被弄成一个行尸走肉。

要逃走，必须等到天黑，白天太显眼。

——堂塔究竟会怎么样呢？

杜丘仿佛看到了堂塔得知逃犯检察官已经潜入医院时的惊恐相。

杜丘把强制着的愤怒化作力量，蕴藏在他的肌体里，等待对方的行动。

“出来，要诊疗了！”

入夜后，响起了护士粗暴的喊叫声。两个护士把杜丘拽了出来。显而易见，他们对杜丘充满着敌意。

“你坐下，”院长用冷冰冰的眼光盯住杜丘，“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我叫津山皎二。”

“胡说，津山皎二怎么会去摸武川吉晴的情况。”

啊呀！杜丘不禁在暗地里叫了一声，午前他们把崎中和土井找出去诊断，原来是为了了解情况！

“打听他的情况，是因为我的一个熟人认识武川吉晴。”

“津山皎二刚刚接完我的电话！”院长的额头上暴出了青筋，深陷的眼光里闪着野兽似凶狠光芒。“你不说，我会叫你说。”

堂塔用他的下巴颏指着电休克装置。

“你听着，拿这个东西把一百一十伏的交流电给你通到额头。平时是先打麻药再通电，我给你来个不打麻药的，想知道你将会怎么样嘛？你会晕倒，浑身僵直，你的记忆，有时一个星期都恢复不过来，就象被雷击了一样。只要你挨过这么一次，等到第二次的时候，你一看见这个玩意儿，就会爬在我的脚下恳求我让你做奴隶。”

堂塔阴沉地歪着嘴笑。

杜丘缓慢地点了点头。他过去也听说过，在没有施用麻药的情况下接受几次电休克疗法，会变得呆头呆脑，变的象被抽去了情感的人。如果，挨了这么一下子，他就别想逃走。杜丘边点头，边窥视着逃走的机会。在他的背后，站着两个护士。

堂塔递了个眼色，两个护士很快就架起杜丘的胳膊。

杜丘后悔他的行动晚了一步。

“如果你忘了尊姓大名，我可以叫你想起来。”

堂塔拿起了电极，把它送到杜丘的鼻子尖跟前。

“等一等。”

杜丘以为自己这样叫了一声，可是，声音卡在喉咙里，并没有发出来。

电极嘎地扫了一下杜丘的面颊，他霍地蹦了起来。顷刻之间，他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不过是扫了一下面颊，如果给你的脑门通电，你就要引起痉挛、失禁、晕倒，想试试吗？”

“……”

杜丘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愣愣地望着堂塔脸上戏虐狂似的神色和那双深陷的眼睛。

“你给我趴下，爬到我的脚下，乞求做我的奴隶，不然，你休想从这里出去！”

杜丘摇了摇头。

“既然如此，用我的力量叫你做我的奴隶。”

堂塔的眼睛里泛出了一层象油膜似的光芒，电极迅速地触到杜丘的额头上。杜丘感到自己被卷进正在放电的雷云里，大脑在颤抖，挣扎，随后就失去了知觉。

“不堪一击的家伙！”

杜丘惨叫一声倒下去后，堂塔狠狠地踢了他一脚。

第八章 蜘蛛网

（一）

真由美推迟了返回北海道的时间，等待杜丘冬人送信儿来。

让杜丘出院的要求遭到院长的拒绝，是在十一月十四日。她以焦急的心情渡过了十五、十六、十七这三天。杜丘没有送信儿来。他们事先约好杜丘逃出来后就给津山家打电话。可是，这个电话却一直没有打来。

杜丘是仍在等待逃跑的机会呢？还是他的身份暴露了，被泡在药里了呢？真由美这么想着，整天坐立不安。

是到了应该争分夺秒地设法把他救出来的时候了。

——如果医院对他动了手术，他就……

所谓手术，就是前额叶切断术。在额头上凿个洞，切掉前额叶。前额叶是高等神经巢，被切掉以后，情感就要变，人也变得呆傻。过去有个时期，在精神病院里盛行过前额叶切断术，不管什么样的人，只要施行这种手术，就会变得百依百顺。他们对外界的刺激变得无动于衷，不做梦，也不操心，对医院来说，这是最乖不过的了。

现在，前额叶切断术已走下坡路了，一则它严重地侵犯人权，二则施行手术时的死亡率太高。不过，这绝不是说它已经消声匿迹了。今天在报纸上也偶尔能读到有些患者控诉

医院对他们施行惨无人道的手术。

现在谁又能保证：医院对杜丘不做这种手术呢？杜丘对堂塔来说是再危险不过的人物。堂塔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用手术刀抽去杜丘的感情、性格。万一有什么问题，他可以解释说：杜丘原来就有精神分裂症，鉴于他在医院的粗暴行为，不得不对他施行手术。这样，即使受一些非难，也不会弄得不可收拾。甚至，舆论反而会认为：杜丘既然有精神分裂症，他曾经干出杀人、抢劫、强奸妇女的勾当，也就不足为奇了。

杜丘同金毛熊搏斗为幸吉老人报仇的勇敢，没有练习竟独自驾机飞越日高山的果断，都将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样的事情，真由美是绝对不能忍受的。

她决定明天再等一天，如果仍然没有杜丘的信儿，便去医院提出最强烈的要求。她认为现在的事态已经发展到不能让他单凭自己的力量逃走的地步。这次医院还拒绝让杜丘出院，她只能毫不犹豫地恳求矢村警长帮忙了。

幸好，杜丘的记忆力还没有减退。

医院给他的单身房门上了锁。

“到明天晚上以前好好想一想，到那个时候还想不起来，就没完没了地给你过电。”

护士得意地说完，转身走了。

“到明天晚上……”

杜丘无力地嘟囔了一句。他也听说过：挨上几次电休克疗法，会变得象接受前额叶切断术的患者一样，情感就要衰退。

要快跑，要快跑！这种焦急的心情，慢慢地被拖进绝望的深渊里消失了。杜丘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是他吃的大量的药剂在起作用。当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时候，他们把药拿到杜丘的鼻子尖底下。堂塔晃一晃电极，威胁杜丘："如果你不吃下去……"堂塔的眼睛里泛着凶光。杜丘只好把大量的药片吞下去，就是这一剂药，现在象毒物似的渗透在身体的各个部位里，把杜丘的全身和整个感觉拖进困倦和绝望的深渊。

杜丘后悔着低估了城北医院，昏昏地沉睡了。

他一直昏睡到将近第二天中午。醒来时，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给他端来了午餐。盛饭的盆子比猫狗用的还要脏。没有菜，只是一碗放有萝卜丝的黄酱汤。杜丘端起了饭碗。现在头昏得厉害，只能勉强挪动身子，没有一点食欲。杜丘强令着自己：饭一定要吃下去，现在是要极力防止体力衰弱下去。

他把黄酱汤浇到米饭上咽下去，象吃了几口臭屎似的恶心。

中午，他们又叫杜丘吃了一剂药。有两个拿着木制刀的护士站在杜丘的眼前。他们摆出的架势，显而易见的是准备一旦杜丘对吃药犹豫就毫不客气地把木刀挥下来。

吃完药以后，他们让杜丘张开嘴，伸出舌头，仔细地检查是否真的吞下去了。这样一来，实在没有办法做弊了。杜丘边入睡边感到自己也开始让药泡起来了。他好象觉得自己的肝脏染上了毒，停止了它的机能。他已经相当衰弱了，没有什么气力想到设法打倒这两个护士逃走。

他一直睡到晚上后，又被带到院长办公室。他走起路来

摇摇晃晃的，站不稳。

“怎么样，想好了么？”

在堂塔的脸上浮起了冷笑。

杜丘不理睬。

“执拗的家伙！”堂塔说罢握起了电极棒。“你这么喜欢这个玩意儿，你愿意吃多少回，我就给你吃多少回。”

堂塔提高了嗓门，声音微微发颤，就象被不听话的驯兽惹急了似的。

“等一等，”杜丘开口了。他的舌头不太听使唤，“我说。”

讲出自己的真名实姓，等于是对自己宣判死刑，还说不定会受到更为阴险毒辣的虐待。不过，总比被电休克疗法弄得头脑糊涂的好。

“你总算明白过来了。”

“嗯，”杜丘无力地点了一下头，“我是杜丘冬人。”

“杜丘——冬人！”

堂塔深陷的眼眶猛地睁大了，惊愕的神色爬上了他的面孔，他那张开了的嘴巴竟忘了闭上。

“你说的是真的？”

“是真的。”

“可是，这种事——。”

堂塔在自己的嘴里不知嘟囔着什么。

“我为什么潜入这所医院里来，你是应该知道的。”杜丘说。他不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我当然——，不，你到底说些什么？莫明其妙。”

堂塔话说了半截，又急忙改了口，可是，掩饰不住困惑

的神色。

"你是要把我交到警察的手里，还是让我出院呢？"

"我当然——，"堂塔又重复着同样的一句话，"你是潜逃检察官，又是个杀人犯，警察正在竭尽全力追捕你。可是……"

在堂塔的眼光里闪过了他固有的阴险和狡诈。

"你现在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原来如此。"

"不准再说你那个'原来如此'。至于怎么处置你，我来决定。带走！"

在堂塔的面孔上总算爬上来一股无所畏惧的神情。可是，这个无所畏惧的神情并不能够掩盖住他内心的恐惧。

杜丘被带回了病房。

护士叫他吃了药。

护士们对待杜丘的态度突然变得谨慎起来了，他们显然在戒备杜丘逃走。

第二天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给他吃的药好象变了。他吃了一剂午后给的药，脚不能动弹了，腰也直不起来了。杜丘想，照这样下去，自己就要失禁了。他边这么想着边垮下去了。他晕晕糊糊地猜想他们给的也许是毒药。

这天晚上，堂塔没有找杜丘。

杜丘用他那象夜游患者似的头脑想着：到底怎么处置我？堂塔肯定找酒井商量去了，等他们拿主意，可能还要一、两天。他们不是对我开刀，就是用电休克疗法和强制服药的办法把我弄成呆傻，也许还会把我偷偷地干掉。反正他们是不会交给警察的，这等于是卡他们自己的脖子。

我应该停止吃药，只要不吃药就还有希望。

“那么，到底怎么才能不吃药呢？”

杜丘用空空洞洞的头脑勉强思索着。

因为药效的关系，他周围的墙壁在摇晃。

（二）

杜丘没有给她带信儿来。

十一月十九日早晨——。

远波真由美又一次去城北医院。现在，一刻也犹豫不得了。

“您也真固执。”

堂塔看到真由美，皱起了眉头。

“哪能这样说话，”真由美的脸白里透青，“我一定要让我丈夫出院。你没有权利不叫他出院。”

“我不是告诉您，您的丈夫正处在分裂症的危险状态之中么。”

“我不想和你讨论分裂症。可是，在学术上不是说分裂症的诊断很不容易，对于诊断来说过去的病例和生活环境是很必要的么？你并没有向我这个患者的妻子了解这些情况，只凭着我丈夫产生幻觉，就诊断我丈夫是重病患者。”

现在不是畏畏怯怯的时候了。

“我不愿意和一个精神病学的门外汉争论分裂症的问题。希望您放弃让丈夫出院的主意，请回吧。”

堂塔语气冰冷地说。

“你有什么权力无视患者妻子的要求，按照你的愿望去

监禁我的丈夫？”

“对于有危险的患者，我们可以强制他住院。”

“你敢说真有那么危险？”

真由美的声音颤抖了起来。她并没有多大的力量压服老奸巨滑的堂塔。

“您既然这样地怀疑我的诊断，您可以请求派一个东京都的鉴定医来。说实在的，我也算是一个出名的精神病科医生，我对我的诊断是很有信心的。”

真由美从堂塔的自我吹嘘里，听出了堂塔的医院和东京都行政当局之间的暧昧关系。

“强制病人住院，我记得需要有行政当局的批准。”

“我们正在准备向东京都递送报告。”

堂塔毫不示弱。

“你们这是乱来，”真由美叫了起来，“难道我做为一个患者的妻子，连挑选医院的权力都没有么？”

“妻子！”堂塔用眼光盯住了真由美的乳峰，接着扫过了她窈窕的身躯。“真正的津山皎二先生现正在他自已的家里。他已经接过了我的电话。我还问过他自己，他说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妻子。”

“怎么——？”

一股冷气，从真由美的脚心爬上了脊梁骨。难道，杜丘冬人的身份暴露了？

“您请回，您又不是患者的妻子。对患者的如何处置无权过问的是您。如果患者是一名罪犯，您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么？您等于是冒名顶替窝藏坏人！”

“……”

“看来您是懂了我说的意思喽。”

堂塔阴险地笑了一声，又立即板起了面孔。

真由美走出了医院。

“杜丘落在了敌人手里！”

在真由美的头脑里，只有这么一个念头。她就象被轰了出来似的离开了医院。

她向见到的第一个公用电话亭跑过去。她要了警视厅搜查一科，找矢村警长。

“矢村警长不在，探亲去了。”

“探亲……，他的家乡是什么地方？”

真由美的心里感到极度的不安。

“老家在九州。他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昨天半夜里走了。”

“能把他叫回来吗？”

真由美不禁脱口而出。

“把他叫回来？你到底是矢村警长的什么人。啊，不，你到底找他有什么事情？既然你的事情重要到必须把他从正在病危的老母亲身旁叫回来，你能告诉我一下么？”

听筒里传来了象是一个年轻人生气的声音。

“这个事情，不是矢村警长不行啊！”真由美急得差点哭出来。“哪怕通个话也可以，劳驾您给接上电话好吗？”

“那么，就请你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事情。”

“……”

真由美终于放下了话筒。

如果这个事情可以讲，真由美早就跑到东京检察厅求援去了，甚至直接去找医院所在地区的警察署。可是这样一

来，杜丘被救出来后就要立即带上手铐了。如果在他的手里掌握着揭露敌人罪行的有力证据，也许还会有办法得救。可是目前在他手中的只有杜丘所说的什么香烟的烟雾之类的线索罢了。即使说出来，至多不过被人们付之一笑。这是显而易见的。

——在关键的时候，矢村警长！……

真由美叫过来一辆出租汽车。

她现在只有回饭店给父亲打电话了。她父亲在中央政界里有些门路。想办法让杜丘出院，恐怕是不会做不到的吧！真由美这么想着，觉得还有一线希望。

她一回到饭店就急忙给父亲打电话。

父亲出门到北海道的扎幌去了。

她命令家里用人打听到父亲所在地后立即用电话通知她。

“和父亲通上话以前，杜丘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如果，堂塔知道了患者的真相，他是绝不会白白地放过杜丘的。他会巧妙地利用精神病院的所谓治外法权式的特点，轻而易举地把杜丘弄成没有思维的人。何况，他还会考虑到真由美向警察控告的可能性，说不定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又过了三个钟头，下午的时间过了一大半，电话铃叮呤呤——地响了起来。

“爸爸！”

“是我，矢村。”话筒里传来了矢村沙哑的嗓音，“什么事？”

“杜丘先生不好了！”

"出什么事了？"

矢村的声音很镇定。

真由美简短地说明了情况。

"这事情你跟别人讲过没有？"

"对谁也没有讲过。"

"好了。"听筒里传来低沉而坚定的嗓音。"我这就回东京 你马上转移到涉谷的T饭店，你现在的地方很危险。在T饭店里你用榛姓。"

"好的，我马上就转移。您母亲怎么样？"

"死了。"

矢村说罢放下了话筒。

（三）

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班十一月十九日下午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派到警视厅的一个特搜班员发现矢村警长有可疑的行动。有个叫远波的女人给矢村打来刻不容缓的紧急电话，又很快单方面地挂断了话筒。事后，搜查一科科员给矢村的家乡去了个电话，矢村只说了一声"知道了"，并没有下指示。

特搜班认为给矢村打电话的女人有可能是远波真由美。他们已经照会北海道，得到远波真由美现在东京的答复。特搜班员马上到她下榻的地方去调查，得知她刚刚离开饭店。不过，特搜班员在这里发现了重大问题：杜丘突破包围的当天晚上，矢村似乎前来饭店和远波真由美见过面。

"是远波真由美放跑了马，解救了杜丘，然后把他带回

饭店里。矢村在包围失败后去找远波真由美，并在那里见过杜丘。”

伊藤检察长说完，咬了咬嘴唇。

“可是，矢村为什么让杜丘跑了呢？”

一个特搜班员问道。

“不知道，”伊藤苦着脸摇了摇头，“不管他是什么动机，矢村的行动是背叛我们，不能饶恕他。”

本来，没有给杜丘带上手铐的，是伊藤自己，以致让杜丘跑掉了。这是自己的疏忽，因此他一直对矢村客客气气。可这次，矢村表现出了明显的背叛行为，就不能不管了。

“我要请求上级对矢村给予处分。但我们先要把证据弄到手。根据远波真由美匆忙离开饭店来看，她很可能和矢村通上话了。矢村今天晚上会乘飞机回东京来的。要监视机场，下飞机后对他盯梢。”

伊藤检察长不知不觉地提高了嗓门。

“您估计矢村会去找杜丘么？”

“可能去。”

“那时……”

“没关系，逮捕他。”

伊藤的眼睛射出了一股寒光。

特搜班员们的脸上个个都泛上了沉郁的神色。

矢村到达飞机场是半夜时分。

他从机场给远波真由美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在饭店等着，随后就坐上了一辆出租汽车。

径直开往城北医院。

矢村想：该到时候了。他知道杜丘正在城北医院里摸情

况。他派出的搜查员跟踪杜丘的时候，虽然被他甩掉了，可是，搜查员看到杜丘的车开往武藏野市方向。

城北医院，从正面是攻不下来的。如果有什么确凿的证据，那自然另当别论。只是笼统地怀疑，矢村无论如何也不好下手。酒井义广的情况，也是一样。不把阿托品容器的谜解开，就没有把柄让酒井交代罪行。搜查员虽然也在秘密地侦查酒井，酒井却一点都不露声色。一切的一切，都与谋杀朝云忠志一事有关。这是问题的根子。只要把根子刨出来，枝叶自然会枯萎，会零落。横路夫妇，武川吉晴，这些是枝子，是叶子。

最后，矢村不得不死了心。谋杀朝云的根子，矢村实在刨不出来了。只有一个办法：让杜丘继续活动，跟踪他，放长线钓大鱼。杜丘象陷进圈套里的野兽似的，拼命向敌人逼进。豁出了性命的人，是做得出连警察都没有法子办到的事情的。矢村本来寄希望于杜丘潜进城北医院，干出个利索事来……。结果，杜丘竟会落在了他们的手里。

——该到时候了。

如果把杜丘救出来，只能是逮捕他。尤其是把他从医院里带出来，更不可能再放走他。现在只有把杜丘逮捕起来，让他把所掌握的一切统盘倒出来，然后向杀害朝云的罪犯采取正面进攻。

——这么办，对杜丘不利，可是没有别的办法……

矢村没有发现有几辆车在后面轮番跟踪他。

矢村来到城北医院时，接近半夜了。虽然已经很晚，正门大厅里仍然灯光明亮，有些嘈杂。

“我要见堂塔院长，我是警视厅的。”

接待矢村的护士倏地变了脸色。

矢村走进客厅，坐了一会，堂塔来了。他的眉间紧皱着，那双畏怯的眼睛里流露出慌张的神色。

“这么晚了，您有什么急事？”

堂塔在虚张声势。

“让津山皎二出院。”

“我们医院里没有这么个人。”

堂塔把窝陷的眼眶抬向屋顶。

“你想装蒜，”矢村把话一顿，接着说，“你不怕我们把医院弄得底儿朝天？”

“就是你们找遍了医院也不会有这么一个人。”

“你不要装糊涂，你们的问题不只是一个病人的问题。你们偷税漏税，违反医师法，违反精神卫生法，侵犯人权，伤害罪，暴行罪，这许许多多，等到我们对患者挨个询问，不费吹灰之力就让你垮台。你还是不要小看警察的好。”

矢村从沙发上站起来，准备告辞了。

“请您等一等，”从堂塔的表情上，刚才虚张声势的神气完全消失了，“我刚才是听错了您的意思了。”

“原来是听错了。”

矢村又坐了下来。

“今天晚上九点钟的时候，叫他跑掉了。”

“跑了！谁能相信。”

“这就是证据，您看。”

堂塔把从自己嘴里拿下来的假牙，指给矢村看。有两颗牙被打掉了。

“是怎么回事儿？”

矢村看了它，象要呕吐似地皱起眉头。

“那个家伙把我当作人质，拿电休克器的电极棒打我的脸，我的两颗牙给弄断了。”

堂塔气呼呼地把假牙又安回嘴里。

“你太大意了。”

在自己身份被暴露的情况下逃走不是容易的事。何况在精神病院里，杜丘是用药泡起来的，杜丘的手腕，使矢村实在感到焦躁。本来他预料：摇摇晃晃迈不开步的杜丘将由自己架着救出医院。

“是啊，太大意了。”

堂塔有气无力地点了一下头。

杜丘明明是用药泡过了的，这没有错。为了消除他的反抗情绪，每天都给他吃四百毫克的精神药物。杜丘应该四肢无力，腰腿直不起来才对。

晚上八点钟，堂塔让杜丘到院长办公室来。杜丘由护士带着，一个踉跄走了进来，坐到椅子上。“他想把自己的身体深深地藏在座位里。”堂塔刚刚这么想完，杜丘猛地跳了起来，他的行动敏捷得不可思议，堂塔早已被他卡住了脖子。

“不许动！”

杜丘的手里迅速地抓过那根电极棒。

一个护士向堂塔扑过来，杜丘把手里的电极棒劈面杵了过去，护士当时就滚到屋角里。

“你不要乱来。”堂塔说。

“我不会乱来，只不过是礼尚往来。”

“千万不要……。”

仍被卡着脖子的堂塔惨叫了一声。电极棒擦了一下他的额头。牙齿嘎哧嘎哧作响。他翻起了白眼，好象觉得眼窝深处火花四溅，身体的什么地方有一根骨头折断了。

“你们要想救院长就放老实点，”杜丘抻断了电极的导线，抓过放在桌子上的一把剪子对准了堂塔的脊背说，“马上准备好我的衣服和汽车，你们胆敢向警察报告，我就捅死他。”

“你们千万不要报告警察！”

堂塔尖叫了一声。杜丘的剪刀尖已经扎进了堂塔的脊背。堂塔感觉到了自己在流血，这把剪刀尖不知什么时候会深深地捅进去，堂塔恐惧得在额头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

堂塔被杜丘带进了小汽车里。

杜丘开了一阵车，挑选了一处僻静的地方停下来。“回见。”杜丘只说了这么一句，下了车。竖起衣领的颀长的身躯，一会儿就消失在夜色之中了。

“我用车压死你！”堂塔这样想。可是，杜丘拿走了车钥匙。

“请您看看。”

堂塔撩起了衣背，把渗血的橡皮膏给矢村看。

用不义之财积存起来的脂肪，在堂塔的肌肤下，象淡黄色的卤汁似的颤悠着。

矢村马上移开了视线。

“这家伙！”在矢村心里，燃起了对杜丘逃跑成功的怒火。

（四）

杜丘开始头晕，是在来到荻洼区以后。有那么一刹那，他感到浑身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紧接着，一阵头晕，全身沉重得简直要被吸引到地心里去似的。

杜丘下了电车。已经接近末班车运行的时间了。根据冷得象寒风穿过周身似的感觉，他知道自己在发高烧。脚下感到轻飘飘的。

这是一条离酒吧厅街不远的马路。

杜丘靠在一座大厦的墙壁上，好象觉得自己的身体要陷进墙里似的。要尽快找一家旅馆休息。他把无神的目光胡乱向四周看了看，并没有发现什么旅馆饭店。

杜丘又开始迈起了步子。站在那里，万一受到警察的盘问，就一切都完了。杜丘尽力迈稳脚步，从容不迫地走过了迎面走来的警察身边。

躲过了警察，再没有什么力量动弹了。杜丘走进一条胡同，瘫软地靠在一堵墙上。

睡魔缠住了他。

“喂，你怎么了？”

耳边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声音。睁开眼看，好象是等绿灯的过路女人。约有三十岁模样，那细长的脸正在看着他。

杜丘缓慢地摇了摇头。

女人看到这个男子的嘴唇在微微地抖动。在路灯的淡光下，脸色煞白。两腮的肉象削下去似的憔悴。这个女人从男子的犀利的目光和显露在鼻梁两侧的阴影里，感到了一股凄

惨劲儿。

“你是被警察追的？”

女人问道。

“不——。”

“你别瞒人了，我能看得出来，我刚才观察你好半天了。”

“请您走开好么。”

杜丘勉强地迸出了一句。

“你好象在发烧，”女人向杜丘的前额伸过手去，“不好了，发这么高的烧！你有地方去么？”

“我在找旅馆或饭店。”

“你有钱么？”

“现在没带，不过……”

杜丘微微地摇了摇头，他想说下去，可已经没有那么大力气了。

“我猜也是这样。”

女人再一次瞅了男子的面孔。这张面孔上深沉地闪着精神上痛苦的阴影，这个阴影好象即使由正面照来的强光也未必能使它去掉似的。她感到假如给他去掉了这个阴影，在它下面显露的很可能是洁白无垢的皮肤。

“你跟我来。”

女人抓着杜丘的手腕，搭放在自己的肩上。

“带我去哪儿？”

“你就跟我来吧，别说话。”

女人用肩支着高个的男子来到大马路上。

一辆出租汽车开过来打开了车门。

汽车开动了，杜丘看到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在汽车的前窗上不断地流过，而后变成粗条的彩虹向他逼来。杜丘想避开它，上身一晃，一头扎在女人怀里。随后，就失去了知觉。

（五）

“到底是怎么回事？”

矢村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伊藤的表情显得异乎寻常，象是准备和矢村周旋一番。把矢村叫到检查厅来，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非同小可的了。

“你背叛我们，帮助杜丘逃走了。”

伊藤带着血丝的眼睛暗淡无光。

“你说些什么。”

矢村叼起烟卷，望着天花板。

“不要装糊涂，我们手里有证据。在新宿包围杜丘的那天晚上，你在远波真由美下榻的饭店里发现杜丘并会见了他，把他放走了。杜丘潜入精神病院的事，你也是知道的。你身为警官做出了这样的事情，是要判五年以下徒刑的。”

“如果我说：在饭店里没有找到杜丘，我在医院里找的是津山皎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矢村觉得伊藤是在狗急跳墙。不只伊藤，还有那些特搜班的成员，都是在狗急跳墙。

“你想抵赖，津山皎二的妻子是远波真由美的熟人，津山皎二根本没有住院。”

“我问你，你有什么证据说明以津山皎二名义住院的就是杜丘呢？堂塔不会承认吧。”

“我们叫他在法庭上交代。”

“那就让我们在法庭上见面，”矢村说罢站起身来要走，“你们拿到了逮捕证，就来吧。”

“我们的话还没有说完，”伊藤声色俱厉地说，“你要把远波真由美在哪里讲清楚，还有，今后不许你插手目前的案件，我要求你做到这两件事。”

“这两件事我都拒绝，”矢村仍然站在原地答道：“我说过朝云谋杀案我一定要解决。告诉你，我是靠搜查案件吃饭的，对我恐吓没有用。”

“这不是恐吓，我是在以检察厅的威信来说话的，如果你要违抗，就搞垮你，这是对你最后的警告。”

“检查厅的威信——，”矢村凶狠的眼睛盯住伊藤，“在我的眼里没有这种玩意儿，在我的眼里，只有我自己的信念。”

矢村象唾弃什么似地，转身就走了。

（六）

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时分了。杜丘发现自己躺在被窝里。这是一套带小厨房、十二平方米左右的房间。屋里没有人。枕边放着药品和冰袋。杜丘的身上穿着睡衣。他在屋子里环顾了一下，想起了那个女人。

响起了开门声。

“您醒了。”

女人在杜丘的枕头边坐下来，告诉杜丘她叫京子。

“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杜丘仰看着天花板说。叫做京子的这个女人，有着一副细长脸，显得消瘦，皮肤松弛，面孔上还泛着一股放荡而不幸的神色。

“是给我添了不少麻烦，”京子快活地说，“我叫来大夫给你打针，我自己还用热水给你擦身，给你换衣服，你身上真臭……”

“你这是多余，”杜丘咽下涌上来的一股怒气，“你和我素不相识，怎么可以这样。”

“你放心，你的自尊心不会受到伤害，我做惯了这样的事。”

京子叼起一根烟卷说。

“做惯了？”

“我的工作就是侍候男人。男人们对待我，什么要求都有。不过，撇开男女之间的那个事情来接触男人的身体，还是头一次。虽然怪臭的，可是心里也有点激动……”

“你不要说了。”

“在我睡成一滩泥的时候，这个女人竟……”这么一想，杜丘感到了耻辱。臭是理所当然的，将近有十天没有洗澡！不仅没有洗澡，那间屋子里还有个茅坑。

茅坑……。想到这里，一阵恶心。他急忙用手捂上了嘴。

“你要吐么？”

“不，不会。”

他为了甩掉浮现在脑海中令人恶心的景象，紧紧地闭上了眼睛。不料，这一闭那幅景象反而更加清晰起来。

不断地吃精神药物，逃跑是绝对不能办到的。这一

点，堂塔早就算计好了。先把杜丘用药剂泡好，让他直不起腰来，让他失禁，然后去和酒井义广商讨对策。他们的对策，八成是要切断杜丘的神经，把他改造成没有情感，没有思维的人。杜丘住院的事，外边有证人，他们不敢轻易杀了他。或者，也说不定故意让他跑出去，象横路夫妇一样，再把他杀掉。杜丘对酒井、堂塔来说是再危险不过的人物，他们对他下起手来，会毫不犹豫。不过，杀人总是多少要担风险。还是手术的好。如果借口病情恶化，可以合法地进行手术。

现在到了非逃跑不可的时候了，要争分夺秒。杜丘决定与其让他们利用手术改造成白痴，不如拼一死活。

——首先要想办法对付他们的药！

药，不吃不行。只能吃进去以后再吐出来。就是要吐出来，也得会吐才行。有人喝酒喝过了量，会自己巧妙地呕出来。杜丘就不会这一手。他把手指头往喉咙里塞进去，干呕得他直弯腰。他在这里，平日连饭都没有吃多少，吐出药来实在太不容易。用这样的办法，即使吐了出来，也只能吐出一小部份。药是一天服三次，一定要吃完了药马上呕干净，不然就有危险，药劲儿一来，肌肉一松弛，不仅会失去吐药时的身体条件，就连要吐药的念头都会从头脑里消失。

逃跑，必须在下次堂塔把他叫去的时候进行。等他们宣判对他的死刑以后再跑就晚了。因为那时的戒备一定会加倍地严密。

杜丘看了看茅坑，在这四方形的水泥坑里积存着屎尿，并且时时受管道里逆流的冲击而荡漾着。杜丘用铝制的口杯舀上一杯。恶臭直冲到鼻腔里。等到护士叫杜丘吃了药，查

完他的口腔走掉以后，他急忙把那杯污水闭上眼睛吞了下去。

连胃都要倒出来似的一阵猛烈的呕吐，把刚吃下去的药倒了个一干二净。

早上、中午、晚上，一天三次，一次不落地吞下了污水。只要逃跑失败，肯定被堂塔动手术弄成白痴，变为他的奴隶。这么一想，每每吞下污水的气力也就涌上来了。

“对不起你，”杜丘向京子道歉道：“我并不是怪你。因为我太脏了，感到难为情。”

“你不用道歉，你本来就和我身份不同的呀。”

“身份？”

杜丘感到莫明其妙。

“我是夜里陪男人的。你呢，你是东京地方检察厅的杜丘冬人先生……”

“你……”

杜丘瞥了一眼京子，在她的脸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

“我在澡堂子和派出所看过你的照片。”

“呃，是这样！”杜丘爬出了被窝，还在头晕。“把我的衣服给我拿出来。”

“送到洗衣铺了。”

“洗衣铺，什么时候送去的。”

“前天。”

“前天！”

“你睡了两天两夜。医生说你很衰弱，加上有肺炎，要好好休息。我就把你的衣服送去了。”

“可是，你为什么……”

杜丘这么说着在被子上坐了下来。

“为什么庇护罪犯，是不是？很简单，杂志上说你是无辜的。如果你真的无辜，将来你复职了，有朝一日我以卖淫罪被送到法院，那时就靠你杜丘冬人先生了……”

“不要胡说！”

杜丘用低沉，然而是严厉的嗓音说。

“其实……”

京子刚一开口，象被什么东西刺穿了身子似的，把话咽了下去。

“其实怎么样呢？”

杜丘温和地问道。

“其实，我只想撇开两性关系来照顾一个男人，不，带着两性关系也没关系，如果你愿意，一直到你恢复健康离开这里为止，哪怕天天都可以，而且我不收你的钱。在这个世道上竟有一个男人每天拥抱着我，每天接受我的照料，最后恢复了健康，能走了。啊唷！我说些什么呀，说得这么浪漫，这是在瞎说。就是自己的记忆里真的有这样的过去，又有什么用呢？我这是怎么了？是感到寂寞了？当然，一定是这样！每天走上街头招呼男的，然后当他们的活玩意儿，这叫什么事……。啊不、不，这是我的职业。我也许是想着要一个男人，要一个象你这样的，不在背后指使我的，英俊的男人。”

京子一股作气地讲了一通。

“哎，这都是我瞎说呗，”京子呵呵地笑出声来，“说实话，这也许是由于我们这种谋生方式，尽做怪梦。”

“怪梦？”

“在梦里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我到底是谁，我的家和我的家乡没有了，我孤苦伶仃一个人在发愁。都是些寂寞得要死的梦。过去我还有个丈夫，就是做了这些梦，一觉醒来，自己的丈夫在身旁，心里就踏实了。可现在，孤单单地，只剩下了自己。”

京子说着低下视线看着自己的双膝。

“我做怪梦，一定是因为担心无依无靠，没有寄托。当我发现你是潜逃检察官，我就想：你或许也是在梦中丢掉了未来的。我和你可以同病相怜，是不属于同一阶层的病友。说心里话，当我看到象你这样一个体面的知识阶层的人也和我们这些人一样跌到没有未来的世界里，我的心里就踏实多了，觉得人们也不总是那么幸福的。我这是忌妒，我这是在用你的不幸，来填补我心中的空虚。实在对不起。”

京子的嗓音带着哀伤的音调。

“……”

“未来。”杜丘在心中嘟囔了一句。

冬天微弱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户，落在了京子的脸上。

近些年来，有许多人把卖淫当做自己的正式职业，心里很想得开。年龄不过二十岁左右，显得天真纯洁的姑娘，带着经营按摩护照，应顾客的要求前去旅馆。她们根本就不懂得按摩之术，倒是对性的技术很在行。她们的表情爽朗极了，爽朗得简直叫人……

在这个约莫三十岁光景的女人身上，没有她们的爽朗。象她自己所说的，怕是不会有什么令人愉快的未来。未来被

葬送掉了，痛苦的过去越来越频繁地占据着她的心灵。实际上，由痛苦的过去所形成的黑暗，也就是她的未来吧。

不过，这一点谁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杜丘自己，过去身居国家职员和检察官的地位，不至于象京子那样在梦乡里失去自己的家园。甚至还自以为有着可靠的，业已经过精心布置的未来。谁也不曾想到这未来，竟象消失在魔术师的掌心里一样，忽地一下就没了。

也许可以这样说：人人都是潜逃者。所谓潜逃者，不只是犯了罪，躲避警方追捕的人。还有失去了明天，也失去了昨天的人。这就是通往潜逃生活旅程的起点。为潜逃者所留下来的，只有一件事：今天找今天的活路。就象漆黑中照下来的角光，只亮那么一处，被周围的一切所隔绝。

过去在法庭上，对京子这一类妇女进行裁决的时候，他是仅仅机械地依照法律行事的。杜丘想起这一点，一股冷气直冲自己的脊梁骨。

（七）

杜丘潜入城北医院前留下来的二十万圆，通过远波真由美交给津山广美手里存着。当时约定从医院逃出后，只要和津山取得联系就可以拿到这二十万圆。

第二天早晨，杜丘请京子给津山打了个电话。

“津山说把那笔钱给我这里汇来。”

京子回来说。

“有劳你了。钱汇来，我就走，窝藏罪犯叫人知道了，你就得被人判胁从逃亡罪和窝藏罪。”

“你一定要走，我也没有办法。”京子点了点头。因为她长得瘦，睫毛细长细长的，显得象一个苦命人。“可是，法律也怪，照顾不能动弹的人就算犯罪。”

“对，法律有莫明其妙之处。”

“你原来是检察官，所以本能地怕触犯法律。我可不怕，我本来就是在法律之外走过来的。”

“不！”杜丘苦笑了一下。“我在潜逃中触犯了种种法律：诈骗罪，持有火器罪，违反狩猎法罪，盗窃飞机罪，违反航行法罪，再加上刑法第九十七条的逃跑罪。细算起来够我受的了。这还没有完，今后还要继续犯下去。”

“今后还要犯下去！”

京子神色不安地看着杜丘。

“一直犯到让那一伙真正的罪犯走投无路。”

“那就是说，”京子抬起头笑了一笑，“即使你做到了证明你并没有罪，可是你因为触犯了许许多多的法律，还是要进监狱的。”

“监狱我是不去。”

“潜逃一辈子？”

“是准备这样。”

“那我以后也没有机会在检察厅的某一个房间里听你告诫我：你要过正经日子了。”

“与其这样告诫你，还不如就此做你的东家。”

他这说的是心里话。

“真的？”她的嗓音倏地丰润了起来。

“你是不会当什么女人的东家的。我求你只当今天一个晚上的东家。”

“为什么要我这样？”

“晚上我都在外面，如果心里想着自己回家以后有你在，我在外面怎么受男人们的凌辱，也可以咬咬牙忍下来。要东家，也就为的这个。不管是挨打的，还是被害的，她们都有一个东家，我可是从来就没有过……”

“既然是这样……”

杜丘点了点头。

“谢谢你！”

京子松了一口气，就地脱起衣服来。她的皮肤灰白而没有血色。她脱得身上仅剩一件紧身内衣，钻进被窝里来了。

“东家是应该让女人偎依在怀里得到温存的。”

“可是……”

“没关系，只抱着我就行。”

他们就这样待了一阵子。杜丘轻轻地把他的胳膊绕过去搂住了她。京子闭上了眼睛，把脸紧贴在杜丘宽厚的胸脯上。女人的香气甜甜地扑鼻而来。

冬天微弱的阳光从窗帘的细缝射进来，在房内形成了一条淡黄色的线条。有一只残存下来的苍蝇无力地在这一条光线内爬行着。

这时，响起轻轻的敲门声。

“一定是征订报纸的。”京子把一直放在杜丘胸前的两只手，怕羞似地拿到他的腰上。

门被人推开了。

杜丘倒吸了一口凉气。

有一个颀长的身躯站在那里，皱着眉头正在俯视他们俩。

"有什么不方便吗？"

矢村用低沉的嗓音问。

"没有。"

"那就起来。"

矢村仍然俯视着他们说道。

"你，你，是什么人？闯进别人的屋里！"

只穿着一件紧身衬衣的京子，气呼呼地冲过去。

"请你安静，他是警官。"

"啊哟！警官！"

京子把她的视线从矢村的苦相上收回去，移到杜丘的脸上。

"他是警视厅的。"

"抓你来了！"

京子说罢，瘫在了被子上。

"对。"杜丘从墙上拿下衣服，开始换。

"警官，我只求你一件事。"

"你说。"

"饶了她。"

"我看可以。"

矢村转身要走。

"多谢你，"杜丘换好衣服拿起了京子的手，"你要多保重。我对你，只能说这么一句……"

京子深深地点了一下头，把她的眼光定在杜丘翕翕抖动的嘴角上。

在门楣下，矢村扭过头说：

"喂，女人，刚才的事你只当没有发生过，你要尽快把

它忘了。”

京子又点了点头。

矢村和杜丘并肩走出了楼道。

“你的长相变得凶狠多了。”

矢村边走边说道。

“但也没有你那么一脸凶相，”杜丘苦笑了起来，“你，不上手铐？”

“不上。”

“得着机会，我就跑。”

“你试一试，”矢村低声说，“我的手枪不是白拿的。”

“就是有手枪，靠你那两下子……”

“那只金毛熊……”矢村轻轻地按了按左胳膊，“它这个对手太不一般了。”

马路上既没有警车，也不见警察。其实，有一辆伪装起来的警车早已停靠在路边，细江坐在司机的座位上。细江把车开过来，没有向杜丘打招呼，只瞥了杜丘一眼，很快就把视线移开了。

“带我去哪儿？”

一个路过的女人用迷惑不解的表情看了他两眼，走了一段，停下步回过头来，又看了他一眼。

“别说话，你想带手铐？”

“当然不。”

杜丘上了车。他的视线偶然掠到了楼上的一扇窗户。在那里，京子躲在窗帘后面望着他。

刚才过路的女人已经不见了。

“这是你的钱，”细江开车以后，矢村向杜丘递过一个

信封口袋，“津山广美托我的。”

“呃，是这样，”杜丘猜到了矢村在找到他以前的行踪，“远波真由美现在干什么呢？”

“特别搜查队拼命地在找她，她现在正飞往北海道，她本来要拿着这一笔钱来见你，我执意叫她回去了。我是不愿意让她看到刚才那个情景的。”

“不，我是……”

“算了，算了！”

矢村摆了摆手。

车子开到了目白台的一栋高级公寓前面。它是呈冂形的，不但有警卫室，院子里还设有游泳池的豪华建筑物。

“你住在这么一个地方！”

细江留下他们两个人，把车开回去了。他们上了电梯。

“不错，我是住在这儿。”

“我问你，我被捕了？”

“对，看情况也可能放了你，可是，八成是要叫你蹲班房。”

矢村不动声色地答道。

在十一层的一个阳台上，新宿区和中野区都一览无遗。

“你随便坐。”

茶几上有三、四瓶喝剩下的威士忌，还杂乱地放着小酒杯和小盘子。各种报刊杂志横七竖八地堆在黑色人造革的沙发上。

“看来你没有夫人。”

“你不要多嘴。”

矢村拿过冰块儿，放在自己的高脚杯里，倒起了酒。

“你不让我喝么。”

“要喝，自己动手。我不愿意求你喝。”

“你还是那么蛮横粗鲁。”

杜丘也自己动手放一个冰块倒了酒。这酒许久没有喝了。一股清香味进入他的嘴里，再渗进舌头里，喉咙里。

一个很象潜逃检察官的人和一个眼光尖利而又奸诈的人一起上了一辆轿车。上午十点钟，特别搜查官接到了这样的报告。报告人说，她是在看到这个情况以后过了二十分钟，就给他们打的电话。报告人是一个家庭妇女，她没有记住车型和车牌号码。

“是矢村！”

在伊藤的头脑里立即浮现了矢村的面孔。眼光尖利而奸诈是矢村的特征。何况，那么轻而易举地能找出杜丘来的人，除了矢村，再没有别人。伊藤立即给搜查一科挂过电话去。果然，矢村不在。伊藤为了慎重起见，还问了一声他们有没有接到矢村逮捕杜丘的消息。他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特搜班的人员带一张矢村的人头相给报告人看了。结果没错，是矢村。

这时，伊藤的眼睛里放出了炯炯的光芒。伊藤认识到，事到如今，不是矢村就是他自己一败涂地，二者必居其一。矢村和杜丘保持着联系，这一点是已经清楚了。矢村这样做不会是没有理由的，他一定是在打算对朝云凶杀案件来一个追根究底。这样一来，伊藤和矢村之间的利害关系明显地就不一致了。为了检察厅的威信，争分夺秒地缉拿杜丘。现在，伊藤的全部精力都应该集中在这一点上。他知道，弄不

好，矢村的行动可能葬送伊藤的地位。

“我要打个报告，要求对矢村给以处分，整垮他！”

伊藤拿起话筒，给矢村的上司挂了个电话。

（八）

“横路夫妇，是你干掉的？”

矢村把高脚杯缘贴到嘴唇上，把炯炯的眼光盯住杜丘。

“不要瞎说，如果你真的怀疑我，当时象你这样一个人，绝不会因为远波真由美当着你的面脱了衣服，你就乖乖地回去。”

“是个很秀气的尤物，”矢村板板地说，“把你所摸到的情况都给我讲出来。”

“我懂了，”杜丘仰起脖子把酒喝净，“杀害朝云的动机是一个关键，你从三惠的口里听到了武川吉晴的事吧。”

“患精神分裂症住了院，因肝功能障碍死亡。”

“等一等，三惠没有跟你讲武川住院以前的症状？”

“没有。怎么了？”

“原来如此！”杜丘在心里嘟囔了一句。难怪矢村对酒井大大咧咧的。杜丘还由此感到了告密者三惠心中的苦处。“武川吉晴不是分裂症，是可卡因酩酊。”

“什么！可卡因，”矢村的表情陡地越加阴沉了起来，“有什么证据。”

“没有，不过，他那个症状是可卡因酩酊的晚期症状，没有错。”

杜丘把三惠告诉他关于武川的病状讲给矢村听。

“这个女人！”

在矢村的眉间里，露出了明显的凶相。

“你不要治她了，亏得她，摸着了真相的外围。”

“我知道。”

“这就好。还有，武川洋子饲养的斑鸠产生幻觉，朝云养的猴子也产生幻觉。斑鸠和猴子有同样的幻觉，这可就怪了。我分析，它们是吃了掺进可卡因的食物。”

“你是说烟雾？”

矢村把视线停在半空。

“对，我说的是香烟冒出的烟。我的设想是这样：武川洋子忍受不了她丈夫的妒忌，又没有机会找年轻一些的男人寻欢作乐，于是找酒井商量，酒井就订下了用可卡因使武川吉晴变得不中用而后送进医院，再把洋子和财产抓到自己手里的计划。武川自从和洋子结婚以后，他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古怪，整天蹲在家里。所以，他即使表现出可卡因酩酊的症状也不至于被人发觉。何况在表现出可卡因酩酊症状之前，他的精神就要受到可卡因的侵蚀。在城北医院，挑选了四个没有人关心他们死活的老人，让他们吃了东邦制药公司研制的新药。那个新药就是你提到过的 A＝Z 。他们搞的是人体试验，这四个人里包括武川吉晴在内，四个人都死了，吃过这种药的其他人，也都发高烧，出了疹。”

“你说的 A＝Z 人体实验，确有其事吗？”

“确有其事，我根据你的暗示，潜进医院了解到的，几乎百分之百的没有错。你也知道制药公司除非不断地研制出新药，否则是经营不下去的。据说，一种药品一般在两三年内就失去效用。因此对每个制药公司来说，研制新药就是至

高无上的任务。可是，一种新药取得政府的认可，不仅要经过动物实验，还要提交临床实例报告，手续繁杂。现在看来，酒井是拿城北医院的患者做了新药试验，并造成了患者死亡。”

“于是停止了 A＝Z 试验。”

“我想肯定是。现在，精神病院里使用大批量药物疗法之风盛行。据说，由于研制精神药物工作的进展，过去无法医治的精神病患者，如今也有希望了。因为需求量大，目前对精神药物的研制工作进行得很活跃。神经阻断药等药物，又称化学性拘束衣，大量地饮用这种药，任何一个表现狂暴的患者都要处于失禁状态，终日无力，恍恍惚惚。这样，医院就省事多了。我可以肯定，堂塔是以魔鬼的经营方针管理医院。大批量药物疗法，不过是为了代替拘束衣和耗用大量的药物来赚更多的钱。他的头脑里不存在什么‘治疗’二字。这种人，理所当然地会和酒井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医院里的情况糟得惊人，患者还不如实验用的大白鼠。尤其是关着老人的所谓保护室，惨极了。他们真是在屎尿里打滚。这种老人还为数不少，多半是被自己的家庭遗弃的人。当然，也有的家庭是没有力量照顾这些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不过，目前总的社会风气是：老人开始糊涂了，就会被送进精神病院。在一般的父母加一个孩子式的家庭里，确实没有办法照料这样的老人。如果硬着头皮照料，就会连家庭带老人都被生活的潮流甩下去，成为社会的落伍者。据说，现在富裕的家庭也是如此。这些老人，一般的医院不接受，只好都送进精神病院里来。老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当然会或多或少地头脑糊涂，这是个规律。可悲的是把这些老人连续不断地送进精神

病院！”

“难怪堂塔胆敢进行人体实验。”

“毫无疑问，武川吉晴就是被这个人体试验害死的。为了一个年轻女人，落得如此结局，可怜……”

“那个家伙！”矢村砰——地把高脚杯放下。“你给那个家伙来了一次电休克疗法，对吧！”

“对，堂塔这种人，理应首先接受电休克疗法。”

杜丘想起堂塔翻起白眼吐出假牙的狼狈相，苦笑了一下。

“这个人体实验的死亡事件，朝云忠志不晓得通过什么途径知道了。朝云素来对医务界没有好感，拉拢朝云不那么简单。酒井让他的老相识、厚生省的药务科长去说服朝云，朝云执意不肯点头。这样，造成了同属一个厚生省的医疗科和药务科的对立，事情非闹大了不可。A＝Z的研制工作虽然停止了，但是，如果朝云使用他的权限搜查城北医院，那末医院里有不少患者发高烧和发疹并有四个人死亡的事实就会被发觉。不仅如此，酒井用可卡因谋害武川吉晴一事也会被发觉。他们的犯罪动机，根子就在这里。”

“为了谋害朝云，他们把阿托品喂斑鸠和猴子进行实验，这个实验的结果又关系到盛阿托品的容器之谜，是不是？”

矢村紧皱双眉往自己的高脚杯里倒着威士忌。

“应该是这样。否则就没有必要让斑鸠和猴子产生幻觉，也不会产生连同猴子一起杀掉的必要性。何况一起杀害猴子和人，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

“然后呢？”

“我能进行推理的，也就到此为止。”

“你想留一手？”

矢村把炯炯的眼光盯住了杜丘。

“我是在你手心里的人，暂且不说抢劫、强奸案，我是在横路加代的凶杀现场里留下了指纹的。被抓进牢里，我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无罪。现在一切都对我不利，要败诉是肯定的。我拼命地逃跑拼命地潜伏还不是因为这个。不过，我还是输给你了。如果你不能相信我的话，你把我关进监牢就是了。但是你也就不能叫那些罪犯落入你的手中了。”

“……”

矢村从屋里的一角找来抽了半截的雪茄烟叼到嘴里，半晌不说话。他把眼光移向杜丘，吐出了白烟。

“我现在能够肯定的，只有这末一点：他们之所以叫我上了圈套，是因为在朝云事件中我主张他杀，并无意识地触摸到了他们最怕让别人触摸到的犯罪活动里的某种核心。他们慌了手脚，当时接受人体实验的患者们，疹子还没有退，他们的罪行很有可能由这里被发觉。于是，他们决定让我上圈套，以便争取时间，掩盖罪行。你听着了么？”

“我听着呢。”

“这个某种核心，我想来想去就是那个香烟冒出的烟。酒井当时派人盯梢我，他很可能担心我打听到了猴子和烟，以及武川洋子透露给司机的斑鸠和烟的事。这样看来，罪行的关键应该是‘烟’。我在整个潜逃过程里，尤其是听到武川吉晴和可卡因的事以后，一直在考虑这个关键问题。从这里边应该能够发现些什么东西，可是……”

杜丘把幸吉老人告诉他的关于狗熊和烟的事情讲给矢村

听。

“为什么连狗熊都要吃烟，对这一奇怪的问题，我始终没能找到一个答案。它就象塞在可卡因酩酊患者喉咙里的棉线头，始终缠住我不放。”

如果能把它取下来，他就是用针扎也在所不惜。

“那末……”矢村把雪茄放在烟灰缸上，抓起了高脚杯，“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我只有解开‘烟’的谜，去调查酒井义广这一条路。为此我还要摆脱掉你们警察的……”

杜丘说到这里，蓦地收住了话音。

“怎么了！”

矢村急促地把身子往前一探，问道。

“烟！”杜丘压低了声音回答。“不，是蜘蛛网！”

“蜘蛛网？”

“对！”

杜丘把定在半空中的眼光抬起来，他的视线越过矢村一直地望到了他曾遇到猎狗时走过的那条位于东京都边境的岔道。路边上挂着一张呈清晰的几何图形的蜘蛛网。不知从哪里忽地飞来一只小鸟，把网上的蜘蛛衔走了。

就是那张蜘蛛网，刚才透过飘逸的雪茄烟雾，倏地浮现在杜丘的眼帘中。因为从矢村的手上腾起的那一股紫烟太象蜘蛛网了。

“蜘蛛网……”

杜丘把他的视线从那条岔道上收回来注视到矢村的脸上，这么嘟囔了一句。猴子也好，斑鸠也好，不是烟，而是通过烟雾产生了幻觉。会不会是这样？

“你在朝云家的院子里看到过那张蜘蛛网了吧。”

“看过，鉴定员照相的时候还说这是一张受公害影响的蜘蛛网。”

矢村答道。

“你用心听我讲好吧。”

杜丘正视着矢村的眼睛说道：

“我在山里见到过有一只鸟袭击蜘蛛。它把蜘蛛吃掉了，当时觉得吃那么一个丑陋的蜘蛛未免太残忍了，也感到生物求得生存的艰难。总而言之，蜘蛛无疑是小鸟的捕食对象。刚才的烟在半空中飘逸散开时，特别象蜘蛛网。我设想如果我是小鸟，我会不会去啄空中飘散的烟？”

“这个设想太特别，不过，小鸟吃可卡因处于酩酊状态，说不定会啄它的。”

“不，原来不是可卡因。”

“你说什么！”

矢村猛地放下了高脚杯。

“细想起来……”杜丘边摇着头边说，“不，就是不用去细想，也应该认为狗熊和可卡因毫无关系。至于阿托品，也许会是。现在我发现了狗熊、斑鸠、猴子它们三个的一种共性，那就是它们都是受人饲养的。”

“这个共性说明了什么？”

“我怎么会知道！”杜丘满满地倒了一杯威士忌。“虽然不知道说明什么，可是，烟雾会是蜘蛛网，这大概是肯定的。”

“等一等，”矢村从杜丘的手边夺过了威士忌瓶子，“你可别给我喝那么多。这就是说：烟就是蜘蛛网，狗熊也

好，猴子也好，斑鸠也好，它们要吃的恐怕都是蜘蛛，而不是网。”

“你说得也对。”

杜丘手握着酒杯沉思起来。

“还有，”矢村看着杜丘沉郁的表情说，“朝云家院子里的那张蜘蛛网，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几何图形，活象一幅怪诞的画面。”

“……”

“这暂且不说，”矢村往自己的杯子里也倒了威士忌，“这蜘蛛网和盛阿托品的容器之谜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我不懂。”杜丘边思索边答道：“虽然不懂，可是我记得那天在朝云的院子里我是久久地看着那张蜘蛛网。假如，有那么一个朝云家的女侍看到我的行动，偶然地跟那伙人说那个检察官真怪之类的话，你想一想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烟是罪行的关键，烟实际上又是蜘蛛网，何况我还是主张他杀的。”

“……”

这时矢村托着高脚杯沉默不语了。

“总之，在那个院子里一定有过什么重要的东西，”杜丘象呻吟似地说，“我们搞侦破的常说‘案件之谜必在现场，’你我都大意了，在朝云死去的现场里我们一定看漏了什么重大的线索。”

杜丘仿佛感到那怪诞的蜘蛛网俯视着他嗤地笑了。

他把矢村手边的威士忌酒瓶又抢了过来，矢村不予理睬。

“你现在打算把我怎么样呢？”

杜丘倒完了一杯问道。

“说实话……”矢村从瞑想的边缘把自己拉了回来，若有所思地吐出了一句，“这一个案子看来我是应付不了啦。”

“我也一样，不过我有一点和你不同。”

“……”

“我曾经同阿伊努族的幸吉老人一起追踪和袭击过那个金毛大熊。开始，金毛熊致力于躲避，后来，突然转为反扑了。它那巨大的身躯悄悄地向着我们的身边逼来。我至今忘不了当时心中的恐惧。为了让那一伙陷害我的罪犯尝一尝那遭到反扑时的无限恐惧，我冒着生命的危险跑回来了。我说不定自掘坟墓，象幸吉老人被金毛熊吃掉那样，反遭那一伙罪犯的暗算。可是我只有这一条路。过去和未来，我都失掉了。我只能竭尽全力求得今天的生存。这一点和你就不一样。”

“我懂。也早已懂得了，”矢村把灰黑色里泛出暗光的视线转向杜丘的双眸，“当我知道你杀了金毛熊，冒死驾机升上了夜空，就开始觉得横路加代夫妇很可能不是你干掉的。你的举动表明了你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人。你一定另有所求，还有更大的目标。于是，我就开始设法抢在你的前边。可是，能解开谋杀朝云之谜的大门对我始终关闭得紧紧的。横路敬二被杀了，线索断了。我不知所措。我想把你抓起来，让你提供你所掌握的情况。我在饭店里放走了你，那固然也许是因为那位姑娘的赤身裸体赶跑了我。但主要是为的让你再活动一段时间。你潜入东京不久就搞出了武川吉晴和城北医院。我想再让你继续活动一段时间，还可能搞出个

新的名堂，并给罪犯造成一定的威胁，最后来个引蛇出洞。可是，现在对我来说已经到此为止了，酒井义广谋杀朝云的动机象是弄清了，假如你分析得对，那么解谜的关键所在也知道了。可是这又怎么样呢？我把这个案子接过来，能解开么？不可能。”

这时电话铃响了。

矢村拿起了话筒，他一声不吭地听下去。最后只说了一句“知道了”就放下了话筒。

“你说你没有信心，这话不象你说的。”

杜丘把中断了的话头儿又拉了回来。

“不！”矢村摇了一下钢铁似的脖子：“如果你分析的关键问题是正确的话，促使你解决问题的，我想不是你本人，而是你的逃亡生活本身督促你去解决问题。狗熊和烟——小鸟袭击蜘蛛网——你在逃亡生活中接触到的这些现象的积累，促使你奔向一个目标。如此看来，我还是放了你的好。”

“你说的可是正经话？”

“正经话。刚才来电话的是细江，他说，伊藤检察长已经向公安委员会告发了我。他还向警视厅提出抗议，要他们采取措施不让我参与破案工作。”

在矢村的脸上现出了一股冷笑。

“这是为什么？伊藤为什么……”

“有人看到我把你带出饭店，并向检察厅做了报告。他们还跟踪我到精神病院。他们对报告虽然还将信将疑，可是他们正在到处搜索，一会儿特别搜查班的人肯定要到这儿来。”

“怎么办？”

杜丘把陷在沙发里的身子抬了起来。

“什么怎么办。你跑吧。在伊豆半岛的附近有个叫入间的小地方，东邦制药公司的药理研究所就在那里，在面临海岸的悬崖峭壁上。”

“药理研究所？”

“我为了调查横路敬二和酒井义广的关系，到那里去过，结果什么都没有捞到。问题的关键如果在蜘蛛网，这就可以考虑有再去一次的必要了。据说，那里饲养着各种昆虫。现在我能说的，也就这么一些。下一步，你干你的，不过，千万不要失手。研究所的墙上布好了通电的铁丝网，警戒很严密。何况，你已潜伏在东京，他们会更加防范。如果落在他们的手里，你的命就怕保不住了。他们把你送到警察的手里，你就是罪犯了。一句话，你落在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手里，都不会有好下场。”

“你怎么办？”

“你不要管我。”

“可是，和检察厅对着干，你也没好结果。”

杜丘对泛在矢村脸上的一股阴沉神色放心不下。

“虽然没好结果，我也不能丢掉我在破案活动中自己的信念，我就是这样坚持到了今天，无意改变。”

矢村的嗓音镇静而坚定。

第九章　最后的堡垒

（一）

一三六号公路由三岛市沿伊豆半岛西岸通向半岛尽头的南伊豆街。

从南伊豆街前边的下贺茂，沿着县公路可以抵达入间，再往前就是铺满碎白沙石的村路。

杜丘下了公共汽车以后，踩着脚下的碎白沙石，向海岸方向走去。

临近十一月的海风，凉嗖嗖的。路旁丛林的灌木，整齐地倒向陆地，显示着海风的威力，尽管这股海风是黑潮涌向这一带时的温暖季节里刮过来的。这儿几乎看不到乔木，光景是由于风卷起的盐份，使树木的成长受到了抑制。

杜丘闻到了黑潮带来的臭氧味。

再往前走，来到了一个结结实实地拉起了铁丝网的地方。

那里，立着这样的一块牌子：

此处系私人用地　严禁入内！
东邦制药公司药理研究所

杜丘沿着铁蒺藜走去。铁丝网穿过灌木丛一直延伸到悬

崖的边缘。悬崖的陡峭和凹凸不平显示着这里冬季波涛的汹涌。这处峭壁有三十来米高，站在那里向下望去，可以看到平静而又显得漆黑的深渊。

一栋小学校的校舍大小的钢筋混凝土两层楼房和一栋别墅式的宿舍，坐落在这个悬崖上。房子周围是宽敞的院子，院子周围是高高的墙，墙的两端都是悬崖，墙上安装着电网。

杜丘叼起了烟卷。

这里，戒备太森严了。拉了一大圈铁丝网，高高的墙壁上，布有电网。电网一定象矢村所说，是微量电流警报装置的一部分。研究所还背靠着天然的要塞——悬崖峭壁。

——潜入研究所怕是不可能！

戒备的森严，超乎了杜丘原来的想象。东邦制药厂一定是在这个研究所里进行A＝Z神精阻断药和其它各种新品种的药理试验工作。对一个制药厂来说，药理研究所就是它的一条大动脉。制药公司一定要不断地研制新药，不断地出售新药，否则就要倒闭，这是命中注定的，是它的体制本身所导致的。即使利用巨额投资研制成功的新药，它的药效用不了两三年就会明显地减弱。其它公司研制的新药也会抢进来争夺市场。因此，每一个药厂都不得不间断地研制出一批又一批新药。一旦新药的研制工作停止，制药公司也就要患动脉硬化症了。

—新药的研制工作中由于急于求成，在基础实验的阶段里直接进行人体试验，就是产生这次案件的一个主要原因。自不用说，这是一桩把患者看做象天竺鼠一样的恶棍医生，一经受贿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站到资本家一方的厚生省官

员和制药公司三方紧密配合犯下的罪行。

现在，这条流着黑血的大动脉，就在杜丘眼前。

它如此戒备森严，是理所当然的。

杜丘把烟蒂用力向悬崖下扔去。吞没了烟蒂的悬崖下吹上来一阵风，灌木丛倏地嘈杂起来。这嘈杂声让杜丘想起了北海道的山林。从那时算起，已经过了两个月。要是自朝云忠志之死来算，便有三个月的时间了。

"可能么？"

杜丘这样地问自己。这一问，就觉得揭开三个月以前的朝云忠志死亡之谜，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烟雾或者蜘蛛网果真是个关键问题，就这么潜入研究所里去，能找到解开阿托品容器之谜的答案吗？

何况，研究所的戒备是如此的森严，以至潜入本身就是难上加难。即使成功地潜入了，又哪里来的那么多药理的和化学的知识呢？解谜的有力证据既便以化学方程式之类的形式，随便大大方方地摆在什么地方，自己能看得出来么？

现在明摆着的只有一点：杜丘已经变得盲目的执拗了。

"蜘蛛网和药理研究所。"

杜丘这样地嘟囔了一句。对矢村那牵强附会的硬行联系刚刚浮起的苦笑，从杜丘的面孔上忽地消失了。被浮云遮住的阳光，把阴影投在了研究所的房屋上，杜丘仿佛感到房屋的外貌突然地变了。暂且不说杜丘即将开始的行动成功与否，在他眼前的这一个研究所，对他来说无疑地是最后一个堡垒。杜丘心中这沉重的一丝希望，使他觉得这座建筑物阴森森的，象是一只狡诈怪兽的头颅。

——这就是最后的堡垒！

不攻克这座堡垒，就会失去人生的目标。等待杜丘的将是无休止的潜逃生涯；而等待矢村的则是处分、撤职，甚至是以胁从潜逃的罪名受刑。

——矢村！

杜丘感到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方式，昨天还是追踪者的矢村，由于不愿意放弃他的信念，今天已准备沦为潜逃者。在杜丘的脑海里浮现出了矢村那副蝮蛇般凶狠的表情。杜丘觉得他是一个个性刚强，无比执拗的汉子。

杜丘调转了方向。或许是因为看到了矢村的苦相，顿时涌上来一股斗志。

他沿着铁蒺藜往回走去。当杜丘来到“严禁入内”的牌子附近时，听到汽车的响动声，急忙躲进了灌木丛里。两辆进口的高级轿车徐徐地从杜丘眼前的碎白沙石小径上驶过。

——酒井！

在灌木丛里，杜丘不由得屏住了呼吸。透过在铁丝网前停下的汽车窗，杜丘看到了酒井义广那肥头大耳的红脸。不只一个酒井，他还看到了另一张熟悉的脸扭着头坐在司机旁边。

——堂塔康竹！

毫无疑问，是那个城北精神病院的院长。陷在胖脸里的，平时总泛着自负清高神色的一双细眼睛，现在笑得更眯成了一条缝儿。挨着酒井还有两个年轻女人。她们让人一看便知是水性杨花的人。用不着去根据堂塔笑眯眯的表情猜测，就可以想见她们是艺妓。

第二辆汽车也跟着停下来，有一对男女坐在后座里。女人象是前一辆车那两个女人的伙伴。男的，杜丘看到他的侧

脸，心就扑扑地跳了起来。杜丘曾经见到过这一张脸。

——厚生省药务科的科长！

杜丘记得他叫北岛龙二。在朝云忠志死的头天晚上，他曾同他的同事青山祯介和酒井义广去过朝云的家。

研究所的大门打开了。穿制服的两个警卫向铁丝网上的便门走来。

两辆车消失在研究所里。

杜丘自始至终躲在树荫后面。

——酒井，堂塔和北岛！三个角色都凑在一起了！

他们到这里来，究竟为了什么呢？根据他们每一个人都带艺妓的情况来看，不象有什么要紧事。

——会不会为着寻欢作乐？

不过，这儿对东邦制药公司来说是个神圣的禁地。他们寻欢作乐会挑选这么一个地方吗？

杜丘看了看手表，刚刚过了晌午。

（二）

“那峭壁上的梯子是干什么用的？”

杜丘问渔民。

这渔民是杜丘从附近的渔村里雇来的。他叫平尾。他们乘坐的一艘小渔船停在离研究所不远的海面上。杜丘看到有一架铁梯挂在几乎是垂直的峭壁上。从那里攀登上去就是研究所的后院。那儿与其说象临时出入口，倒不如说是象为搬运走私物品而用的后门。

“那是他们钓鱼时候用的。他们有一艘很象样的摩托

艇。”

“摩托艇？”

“平时就放在妻良港。”

“当个所员就有这么阔气。”

他这是心里话。

“摩托艇是专供高级人物和贵宾享用的。”

平尾绷着他那油黑的脸说道。看来，他对研究所没有好感。

“也就是说招待用的了。我在研究所的大门前看见有几个艺妓往里走，这里面是不是还有招待所？”

“有，还是顶讲究的。村子里有两个女的在那里帮忙做事。往研究所里带艺妓，真是够胡闹的。”

“是有些过分。”

杜丘若有所思地摇了一下头。觉得奇怪：这里尽管有讲究的招待所，可酒井为什么要偏偏选这么个场所来寻欢作乐呢？在伊豆半岛上有的是舒适的温泉饭店供他们享用。

“既然他们带着艺妓来过夜，明天他们肯定会出来钓鲨鱼。”

平尾没好气地说。

“钓鲨鱼？”

“是的，钓鲨鱼，他们把艺妓带上摩托艇，嘻嘻哈哈地钓鱼开心。这样一来，我们可遭了殃。”

“在日本海的岸边，是没有什么鲨鱼的呀！”

过去，杜丘放弃进行狩猎的嗜好以后，曾经有三年的时间热衷于潜水活动。他从太平洋沿岸到日本海，潜泳过不少地方，从来也没听说过有鲨鱼出没。

“可这里偏偏就有鲨鱼，而且是一群吃人的大家伙。先生，你知道黑潮的事么？”

“不知道，”杜丘摇了摇头，“我只知道黑潮是流过太平洋的。”

“黑潮的局部地方，并没有固定的流向，它从四国沿着海岸流经纪州到达千叶县远海之后，时而从八丈岛南边，时而又紧挨着伊豆半岛流过。”

平尾指着海的远方解释着。

“我想起来了。当黑潮从纪州远海弯曲流过时，其弯曲部内侧集中大量的冷海水，给沿岸一带的渔业和农业带来不小的灾害。是这样么？”

“您说得很对，”平尾露出雪白的一排牙齿笑了，“可是，除了我们这些渔民，谁也不知道向伊豆半岛附近流来的黑潮里有凶猛吃人的鲨鱼。”

“原来是黑潮带来的！”

“黑潮还带来不少东西。只有南海里才有的一些热带鱼，有时候成群地在这里出现。”

“这倒是头一回听说。”

“黑潮海流宽有三十浬到五十浬，一天的流速也是三十到五十浬，什么热带鱼呀、椰子呀，都席卷而来，讨厌的就是虎头鲨。”

“现在虎头鲨在这里吗？”

“在，”平尾点了点头，用手向悬崖下面指过去，“听说，三十年前来的一群虎头鲨，把几个打鱼的吃掉了。过去在那研究所附近有过鲨鱼冢，为的出海时避开鲨鱼。”

“……”

"研究所的那一帮人，除掉那鲨鱼冢还不够，竟养起了鲨鱼。"

"养鲨鱼？"

"他们把实验用的小动物扔下海里，招引鲨鱼。鲨鱼有吃的了，就不走了。于是他们就在这里招待客人钓鲨鱼。那都是四、五米长的大家伙，钓起来当然够味儿，可是我们这些渔民倒了霉，谁都得提心吊胆的。您看，来了！"

顺着平尾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在悬崖下和他们的小渔船之间，有一个三角形的背鳍露出水面。在来回游弋。这一条，光景是不小。

"象这家伙似的，还不少么？"

"不少。那个悬崖下面很深，又从上面扔下很多吃的，那儿都成了鲨鱼窝了。"

平尾气咻咻地说。

杜丘用白里透青的面孔，看着吃人的鲨鱼来回游动的背鳍。

——糟糕！

即使在漆黑的夜晚，从正面钻进研究所也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没有办法对付微量电流警报装置，你一碰它，它就响。如果你爬上电线杆切断电流，更会引起敌人的惊动。只有海路一条，可现在，海里竟有吃人的虎头鲨。

鲨鱼是黑潮带来的，这对研究所来说是偶然的，但这个偶然，竟也帮着研究所把它筑成个铜墙铁壁。当杜丘一眼看出悬崖上有铁梯子的时候，觉得自己交上了好运。还觉得和戒备森严的研究所正面比起来，它的后面警戒太松了，只要攀着铁梯子登上岸，就可以钻进去。

谁想到，悬崖下是鲨鱼窝。

假使在半夜里把船摇过去登着铁梯上去，进去以后一旦被他们发现，只能向铁梯子跑，万一敌人从上面丢下大石头，他只能跳下去避开石头，下面是鲨鱼窝，吃人的虎头鲨正迫不及待地等着。

杜丘只好认自己倒霉。

——只能死心了？

同金毛熊斗；驾机飞上夜空；入精神病院，这几次好歹都逃脱过了险境。可是，现在再没有那几次的运气了。在行动不便的海水中，怎么可能从一群凶猛吃人的鲨鱼中逃脱掉呢。

杜丘愣愣地盯着来回游动的鱼鳍。

“先生，要不要走一走？”

平尾向沉默不语的杜丘问道。

“不，回去上岸吧。”

杜丘已经告诉平尾，他来这里是物色拍摄科学纪录片用的陡峭的悬崖。

“这里有什么地方出租带桨的小船？从今天晚上租到明天早上。”

“带桨的小船？坐上它划到悬崖下面？还是在半夜里？这可是危险啊！那么个小船，鲨鱼一撞就翻了。”

平尾这么说着，指了指来回游动的三角鳍。不知什么时候，它们已经增加到了三个。

“我当然会小心。不过，我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悬崖在朝阳的照射下从黑暗中现出原形的情景看个仔细。这一点在我们的剧本里很重要。”

杜丘这样说着，在自己的心里却还没有决定是干，还是

不干。

“小船倒是有的，可是……”

平尾把视线从虎头鲨的背鳍上移开，用不赞同的眼光盯在杜丘的脸上。

从悬崖上传来几声艺妓的娇嗔。

杜丘禁不住打了个寒噤。他们把那些对自己的研究工作做出贡献的小动物的尸体，毫不怜悯地拿来喂鲨鱼，杜丘觉得自己仿佛窥见了人心的狠毒。酒井为了满足私欲而不惜杀人；堂塔为了追求利润而毫无忌讳地骑在患者的头上进行人体实验；厚生省药务科长北岛龙二为了向干尽丑恶勾当的资本家乞求残羹剩饭而主动地和他们狼狈为奸。厚生省虽被称之为“保护产业界部”，北岛的举动却也实在卑鄙。

——我要弹劾他们！

迫使杜丘过逃亡生活的那一伙罪犯，正在得意洋洋地高踞于悬崖上，由艺妓陪伴着，把那实验用动物投喂给鲨鱼。杜丘仿佛感到被扔下去的不是实验动物，而是他自己。

“那一帮家伙叫鲨鱼吃掉了才好！”

平尾这么咒骂了一句。

（三）

把小船划出海面，是在半夜一点多钟。

这是一个没有月亮，只有星光的夜晚。黝黑而平静的海面上，一丝风都没有。每划一次桨，象淡淡的闪光溶液似的夜光虫就在海面上摇曳。

约摸划了一个小时光景，白天观察过的悬崖出现在前

方。悬崖下端在星光下和海面浑然一体，分辨不清。

杜丘把小船徐徐地划到悬崖下，抬头看去，峭壁就象黑夜世界的帝王城堡，漆黑的岩层向微带淡蓝色的天空里矗立着。

他悄悄地划着桨，沿悬崖的边缘绕了一个弯，这里便是鲨鱼窝，悬崖的正下方。

静悄悄的深渊，只有微波荡漾的轻微响声。杜丘已经习惯于黑夜的一双眼睛没有看到虎头鲨令人不寒而栗的背鳍。

——鲨鱼是在睡觉？

杜丘不知道鲨鱼是否有夜间活动的习性。但愿鲨鱼没有这种习性。小船无声无息地再往前划过去。

船靠了岸。铁梯下是用钢筋混凝土制成的平台，约摸有三米见方，上面有风平浪静的时候系摩托艇用的水泥桩子。杜丘把自己划来的小船拴在这根桩子上，把带来的一包东西也放在了平台上。这是杜丘付了押金从伊东市的一家潜水装备商店租来的一套轻便潜水用具。为了防备万一，他还带来了一只水下枪和水下闪光灯。

杜丘身上事先就穿好了潜水用的紧身衣，头巾、面罩和腿脚套。这些是在冬季潜水中必不可少的。橡皮制的腿脚套，在进入研究所时，可以走得不出声的。

杜丘穿紧身潜水衣，是为的预防万一。被敌人发现后只有一条海路可以逃生，身上穿着普通的衣服会影响快速行动，还会在海中兜水，很难躲闪鲨鱼的袭击。再说，当你跳入水中的时候，穿着它还可以避免体温骤然下降而失去手脚的活动能力。

这时，杜丘感到自己的身体突然轻盈了起来。这固然是

因为潜水衣紧紧兜住他的周身，更重要的还是由于心中的紧张使得他全身肌肉紧缩。

杜丘顺着铁梯抬头看去，漆黑的悬崖上方高高地闪着几颗星星。敌人的堡垒在黄夜的深处沉睡着。

杜丘开始爬上铁梯子．握着铁梯的一双手感到冰凉冰凉的。他一阶一阶缓缓地攀登上去。越登越高，恐惧的一块黑布倏地在他的脑海中拧卷了起来，急速地变成尖利的圆锥体直冲天上。他回头看去，脚下又远又低的深渊黑洞洞的，把天上的星光连同他的小船一齐吞没了进去。

——莫非有什么圈套正等着我上钩？

快要登上悬崖时，一种不吉利的念头在他的头脑中掠过：埋伏在上面的警卫人员把铁梯子狠狠地推向夜空——。

杜丘仿佛看到了他一声惨叫，从漆黑的空间坠向三十米下鲨鱼窝的深渊。

杜丘咬紧了牙根，恐惧会夺去浑身的力量，使手脚不听使唤。杜丘紧握着铁梯的横棍，蓦地想起了当他在北海道的日高牧场，离开脚下的草地向茫茫的黑夜里腾空而起时的那股无名孤寂。相比之下：这儿尽管是悬崖峭壁，毕意还是在陆地上！

他登上了悬崖，向四周窥探。一片寂静。研究所正在沉睡。它的一扇门就在几步远的地方，他踩着草坪过去。一推门把，竟毫不费力地打开了。

——成功了！

说来也出乎意料地轻而易举。研究所正面戒备森严犹如铁桶一般。可它的背后，空荡荡的。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竟会有人攀登着鲨鱼窝上的铁梯子进来。

——难道是圈套？

杜丘打开了手电，往里走去。脚下是瓷砖地。合成橡胶做的潜水鞋，迈起步子来，一丝一毫的响声都没有。长长的走廊两侧是一排排的房间，有几扇门上贴有“研制科”的牌子。一股强烈的药味直冲鼻腔。

也有几扇门是资料室。杜丘推了推其中的一个没有锁着的门，闪身进去。

在手电筒的光圈里首先出现了一张办公桌。还有几台象是精密分析仪似的机器。在它们背后的一排书架上排满了世界各个国家有关药理学的文献和图书。杜丘在屋内匆匆看了一下，没有什么东西特别地吸引他。药理学的图书、精密分析仪，杜丘是拿它们没办法的。这虽然是早已料到的，可是，一股失望的情绪还是不知不觉地往他的心头涌来。钻进来的要是冤家对头公司的药学专家倒也罢了，外行杜丘又能发现什么呢。

杜丘走出了资料室。走廊呈冂字形。依然静悄悄的。看来没有设下圈套。整个楼房都在沉睡之中。通往二楼的台阶出现在左侧，杜丘不上台阶，照直往前走去。到顶头再往左边一拐，就到了药理研究室。有几个门上贴着“研究科”的牌子。

杜丘忽然听到了轻微的响动声，他立即停住脚步。这声响，是从旁边的屋内传来的。

——是警卫室？

不太象。

轻微的响动，不停地拍打着夜空。杜丘松了一口气。这个房间好象是实验用小动物的饲养室。

杜丘悄悄地走过去把门打开了一条细缝，电筒照出一间大白鼠的饲养室，铁丝筐里的大白鼠浮现在手电筒的光环中。有几个铁丝筐上挂着进行试验用的号码牌。

杜丘把楼道两边的门挨个打开往里看。有养兔子的，也有养小白鼠的，每一间房子里都有暖气，热烘烘的。

当杜丘打开第四个房门，把手电筒照过去时，险些呀——的一声叫出来。

——蜘蛛！

许许多多的蜘蛛分别单独地饲养在网眼密布的铁丝筐里、由个子小的蜘蛛到外形丑怪的大蜘蛛，由南美洲产的毒蜘蛛到浑身毛绒绒的特大家伙，在手电筒的光环中无声无息地爬在铁丝筐上。看着它们，就象遇到了夜里的妖气似的阴森可怕。

杜丘猛地一阵寒栗，象被钉住似地僵在那里。

杜丘想起了朝云家院子里的蜘蛛网，它们是那样的奇形怪状。在城市里几乎绝迹的圆网蜘蛛为什么那么多地出现在朝云家的院子里呢。这倒底意味着什么呢？它是不是和现在杜丘眼前这副怕人的情景有什么联系？

杜丘的脑海里一瞬间闪过了和矢村交换过的看法：问题的关键应该是烟，而烟又是蜘蛛网，这样一来……

一股无可名状的颤栗向杜丘袭扰了过来。

杜丘把他的视线牢牢地注视在那丑怪的蛛网上。

"这研究所里一定有什么名堂！"

杜丘被蜘蛛的妖气触发了灵感，他想起了矢村。

矢村来这里进行调查时没有能够发现说明横路敬二同东邦制药公司关系的任何证据。即使有过这种证据，也一定被

酒井早已毁掉了。矢村知道官方调查对他们无济于事，于是暗示杜丘潜入这里。不过，对这一次潜入，矢村自不必说，就是杜丘本人也没有抱什么希望。因为，很可能所有的证据早已毁得烟消云散了。

——可是！……

杜丘现在觉得有一股力量涌上周身。香烟冒出的烟和蜘蛛网；蜘蛛网和朝云的住宅；经销试验用动物的横路敬二和酒井。

——在它们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

这个秘密不是连结酒井和横路的锁链，就是朝云忠志谋杀案里盛阿托品的容器之谜。杜丘沉迷于他自己涌上心来的预感之中，把对丑陋的鼓囊囊的蜘蛛肚皮的厌恶忘得一干二净。

他这样伫立片刻，又倏地醒来，离开饲养室，顺走廊向前走去。走廊尽头处是个大门，大门左侧有间办公室，这里也没有上锁。他悄悄地闪身走了进去。办公室，他是准备查个仔细的。研制科、资料科、药理研究科，杜丘无力对付。如果现在遍布杜丘周身的预感使他果真能够发现什么，那东西一定是在这间办公室里。

整个研究所依然在沉睡着。在另一栋楼里搂着女人睡得象一滩泥似的酒井、堂塔和北岛的面孔，一瞬间掠过了杜丘的脑海。

这间办公室，大约有40来平方米，屋内有五张钢框架办公桌。还有钢框架的书架和档案柜。铁制的保险柜和几张桌子的抽屉都上了锁。杜丘细心地翻阅了工作日记、考勤簿、各种帐簿和收据，都没有发现有关横路的记载。杜丘感到失

望了。阿托品容器之谜别想揭开了！

杜丘看了看手表，时间过得真快，已经将近清晨四点了。心中的焦虑沉重地压了下来，最迟也要在四点半以前离开这里。

——对这里寄托的希望过大了！

不过，上了锁的抽屉还没有看。他开始用随身带来的改锥撬抽屉，嘎哧嘎哧的金属撞击声消失在漆黑中，抽屉不知怎的总也打不开。

——？

杜丘把身子猛地一缩。他听到了什么响声，象是脚步。

（四）

他急忙关掉手电筒，紧贴着桌子藏起来。

也许是听错了，外面可能本来就没有声音。足足等了好几分钟，连半点声响都没有。看来不会有什么危险，他刚要起身，忽然有什么东西碰在了脸上。定睛一看，是几本拴在桌子腿上的记事本。他拿起其中的一本，用电筒照着。

〈饲养蜘蛛记事本〉

用速干油笔写的一行别扭的字飞入眼帘，杜丘顿时感到说不出的紧张。把本子放到地上，照着电筒，一页一页地翻过去。象是一本雇员记的饲养日记。写得很乱。很久以前的蜘蛛的购进数量也记在其中，帐面因为天长日久和用手捏来捏去，显得很脏。

也有一些有关雌性蜘蛛的生产和交尾的记载。杜丘一一仔细地翻过去，没有发现横路二字。

杜丘再翻过一页，蓦地浑身僵直了，他蹲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两眼死死地盯在了这一页上。

八月二十六日：给酒井部长送去十只圆网蛛。酒井部长原本想要关西地方的，正好没有，只得给他送去了喂食莨菪胺的东北产蜘蛛。

——八月二十六日，圆网蛛？

八月二十六日，不就是朝云被害的前三天！

——还有！

朝云的妻子说过，这两三天来，院子里的圆网蛛突然挂起那么多的蜘蛛网来……

——这是为什么？

杜丘熄灭了手电筒。他把眼光定在漆黑的半空中。象一个小极了的黑点似的疑团在暗中产生，接着胀得越来越大，向杜丘迎面逼来。

疑团又象黑色的波涛，滚滚而过，在波涛汹涌的远方，清晰地浮现出了那天清晨时的朝云家。在城区早已绝迹的圆网蛛，突然在朝云院子里张结起许多蜘蛛网来。在这同一天里，酒井义广曾经要过十只圆网蛛。

——这是偶然的么？

陡地朝云家的幻影消失了，波涛变成泡沫溅散了，杜丘的心卜通卜通地越跳越响，就象咕咚一声转动起来的水车。朝云死的前三天，不是有酒井义广、北岛龙二和他的同事青山祯介在朝云家坐到很晚么……

——是他！

肯定是酒井把那十只圆网蛛放在朝云家院子里的。可这又为什么？为什么把十只蜘蛛……

杜丘的心，此时此刻象是停止了跳动。

杜丘吁地一口气，把自己惊醒了过来。他打开自己的塑料口袋，把笔记本塞进去，用橡皮筋把口袋嘴儿扎好。

就在这当口，一声狂吠打破了寂静。是狗！叫得一阵紧似一阵。杜丘感到浑身发僵，根据狗的那股叫劲，大概是发现了他。杜丘急忙跑出了办公室。狗就在大门外边。它狂叫着，用前爪把大门上的玻璃敲得简直要碎了。

杜丘在走廊里急速地跑起来，刻不容缓，必须在人们醒来之前顺铁梯子下去。否则，就要大祸临头了。

正当杜丘向着铁梯口飞奔的时候，从楼外传来了人们的喊叫声。紧接着忙乱的脚步声四起，急急的吆喝声越来越近。面对他们如此之快的反应，杜丘的双腿顿时软了下来。杜丘咬紧了牙关。

“什么人，不许动！”

杜丘刚从楼道冲到外边，他的双腿立即不知所措地定在那里了。楼道内外已是灯火通明，有三个警卫员还扼守着铁梯口，他们的手里拿着水下枪，明晃晃的矛尖在强烈的灯光下闪着寒光。

杜丘转了一个身。铁梯子是没有指望了，只能越墙而逃。他向院墙奔过去，一只可怕的狗影飞进杜丘的眼角。他跑到墙根，定了定神。院墙太高，即使你跳得再高也无济于事。狗狂吼着向他扑来，把它的利齿咬进了杜丘的大腿。杜丘任凭狗咬着，攥紧了拳头猛地一下抡过去，趁狗狂叫的当儿，又狠狠地踢了一脚。

可是，杜丘的反抗也只能到此为止了。手执水下枪的警卫员向着杜丘狂奔过来。

另一栋楼里也嘈杂了起来，人们纷纷地跑出来。

“不许反抗！”

一个年轻力壮的警卫员端起水下枪，对准杜丘喝道。杜丘被逼得紧贴在墙根上，可是他还在徐徐地挪动着身子，试图伺机逃跑。

“你现在是瓮中之鳖了，放老实点！”

果真是走投无路了。

“怎么搞的，什么事？”

从另一栋楼里出来的三个人向这里走了过来，这是酒井的喊声。

“呀、呀、呀！”

往前探过身子来的堂塔发出一连串儿的惊叫声，急忙把身子从杜丘身旁移开，向酒井咬着耳朵。

“什么！”

一声尖叫从酒井的唇缝里迸发出来。这一尖叫声充满惊愕，然而没有丝毫的慌恐。

“你们可以走了，过去看好女人，不要让她们出来。”

酒井向警卫递过话，从他们三个手里接过了水下枪。警卫刚走开，酒井、堂塔和北岛三人把水下枪对准了杜丘。

“胆敢到这里来。混蛋！”

堂塔狠狠地咒骂了一句。

“原来是杜丘检察官，”酒井的嗓音圆润而富于自信，“欢迎您的光临。”

他吐出了一句冷冰冰的欢迎词。

“久违了。”

杜丘边说边背靠墙挪动着身子。

“是久违了，我劝你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你背后是高高的院墙，前边是悬崖峭壁，峭壁下还有个鲨鱼窝。”

“知道。”

“那么说，从渔船上观察研究所的就是你了，顺着铁丝网走来走去的也是你；我们估计到会是你，我们早有戒备。”

酒井以他的稳如泰山般的语调嘲弄着杜丘，向杜丘施加着无形的压力。难怪是这一伙人的首领，气派十足。

“原来如此，你们要我怎么样，劝我投降么？”

“不，不，”酒井毫不犹豫地说，“你是个高傲的人，让你这么做是失礼的，你当然也不会接受。”

酒井用嘴里含着一小块棉花似的声音笑了笑。

“大概不会接受的吧。”

杜丘还在不停地挪动着身子说。

“既然如此，我来提个建议：你为了行窃，闯入研究所，被我们包围了。你是个高傲的人，不愿意投降而想逃跑，要逃跑就得搏斗，一直搏斗到死。你看如何？我看这无愧于你这样一个人物的下场。”

“原来如此。”

“咄！又是‘原来如此’，”堂塔象唾弃似地说，“不过你这是最后一次‘原来如此’了。以后再没有机会说了。”

“这我懂，可是你们敢杀我吗？警察不会白白放过你们的，何况，你们之间总有一天要闹分裂，到那个时候，杀我的事就会要了你们的命。”

“请你放心，”酒井说，“一则我们永远不会分裂，二

则我们不会杀了你。我们不会那么蛮干。你负隅顽抗，自己从悬崖上摔下去，葬身鱼腹，如此而已。我们没有丝毫的罪过。”

他们已经把杜丘逼到了悬崖附近。

杜丘想在墙边找一条逃路，可是墙边竟从悬崖上跨出去一大段悬在半空。逃走的希望没有了。

杜丘已背靠悬崖边了。他用眼角往下一瞥，鲨鱼窝的深潭出现在微弱的星光下，悬崖高得令人望而生畏，深渊里则是吃人的鲨鱼。

“你是杀人的老手了，”杜丘窥伺着时机安详地说，“你把武川吉晴弄成可卡因酩酊，让堂塔杀了，这个事被朝云发觉后又把朝云杀了，横路夫妇也没有放过，你对他们下了毒手；你这位堂塔先生，用新药试验弄死的病人该是数不胜数了；一经受贿，就对杀人的勾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还不够，又亲自参与谋害朝云，这就是您，北岛先生。您倒是个衙门的官员，斗大的胆，干脆用你那双沾满鲜血的手杀了我岂不更好？还可以尝尝亲手杀人的滋味儿呢。”

“你住嘴，住嘴！”北岛用颤抖的嗓音说：“我根本不知道杀朝云的事！我只是随他们去过他家，谁也没有找我商量什么事。今天我到这里来，也只是来钓鲨鱼……”

“为这么件小事就犒劳你一个美女受用一个晚上？”

“那是……”

官样十足，身体单薄的北岛拿着水下枪的双手颤抖着。

“行了，你就不必说了。”酒井对北岛说。

“还有什么话要说，”酒井举起水下枪对准了杜丘，“你也太任性了，本来老老实实地蹲在班房里就平安无事了，你偏偏

固执到底，到头来反而要了你自己的命。不过，你竟然能够查出了可卡因酩酊，佩服。我顺便告诉你，我们确实杀了朝云。这是事实，不，暂且可以认为是事实。可这个证据，你是永远拿不到手的。你来不及把证据都弄到手就要丧命，你是死不瞑目。不过这证据所在，无论如何不能告诉你。”

飕地一股凉气爬上了杜丘的脊梁。只要酒井轻轻地扣一下扳机，一切都完了。水下枪的威力，杜丘太熟悉了。被射中了，尖利的梭子就会穿透你的身体。在近距离内，它的威力胜过手枪。

再则，把杀害朝云一事供认不讳的酒井，现在是不会踌躇的。酒井的红面孔泛起冷酷的神色，在灯光下歪斜着。

“我把梭子给你射进肚皮里，你就会摔下去，虎头鲨对血味很敏感，它们会把你收拾得一干二净。”

酒井把水下枪对准了杜丘的腹部。

杜丘的面孔倏地抽搐了起来。

酒井扣紧了扳机。

杜丘用力蹬腿，腾地往后跳将出去。

刹那间，杜丘感到自己的身体悬浮在黑魆魆的夜空里。他紧贴着悬崖，以惊人的速度往下坠去。什么也看不见，空气在耳边嘶叫着。

“跳、跳下去了！”

酒井喊叫了一声。失去了靶子的梭子，挣断了结实的尼龙绳，曳下一道飞鸣向黑夜的深处飞去。

“用步话器，叫警卫马上派摩托艇来，快！”

酒井对北岛喊道。

（五）

顺着峭壁笔直地坠落下去。这不过是他自己的想象罢了。照常理来说，头朝下跳下去，可以直插水中。可是，太高了，从三十米高处头朝下扎入水面，八成是要引起脑振荡。脚先入水，只要把双腿紧紧并拢，没有什么危险。不过，这得水要够深才行，这种入水法，在水浅的地方，非撞在海底不可。就象一根投进水中去的梭标，一下子就会扎进水底。杜丘正坠向深渊，这里至少应该有足够的深度才能承受由三十米高度落下来的冲力。如果海中有突出的岩石，杜丘就难免一死。何况，说不定到达水面之前就会在峭壁突出的岩石上撞得粉身碎骨。

但是，不跳，自己的肚子就会被可怕的梭子穿透，坠下去喂虎头鲨。只有坚决地跳下去。

在半空中，他的身体卷曲成了人字形。腾空而起的时候，没有顾得上什么姿势。但如果这样地卷曲着到达水面，他的腹部、胸部和脸部，就会狠狠地冲撞在水面上，很可能失去知觉。他拼命挣扎着矫正姿势。实际上，这根本办不到。头部重量大，事与愿违地越发变得形状象只对虾。身体竟也横了过来。

在刹那之间，他已经撞在硬硬的水面上。他的身体又是横向又是卷曲，头部和胸部受到了狠狠的冲击，闷得他喘不过气来，一瞬间晕了过去，但很快又恢复了知觉。他发现自己正以惊人的速度向着海底扎去。照这样冲下去，腿脚、腰椎都有可能受伤。杜丘尽力地伸开双手，多少减弱了下沉的

速度。

耳鼓膜一阵巨痛，水压好象就要穿破鼓膜。杜丘咽一口水，减去了鼓膜的疼痛。下沉开始减弱了，在他周围的小白沫消失了，水下的情景隐约可见。象是到了海底，大岩石的黑影飞入杜丘的眼角。水下的峭壁就在杜丘眼前，他好象紧贴着峭壁沉下来。抬头一看，只见一层黑暗沉甸甸地压在头顶。光景是下沉了十米开外。

杜丘担心的鲨鱼没有出现。

脚底触到了岩盘，这时冲力大为减弱，他顺势蹲下来，猛蹬岩盘。如果蹬得没有力量，到不了水面就得憋死。他没命地往上浮去。身上的潜水衣本来就有相当的浮力，很快就浮上去了。

浮出水面的地方，就在峭壁旁边。头顶上传过来急促的嘈杂声。他游到了峭壁下的平台。现在没有工夫喘气。手执水下枪的那一伙人，很快就会顺着梯子下来的。杜丘急忙带上潜水用具。

已经响起了有人顺着铁梯急急下来的声音。杜丘解开了小船的缆绳，脚步声就在头顶上了。杜丘刚往船上迈过一只脚，飕的一声有什么东西擦过了耳边。是水下枪的梭子。杜丘急忙蹲下身来，紧接着又有一根飕地从他身边擦过。这两根都深深地扎进了船底板。船底喷出了水柱。杜丘也端起了水下枪，可没有去扣扳机，他不忍心杀了他们。

杜丘紧贴峭壁往上看去，只见临近晨曦的灰朦朦中，一团团黑影就在他的头上不远的地方。

该怎么办？杜丘没有了主意。他一上船，就会变成一根根尖利梭子的靶子。再说，小船也在开始往下沉。划起来一

定格外费力，坐久了还会沉下去。只能往海里跑。

——海里有鲨鱼！

刚才幸好捡了一条命。可是他的大腿被狗咬了一个口子，是隔着潜水衣咬的，伤势不重，但潜水衣下面，已经积了一些鲜血。这一点鲜血的味道，就足够招来鲨鱼了。

杜丘下了决心。再不往海里逃，只能落得刚才在悬崖上的结局。杜丘从小腿侧面拔出了水手刀，砍断了小船的缆绳，随即下了水。他一鼓做气潜下去，在水下顺着峭壁迅速地移动。同时警惕地环视着周围。虽然黎明将近，水下还是一片昏黑。说不定什么时候那偌大而凶猛的鲨鱼会扑将过来。杜丘身上只有水下枪、闪光灯和围在腰上的绳子。还有一只水手刀，但是拿它对付身长好几米的虎头鲨，大概无济于事。

——鲨鱼！

杜丘急忙停止移动，就地站了起来。他看见在前方半透明的水中有个巨大的黑影闪了一下，就象一只船的船底在他不远处掠了过去。

——到底来了！

它们闻到了细微的血味，开始活动起来。

杜丘摸到了海底突起的岩石旁。因为太紧张，手脚都僵直了，浑身上下象是麻木了似的，只有头脑最冷静。就是这冷静的头脑，也险些耐不住恐惧，有一股要拼命喊叫，拼命浮上水面的冲动袭来。他咬紧牙关把这股冲动压了下去。他的心跳得出奇的快，响声出奇的大。

恐惧的感觉加速了心跳，氧气的消耗加倍地增大了。即使躲过了虎头鲨的首次袭击，氧气消耗完了，也必须浮出水面。头部露出水面，留在水下的部分就会毫无防备，就象没

有了腿脚的螃蟹，不堪一击。

死亡正从他的前后两方逼进。

——来了！

他已没有能力分析过了多长时间了。他透过潜水面罩使劲地睁开眼睛，看到一只鲨鱼向他逼来。只能看到它的头部，它那巨大的身躯掩藏在海下的昏黑中。大而偏平的，象怪物似的鲨鱼脑袋笔直向他逼进。杜丘端起了水下枪，他的心似乎突然地停止了跳动。鲨鱼把头一歪，嵌着无数枚尖利牙齿的大嘴张开了。这张嘴，上下成一条直线向他冲过来。嘴在头部下端的鲨鱼，都把身子横着扑向猎取物。这条鲨鱼来势之猛，就象能把杜丘拿来挡身子的大岩石都咬个粉碎似的。杜丘扣动扳机，把身体往旁边急速地一闪。打出的梭子象飞入洞穴一样消失在鲨鱼嘴里。

鲨鱼猛地翻了一个身，肚子朝上。卷起的漩涡把杜丘冲倒，周围顿时扬起了海下浮尘，被冲断了的海草不停地转着圈儿浮上来。杜丘看见翻着白肚子的鲨鱼消失在昏黑之中。

——干掉了！

就刚这么一想，从旁边又扑来一只怪物般的巨大家伙。已经来不及躲闪了，杜丘把梭子插进它的嘴里就向后仰了下去。鲨鱼嘎地一声扑了空，从杜丘头顶上掠过。杜丘的潜水衣被鲨鱼表皮一蹭，他连滚带翻地飞了出去。等到站稳身子时，刚才用来做盾的大岩石找不着了。

杜丘定了定神，知道自己只有一死了。黎明前昏暗的海水中，闪出了好几条巨大的虎头鲨。这些狂暴的家伙们，闻到了自己伙伴的血味，簇拥过来。

杜丘下意识地把视线瞟向水下枪。只见它早给鲨鱼拦腰

咬断。一阵恐惧的颤栗又贯过周身。

杜丘拔出了水手刀。这种武器，只能给向他袭来的鲨鱼留下轻微的擦伤，而他自己却会被鲨鱼的利齿截为两半。尽管这样，杜丘还是攥紧水手刀，徐徐地后退。

杜丘深信自己就要完结了。

一只大得惊人的家伙刚横过眼前几米远的地方，随即转身向他逼来。几乎是同时，从他的左右两侧，也有好几条向他冲来。杜丘禁不住浑身僵直，不能动弹了。自己的躯壳和血液片刻之后就将在海底绘出一幅地狱的恐怖图，杜丘这么一想，再也没有思维能力了。他只愣愣地瞪着这群鲨鱼。

这时，忽然从哪儿传来象马达样的声音，突突突地，飞进了他的朦胧的意识里来。

——有人来救了？

细微的希望在他的心口跳动起来，把杜丘从恍恍惚惚里拽了回来。他想起了自己还随身带着的闪光灯。是水下摄影用的。它利用火药的燃烧，能够放出夺目的光彩，常被用来做遇难船只的呼救信号。杜丘拿起了闪光灯。一条鲨鱼，就在杜丘眼前把腹部往侧面一倒，扑了过来。而且不只这一条。

从四面袭来的鲨鱼，充斥了杜丘的整个视野。就在这时，在它们的鼻子尖前，一道强烈的光线突然一闪，鲨鱼的双双眼珠在水中霍地现出来，象是惊愕万分，把巨大的身躯往后蓦地倒退。闪光把昏黑的海水染成了耀眼的银白色。这一瞬间，杜丘自己也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自己是在看幻觉！杜丘甚至这么想了一下。恶魔般的虎头鲨，就象消逝的梦幻似的，在半透明的海中，仓皇逃窜了。

“闪光灯！是杜丘。”

摩托艇上酒井叫了起来。

“虎头鲨跑了？”

北岛战战兢兢地问酒井。

“搞不清楚。也许跑了。”

“怎、怎么办，让他跑了，我就要完了，你得想想办法呀！”

北岛这么说着，趴在船舷上。

“别说了，哭哭啼啼有什么用！”堂塔立即呵斥北岛：“象你这么一个软骨头怎么得了！你要死，你立刻跳海好了！”

“难道你……”

“你在哪儿死还不一样！”

“你！”

“别吵了，现在不是闹分裂的时候，”酒井过来制止两人，“我们要追他。看，他开始往前游了。”

在约摸深六、七米的水中，闪光以相当高的速度在移动。

“冲着闪光灯把梭子射进去怎么样？”

堂塔说着，架起了水下枪。

“太深了。别着急。你看，他正在浮起来。他还不知道我们在上面等着呢！”

光环一边上升一边向岸边移动。

“总算逮着他了。还点着灯标明自己的去向。蠢货！”

酒井端起水下枪，用诅咒什么似的口气说道。

光线显得淡下来了，可是黑色的人影反倒隐约可见了。

“正是时候！”

堂塔和酒井瞄准了人影的正中间，几乎同时扣动了扳机。尖利的梭子射入显得黑乎乎的水下。人影倏地停止了前进。闪闪的灯光灭了。

“啧！走运的家伙。”

堂塔恨恨地咒了一声。

“没、没打中？”

北岛爬着船舷过来问。

“别担心。”

酒井满有把握地说：“也许打中了。打中了就肯定喂鲨鱼。没打中，他也要马上浮上来，他的氧气剩下不多了。我们看住他，他跑不了。”

摩托艇关掉发动机，在水上荡漾了十来分钟。

“你看那里，浮上来了！”

在微明中，堂塔发现有一个人影在三十多米远的岸边拐角处浮上来。

“是他！他要顺着岸边跑，快！”

酒井迅速地把调速杆推到最高一档，把油门猛地踩下去。只听得咣当一声笨重的响声。

“呀！不动！”

堂塔焦急地喊了起来。

“不是推进机轴就是接头折了！”

酒井苦苦地叫着跑到船尾，用手电筒往水里一照，只见暗轮和轮轴上死死地缠着一条长绳子。因为负荷过大，轮轴折断了。

“他妈的！是他偷偷浮上来干的！混蛋！”

酒井咬牙切齿地咒骂着。

第十章　没有明天的战士

响起电话铃，是在将近午夜时分。

矢村把手中的高脚杯嘭地一声放下了。

自从杜丘离开这间屋子，已经过了三天，一直没有音信。矢村怕杜丘出了事，私下里托静冈县警察厅对药理研究所进行了秘密调查，他们回答没有发现异常现象。

“是我，杜丘。好消息。”

听到杜丘的声音，矢村的心霍地松了下来。

“你还活着。”

“当然。”

“快说！”

“我弄到了杀害朝云的证据。我有件事求你。”

“什么事？”

“为了作实验，需要一只猴子。”

“猴子……”

“对，最好和朝云养的是一类的。如果是害着神经衰弱的病猴那就更好。要在后天早晨以前给我弄到。”

“好。我来找猴子。你手里的证据可靠吗？”

“可靠。”

“当心让人抢走。”

“放心。”

杜丘笑了一声放下了话筒。

一连串儿的电话铃声，吵醒了伊藤。

他伸出毫无生气的带老人斑的胳膊拿起了话筒。今天是矢村带走杜丘后的第五天。尽管四出搜索，仍然没有找出杜丘来。

“我是矢村。”

伊藤看了看钟，夜里三点整。

“什么事？我跟你没有什么可讲的，你求情也没用。”

“我？向你求情？”话筒里传来了矢村惊讶的声音。“我可没有这样的想法。”

“那么，到底是什么事！你也不考虑一下现在是什么时间，有事到检察厅来谈。”

伊藤说罢放下了话筒。现在的伊藤，只要一听“矢村”二字，心里就会感到忿忿的。

的的确确是矢村放走了杜丘。伊藤目前的想法是：只要弄到证据，恨不得马上逮捕矢村。

刚放下话筒，电话铃又响了起来。

“你还是听听我的电话为好。”

还是矢村。

“你说吧。”

伊藤的语气冷冰冰的。

“朝云谋杀事件破案了。”

“……”

“马上就给你看证据。你在听么？”

“啊……”伊藤嗓音沙哑地勉强迸出一句，“我在听着。”

“那就请你准备出门。现在派细江警官接你。你来吧！

只需要你一个人来，不需要你们的人在后边跟踪。”

矢村说完，便放下了话筒。

——朝云谋杀事件破案了！

“没有想到。”伊藤在心里这么嘟囔着。杜丘被诬陷的根子就在于朝云之死。特别搜查班在追捕杜丘的同时，也曾致力于朝云事件。但是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尤其是由于同杜丘的对立，使朝云事件的破案工作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现在竟然由那个矢村来破了案！

伊藤想着矢村严峻的神色，从暖烘烘的被窝里钻了出来。

他紧锁着眉尖。

过了三十分钟光景，细江来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伊藤上车以后没好气地问细江。

“您问警长好了，我……”

细江就这么搪塞了半句开起车来。

矢村在大街上等着。他把高大的身躯陷在座位里。

“开车吧。”矢村用下颌示意。“猴子呢？”

“那猴子怕见生人，它的主人亲自带去了。”

“好了，开车，当心有车跟踪。”

“矢村君，”伊藤口气生硬地说，“该向我说清楚了吧。”

“案子是杜丘破的。”

“是这样！原来你……”

“对，我是故意没有抓他。这我并不否认。”

“好哇，即使破了案，我仍然要追究你的刑事责任。”

“随你便。可我的职责是搜查案件，为了破案我放他走，关你什么事！检察厅还要过问？你们要干什么！光知道去照顾检察厅的面子。你们为此还不惜告发不同意见的搜查员。有人怕你们这一手，我可不吃这一套！我只理会在赌博中赢得最后的胜利。”

“……”

伊藤闭紧了嘴。

在二十号公路上，汽车向矢村指定的八王子郊外驰去。

杜丘在丛林里看到一辆轿车停在约定的地方。这是八王子郊外恩方街深处的一个小山麓。他看到车上只有一个人，不是矢村。约莫过了二十分钟，又爬上来一辆车，下来三个人。那高高的个子分明是矢村。那一副威风凛凛的架势是他显著的特征。杜丘等看准了剩下的两个是伊藤和细江之后，便出了树林，徐缓地走下来。现在，没有必要避开他们两个了。

“杜丘君……”

伊藤面对着从树林子里走来的杜丘，只说了这么一声，余下的话都搁在了嗓子眼儿里。杜丘披着一件风衣。三个月前任检察官时的杜丘，那敏锐、俊秀的面孔上泛有温厚的神色和自小成长在舒适环境里形成的洒脱风度。现在，这些已从他身上抹得一干二净了。三个月之前的杜丘莫非戴着面具？伊藤想。

如今的杜丘，不知是因为更加结实了还是消瘦了，犹如枯枝上的苍鹰，只剩下了精悍。可在伊藤眼里，杜丘简直是一个丧门神。通常，罪犯个子再大，也显得渺小。可是杜丘身上有着一种咄咄逼人的威严。

“久违！”

杜丘向伊藤打着招呼。

伊藤一时拿不准自己该当怎么办好，于是回了杜丘一个生硬的面孔，算是会意。

“猴子呢？”

杜丘问矢村。

两手插在风衣口袋里的矢村用下巴指了指前方。一个带着猴子的人正向他们走来。猴子睁大了棕色的小眼睛，不安地盯着他们。

让猴子和主人又坐上车子之后，杜丘把他们三个人带进树林子里。破晓时分留下的薄雾还在林间的落叶上浮动。

“你先读这本，”杜丘把一个记事本递给了矢村，“三天前从东邦制药公司的研究所里偷出来的。那天晚上酒井、堂塔和北岛都在那儿，还带着三个艺妓，他们把我赶下海去，用水下枪射我，险些死在他们手里。现在我跑出来了，这一下他们也知道自己的下场不妙了。”

杜丘向矢村约略说了个大概。

“你竟然还能够活着回来。”

矢村愣愣地看着杜丘，心想，在这个世间里竟会有这等人物。

“杀害朝云忠志的是酒井义广，”杜丘转过脸来对他们三个说，“动机是……”

“关于动机，你不必说了，半道上我已经跟检察长讲过了。你只说谋杀方法和证据就够了。”

矢村说道。

“等一等，”伊藤抢进话来，“我先要问你，谋杀朝云

的人就算酒井，可是杀害横路夫妇的是不是你，还有抢劫和强奸。”

“不是我。”

“你能起誓么？”

伊藤紧紧地逼住杜丘。伊藤希望的结局并不是现在这样。他原来设想的是：先捉拿杜丘，经过严厉的审讯，彻底破案。

“你叫他起誓干什么？”

矢村气愤地说。

“你不要插嘴，我现在是代表检察厅说话。我不能听信模棱两可的话语，本来么，我应该在这里逮捕杜丘君的。”

“……”

矢村对伊藤投以冷冰冰的眼光。

“我起誓，检察长。”

杜丘望着伊藤那由于不如意和焦燥而发青的脸色，苦笑了一下。

“但愿你的起誓是真实的。”

伊藤很不情愿地点了一个头。并在心中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些向特别搜查班递个信儿去。

“酒井义广被逼到了非杀朝云不可的地步，”杜丘开始讲起来了，“酒井知道杀害朝云后伪装自杀是可行的。因为在朝云的身上能够找到自杀的动机：他独自开业失败后极度懊丧。果然，警方判断为自杀了。在没有人进来的院子里，和自己疼爱的猴子一起服毒死去，当然会被认为是自杀。问题在于如何伪装成自杀。他从一只斑鸠得到启发，想出了妙计。有一天武川洋子告诉他：武川家的斑鸠拼命地吃烟，甚

至也去啄空气污浊的夜色中显得灰朦朦的月光。酒井想起了朝云家的猴子。朝云曾说他的猴子患有神经衰弱，不吃饭，问酒井有没有什么灵药。酒井当然也会知道朝云的猴子也是吃烟的。酒井还知道烟实际上应该是蜘蛛网，斑鸠和猴子都把烟误为蜘蛛网，这事至关重要。”

“酒井怎么会知道烟应该是蜘蛛网呢？”

矢村问道。

“朝云的妻子证实过酒井有时候逗猴子。有可能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他看到猴子吃蜘蛛，从而发现猴子吃烟是把烟错当成了蜘蛛网。蜘蛛是很好的实验用动物，酒井对它很熟悉，酒井一定懂得有一种蜘蛛，它结的网和香烟冒出的烟很相象。对他来说，识破烟雾应是蜘蛛网，这是轻而易举的。我看这样推测不会错。”

“讲下去！”

“猴子和斑鸠为什么这样喜欢吃蜘蛛呢？这在案件里很重要。斑鸠身上有伤，猴子又是神经衰弱，都吃不下东西，营养失调了。为了弥补营养不足，它们极端地渴求捕食到蜘蛛，以至把烟错当成蜘蛛网。我特地给动物园挂电话问了一下，他们说：没有哪一个猴子是吃烟的。在动物园里饲养小虫子喂野兽以免营养失调，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猴子要吃烟。即使这样，在动物园里有时候也会出现患神经衰弱的猴子。一般人在家养猴子，只给些水果、蔬菜等干净食物，绝对不会喂虫子之类的东西。这样就很容易发病。”

“狗熊也是这样么？”

“是这样，”杜丘深深地点了一个头，“斑鸠、猴子和狗熊三者的共同点是受人饲养，这共同点启发我想到了营养

失调问题。经过调查了解到：野生的猴子、狗熊都喜欢吃昆虫和土里的小虫子。甚至吃得比水果还要多。它们当然也吃蜘蛛，而且很喜欢。总而言之，当酒井识破烟应该是蜘蛛网的时候，犯罪计划就变成可行的了。在你手里的记事本里写着：酒井在下毒手的前三天要过十只圆网蛛。他夜访朝云家并把这批蜘蛛放在了院子里。在这记事本上还写着酒井要的是关西产的圆网蛛。由于没有关西产的，所员就送去了东北产的。这就要了酒井的命……”

“这怎么讲？”

矢村的眼里灼灼地放着光。

“东北产的和关西产的在身体构造上没有什么两样。在习性上可就有很大的不同，关西的圆网蛛傍晚张网，第二天早晨收网。也有个别不收的，但基本上都收回。东北产的，几乎不收网，张了网就一张到底。”

“听你这么一说……”细江说，“我想起来，院子里那张蜘蛛网，好象很旧。”

“对，那是酒井放进来的蜘蛛当天夜里结的网，如果那些蜘蛛是关西的，第二天清早就把网收回去，我们也就看不着了。蜘蛛网是犯罪的唯一证据，这个唯一证据，在搜查现场的警务人员的头上大摇大摆的，酒井当然是要吓坏了。鉴定员不但把那张蜘蛛网拍照了下来，还嘟囔什么‘象这样受公害的蜘蛛很少见’。我更是站在那里抬头看了半晌。尽管酒井后来很快发现雇员交给他的是东北产的蜘蛛，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等一等。”

矢村把刚要抬起的左手收回去，抬起了右手拦腰打断了

杜丘的话。“没错，酒井是从研究所里要来了圆网蛛，可是首先要有证据说明酒井把这批蜘蛛放到了朝云的院子里。光靠推理……”

“不是推理。我刚才说过，那张莫明其妙的蜘蛛网，是放到院子里去的当天夜里张的。我有证据说明这一点。这个记事本里写着‘喂食莨菪胺的蜘蛛’。那张蜘蛛网之所以奇形怪状，是由于喂食莨菪胺而引起的一种条件反射的表现。”

“条件反射？”

“对，不是什么公害。蜘蛛是吃了A药结A网，吃了B药结B网的。给蜘蛛吃的药大多是作用于中枢神经的。这些药有莨菪胺、吗啡、苯异丙胺、阿托品、咖啡因和马钱子碱等。用这些药剂进行人体试验时人便会产生幻觉，它们对人体的作用都大同小异，可是一旦用于蜘蛛就不一样，根据不同的药剂结出的网就有明显的不同，有的网乱七八糟，有的网奇形怪状，并且吃什么样的药就张出什么样的网，很有规律性。只要看一下网的形状就可以知道药剂的成份。这样，对于细菌的研究和在法医领域内，蜘蛛就成了不可缺少的助手。”

“这么说，那个莫明其妙的蜘蛛网是莨菪胺的网了。”

“可以这样认为。我们不妨让吃莨菪胺的圆网蛛张出网来，和鉴定员在朝云院子里拍下的蜘蛛网比较一下。它们的形状应当完全一致。到那个时候，酒井想赖也赖不掉。酒井可能不知道他收到的蜘蛛是吃莨菪胺的。但，只要它们是关西产的，到了早晨就会把网收回去，替酒井自动地消灭了罪证……。现在的关键是酒井怎么样用蜘蛛达到了杀害朝云的目的。我这就表演，请把猴子带来。”

杜丘对细江说。

细江打了一个手示，叫主人带着猴子走过来。

杜丘把大家带进了树林深处。

有一张蜘蛛网，把清晰的几何图形从一棵灌木低垂的枝头挂到茅竹上。也许是朝雾遗留下来的，细细的水滴沾满了蜘蛛网，使几何图形的下端显得沉甸甸的。

杜丘示意大家停下，自己从风衣口袋里掏出香水喷雾器，靠近蜘蛛网。他在离蜘蛛网只有一小段距离的地方，按动手中的喷雾器，把无数的雾滴喷了过去。象淡淡的云彩似的雾团挂在了网上，和原有的水滴混在一起，渐渐地变成了一粒一粒的小水珠。

“简直是艺术杰作！”

矢村赞叹了一句。

大家把视线紧紧地盯在挂满了晶莹的水珠而变得沉甸甸的蜘蛛网上。他们不约而同地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时代，在夏秋季节里，在后院，在小灌木丛，在小山坡上见到过的美妙的艺术杰作：那无数的水滴象珍珠似的，如果叫它滚在自己的小手掌上，简直就会变成一颗颗亮晶晶的宝石。

“麻烦你把猴子放在蜘蛛网前边。”

杜丘对猴子的主人说。

主人把猴子带到了蜘蛛网边。猴子发现了蜘蛛网，它噌地拽紧了一下纤绳，伸直了腰板，敏捷地伸过一只手勾住了蜘蛛网。水珠滴滴嗒嗒地掉下去，猴子把那支勾住蜘蛛网的手收回来就往嘴里送，接着就是另一支手……

刹时间里，蜘蛛网消失了。

“猴子吃掉了蜘蛛网。”

伊藤喃喃自语地说。

猴子抬起头来看着他们，舔着手心。

细江请主人带着猴子先回去了。

“阿托品……”

过了半晌，矢村开口道。他的声调就象自己身上什么地方被刺痛了似的。

“如果装在喷雾器里的是阿托品，那个猴子该当死掉了。”

杜丘语气沉静地说。

“致死量为零点零五克，”细江一字一句地说，“难怪没有找到盛阿托品的容器。哦！”细江蓦地想起了什么，倒吸了一口气，把眼睛盯住杜丘：“我头一个到现场看猴子和朝云的尸体时，记得把头顶上的蜘蛛网竟都给扫了下来。怎么搞的！”

细江把攥紧的拳头用力打在了自己的另一只手掌上。

“这是酒井早在预料之中的事：前来验尸的警官嫌蜘蛛网碍事，会把蜘蛛网一扫而光。警官自己代他撤掉阿托品的容器。”

“混蛋！”

细江的脸色变得铁青。

“刚才的蜘蛛网上没有蜘蛛，猴子也吃了个精光。猴子是把挂在蜘蛛网上的小杂物错当蜘蛛了呢？还是因为蜘蛛网本身有营养价值呢？我搞不清楚。据说蜘蛛网是由丁氨二酸、谷氨酸，甘氨酸、己氨酸和异白氨酸等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这样说来，总不能说蜘蛛网没有营养。如果说一句题外话，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里就有一处提到了蜘蛛网可

以止血。可见，蜘蛛可能有着我们不知道的某些用途，甚至使那些动物看了烟立即想起蜘蛛网。酒井就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他在谋害朝云的前三天里，把蜘蛛放进院子里去，在杀害他的当天夜里三点钟，借口讲累了要换换脑筋，又到院子里去了。院子里的十只蜘蛛早已到处张起了网。酒井选了两个张在低处的网子，把那上面的蜘蛛取下来，把阿托品喷到网子上。当时，酒井没有把在夜空下四处张着的旧网看出来。当时他设想：关西产的圆网蜘是每天早晨收回网子的，到了明天清晨，朝云照例到院子里来让猴子活动，随后，猴子和朝云错把阿托品当成夜露喝下去丧命。至于留在半空残破的网子，验尸的警官会自动地收拾……”

“猴子的死我懂了，可是朝云为什么会和猴子一样喝露水？”

伊藤问道。杜丘的解谜是如此引人入胜，伊藤竟忘记了内心的纠葛。

“朝云对他的猴子十分珍爱，”杜丘答道，“甚至他还嘴对嘴地喂过香蕉。酒井肯定会在这上面做文章。可以好好敲打敲打他，让他仔细交待。”

矢村把恶狠狠的目光移向了天空：怪不得没有发现容器！警官自己扫下的蜘蛛网竟是容器……

“对朝云喝露水的用意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但也可以猜出个大概。”

这时，冬季的晨曦把他们四个人渲染了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朝云的性机能衰退问题。朝云的妻子证实，朝云曾把自己诊断为神经官能症。现在的人，往往由于患有神经官能症而导致性机能衰退。何况他们夫妇还想要个

孩子，就更有必要增强性机能。为此，朝云曾经找酒井要他代为想想办法。如果酒井趁机暗示他‘夜露很有效，’会有什么后果呢？”

“夜露有效？”

伊藤的眼睛里流露出不安的神色。

“如果我是酒井，我也许会对朝云说：‘在我的家乡，老人们都说喝夜里的露水有助于怀胎’。”

杜丘听着，苦笑了一下。

“没有什么可笑的。”矢村声色俱厉地说，“如果酒井这样说了，真可谓是精心策划：朝云是猴子的养主，他大概懂得：猴子喜欢吃蜘蛛网，病弱而没有食欲的猴子偏偏对蜘蛛网很感兴趣，甚至把烟错当成蜘蛛网扑上去吃。朝云又是医生，他也许认为这是猴子在汲取他们身上缺乏的营养的一种表现。在这一点上经酒井那么一说，朝云到院子里看到晶莹的水珠，禁不住把那一颗颗水晶似的露珠放在手心上，这并不奇怪。露水，对很多人都具有这样的魅力。看来，酒井是巧妙地抓住了朝云的这种心理状态。”

“……”

伊藤默不作声，只深深地点了点头。

“问题的根子在于抗精神失常药……”杜丘的嗓音低得象在独白，“人们称现代为精神病的时代，当今的社会使人们越来越看不出生活的意义。依我的拙见。未必要把责任一股脑儿都算到政治的头上。继繁荣而来的，往往是萧条和一片废墟。这在动物身上也有类似的表现。例如老鼠，它们按一定的速度繁殖下去，就会陷入神经错乱的状态。目前，患精神病的人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医药界正在挑战，努力

制服精神病症，并取得一些成果。现在的神经阻断药，甚至对不久以前还是无法治疗的重症精神病都显示了可喜的效果，对于忧郁症，又有了能够治疗它的抗忧郁药。如今，人们可以凭借药剂的力量，对精神病领域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了。说不定将来还会迎来靠药剂治好精神病的时代。这样说来，抗精神失常药的进步和A＝Z的研制本身并没有半点不好……”

“如果把厚生省和制药公司的狼狈为奸，武川洋子和酒井义广利欲薰心的谋杀排除在外的话。”

矢村插进来一句。

“可以这样说。但是……”

晨光落在了杜丘的半个脸上，他的那半个脸上，阴影一下加重了。

“我认为精神病是人们陷入走投无路困境时的一种逃避现象。这些所谓社会的掉队者，企图进入视幻觉和听幻觉的世界来保护自己。对于他们，仅仅给予药剂的治疗是远远不够的，应该给予他们生活的希望，为他们展示出未来的光明。但在当今的时代里，哪里又有指望呢。人们对于明天，越发感到说不出的疑惧。就拿我来说，我失去了明天，也失去了昨天，我只是为了今天而活着，只是为了今天的生存而过着逃亡的生活。城市居民当中的一大半人，又何尝不是这样！他们预料不到自己明天会怎么样，只能料到自己的今天，甚至连自己的今天也料不到。何况……喔！我这是发些什么议论！”

杜丘发窘似地笑了。

“我总觉得，患精神病的人多了，药剂也跟着就先进，

这真好象急疯了的狗没完没了的追逐着自己的尾巴转圈子。我不愿意再回到过去的那种日子里，它就象发出腐臭的泥沼。”

“发出腐臭的泥沼——。我倒是喜欢赖在那个地方……”

矢村声音低沉地说：

“我么，去找另一个世界。”

杜丘把视线移向山坡。

林外刮起了一阵小风。

“你，夺回了自己的明天。”矢村说。

“谁知道……”

杜丘缓慢地摇了一下头，两腿调转了方向。不过，他毕竟觉得轻松了些，被人套在身上的那件魔鬼外衣，终于甩掉了。

“杜丘君，哪里去？”

伊藤慌忙地问道。

杜丘没有回答，他迈着大步朝前走去。

“矢村君，逮捕——，不，把他叫回来。”

“他是个永久的逃亡者。”

矢村并没有动。他十分明白：如果捉拿了杜丘，即使洗刷掉了他所有的嫌疑，而对他在逃期间的违法行为也给予极其宽大的处理，他仍然不免暗淡无光地了此一生。矢村一动不动目送着杜丘那颀长的身躯穿过枯萎的疏林渐渐远去。

“一个永远的逃亡者。”

伊藤喃喃地说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涉过愤怒的河
作者＝（日）西村寿行著　　杨哲山　　王晓滨译
页数＝３３３
ＳＳ号＝１０９９３１９５
出版日期＝１９８２年０２月第１版

前言
目录
目　　录

第一章圈套
第二章魔手
第三章狩猎“活人”
第四章金毛熊
第五章逃脱
第六章潜回东京
第七章大包围网
第八章蜘蛛网
第九章最后的堡垒
第十章没有明天的战士